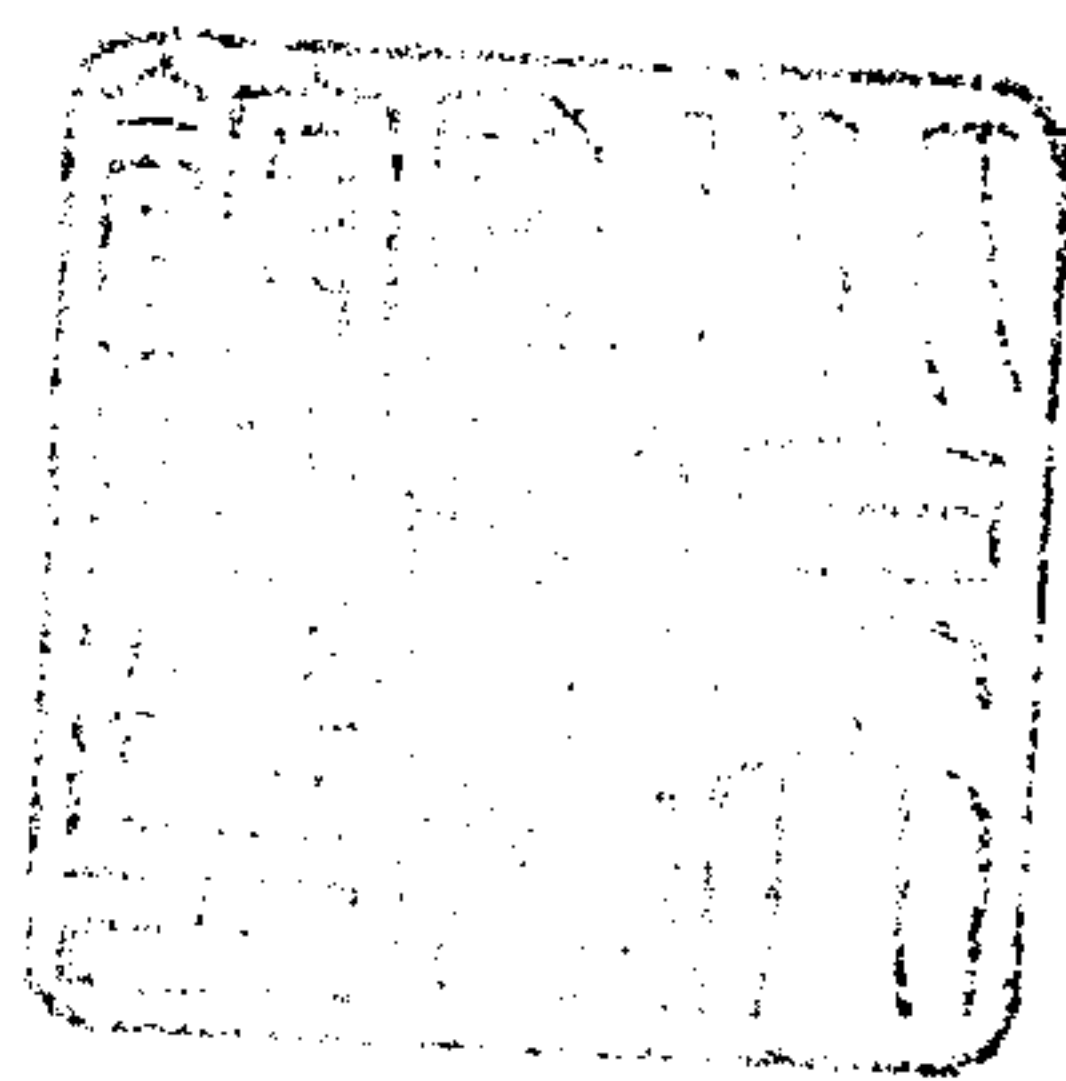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緣起

《續修四庫全書》是，經新聞出版署和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批准的國家重點出版項目。其收錄範圍，包括《四庫全書》以外的現存中國古籍，即補輯乾隆以前有價值的而為《四庫全書》所未收的著述，以及系統輯集乾隆以後至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前各類有代表性的著作，共收書五千餘種。這是繼十八世紀清朝編修《四庫全書》之後，又一次在全國範圍內對中國古典文獻進行較大規模的清理與彙集。《四庫全書》所收書，據史學家陳垣一九二二年對文津閣本所作的統計，共三千四百六十二種，另有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二〕。《續修四庫全書》所收書，其種數約相當於《四庫全書》的一倍半。《續修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配套，將構築一座基本古籍的大型書庫，中國古代即一九一二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齊備。這對於保存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無疑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清朝政府於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正月，開始向各地徵集圖書，次年，又命於《永樂

大典》中綴輯散篇，依經史子集搜輯遺籍，由此肇始，集中大批財力物力，組織當時在各學科領域最有成就的學者，以十年的時間，編纂成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百科性叢書。

對於這樣一部由清朝政府組織纂修的大型叢書，本世紀初以來，已有不少人提出批評。批評的集中點，一是清政府「寓禁於徵」，凡書中內容被認為有「違礙」、「悖逆」的，概予摒棄，禁止通行，直至銷燬，在徵集圖書及修纂過程中，約共禁燬書籍三千種<sup>(二)</sup>；二是刪改原文，特別是南北宋之交以及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著作，凡認為對金、元及清人有詆侮處（如稱虜、賊、夷狄、犬戎等），多加改竄，甚至成段成篇地刪除<sup>(三)</sup>。

應當說，這些批評是符合實際的，上述兩點造成了這部有歷史價值的大書無可彌補的錯失。現在看來，還有一個缺陷，即當時限於社會條件，還不可能更廣泛地搜集各地藏書，也由於受正統觀念的局限，一些被視為小道的有價值的民間文學創作及戲曲、小說，被排除在全書之外。

當然，在過了二百多年之後，特別是中國社會已經歷了重大的根本性變化，我們現在完全可以站在二十世紀發展的高度來整體衡量清修《四庫全書》的得失。《四庫全書》雖有種種錯失和不足，但整個說來，它對中國文化學術的發展是功大於過的。首先，清政府通



過各種不同的渠道，系統徵集圖書，如各省採進及私人進獻，內府藏書的揀選，通行本的採購，其規模之大遠遠超越前代。特別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清代已佚之書，不僅保存了元明以來不少頗有文獻價值的著作，還為乾隆以後的古籍輯佚開創良好的風氣和提供有益的經驗。中國古書的流傳、保存有一個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現象，即凡是編輯成叢書的，往往不易散佚，特別是官修大書。通過纂修《四庫全書》，把分散的羣書集為一體，二百年來雖歷經戰亂，但還是完好無損。這就是歷史本身作出的回答。

《四庫全書》修成後，先是繕寫四部，分藏內廷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奉天故宮的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後來又抄寫三部，庋藏於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藏書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八日諭），也就是所謂「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一日諭）<sup>〔四〕</sup>。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學術的傳播與繁榮。至於《四庫全書》的編纂體例，一則汲取前代四部分類法的長處，注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二則折衷於諸家目錄之間，重新合理安排部類，考校原書，詳為釐定。尤其是為各書撰寫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同，以及文字

增刪，篇帙分合」(《四庫全書總目·凡例》)。當時參預纂修和撰寫提要的，多為各學科有成就的學者，如戴震、邵晉涵、翁方綱、周永年、姚鼐等，因此二百卷的總目提要，實際上是對乾隆以前中國典籍的一次系統分類和全面總結。在這之後，要想瞭解先秦至清前期二千多年的中國學術、思想、文化，是離不開《四庫提要》這一治學門徑的。

《四庫全書》雖是一部大書，仍不免有所遺漏。嘉慶初，當時任浙江巡撫的阮元，即因職務之便，在江南陸續採購《四庫》未收書一百七十多種，向朝廷進呈，并仿《總目》的體例，與當地著名藏書家鮑廷博等參互審訂，對每一部書都寫有提要，這就是著名的《四庫未收書提要》，後為其子阮福編入阮元的《擘經室外集》。這可以說是乾隆以後對《四庫全書》擬加補修的開端。

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翰林院編修王懿榮上書，提議「重新開館，續纂前書」。王氏申述的理由是：(一)自乾隆以來，「時經百載，開通日廣，文物日新，厥有市舶泛來前代流傳海外之書」；(二)「又有乾隆以後，通才碩學，網羅散佚，採集遺佚，復古再成之書，說經補史，重注重疏，精校精勘之書，以及天文、算學、輿地、方志、政書、奏議、私家撰著，卓然經世之書，層見疊出，或先得者殘而重收者足，或沿稱者偽而改題者真」；(三)「考據之門，



後來居上，藝數之流，晚出愈精。若此之類，上溯舊例應行著錄者，其爲萃美，庶幾前編〔五〕。王懿榮的意見，應當說是大致符合乾隆以後學術發展的狀況的。自此之後，如章梲、喻長霖、孫同康等也都有續修之議〔六〕。當然，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發生急劇的變化，西方的科學技術與社會政治學說不斷輸入，有些人爲維繫世道人心，想重新用中國本土學術來抵制外來的影響，如喻長霖提出：「今海宇大通，羣言龐亂，後生小子，震於泰西富強之說，卮言日出，大道將歧，非續編書目，明定宗旨，排斥邪說，不足以靖羣議之囂，而齊一天下之耳目〔七〕。」這是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上奏的。已是戊戌變法之後，辛亥革命前夕，卻還有人抱編集舊籍以「排斥邪說」的態度，可見晚清時主張續編《四庫全書》的，也還有不同的思想動因，值得現代學者加以分析和探討。

「五四」之後，續修建議再起。先是一九一九年，葉恭綽等赴歐考察回來，動議影印《四庫全書》。金梁則認爲「書不易續，目則易修」，建議將「二百年來新出書籍」，「始存其目，以待後來」。二者皆以時局動亂未果。一九二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提出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的計劃，并擬以多銷贏餘，「請海內通人，選擇四庫存目及未收書，刊爲續編」。一時間邵瑞彭、黃文弼、李盛鐸、倫明等人，羣起響應。李盛鐸還因此而特地謁見當時北洋政府執

政段祺瑞，商議續編辦法，提出所收書擬分作三種類型：（一）《四庫全書》將具有民族思想及歷代反對君主思想諸書悉摒弗錄，此類著作彌有價值，均應收入。（二）乾隆以後刊刻諸書，以年代稍後未列入《四庫全書》的，應予續編。（三）凡有價值而稍次的，則錄其大概，列入後部〔八〕。商務印書館的影印計劃，終因當時各種人爲事故及軍閥混戰而擱置，續編的動議、計劃也隨即流爲一紙空文。

一九二八年，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下屬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曾擬利用日本退還的庚子賠款，將續修之事列爲課題，並開始購求古書。但因當時日本逐步侵略我國東北、華北，時局動蕩，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戰爭及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起，續修之事也就拖沓十餘年，逐步停息，祇剩下當時北平地區一些中國學者爲續修而撰寫的相當一部分乾隆以後著述提要，算是長達幾十年間各種動議不斷破滅而終於留下來的一定的實績〔九〕。

今天，也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續修《四庫全書》的想望終於成爲了現實。

續修《四庫全書》之所以必要，最主要的客觀依據，是乾隆以後近二百年間的文化發展和學術積纍。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對有清一代的學術作了極高的評價，說：「自漢以後，學術之盛，莫過於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經學、史學皆足以陵駕前代，然其尤卓絕者



則曰小學（一〇）。」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在它的前期和中期，農業、手工業生產和商品經濟可以說達到中國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那時國力強大，版圖遼闊，文化事業也隨之興旺發達。在其後期，也即鴉片戰爭以後，受資本主義列強的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割地賠款，社會危機加深，但文化學術卻因受國勢陵替的刺激和西方思想的衝擊而另闢新境。王國維所說的三百年，最有特色的應是清代中期的乾嘉之學和後期的新學。《四庫全書》是乾隆中期纂修的，那時參預纂修的一大批學問家，如紀昀、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翁方綱、朱筠、彭元瑞、程晉芳、任大椿、孫希旦、王念孫、莊存與、謝墉等，都是乾嘉之學的佼佼者，而他們的著作一種也沒有收入到《四庫全書》中去。這當然是當時纂修體制所決定的，但由此也可看出，要研究中國傳統學問，不把如此眾多的上述代表人物的著作加以彙集整理，就根本不可能有效地進行。

王國維提到清代的經學、史學足以陵駕前代，這是有根據的。中國古代經學的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而清代則是極其重要的帶有總結性的階段，特別是在經書文字的解釋和名物制度的考訂上，成果纍纍，而這些成果，大多數是產生在乾隆時期及以後的一百年間。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曾列舉清代治《左傳》、《公羊》、《穀梁》、《爾雅》、《尚

書》、《論語》、《孟子》、《詩經》、《周禮》、《儀禮》、《禮記》等學人，及治小學的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以及治《說文》的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這些學者燦如羣星的著述都是《四庫全書》所未及收的。史部如對前代各史所作的補志補表，錢大昕、王鳴盛、趙翼諸大家的考史之作，特別是嘉道間興起的西北地理之學，以及現代中國考古學前身、道咸間日益興盛的金石學，都莫不有其時代的特點。至於王國維所沒有提到的子、集兩部，乾隆以後也有不少高水平的著作。清人對先秦諸子所下的工夫是很深的，我們可以舉出如盧文弨、謝墉之校《荀子》，孫星衍之校《孫子》、《吳子》，顧廣圻之校《韓非子》，嚴可均之校《慎子》、《呂氏春秋》等，又如魏源的《老子本義》、郭慶藩的《莊子集釋》、孫詒讓的《墨子閒詁》、洪頤煊的《管子義證》、王先慎的《韓非子集解》等等，可以說乾隆以後百餘年間是中國古代諸子學的又一個發達時期。至於集部，包括那一時期哲學、思想等人文學著作，則隨着中國社會的大變動，更有新的嬗變和飛躍，表現出由傳統向現代學術的發展。

可以想見，以上眾多的著作，如果不加以彙集與分類編纂，就無法兼容並收。這次《續修四庫全書》的纂修，其主要的部分就是《四庫全書》成書後至一九一二年以前的典籍，是對這將近二百年間學術文化發展進行一次新的歸納和總結。



民國初期議及續修《四庫全書》時，就有人談到續修應解決兩大問題，「有在修書之前未經發見者，有在修書後未及收錄者，前者宜補，後者宜續」<sup>〔一〕</sup>。《四庫全書》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書籍更爲完備。但由於種種原因，清以前的書應收而未收的，還有不少。我們這次補輯乾隆以前的書，大體上即包括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四庫全書》及存日均未著錄的，另一部分是列於存日而仍有一定價值的。茲分別舉例介紹如下。

南宋人魏了翁，是一位理學名家，史稱其謫居靖州時，著《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sup>〔二〕</sup>。明張萱重編內閣書目，載《九經要義》尚存《儀禮》七冊、《禮記》三冊、《周易》二冊、《尚書》一冊、《春秋》二冊、《論語》二冊、《孟子》二冊，則明時內閣僅存七經，其間當尚有佚。《四庫全書》所錄爲《周易要義》十卷、《尚書要義》十七卷（《提要》謂原目二十卷，缺卷七、八、九共三卷。文淵閣本實存十四卷，缺卷七至九、十二至十四等六卷）、《儀禮要義》五十卷（存四十八卷，缺卷三〇、三一兩卷）、《春秋要義》三十一卷（《提要》謂原本六十卷，存三十一卷。實存二十七卷），即僅錄四經。今所知者，阮元《四庫未收書目》載有《禮記要義》三十三卷<sup>〔三〕</sup>，而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有宋淳祐十二年徽州刻本《毛詩要義》二十

卷。這樣，此次《續修四庫全書》即可補入宋人所著《毛詩要義》、《禮記要義》兩種。又如宋劉克《詩說》十二卷，爲南宋論《詩經》宗尚呂祖謙一派；謝枋得《詩傳注疏》三卷，其書多爲元人稱引，都是宋人說《詩》值得注意的著作，我們這次也補《四庫》所未收（二四）。爲篇幅所限，這裏僅舉經部的幾類例子，其他宋、元、明等朝的各類著作，可補者還有不少，不一一詳舉。

另外，有些書雖經《四庫》著錄，但由於當時還未能對全國藏書進行普遍查覈，因此有不少重要著作的存世最佳刻本未能選入，其間尚有所收書內容不甚完整的情況。如《四庫全書》雖收有內府刊本《周易注疏》（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經我們這次調查，南宋初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的《周易注疏》十三卷，是中國歷史上產生的第一個經、注、單疏合刻本，其學術價值爲清修《四庫》本所不能比擬。故此續修，對這類於研究中國傳統文化關係極大的文獻，儘管《四庫》已收，仍酌予收入。除宋刊《周易注疏》、《周易正義》（即單疏本）以外，尚書類中收有南宋初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尚書正義》二十卷，它非但是該書的第一個經、注、單疏合刻本，而且是當年楊守敬從日本購回的（今藏北京圖書館），屬舉世孤罕。又如元刊本宋陳大猷《尚書集傳》十二卷《或問》二卷，清修《四庫全書》時祇見



到《或問》二卷，謂《集傳》十二卷已佚，「存者唯此二卷」，甚表遺憾。現在我們查到元刊本十二卷，即列入《續修》中。又如蘇轍於中年時撰有《詩集傳》二十卷，然在宋代被目爲文人解經，非治學正宗，未被重視。至明代焦竑，始發現其學術價值，并刻入《兩蘇經解》，但卷第卻合爲十九卷。清修《四庫全書》時，此書的宋淳熙筠州公使庫刻本即藏於京郊圓明園，近在咫尺，四庫館臣卻根本不知，反誤用明本。經部的情况如此，其他史、子、集等部都有類似的情况。以集部而論，如《四庫》別集類著錄唐王績《東臯子集》三卷，提要中引及《新唐書·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等，說是原爲五卷，乃其友人呂才所編，而今本實止三卷。殊不知五卷本的王績集實存於世，上海圖書館即藏有《王無功文集》五卷，係清乾隆年間朱筠抄本，書前有呂才序，也爲清修《四庫》時所未及見的〔一五〕。又如與明代戲曲家極有關係的梅鼎祚集，《四庫》存目中僅著錄《梅禹金集》二十卷，有詩無文。經我們調查，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山西大學圖書館等均藏有梅氏《鹿裘石室集》六十五卷，明天啓三年刻本，爲其詩文全集〔一六〕。以上祇能舉例，於此也可見出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版本普查，并汲取近世公私藏書目錄的成果，對於提高《續修四庫全書》的質量，具有何等必要性和迫切性，這也是我們在編纂中力求嚴謹的責任所在。

如何評價《四庫全書》存目，這是一個學術問題，應該掌握充分材料，進行全面的探討。近些年來已有學者對此進行研究。我們在這裏限於篇幅，當然不可能對存目所收書作全面的論析。從纂修的角度看，我們認為當時修書館臣主要還是從學術和資料着眼，決定去取。對同一個人的著作，也區別對待，如王夫之的《尚書稗疏》和《尚書引義》，一加著錄，一入存目，並不因為王夫之的政治態度而一概排斥。當然，《尚書引義》所論今天看來也尚有可取之處，我們這次爲了有助於全面研究王夫之的學術思想，還是輯入《續修》之中。又如明張獻翼《讀易記聞》，已編入《四庫》，其《讀易韻考》，被認為「紕漏殊甚」，即列爲存目。又如清人余蕭客，其《古經解鈎沉》，《四庫》於經部五經總義類著錄，認為「採掇舊詁，最爲詳覈」，而其另一書《文選音義》，則被指爲「罅漏叢生，如出二手」，列於集部總集類存目。江藩《漢學師承記》也記余氏晚年悔其少作，另撰《文選雜題》三十卷，於病革時託付其弟子，以代替《音義》一書（一七）。經部中那些鄉塾課蒙之本及爲科舉應試所編的淺俗之作，被列入存目，也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當然也有已見於著錄的全集，其單刻爲避免重複而列於存目的。對於存目的書，提要也不是一概貶斥，其間也有肯定其某些可取之處的，如評明唐鶴徵《周易象義》，稱「雖自出新解，而於經文亦足相發」；於明陸夢龍《易略》，肯定其



「不取河圖、洛書之說，則頗有卓見」。當然，當時修書諸臣，大多立足於漢學，對宋學多有所譏評，去取之間，有失持平（如宋王柏的《書疑》、《詩疑》皆入存目，理由即因「攻駁毛、鄭不已」）；在對明代別集的處理上，也否定太多，以致多數明人詩文集列入存目。存目的分類也間有不當之處。如同爲《四六珠叢彙選》十卷，既收入子部類書類，又收入集部總集類，當係成於衆手，各不相謀。

應當說，當時參預《四庫全書》纂修的學者，對一些書籍是列入四庫還是列入存目，取舍之間是有一定的學術衡量的。大體說來，存目中的書，比起《四庫全書》所收書無論學術價值還是資料價值，都相差甚遠，而且其中還有不少重複。我們今天完全可以對現存存目的書作實事求是的評估，選擇一部分仍有研究價值的著作編入《續修》之中，以見出中國學術發展的整體面貌。這也是《續修四庫全書》保持學術系統性、完整性所不可或缺的。

總之，《續修四庫全書》的編纂，專一注重於學術，而不濫收資料。因此，如宗譜、家乘、曆書、鄉試錄、會試錄、登科錄、縉紳錄等，雖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因種數過繁，此次就暫不收錄。於兵書、醫籍、藥典、方劑之書，亦遴選從嚴，以免冗雜。對於佛教典籍，則僅收中土著述之精者。叢書原則上也不收。這些方面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是吸取了《四庫全書》纂

修中某些好的經驗的。

關於編纂中一些具體問題，請參閱本書《凡例》。

編纂這樣一部大書，我們是充分估計其工作難度的。但我們也看到目前進行這項工作的有利的一面。當前我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學術繁榮，具備編纂這樣一部大書的最有利的社會環境。古籍的整理研究和出版事業得到空前的發展，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一部網羅國內各藏書單位豐富收藏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已經編成，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齊。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直接主持的《中國古籍總目提要》，已經集合起大批古籍研究專家，特別是各圖書館的版本目錄學家，正在對全國存世的古籍進行全面普查，並將逐步編印出完整的古籍品種及主要版本的總目錄。這些都可為《續修四庫全書》提供充分的資料準備和扎實的工作基礎。

我們的編纂工作，第一步即是進行普查。我們首先以北京圖書館（包括分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天津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等十一家圖書館十二個藏書單位作為重點普查對象。根據上述單位的藏書，再參照《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中的《中



《國古籍總目》等目錄著作，就能大致掌握各部類現存古籍的品種及其版本。在此基礎上，我們邀約本書學術顧問及各學科專家，直接參與擬訂選目，然後廣泛徵求意見，再專門召開各部類討論會，請有關專家對所擬選目及其版本加以論證。經過這樣幾個反覆，才確定選目初稿。初稿送交出版社後，還要在拍攝照片過程中，進一步考慮版本狀況，如不合用，便及時予以調整。總之，我們力求做到，在品種上，凡編入《續修四庫全書》中的，都是有一定學術價值的著述，不使有重要價值的書有所遺漏，也避免收入水平低下的書籍。而在版本上，則務使入選的書堪稱善本，以資信據。

另外，我們還約請有關專家，在確定書日後，對編入的每一種書撰寫提要。提要除概略介紹著者生平及各書版本外，還擬對思想內容與學術源流作扼要的評論。提要將另行彙集出版。我們希望《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能站在學術發展的時代高度，反映最新學術研究成果，成爲瞭解我國古代特別是十八、十九世紀近二百年間文化學術發展的基本參考。

我們在工作過程中，始終得到學術界的積極支持與廣泛合作。現在，在這套大書開始陸續出版之際，謹向關心、支持、幫助過我們的學術界朋友，致以衷心的謝意。

深圳南山區人民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爲《續修四庫全書》的編纂出版提供經濟

上的有力支撐。上海古籍出版社於本世紀八十年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後，即提出續編《四庫全書》的構想，他們有編輯、出版大型古籍整理項目的豐富經驗。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牽頭，深圳南山區人民政府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參加，聘請有關學科專家和部門負責人組建本書工作委員會和編纂委員會，是這項鉅大文化工程的共同策畫者和參與者。

編纂《續修四庫全書》這樣一套大書，我們極感難度大，責任重。工作委員會和編纂委員會是謹慎小心、黽勉從事的，力求確保學術質量。但編纂這樣一部幾乎廣及中國傳統學術所有方面的大型叢書，難免不會出現差錯，我們誠懇地企望海內外學人和廣大讀者予以批評、指正。

一九九五年三月

【注】

〔一〕《編纂四庫全書始末》，見《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二月版。又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六月影印乾隆六十年浙江杭州所刻的《四庫全書總目》時統計，《四庫全書》所收書為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列於存目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



〔二〕陳乃乾於民國年間所編的《索引式的禁書總錄》（富晉書社，一九三二），據光緒時姚觀元《禁書總目》，及所得江西、湖北、廣東各目及分次奏繳總目，載全燬書目二千四百五十三種，抽燬書目四百零二種，銷燬書版五十種，銷燬石刻目二十四種。

〔三〕《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列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偽、忌賊等。又參見《四部叢刊續編》影印舊鈔本《嵩山文集》後張元濟跋，魯迅《病後雜談之餘》（《魯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雜文》）。

〔四〕此二諭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五〕《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六〕可參看楊家駱編《四庫大辭典》。

〔七〕喻長霖《惺惺齋存稿》文鈔一。

〔八〕同〔六〕。

〔九〕一九七二年，臺灣商務印書館曾根據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的部分提要油印件，編印《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著錄書籍一萬零八十種，約占原稿總數的三分之一。原稿全部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一九九三年北京中華書局曾出版該館所編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

〔一〇〕《觀堂集林》卷八《周代金石文韻讀序》。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緣起

〔一一〕倫明《續修四庫全書芻議》，參見《四庫大辭典》。

〔一二〕見《宋史·藝文志》。《宋史》本傳稱其有《要義》百卷，恐不確。

〔一三〕傅增湘《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傅熹年整理本）卷二載《禮記要義》三十三卷，謂涵芬樓有宋淳祐十二年魏克愚刊本，即丁日昌持靜齋舊藏本，缺卷一至卷二。光緒丙戌江蘇書局用姚氏咫進齋所藏影宋鈔本校刊，亦為三十一卷。

〔一四〕此二書均見《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二，又謂劉氏《詩說》原十二卷，缺第九、第十兩卷。

〔一五〕參見清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卷四。

〔一六〕日本內閣文庫也藏有此集足本。

〔一七〕參見駱鴻凱《文選學》源流第三，中華書局一九三六年版。



## 續修四庫全書凡例

一、本書主要收錄清修《四庫全書》以後迄於清末的學術著述，收錄下限以成書年代計，大體止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冀為中國傳統學術最後二百年之發展理清脈絡。

二、本書收錄範圍包括以下方面：（一）《四庫全書》失收（遺漏、摒棄、禁毀）而確有學術價值者；（二）《四庫全書》列入「存目」而確有學術價值者；（三）《四庫全書》已收而版本殘劣，有善本足可替代者；（四）《四庫全書》未及收入的乾嘉以來著述之重要者；（五）《四庫全書》所不收的戲曲、小說，取其有重要文學價值者；（六）新從域外訪回之漢籍而合於本書選錄條件者；（七）新出土的簡帛類古籍而卷帙成編者。在此七項之中，第四項是全書重點。

三、本書注重學術，凡屬一般性資料，如曆書、家譜、登科錄、鄉試錄、會試錄、縉紳錄之類，概不輯錄。兵書、志書及醫藥、方劑之書，遴選從嚴。佛教典籍僅取中土著述之精者。敦煌遺書之零篇斷簡，凡未能成編者，悉從省略。

四、本書於現存古籍，本博覽約取、去粗取精原則，首取其學術價值，次取其版本價值。入選各書皆選擇善本作影印底本。

五、本書體例大抵仿照《四庫全書》，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編錄。凡部類分合有所增損時，則參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處理。

六、本書不收跨部類之叢書，凡同一部類之書彙刻、彙印為叢編者，俱按子目編入所屬部類。獨家撰述之全集，凡未以全集編入集部者，其子目諸書亦得入選所屬部類。總集所含子目諸書不再單列。

七、本書各部類之編次，以作者時代先後為序。各朝作者之先後，以生卒及科第年代為準。凡無生卒及科第年代可考者，參照前代書目通則酌處。朝代更替時期人物，則依循成說而定。

八、本書遵循《四庫全書》成例，為入選各書一一撰寫提要。各書提要及各部類小序總彙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另冊出版發行。其編撰細則詳見該書卷首。

九、本書在所收各書之前，悉冠以書牌，說明所據底本刊刻年代、版框原有規格及底本現今藏所。



一〇、本書每一分冊有分冊目錄。經、史、子、集各部出齊後，分別編製各部書名、著者總目索引，以便查檢。

ZH 19/01

# 九三一·子部·儒家類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十卷

孔子家語考次不分卷

家語證偽十一卷

家語疏證六卷

孔子集語十七卷

聖門十六子書不分卷

〔明〕劉宗周撰

〔清〕范家相撰

〔清〕孫志祖撰

〔清〕孫星衍輯

〔清〕馮雲鵬輯

一

五三

八七

一九三

二六一

四〇九



孔子家語首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  
 語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  
 論語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  
 語其餘別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流判較  
 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  
 要者亦向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  
 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  
 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游說之士各以巧意  
 而為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  
 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  
 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子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  
 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  
 克秦悉飲得之皆載於三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  
 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  
 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  
 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  
 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  
 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  
 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  
 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慕求其副悉得之  
 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  
 自別篇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  
 言者亦不存乎家語亦以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  
 也將來君子不可不識

孔子家語篇目	
第一卷	相魯第一
	王言解第三
	儒行解第五
	五儀解第七
第二卷	致意第八
	好生第十
第三卷	觀周第十一
	賢君第十三
第四卷	六本第十五
	哀公問政第十七
第五卷	顏回第十八
	在厄第二十
	困誓第二十二
第六卷	子路初見第十九
	入官第二十一
	弟子行第十二
	辯政第十四
	辯物第十六
	問禮第六
	始誅第二
	大婚解第四
	三怨第九



五帝德第二十三 五帝第二十四

執轡第二十五 本命解第二十六

論禮第二十七

第七卷

觀鄉射第二十八 郊問第二十九

五刑解第三十 刑政第三十一

第八卷

禮運第三十二 冠頌解第三十三

廟制解第三十四 辯樂第三十五

問王第三十六 岳節解第三十七

第九卷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本姓解第三十九

終記解第四十

正論解第四十一

第十卷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三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孔子家語篇目畢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一

並依王肅註義詳為句解

相禮第一

禮記相禮第一

孔子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孔子初仕魯為中都宰制為養

生送死之節及葬之禮長幼異食禮

男女別塗男女別塗路無拾遺道不拾遺器不彫偽器不彫偽

五寸之棺棺厚五寸五寸之槨槨厚五寸

因丘陵為墳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不封不樹

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故西居諸

魯定公謂孔子曰魯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學子此法都之法

以治魯國何如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孔子對曰雖天下

可乎可乎天下亦何天下亦何但魯國而已但魯國而已哉

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

性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田而物各得

其所生之宜其所生之宜咸得其所咸得其所先時

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

孔子謂季桓子曰孔子謂季桓子曰子之言相

賊君以彰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已罪非禮也... 齊侯... 魯侯... 晉侯... 鄭侯... 宋侯... 衛侯... 齊侯... 魯侯... 晉侯... 鄭侯... 宋侯... 衛侯...

已罪非禮也... 齊侯... 魯侯... 晉侯... 鄭侯... 宋侯... 衛侯... 齊侯... 魯侯... 晉侯... 鄭侯... 宋侯... 衛侯... 齊侯... 魯侯... 晉侯... 鄭侯... 宋侯... 衛侯...

齊侯... 魯侯... 晉侯... 鄭侯... 宋侯... 衛侯... 齊侯... 魯侯... 晉侯... 鄭侯... 宋侯... 衛侯...

齊侯... 魯侯... 晉侯... 鄭侯... 宋侯... 衛侯... 齊侯... 魯侯... 晉侯... 鄭侯... 宋侯... 衛侯... 齊侯... 魯侯... 晉侯... 鄭侯... 宋侯... 衛侯...



齊侯歸還國責其羣臣曰乃許黃者魯以君子道輔其君魯國臣用君子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責首臣言汝用夷狄使得罪使我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齊四邑及汶陽田孔子言於定公曰孔子謂家不藏甲不得蓄甲邑無百雉之城城三倍曰雉古之制也如此今三家過制三家過制也過制過制城於邑請皆損之請皆損之損其過制乃使季氏宰仲由仲由魯三都魯三都使季孫弗使季孫弗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因費宰公山弗擾擾公山弗擾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官入于費氏之官登武子之臺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頌勒士眾下伐孔子命申句須樂頌勒士眾下伐之之費人北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遂隳三都之城三家疆公室三家疆公室弱私家弱私家尊君卑臣尊君卑臣有定有定政化大行政化大行而致化而致化

始誅第二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孔子為魯司寇仲由問曰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獨由聞君子獨有喜色有喜色

至不懼人至不懼人而為福至而為福至不喜不喜為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位而喜何也孔子曰孔子曰然則然則有是言也有是言也言此不曰樂以貴下入乎言此不曰樂以貴下入乎非於是朝政非於是朝政而後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而後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政而始誅之政而始誅之孔子曰孔子曰居吾語汝居吾語汝天下有大不義者五天下有大不義者五而竊益不與焉而竊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則不免君子之誅處足以擷徒成黨處足以擷徒成黨其疆禦足以返是獨立其疆禦足以返是獨立不可以不除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周公誅管蔡



太公誅華士太公誅之管仲誅付乙皆異世而同誅者  
 誅史何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  
 不可赦也其罪惡皆詩云憂心悄悄  
 愠于羣小乃為惡也小人成羣小人成羣斯足憂  
 矣斯可憂○孔子為魯大司寇為大司寇有父子  
 訟者相訴夫子同狴執之同囚于狴三月不  
 別囚之分別非其父請止其父就夫子  
 焉孔子季孫聞之不悅季孫聞夫曰司寇欺余  
 焉司寇曩告余曰昔者謂國家必先以孝國家必  
 先先今教一不孝不孝而教民孝教民孝  
 不亦可乎豈有而又赦何哉何為而反毋有以告  
 孔子仲言告夫子喟然歎曰夫子喟然嗚呼嗚呼  
 上失其道在上之人失而殺其下而殺其下非理也  
 非治國非治國不教以孝不教以孝而聽其獄而聽其獄是殺  
 不辜不辜則見殺則見殺三軍大敗三軍大敗不可勝也不可勝也  
 而斬之獄而斬之獄不治不治不可刑也不可刑也何者何者  
 上教之不行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罪不在民故也  
 夫慢令謹誅賊也夫慢令謹誅賊也殺戮無時暴也殺戮無時暴也  
 夫慢令謹誅賊也夫慢令謹誅賊也殺戮無時暴也殺戮無時暴也

政无此三者為政无此然後刑可即也然後刑可即也  
 云周書義刑義殺當合義當合義勿庸以即汝心勿庸以即汝心  
 之流之流惟曰未有慎事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言必教而後刑也  
 先教民教之既陳道德以先服之以先服之既而後刑也既而後刑也  
 猶不可不既而後刑也尚賢以勸之尚賢以勸之以勸諭之以勸諭之又不可  
 不即廢之則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而後以威憚之  
 其有邪民不從化者若何若何百姓正矣百姓正矣  
 刑州刑則民咸知罪矣則民咸知罪矣則百姓皆知有詩云  
 刑州刑天子是則民咸知罪矣俾民不迷俾民不迷是  
 以威厲而不試以威厲而不試於法於法刑錯而不用刑錯而不用  
 今世則不然今世則不然亂其教亂其教法紛繁其刑法紛繁其刑  
 故用刑亦多使民迷惑而陷焉而陷焉於刑獄中於刑獄中又從  
 而制之以刑之故刑亦繁故刑亦繁而盜不勝也而盜不勝也  
 可勝治也可勝治也

王言解第三  
 孔子問居孔子問居曾子曰曾子曰孔子曰參乎孔子曰參乎  
 孔子問居孔子問居曾子曰曾子曰孔子曰參乎孔子曰參乎  
 孔子問居孔子問居曾子曰曾子曰孔子曰參乎孔子曰參乎







得其九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君數役於民一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斧斤以時入山林月議市廛皆不收賦賦外田賦異言及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明王與節約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參問夫子何孔子曰夫言上敬老則下益孝上之人尊敬老上尊齒則下益悌上之人尊齒則下上樂施則下益寬上樂施則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好德則下上惡貧則下取爭上惡貧則下上讓則下取節上讓則下七教之目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七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如手足之於腹心足與腹心相親近上下相親如幼子之於慈母矣民之親於君正如下相親如此君親如故令則從民之親於君正如下相親懷其德君之德近者悅服中國心誠服遠者來附附政之致也附政之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三至何者孔子曰夫三至禮不讓而天下治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

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百物從之而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以行此三者之道古之為政愛人而大夫子言古人為政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莫大於敬莫大於敬至矣至矣大婚為大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大婚既至冕而親迎冕而親迎本與為政之至也本與為政之至也孔子曰合二姓之好合二姓之好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已重焉已重焉大婚乃世之嗣也大婚乃世之嗣也蓋有道焉蓋有道焉道者親之後也道者親之後也親之主也親之主也敢不敬與敢不敬與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孔子在衛衛侯問曰衛侯問曰求言於季孫曰求言於季孫曰有聖人而不能言有聖人而不能言欲以求治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不可得已不可得已



之入豈可得哉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今夫子在衛國已有才而以資於國國固有人才不能助難以言也不可謂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言吉于哀公也其言孔子既至舍既至哀公館焉公館焉自作階自作階孔子宿階夫子自西升堂立侍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謂子衣孔子對曰子衣丘少居魯孔子稱名曰丘衣之衣衣之長居宋及長則冠章甫之冠冠章甫章甫丘聞之君子之孝也博學博學其服鄉則備之衣在未知其為儒服也在

敢問儒行公問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言儒者在坐子待公坐子待公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言儒者在人勝人勝夙夜強學以待問早夜強學以待問人懷忠信以待聖人懷忠信以待聖其自立有如此者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儒者不以金玉為寶而忠信以為寶忠信以為寶不來多積不來多積多文以為富多文以為富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可殺而不可辱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其剛毅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楯

有如此者有如此者禮義以為干櫓禮義以為干櫓而行之而行之抱義而處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以所以儒有博學而不可窮儒有博學而不可窮辯而不窮辯而不窮禮必以和禮必以和樂必以讓樂必以讓優游以法優游以法去其不義去其不義而容衆容衆希賢而自強希賢而自強敦方而瓦合敦方而瓦合法記之法記之其寬裕有如此者其寬裕有如此者其報稱有如此者其報稱有如此者其舉賢有如此者其舉賢有如此者此者此者儒有潔身以遠儒有潔身以遠世治不輕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世亂不沮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有如此者

問禮第六問禮第六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曰丘聞之子曰丘聞之君子之禮也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焉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二

並依王肅註義詳為句解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此致思無所不至矣至農山以名篇子路曰子貢顏淵侍側

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何我將擇其是者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鍾鼓之音上震於天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于地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也壤地千里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唯由能之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曰夫子之言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楚二國會於兩壘相望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縞衣白冠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論利害釋一國之患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獨賜也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夫子曰辯哉賜也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孔子曰汝獨無願乎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同器而藏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共國而治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得明王聖主輔相之子路進曰吾將擇焉子路曰

季羔

城郭不脩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以為農器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室家無離曠之思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之患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無所用其兵矣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哉德也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何選焉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詞不信財不捐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為衛之士師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有刑贖之亂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子羔曰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門焉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此季羔曰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有室則有室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有室則有室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有室則有室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有室則有室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有室則有室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有室則有室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有室則有室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有室則有室則百姓不越溝池不越則無害於鑄劍戟



昔公之治臣以法昔公治臣以法臨賞論刑臨賞論刑聽斷君愀然不悅聽斷君愀然不悅豈私臣哉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天生君子其道固然行道固當如此行道固當如此此臣之所以悅君也此臣之所以悅君也也也其用法一也其用法一也其行法思仁怒則樹德其行法思仁怒則樹德植其加嚴暴則樹怨植其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孔子曰武王正其身孔子曰武王正其身能正其國能正其國以正其國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正其國以正天下天下無道天下無道刑有罪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一動而天下正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所為

子路曰天下順之子路曰天下順之○子路為蒲宰為水○子路為蒲宰為水備備與其民脩溝洫與其民脩溝洫以民以民之勞煩苦也之勞煩苦也見見其人與之簞食其人與之簞食一簞聚一簞聚而人而人無飽無飽孔子聞之孔子聞之知之知之使子貢止之使子貢止之由也由也以暴兩以暴兩將至恐有水災將至恐有水災由也由也故與民脩溝洫故與民脩溝洫以備之以備之故與民脩溝洫故與民脩溝洫而民多而民多備者備者定以簞食定以簞食而與之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是止由之行仁也夫子曰夫子曰汝以民為賊也汝以民為賊也何不自於君發倉庫以

見見○子路見於孔子曰○子路見於孔子曰而見已之德矣而見已之德矣是明君之無患是明君之無患而見已之德矣而見已之德矣地而休焉地而休焉家貧親老不擇椽而仕家貧親老不擇椽而仕不擇椽而仕不擇椽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常食藜藿之實親負米百里之親負米百里之外外積粟萬鍾積粟萬鍾而累而累網而而從軍百乘從軍百乘積粟萬鍾積粟萬鍾而累而累網而而坐坐列鼎而食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不可復得也孔子曰孔子曰由也

使使○楚昭王渡江○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江中有物大如斗取之則風止取之則風止王怪之王怪之使使問於孔子使使問於孔子曰曰此何祥也此何祥也孔子曰孔子曰此萍實也此萍實也唯霸者為能獲焉唯霸者為能獲焉子游問曰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也夫子何以知其然也孔子曰孔子曰吾嘗之鄭過平吾嘗之鄭過平陳之封丘也陳之封丘也聞童謠曰聞童謠曰大如斗赤如日大如斗赤如日日之赤







則他保父有爭子不陷无礼則下陷於非禮士有  
爭友不行不義則下陷於非義故子從父命從  
君命從親命從師命從長命從  
夫能審其所從則謂之謂孝之謂貞矣  
之正前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堯冠何冠乎古  
何冠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則不先其大者  
公曰其大何乎公問何冠孔子曰舜之冠也  
舜帝之其政好生而惡殺其德若夫地而靜虛德  
替不肖者去其不肖者德若夫地而靜虛德  
一天地化若四時而變物神化使民如四  
海承風暢於異類天下咸奉承其風德以  
至為獸馴德馴鳥至馴其德與他德也  
也惟行好生之德也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按劍而舞  
之仗劍而辱見夫子也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  
平何言言士人以身自衛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  
仁以為術古之君子以忠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  
里之外而居於環堵之室有不善則以忠化之

舜帝之其政好生而惡殺其德若夫地而靜虛德  
替不肖者去其不肖者德若夫地而靜虛德  
一天地化若四時而變物神化使民如四  
海承風暢於異類天下咸奉承其風德以  
至為獸馴德馴鳥至馴其德與他德也  
也惟行好生之德也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按劍而舞  
之仗劍而辱見夫子也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  
平何言言士人以身自衛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  
仁以為術古之君子以忠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  
里之外而居於環堵之室有不善則以忠化之

道誘化之思 侵暴則以仁固之則以仁道固結之  
何待劍乎自衛以劍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言  
今聞夫請攝齊以受教願攝齊升外堂受教於  
子此語請攝齊以受教願攝齊升外堂受教於  
秦王出遊亡鳥嗥之弓引紅擊良弓之名左若請  
求之搜求之 王曰止王曰楚王失弓楚人得之  
又何求之得之又何必求也 孔子聞之曰惜乎  
其不大也夫子聞楚王之言曰不曰人遺弓人得  
之而已何必楚也但言人失弓人得之曰虞芮二  
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累年而相訟乃相謂曰  
西伯仁也二君乃相語曰西伯仁也蓋往質之何不正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非夫相讓不耕行者  
讓路而行人相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者  
翻大夫讓于卿卿者相讓 虞芮之君曰嗚呼君之  
吾儕小人也我輩乃不可以入君子之朝耶子路  
國遂自相與而退也退也成以所爭之田為開田  
矣耕者讓畔 孔子曰以此觀之野觀之此文王  
之道其不可加焉矣王之道不令而從不教而聽  
至矣哉不教而聽不令而從不令而聽不教而聽  
室者出居於室者隣之藉婦亦獨處一室鄰居  
於室 夜暴風雨至齋婦之室壞藉婦之室壞藉婦而



子不

託焉欲托在風雨魯人閉戶而不納與子開門不  
 登婦自備與之言與子開門不子何不仁而不納我  
 乎何為不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  
 也以不取容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  
 也婦人曰柳下惠則可  
 然婦人曰柳下惠則可  
 言柳下惠吾固不可  
 德柳下惠吾將以吾之不可  
 孝柳下惠之可我將以我之不可孔子聞之曰  
 善哉夫子聞其事欲孝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  
 劫有若魯男子也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

善之止不善之止不可謂智乎可謂智乎孔子曰小辯害  
 義小辯害小言破道小言破道大言開眼大言開眼與子鳥  
 而君子美之取與君子美其詩取其雄雉之有別  
 取其別鹿鳴與子獸而君子大之鹿鳴與子大  
 詩取其得食而相呼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  
 嫌之固不可行也嫌其義與不可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二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三

觀周第十一

孔子適周觀先王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敬叔夫子與之言曰也吾聞老聃  
 博古知今我聞老子博古則吾師也則見我今將  
 往矣今欲往敬叔與俱至周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  
 老聃老聃訪樂於襄弘訪樂於襄弘問之問之以祭歷郊社  
 之所過之所過祀社祀社考明堂之則考明堂之則之法之法察廟朝之度  
 審宗廟之制審宗廟之制於是喟然曰於是喟然曰鄭魯吾乃今知周公之聖  
 與周之所以至也我今始知周之所以至也及云周  
 禮禮若子漢之曰若子漢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  
 以財以財賤者送人以言賤者送人以言仁者送人以言仁者送人以言言者送人以財言者送人以財  
 吾能富貴而歸仁者之號吾能富貴而歸仁者之號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  
 請送子以言乎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  
 而近於死者而近於死者今之人能聰明而好譏議人者也  
 譏議人之故博辯閑遠而危其身譏議人之故博辯閑遠而危其身乃反危其身者  
 好發人之惡者也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言敬  
 謹謹自周反魯道彌尊自周反魯道彌尊自周而歸魯自周而歸魯遠方弟子  
 之進蓋三千焉遠方弟子孔子觀乎明堂







之行也 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  
 厥名 使其臣如借 不迂怒不深怨不錄  
 舊罪 不畏強禦 不侮矜寡 其言  
 循性 材任治戎 是仲由之行也  
 孔子和之以文 強乎武哉  
 文不勝其質 恭老幼不忘宿莠  
 好學博愛 物而勤也  
 是冉求之行也 孔子語之曰  
 好學則知 知則孤則惠 惠則  
 近禮 志通而好礼 擯相兩君之事  
 篤雅有節 具公西赤之行也  
 孔子曰 二三子之欲學實受之禮者其於赤  
 也 實而如虛 過之知不及 其言  
 先王難之 其貌恭 其德敏 其言  
 於人也無所不信 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

是顯孫師之行也 孔子曰其不伐則猶  
 可能也 伐者其不其不弊百姓則仁也  
 送迎必敬 必敬其敬 上交下接若截焉  
 是下商之行也 貴之不喜 不為喜  
 賦之不怒 亦不怒 苟利於民矣 廉於行也  
 及事而用之 凡事必先成其用 故動則不妄  
 是言偃之行也 獨居思仁 則思仁公言  
 仁義 言仁義 一日三復白圭之玷 此宮綽之行也  
 自見孔子未嘗越禮 出入未嘗逾節 足不履景  
 常棣 故論 故論 不殺 春分 祭 春分 祭 春分 祭  
 不獲 故論 故論 不殺 春分 祭 春分 祭 春分 祭  
 之行也 凡此諸子 凡此諸子 凡此諸子 凡此諸子



所親親者也。賜也固不足以知賢。吾子有命而訊賜。而向於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或知人之賢。

賢者第十三

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

孔子對曰：抑有衛靈公乎？公曰：何也？

孔子對曰：公之信足以守之，其智足以治之。

而任之，公愛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

是以無游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國有大事則

起而治之，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

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而靈公郊舍三日。

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

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牙，鄭有子皮。

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子貢曰：齊無管仲。







神則之 惜平木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子貢為信陽宰陽邑宰將行辭於孔子  
孔子曰勤之慎之勤謹於事吾聞知為吏者奉

法以利民其法以利民則民不知為吏者枉法  
以侵民其法以侵民則民知為吏者枉法  
治官莫若平莫若公平臨財莫如廉莫如清廉

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守之不可改則匪人之善斯  
謂蔽賢則隱人之善行揚人之惡斯為小人  
謂蔽賢則隱人之善行揚人之惡斯為小人

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我受人之惡如故君子  
無所不慎焉無所不慎焉無所不慎焉  
孔子過之蒲邑過入其境曰善哉由也

曰善哉由也美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而寬矣  
子貢執轡而問曰我執馬轡而向夫子未見由  
之政而三稱其善政事而三及於美其善可

得聞乎曰然也孔子曰吾見其政矣由也政矣  
入其境初至與田疇盡也田疇盡也田疇盡也

故其民盡力也皆其民力入其邑色內其嚮屋  
完固而堅固樹木甚茂其材此其忠信以寬  
此子路也故其民不偷也故其民不偷也  
庭甚清閑公府之無事諸下用命有從其命  
令此其明察以斷於事而有次斷故其政不擾也  
故其政事不以此觀之觀子路為  
盡其美乎亦宜也於大美乎  
雖三稱其善庸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三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五

顏回第十八

善定公問於顏回曰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

御乎畢曰東野畢之善御也對曰善則善矣然

公曰何以知之公曰又聞其對曰對曰以政知之

巧於使馬昔者帝舜巧於使民於御百姓造父

造父不窮其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造父之御也造父無佚馬造父之御也今東野畢之御也

變

能无若亡 ○顏回問君子於孔子曰孔子曰君子

愛近仁博愛於人變近智博愛於事而為己不重

為人不輕重於君子也夫此之謂顏回問小人

回問小人孔子曰君子毀人之善以為辯辯講人

以律其 狡詐懷詐以為智謀自以為辯幸人之有

過者則失之 取學而羞不能則幸其不能而小人也

此之謂顏回謂子路曰仲由言力盡於德德力竭

而得其死者鮮矣然若少也善盡慎諸善皆由也

此之謂叔孫武叔見於顏回武叔嘗言武叔多稱

人之過而已評論之武叔多言人之過失顏回曰

吾聞諸孔子曰吾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

美己美人之道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正人之

道之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見己之過惡

不攻他人之過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曰仲由子曰汝何好樂子問仲由

對曰好長劍由曰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子言

此也非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孝問也子言

能人當此豈可及乎則不可子路曰幸甚哉哉

能人當此豈可及乎則不可子路曰幸甚哉哉

能人當此豈可及乎則不可子路曰幸甚哉哉



御

陽

齊

言者曰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

御任馬不釋策

御任馬不釋策

御任馬不釋策

御任馬不釋策

御任馬不釋策

御任馬不釋策

御任馬不釋策

御任馬不釋策

御任馬不釋策

御任馬不釋策

御任馬不釋策

御任馬不釋策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 卷五

南門外

南門外

南門外

南門外

南門外

南門外

南門外

南門外

南門外

南門外

南門外

南門外

南門外

二二五



終日言無遺已之憂 言无口過故 終日行不遺已之患 行无然過故 惟智者有之 惟明智之人能如此

在厄第十

孔子厄於陳蔡

楚昭王聘孔子 楚昭王遣使 孔子往拜禮焉 孔子往拜禮焉

路出干陳蔡 陳蔡之間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

孔子聖賢 孔子聖賢 其所刺譏 其所刺譏

皆中諸侯之病 皆中諸侯之病 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 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

遂使徒兵距孔子 遂使徒兵距孔子 不得行 不得行

七日 七日 外無所通 外無所通

與

孔子愈懼 孔子愈懼 絃歌不衰 絃歌不衰 乃召子路而問焉 乃召子路而問焉

曰吾道非邪 曰吾道非邪 吾所以至此者何也 吾所以至此者何也

子路曰 子路曰 意者夫子未仁與 意者夫子未仁與

夫子未智與 夫子未智與

曰夫 曰夫 君子無所困 君子無所困 意者夫子未仁與 意者夫子未仁與

夫子未智與 夫子未智與

曰夫 曰夫 君子無所困 君子無所困 意者夫子未仁與 意者夫子未仁與

夫子未智與 夫子未智與

曰夫 曰夫 君子無所困 君子無所困 意者夫子未仁與 意者夫子未仁與

夫子未智與 夫子未智與

曰夫 曰夫 君子無所困 君子無所困 意者夫子未仁與 意者夫子未仁與

夫子未智與 夫子未智與

曰夫 曰夫 君子無所困 君子無所困 意者夫子未仁與 意者夫子未仁與

夫子未智與 夫子未智與

曰夫 曰夫 君子無所困 君子無所困 意者夫子未仁與 意者夫子未仁與

語

奚居之窮也 奚居之窮也 子曰由未之識也 子曰由未之識也

吾語汝 吾語汝 汝以仁者為必信也 汝以仁者為必信也

則信 則信 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 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

汝以智為必用也 汝以智為必用也 則王子比干不見剖

心 心 則比干不見剖 則比干不見剖

則閔龍逢不見刑 則閔龍逢不見刑 汝以諫者為必聽

也 也 則伍子胥不見殺 則伍子胥不見殺

夫遇不遇者時也 夫遇不遇者時也 賢不肖者才也 賢不肖者才也

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 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故天 故天 莫能容 莫能容 夫子蓋少貶焉 夫子蓋少貶焉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夫五帝之名而不

知其實知其實者謂其真也請問何謂五帝謂五帝之名而不

子曰昔立世間諸老聃曰謂五帝之名而不天有五

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分生四時以化

物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之名而不古之王者易代而改

號取法立行古者人君更世換五行更王終始相

生亦象其義法五行更王終始相是以太

皞配木太皞以炎帝配火炎帝以黃帝配土黃帝

少皞配金少皞以顓頊配水顓頊以東子曰太

皞氏其始之木何如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

用事先起於木用事先起於木東方萬物之初皆

出焉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

王天下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

相承也相承也孔子曰吾聞句芒為

木正木正句芒為木正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

金正金正玄冥為水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后土為土正

此五行之主而不亂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此亦五

而帝者何也而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此五

也也

正者五行

正者五行也正者五行也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

五帝大皞之屬配焉亦云五帝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帝從其號

曰重曰重曰該曰該曰脩曰脩

曰黎曰黎為祝融為祝融帝子名黎帝子名黎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

后土后土能行土官能行土官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

職職為一行之官為一行之官生為上公生為上公死為貴神死為貴神

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各有所統

各有所屬則其所以相承者各有所屬則其所以相承者王何王何

也也孔子曰所尚則名從其辨孔子曰所尚則名從其辨王之德次焉王之德次焉

尚黑尚黑殷人用水德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王色尚白孔子曰堯以火

帝其所尚者何色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

德王色尚黃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舜以土德王色尚青王色尚青

事事先起於水先起於水尚青也尚青也

執德第二十五

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

舜以土德王色尚青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禹以水德王色尚黑禹以水德王色尚黑

湯以木德王色尚白湯以木德王色尚白

此五帝之德也此五帝之德也

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

舜以土德王色尚青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禹以水德王色尚黑禹以水德王色尚黑

湯以木德王色尚白湯以木德王色尚白

此五帝之德也此五帝之德也







**死** 氣化既窮壽數故命者性之始也有命而後有性故謂之始 已盡則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性故謂之始

**死者生之終也** 夫有生必有死有始則必有終矣此理之必然也 公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又問

**女子二十而有夫也** 而夫家豈不晚哉與 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特言其至極之時過此則 男子二十而冠男年二十 有為人

**父之端** 既成人則有父之端 女子十五許嫁許嫁而笄 有適人之道既許嫁則有 故聖人因時以合偶是以

**男子者任天之道而長萬物者也** 男子者任天之道而長萬物者也而長育方物也 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故能審察

**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萬物者也** 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萬物者也而長育方物也 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故能審察

**夫死從子** 夫死從子夫死則子 言無再醮之端夫死則子 夫死從子夫死則子 言無再醮之端夫死則子

**教令不出於閨門** 教令不出於閨門言語不出 事在供酒食而已其事無 無間外之非儀也無間外之非儀也

**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 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七

論禮第二十七

子貢子貢言禮論

孔子問居夫時 子張子貢言游侍子貢論及

於禮講論 孔子曰吾語汝以禮夫好言 子貢越

席而對曰敢問如何禮真禮如何 子曰敬而不中禮

謂之野知敬而不知禮 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知恭

而不知禮謂之隘知禮而不知禮 禮謂之逆禮則成序

禮所以制中也禮也者 禮所以制中也禮也者

游進曰敢問禮禮也者 禮所以制中也禮也者

神也夫子言郊所以祭天也 祭天之禮所以仁鬼

以仁昭穆也春祭曰祫秋曰嘗 禮所以仁鬼

禮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

所以仁鄉黨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

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

指諸掌而已明世郊社之義 禮所以仁死喪也

故長幼辨尊卑有別 閨門有禮故三族和閨門

有禮故戎事閑田獵有禮則軍旅有禮 故武功成

有禮故戎事閑田獵有禮則軍旅有禮 故武功成







本於天

本於天言萬物人本乎祖則本郊之祭也  
祭大板木反始也故以配上帝以  
同祀天垂象聖人則之象聖人因時使之  
以明天道也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  
也定公問夫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周人以其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禘其月而祭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  
也其日用上辛至於春之月則又  
祈穀于上帝至秋之月則又  
之禮也此二祭者天子之禮也

祭

祭於天子是以不同也  
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非于  
南所以就陽位也  
故謂之郊矣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  
上帝之牛角束粟也  
牛唯具則用牛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分也下也牲用騂尚赤也  
誠也取其質也器用陶匱以象天地之性也  
問天子知否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  
禮問天子知否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

郊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周人以其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禘其月而祭故周之  
始郊其月以日至也  
其日用上辛至於春  
之月則又祈穀于上  
帝至秋之月則又  
之禮也此二祭者天  
子之禮也

郊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周人以其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禘其月而祭故周之  
始郊其月以日至也  
其日用上辛至於春  
之月則又祈穀于上  
帝至秋之月則又  
之禮也此二祭者天  
子之禮也

郊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周人以其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禘其月而祭故周之  
始郊其月以日至也  
其日用上辛至於春  
之月則又祈穀于上  
帝至秋之月則又  
之禮也此二祭者天  
子之禮也

郊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周人以其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禘其月而祭故周之  
始郊其月以日至也  
其日用上辛至於春  
之月則又祈穀于上  
帝至秋之月則又  
之禮也此二祭者天  
子之禮也

乘

天子郊則用則之命于祖廟命于天而作龜子  
備宮而卜之尊祖親考之義也  
大裘以備之天子祭時衣以  
乘衣車其質也  
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  
服衾以臨燔柴  
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  
不犯也  
以至治也  
靡法妄行者  
不足生於無度  
民知所止  
無刑之民  
夫不孝者生  
於失其人心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

乘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  
不犯也  
以至治也  
靡法妄行者  
不足生於無度  
民知所止  
無刑之民  
夫不孝者生  
於失其人心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

乘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  
不犯也  
以至治也  
靡法妄行者  
不足生於無度  
民知所止  
無刑之民  
夫不孝者生  
於失其人心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

乘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  
不犯也  
以至治也  
靡法妄行者  
不足生於無度  
民知所止  
無刑之民  
夫不孝者生  
於失其人心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

乘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  
不犯也  
以至治也  
靡法妄行者  
不足生於無度  
民知所止  
無刑之民  
夫不孝者生  
於失其人心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

乘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  
不犯也  
以至治也  
靡法妄行者  
不足生於無度  
民知所止  
無刑之民  
夫不孝者生  
於失其人心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







擇

人擇引而刑殺之也其躬而刑殺之曰子大夫  
自取之耳惟言子大夫吾遇子有禮矣吾禮於子  
以刑不上大夫刑法下而大夫亦不失其君者  
而生於有罪亦教使然也由君之教凡所謂  
禮不下庶人者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  
充禮蓋以庶人忽遠於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是以  
不責庶人非有免席曰而言則美矣夫言  
可謂平末之聞此言退而記之其言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刑政刑政至刑无所用政  
至刑乎刑至政无所用刑至政至刑无所用  
政祭紂之世是也刑天善至政无所用刑成  
康之世是也成康之君信乎孔子曰夫  
言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刑政相參而用  
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此古之刑政相參  
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此民又刑政相參  
刑不刑也刑有刑化之非變導之非從至刑  
而俗不傷義以敗俗於俗於是乎用刑矣  
於是不刑也刑也刑成也刑者成也壹成而不

可更一故君子尽心焉於此不敢  
孔子曰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大司寇  
獄必三訊焉訊訊訊  
輕赦從重刑人之罪以重疑則赦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刑人於市

新編孔子家語解卷之七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八

禮運第三十二

此篇言先王之禮因時

與

孔子與於蜡賓夫禮之與事出遊於觀之上

何嘆也夫禮之與事出遊於觀之上

何嘆也夫禮之與事出遊於觀之上

大道之行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故人不獨親其親

故人不獨親其親

故人不獨親其親

故人不獨親其親

故人不獨親其親

故人不獨親其親

故人不獨親其親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射冠婚朝聘通義







子羔

世用

衛將軍文子子羔將立三君之廟於其家

使子羔訪於孔子子羔問子曰公廟設於私家

非古禮之所及子羔問弗知子羔問子曰公廟設於私家

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子羔問

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

祖宗子羔問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子羔問

遠廟為祧子羔問則祧廟子羔問乃止

祭之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

祖考廟子羔問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子羔問士立一廟曰考

廟子羔問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子羔問

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子羔問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也子羔問

辨樂解第三十五

子路鼓琴

孔子聞之子路鼓琴謂毋有曰其矣

由之不才也子路鼓琴

子

小人

上

樂

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

夫南者生育之鄉子羔問北者殺伐

之域子羔問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

氣子羔問暴厲之動不存于體子羔問不加于心也

所謂治安之風子羔問小人之音則不然

則不允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子羔問

中和之感不載於心子羔問溫和之動不存

于體子羔問乃所以為亂之風子羔問昔者

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子羔問其

詩曰子羔問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子羔問

德如泉流子羔問夫舜起布衣子羔問

積德含和而終以帝子羔問非各所修之致乎

淫暴亂而終以亡子羔問今世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

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子羔問

豈能

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子羔問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孔子曰

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

何也

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

非為玉之少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

溫潤而澤仁也

禮也

其然則謂焉矣

瑜六掩瑕也

房達信也

玉以精神見於山川地也

老璋特達德也

道也

其教可知也

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

言教使

精微易教也

比

其人倫物類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故詩之失愚則近於愚書之失誣則近於誣

樂之失奢則近於奢易之失賊則近於賊

禮之失煩則近於煩春秋之失亂則近於亂

其為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

其為人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書者矣

其為人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

其為人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

亂則深於春秋者矣

天有四時春夏

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

聖人相參

子路問於孔子曰

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

能有其於心

即以求也

不足論乎

能

能

能

能



人之域矣不處論人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  
 達夫言人之行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  
 則伸者所以及時當及時而伸是以雖受屈而不  
 毀其節金張記志達而不犯於義及六節志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夫子在衛聞  
 有無君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卿因欲移其兵  
 以伐魯魯用兵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子  
 魯之國不可不救魯乃父母之邦今吾  
 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今我欲屈節於田常  
 為使請使夫子許之子貢請使夫子許之子貢請使夫子許之  
 遂如齊子貢去說田常曰今子欲取功於魯實難  
 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天憂在內  
 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  
 矣子貢曰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後齊子因  
 以兵迎之如者伐也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曰  
 今齊國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為王患之人

利莫大焉吳王曰善吳王曰善吳王許子  
 吳嘗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  
 吳之心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先越然後可  
 不遇齊吳王今苦身養士有報三置齊而伐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  
 則齊必私魯矣魯以伐越王方以存亡  
 繼絕之名王方以存亡棄強齊而伐  
 小越王方以存亡非勇也王方以存亡  
 難王方以存亡仁者不窮約王方以存亡智者不失  
 時王方以存亡義者不絕世王方以存亡今救魯伐齊成  
 加晉國王方以存亡諸侯必相率而朝王方以存亡  
 王令出兵以從王方以存亡臣請見越君王方以存亡  
 之越王方以存亡越王郊迎王方以存亡曰此蠻夷之國  
 也王方以存亡大夫率而臨之王方以存亡勝王方以存亡夫子貢曰  
 者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  
 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王方以存亡  
 拙矣王方以存亡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疑之王方以存亡



始乎亦危事未發而先聞者事未及而  
危矣始哉三者奉事之患也三皆作今吳今吳用  
國家疲弊則言百姓怨上然若伍胥以諫死伍子

大率而大率而大率而大率而大率而  
王誠能終卒佐之平以助吳重宝以悅其心重  
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此天子所  
越王許諾子貢返子貢越王悉境內之兵以事吳

以伐齊敗之乃越遂襲吳之國乃乘  
滅焉乃夫子曰。夫其乱齐存晋使齊之而  
吾之所願夫子若強晋以弊吳使吳  
士而越而若而賜之說也子貢美言  
傷信失信於人慎言誠人當謹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八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九

莊依王肅註義詳為句解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孔門弟子非堂入室者

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

少回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夫子得回而

回以德行者名孔子稱其仁焉回有德行者

閔損魯人字子騫以德行者名孔子稱其孝焉子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者名有惡疾孔子曰命

也夫冉有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伯牛生於不肖之父

以德行著者仲弓之生於不肖之父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著者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有口才藝以政事著者

仲由字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者

言偃魯人字子游以文士著者

卜商衛人字子夏以文士著者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有容兒姿實寬冲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九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

孝經子仲烟澹臺明武城人字子羽有君子之姿為人公正無私

高柴齊人字子羔為人篤孝而有法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魯父宰有弟魯七季月姓不忍欺

樊須魯人字子遲弱於魯

有若魯人字子有為禮識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季齊立朝則義客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清遠守節貧而樂道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齊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縚魯人字子縚魯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濟孔子以兄子妻之

曾參 澹臺 高柴 宓不齊 樊須 有若 公西赤 原憲 公冶長 南宮縚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

秦商魯人字子未慈

顏刻魯人字子驕

司馬耕耕宋人字子生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

梁鱣齊人字叔魚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

冉孺魯人字子魚

鄒宰魯人字子折

伯虔字楷

公孫龍衛人字季石

公良孺 秦商 顏刻 司馬耕 巫馬期 梁鱣 琴牢 冉孺 鄒宰 伯虔 公孫龍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

秦祖字子南

奚威字子倍

公孫慈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樂父黑字子黑

公西城字子高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石烈字里之

懸壹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析字子棋

顏噲字子聲

原桃字子藉

公有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儀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勾井疆

漆叔乘字子車

石子蜀字子明

却選字子飲

施之常

申績字子周

樂欬字子肅

顏之僕字子叔

孔弗字子茂孔子元之子

漆雕後字子歛

懸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襄

右七十二弟子皆亦堂入室者

本姓解第三十九

此篇論孔姓源流故以本姓名篇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孔子上相微子啓帝乙之元

子入為王卿士微子名啓入微國名之號也子爵

子若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於殷後成王命微子

國于宋周景王時微仲生宋公微子孫微宋公世

為宋卿世世為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子孔子

五世後以孔為氏孔子嘉五世後叔梁紇孔子



生也

無定

系王

曰其妻生孟皮一字伯尼生伯尼者求婚與氏

子宋之开官氏生伯魚氏乃生伯魚魯昭公

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貶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

孔子生於衰周先王與謂南宮敬叔曰

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

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

九所教誨東脩已上三千餘人夫三千餘人

何其盛也之也

終記解第四十

言天子終事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而歌曰泰山其頽梁木其

子貢問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

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枕

夫也其將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

夫子曰賜汝來何遲

夫也其將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

夫也其將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

夫也其將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

夫也其將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

夫也其將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

夫也其將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

夫也其將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

正論解第四十一

言正論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







人伏匿聖德之愚者擯推出而中天下不祥非  
不祥有五不祥五東益不与焉東益

新編孔子家語解卷之九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十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曾文公嘗召天子而使  
諸侯朝焉請守於河陽因使諸侯朝天子作春  
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王狩於河陽是知何  
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夫君不以臣而召亦  
善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侯以事天子請孔子在宋  
野見桓魋自為不擯三年而成見桓魋三年

天子

天子愀然曰夫若是其靡也如此死不如  
朽之速愈夫子僕曰夫子曰既

禮

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備禮也夫子曰既  
死而議諡諡諡定而下葬葬葬既葬  
而立廟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為也此

而

以富得罪於定公衛衛南宮敬叔  
請復之請夫子曰朝朝夫子聞

之

之曰若是其貨也也夫子聞  
子游待曰子敢問何謂

子

子游待曰子敢問何謂







我商讓何也上曰有君在則禮然言有君在上  
 然而後知君臣之義也則君臣之義其三曰又  
 此將君我而與我商讓何也見曰長長也則  
 禮然言敬長如此然而後知長幼之節矣則知長  
 ○季平子卒平子魯大夫將以君之璠璣歛璠璣用君之  
 贈以珠玉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魯人  
 歷級而救焉救其失曰送而以寶至是猶曝尸  
 於中涼也言死而用寶至是猶曝尸  
 之端言民之怨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反有害  
 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  
 忠臣不執其以陷君忠臣不執其以陷君乃止乃止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子路與子羔仕於衛有前贖之難  
 歸歸二人發其擊之不召孔子在魯聞之  
 聞其事曰柴也其來必能避禍由也死矣由也死矣  
 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至言子路已死夫子哭  
 之於中庭夫子哭之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有人  
 夫子哭者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使  
 曰醢之矣使曰仲由之遂令醢醢夫子力命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曲禮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公西赤大夫以罪免卒其葬  
 也如之何大夫以罪免卒其葬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  
 身不仕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降大夫  
 ○子游問於孔子曰子游問葬者塗車剝棺自古  
 有之送葬用上為車束然今人或有偶今有刻木  
 是無益於後無益於孔子曰為獨靈者善矣為獨  
 善於為偶人首不仁非仁也不殆於用人乎  
 莫莫季氏祭禮及季氏祭禮及不殆於用人乎何  
 雖有疆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雖有疆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  
 有司跛倚以臨祭有司跛倚以臨祭祭事之人與其  
 大矣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  
 人會于門中人會于門中堂事當于階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  
 行事質明而始晏朝而徹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孔子聞之曰  
 孰謂由也而不知禮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十終



# 孔子家語考次

〔明〕劉宗周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末正  
氣堂抄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一二毫米寬三〇〇毫米



孔子家語考次

家語補集 凡二篇

表記 小數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子曰禘褫之不相因也彼民之毋相責也  
子曰祭極故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撓恭以遠恥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

子曰齊戒以事鬼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彼民之毋相棄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

余既收得山陰卯九澹生書遺書五種又獲劉宗周古學研  
強弱三冊此冊與前書鈔手本一並非一部亦鈔種本定本也為  
卷四而前記一卷六餘白紙十幅是未定稿也正氣堂書是  
歸家書居此二書非但從無著錄而遺業修在未入鼓樓  
而此原稿更是大幸實以此為修業為俾見者知此書  
後受所法倫重道持也宗周曰為趨任師與孝友古善  
雖生乎身中存身念至孝孔累一可不再富交信是此冊一與宗  
周遺書同非伴也

子有國子月十下勿下祀其表命小燕書



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備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

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

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正義堂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大小中心憐恤愛人之仁也

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

我後終身之仁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

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

以義度人則難為本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受莫恥之小雅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

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

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故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

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

乎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所能

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

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



正義堂

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

有一也小雅曰不愧於天是故君子服其服

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

實以君子之德是以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

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行而無其行

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

可辱之色詩云維鷄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綱其

服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

耕桑盛祚皂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疵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  
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  
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  
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第君子求福不回  
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  
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

正氣堂  
發書

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  
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  
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第君子民之  
父母凱以強教之第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戚  
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  
可以為民之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  
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  
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

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  
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  
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敬憚而愚喬而野  
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  
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敬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  
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  
親而不尊其民之敬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正氣堂  
發書

窮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  
周之質不勝

子言之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  
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  
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受富而有禮惠而能敬其君子  
尊仁畏義恥貴輕實忠而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  
能如此乎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



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認其受罪益寡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憂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按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鶴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技藝天下無道則辭有技藝是故君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後

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

衣之問人之餓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己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下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祀日月不處卜筮卜筮



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  
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

曰后稷祀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

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筮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

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棄於上

正氣堂  
私書

雜記

正氣堂  
私書



孔子家語考次

家語外集 即大戴記餘篇凡七篇

千乘

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  
 曰主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  
 婦遠遠則事上靜靜斯潔信立子設宗社宗社先示威  
 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威有臣志莫敢援  
 於外大夫中婦私謂不所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人  
 尊卑中度開明<sup>明</sup>出內祿出災以順天道卿設如四體母  
 考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近能使知事爵不世能  
 之不德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  
 民讓也民成孝弟而安讓此以怨者而亂不作也太古  
 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功事不作而穀糧不多予子  
 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考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齒者  
 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  
 事信上上下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  
 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  
 民將薄事貪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  
 升於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勤有功夏服若事  
 不及喝冬服若事不及束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

正氣堂

無瑾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於公門此以氣食  
 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

正氣堂



四代

公曰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予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  
 有開明於時難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樂征作番民執  
 功百神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  
 以教教示威於天下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  
 曰君何為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予子曰可以表儀  
 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曠其坤之高壘茂者必有  
 怪鳥獸居之且坤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  
 高山多材必有怪虎豹蒼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禹  
 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見才也脩聲不  
 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  
 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音虞舜天  
 德嗣先取相十有六人如此

正氣堂

虞德

子曰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  
 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  
 聖人之教於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子曰  
 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  
 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  
 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  
 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禘饋祀禘也行不越境

正氣堂



諸志

子曰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  
 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為災長之祿也丘聞  
 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皆壞而難成虞  
 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雖雅也雖雅逆與而順  
 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  
 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水津發繫百神權與瑞雉  
 無釋物乃歲俱生於東以順四時卒於冬萬於時雞三  
 號卒明載於青色撫十二月節卒於丑日月成歲曆再  
 周以順天道此謂歲虞計月天曰作明日與維天是載  
 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培民  
 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文曰治以時湯  
 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先貴以樂治時  
 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怒在家撫官而國仁  
 者為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  
 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  
 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川谷不虞深淵不涸於時龍  
 至不用鳳降忘翼驚我忘獲爪鳥忘距彘蠶不繫嬰兒  
 蟲蟲不食天駒雖出服河出圍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  
 國家之昌國家之威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

正義堂

事不建戈遠通咸服亂使來往地賓罕極無怨無惡率  
 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舉良  
 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數仁者也

正義堂



小辨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小辨為小子曰

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曰不可得學有所學不可以辨

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列

方也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尊事天子

大夫學德列義辨別務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達志

庶人聽長辨禁暴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

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

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通不簡簡約也言是

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

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

不行則不樂志有九知知忠必知中能內也思也知忠必知

恕能自盡知人知恕必知外於物也外知必知意知

意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意知意

必知備

用兵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

生人合五常之氣生有喜則和親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

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

身蚩尤憚德而無狀者也何器之能作茲蚩蚩挾整而生

見害而拔以衛厥身者也正教習于戎也人生有喜怒

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與之喪厥

身校惠不塞嗣武孫武子傳其德不以塞亂而使聖

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惠必稱其仁故

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

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

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及不辜殺戮無

算不詳於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能相親也法言法行

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廢殺射殺也法言法行

夷辟辟也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

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

四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

露不降百州殞黃丘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解背皆病

也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帝王之世無災



少間

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措手足子曰昔堯取人以狀容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觀其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成王卒崩殷惠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卒先王之明德乃上視夏桀行荒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為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容事天謂也文曰卒受天命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子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吁焉

正氣堂

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華未虧疆華與叶木皆人民未變鬼神未亡依神之積水土未綱綱也亂糟者猶糟實者猶實實以論善玉若猶玉以人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血要也也酒以論樂樂以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

正氣堂



孔子家語考次卷之四

後學山陰劉宗周考次

家語附集 凡十二篇

始誅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  
 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  
 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  
 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始誅之或者為  
 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  
 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  
 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歸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  
 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談  
 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  
 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言文王誅潘正周公  
 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此七  
 子皆異世而同誅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  
 群斯足憂矣

儒行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  
 求治是猶却步而後求其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  
 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  
 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作階孔  
 子賓階升堂立待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  
 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居  
 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俗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教  
 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夏  
 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  
 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  
 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  
 偏大則如威小則如勸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  
 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  
 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  
 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節也其備預有如此者  
 儒者不寶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  
 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  
 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  
 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如此者儒有委之以



貨財而不貪吝之以樂好而不溢劫之以衆而不懼阻  
之以兵而不憚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誓至履  
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遇  
言不甫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  
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  
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溥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  
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  
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  
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竇蓬戶甕牖  
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取以疑上不答之不取  
以誦其為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  
行之後世以為楷若不逢世上於不接下所不推詭謂  
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  
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  
者儒者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必以和優游  
以法慕賢而容衆數方而無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  
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  
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其舉賢授能有如此者儒潔身浴德陳古而伏言而正  
之上不知也然而翹之又不可為也臨深而為高不

正氣堂

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輟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  
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慎靜尚寬砥礪尚厲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  
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  
合志同方譬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閒流  
言不信義同則進不同則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夫温良  
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遷接  
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  
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  
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墮獲於貧賤不充  
拙於富貴不潤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人  
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哀公既聞此言也言加信  
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為獻矣與小

正氣堂



致思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續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獲地千里塞旗執微惟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泜濇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抵刃交兵賜著編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維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二子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對曰回聞之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教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源藪室家無離曠之恩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喟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焉據己見改正

魯有儉者无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士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說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无瓶陋

孔子家語考次

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夫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悲以饌爲辱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從說苑改正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帶也思欲棄之不如獻之君子於是夫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門人曰夫人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說苑正

季羔 人之足衛有蒯賸之亂季羔走郭

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隱曰於此有室季羔入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也而逃我者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昔君子治臣也令先人後臣彼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慨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子從說苑改正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鐘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



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矣從說苑改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

母以太姁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開天為臣其

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

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或矣春秋致其時而萬

物皆生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

之其誠至矣從說苑改正

曾子曰入其國言信於群臣則留可也行忠於大夫

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可謂

善安身矣從說苑改正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苦也人

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見孔

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

之而民多遺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

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告於

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

見己之德也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從說苑改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

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

是無能也齊踐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櫬

車無慙心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如是乎孔子曰管仲

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聞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

也家踐於齊而無憂色是知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

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

糾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

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從

從大訓改正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哀

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驅而前見有人焉擁鎌帶索

而哭孔子下車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此

非喪之所哭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

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

補天下後遺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

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

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

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卒投水而死孔子

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歸養親者十有三

從說苑外傳改正

孔子謂伯魚曰鯉子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



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

從說苑 改正

孔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行池水潦注焉蓬蒿生焉從上觀之孰知其源乎

此典上章原是一篇從說苑分作二章從說苑改正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

累網而坐列鼎而食顧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括魚銜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急若過隙焉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矣

從荀子 改正

孔子之知遣程子於途顏蓋而語終日有閒顏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顏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子有美一人清揚

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而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從說苑外傳改正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

孔子家語考次

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鼈鼈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鼈鼈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乎丈夫不以措

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之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之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吾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試

從說苑 改正

之水猶可以忠信履而况於人乎孔子將行兩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

能久也

從說苑 改正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適問群臣莫之能識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能

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以是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者之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言死者之



無知也恐不孝之子孫棄其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死者有死與無知徐自知之非今之急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如以鷹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

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從說苑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

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

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後魯其不復贖人於諸

侯矣從說苑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

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

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受而恕可以容眾溫而斷

從說苑

辨物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而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以缶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

夔網蝮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糞羊也從說苑

吳伐越陳會稽得骨轉車使使問於孔子曰敢問骨何者為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

殺而戮之其骨節轉車此為大矣使者曰敢問誰守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

守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蒼姓在

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之大

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惟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從說苑

孔子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罍長

尺有咫惠公使人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

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

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罍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才職貢使無忘服

一第〇二一 丹黃參日年全書第 〇 反文月



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夫君試求之故濟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饋如之

女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擊之立也鳳凰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顛項以來不能紀遠刁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郊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見左傳

邦隱公朝於魯于貢觀焉郊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子取之朝祀喪戎於是子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也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乎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今桓僖之親盡矣而功德又不足以存其廟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

孔子家語考次

之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從說苑

陽貨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子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也夫陽貨親害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矣趙簡子好利而多欲必漏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蚤何也孔子對曰立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見左傳哀公十二年

吳王夫差將以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結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卒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稟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而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



以實獲因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數而不可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見左傳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鈕商來新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也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正義

楚聘 原在在石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也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乃相與發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絃歌不衰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莫適至於此子路溫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第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爾諸夫子曰高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汝以仁者為必信耶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乎汝以智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報耶關龍逢不見刑乎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才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於幽林不以無人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以俟其時而已矣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

正義



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  
 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  
 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  
 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據乙見并從  
 揚本荀子改  
 正於是使子貢至楚三句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  
 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馬頰曰仲由炊之於堞屋  
 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頰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  
 不說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庶士窮改節乎孔  
 子曰改節即何取於仁庶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  
 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餽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  
 矣雖女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女止吾將問  
 之召頰回曰疇昔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  
 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  
 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  
 之頰回出孔子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日也二  
 三子由此乃服之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餓病孔子結歌  
 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  
 吾遇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懽也其誰

孔子家語考次

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戚而舞三終  
 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懼見曰夫子之修  
 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日舜桓霸心生於苦  
 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  
 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與明日  
 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  
 可忘矣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  
 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  
 聞之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  
 夏臺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殺齊桓公困於長勺  
 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爇  
 爇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也易曰困乎貞大人  
 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信也陳蔡之間吾與  
 二三子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此章從行聖  
 公所贈本內  
 增入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  
 行也其未得之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  
 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之患弗得  
 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若  
 說先



曾子衣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疑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至其節也從說苑改正

正氣堂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其為人也溫良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達而不詘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

正氣堂



五帝德 原名五行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敢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政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也故其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焉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也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也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得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也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

正義書

少

正

正義書

飲用昏戎事祭驪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飲用日中戎事祭輪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飲用日出戎事祭駟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不同也康子曰唐虞二帝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策食於社而棄鳥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屈節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大而不犯於義從揚慈湖本改正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何為莫出于路一往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于貢曰今夫子欲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欲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使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故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

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專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子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子也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子按兵無伐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能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為王患之且夫故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常與越戰樓之會稽今越王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于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



而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  
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  
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  
之而小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  
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  
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  
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先人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  
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  
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解臣不  
堪國家故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天臣內變太家  
亟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臣也今王誠發  
士卒佐之以復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體其  
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  
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  
制其敵滅吳必矣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  
劍一良弓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  
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  
罪於吳軍敗身辱棟於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  
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  
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領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

正義  
卷之五

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與六  
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  
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赴賊臣種奉先人  
藏器甲二十領屈處之牙步光之劍以賀軍夫吳王大  
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  
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  
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  
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  
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  
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  
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休兵修卒以待之  
晉君許諾于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戰於艾陵大破  
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  
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破吳師越王因之涉  
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  
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  
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世存魯亂齊破吳強  
晉而霸越于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矜願若強晉以敵吳使吳  
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正義  
卷之五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行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  
 宓子令二史書方書報其尉書不善則怒之二史解  
 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掣臣尉書惡而又怒臣  
 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  
 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治國父將以自試也意者  
 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肯寡人亂  
 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遽發使告宓子曰自今以  
 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之宓子  
 躬敦厚明親親尚舊敬施至仁懇誠忠信百姓化之齊  
 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魯已熟矣今寇至不  
 及自救請出民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  
 請而宓子不聽能而齊寇遠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  
 宓子宓子蹶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  
 是使民樂有寇也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  
 之不加弱若使民有樂寇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也季  
 孫聞之而愧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觀政焉巫馬期入  
 單父界見漁者得魚報舍之巫馬期問曰凡漁者為得  
 魚也何以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吾大夫愛之  
 其小者名為鮒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報舍之巫  
 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聞行若有嚴

正氣堂

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  
 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從揚意湖本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郭原壤登木  
 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  
 卷然夫子為帶問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  
 夫子曰吾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  
 也此篇見檀弓  
從檀弓改正

正氣堂



本始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  
 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  
 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魯三叔作難周公相  
 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乃得乃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  
 之命申之與國於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故封之  
 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說微仲生宋  
 公指曹子雖遷壽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  
 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穆乃  
 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  
 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  
 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  
 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日孔父者生時所賜  
 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子  
 罕夷罕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  
 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妻生孟皮一字伯  
 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微  
 在顏父問三女曰取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  
 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  
 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微在進曰從父

正氣書

孔子家語考次

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前能矣遂以妻之微在既往廟  
 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  
 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  
 至十九娶於宋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  
 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  
 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曰吾  
 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觀子之形久矣而求之之寶貴也  
 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渤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  
 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遠退而謂  
 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帝父何以來世有德  
 兼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殿宗以下  
 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  
 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詩述書  
 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  
 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求修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  
 欲垂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所啓於吾之言夫物  
 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與者  
 也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能  
 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

正氣書



乳而治之滿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

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道過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果  
木其壞乎詰人其委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  
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顛則吾將安仗藉人其  
委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難而言曰  
賜女來何遲也子賜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  
於東階之上則楹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  
交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楹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  
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遠將死也遂寢病七日  
而終時年七十三矣

見檀弓敘前後各  
自為章今如舊分

正氣書

哀公諒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堯堯余在汝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政  
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僭失志為昏失  
所為僭生不能用死而諒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  
失之矣 見檀弓  
既卒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  
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  
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有經子夏  
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夫子喪朋友居  
則經出則否食所尊經而出可也 見檀弓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墓馬舍以疏米三貝漿水十有

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

桐棺四寸拍柳五寸飾腐罌設披周也設崇殿也綢

練設旒夏也兼用三玉禮所以尊且備古也 見檀弓

墓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焉偃斧之形

高四尺樹松柏焉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觀

弓

既墓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

之墓聖人非聖人墓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

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

正氣

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 見

弓

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虛於墓六年自後

羣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

孔里焉 見檀弓

七十二弟子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

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以德著名

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夫子稱

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焉屬魯犬

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

正氣

宰我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

子每誦其辯家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駟以造原憲憲

居蒿蘆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敝衣冠并

日蔬食行無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

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

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

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

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



為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升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

藝以政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

仕衛為大夫過蒯賈與其子執爭國子路遂死無難孔

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吉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

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

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其義

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

迂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

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

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語國

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容貌資

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

人友之而不敬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

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後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

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違親而為人後

參復母過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藿不熟因

出之人曰非之出也參曰梨蒸小物耳吾後使熟而不

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

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己及吉甫以後妻故伯

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漆室戒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

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高

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為名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週

六尺狀貌其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

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有才

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強識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六歲束帶立朝閑賓

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

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

隱於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鞅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請不廢世濁不汚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皙哀齊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數責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敬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顏淵顏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任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

公良儒陳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十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騫為僕衛靈公與夫人男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為

次游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子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纒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嘗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宋魯友聞宋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邱一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孔子家語考次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幾年相比

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送侍左右孟武伯見孔

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事豈能識於禮哉孔子

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蒧字子楷

公祖茲字子之

康潔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蒧字子尚

獲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石處字聖之

懸東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南澤字子秀

正氣堂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祺

顏會字子聲

原枕字子藉

公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叔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來

勾井彊

步叔孫字子明

却選字子飲

施之常

申績字子周

樂欣字子聲

顏子僕字子叔

孔弗字子楚

漆雕侈字子欽

懸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裘

右夫子七十五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正氣堂



弟子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如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知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莫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馬賜有遠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索禮行不貳過繩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舟旌之行也孔子論其才曰有土之君子也有政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怨惟以仁其身

正義堂

武哉文不勝質

恭老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丹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知則惠惠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焉恭以王天下其稱曰聖為國名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為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薄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尊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

正義堂



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  
佑其下是濬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  
之夫也中之矣

先戒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懼之行也孔子  
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  
懼也得之矣

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  
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自見孔子  
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  
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

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怨

人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解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親  
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  
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  
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  
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君文子言道魯見孔子曰衛  
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一而三焉賜也辭不  
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  
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焉知人矣  
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親也孔子曰然吾

亦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知  
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

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忿不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景天  
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  
道蓋趙文子之行也

其事君也不敢受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  
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  
也

其高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汲其世國家  
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  
也

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  
仁蓋蘧伯玉之行也

孝恭慈仁允德國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履蓋柳下惠之  
行也

其言曰君雖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  
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衛命蓋晏  
平仲之行也

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則無道處賤不悶貧  
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



易行以俟命居下而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  
觀其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  
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盡盡於此而已乎  
孔子曰何為其然亦舉耳目所及而已矣昔昔晉平公  
問祁奚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  
不知公曰吾聞子少乎其所今子將之何也祁奚對曰  
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也悉  
善而謙其端其為與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為容  
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  
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任政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  
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正氣堂  
和書

山陰劉宗周遺稿四冊祁大富山藏本壬辰暮春流散  
歸于金齋芝叟城小燕書





# 家語證偽

〔清〕范家相撰

據浙江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五年徐  
氏刻鑄學齋叢書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六七毫米寬二四四毫米



序

僕既改官比部踰年乃得會稽范蕪洲先生而友之相與  
研晰義理上下古今因得其平居著述知先生不啻以  
之耳目人之目亦不自耳其耳目其書者以讀書自  
得參互考證破千古之疑存聖學之真即其家語證偽一  
書可簡校也蓋自漢儒竄經唐宋輩出踏駁不純所在多  
是蕪洲既一一各有論著而於是書尤鈎撻不遺餘力彙  
羣書以發王氏之底蘊擷其舛互者幾何篇犁其點黠者  
幾何字以漢學折漢儒即以今家語存古家語而學人耳  
目為之一新於戲六經如海藏於龍出沒與大氣為混茫  
而珠貝沙礫滄雜礪泮河伯為之震蕩何况凡庸願先生

證偽序

悉出其全書使天下爽然一淘汰而澄清之此編固先生  
小試疏濬排決之功也僕雖老猶與學者朝夕跂而望之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月清明後一日吉水羅暹春拜手

家語證偽卷第一

會稽范家相著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  
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史作  
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  
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  
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  
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  
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  
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孔子為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俱見史記  
史無事實其定公問溝昭公之墓見左傳無謂季桓  
子語

證偽一

顧氏絳曰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  
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有五大夫  
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  
以其事省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  
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也今夫子為司空者小司空  
也由小司空為小司寇也崔所以知其然者孟叔季  
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故知為小司寇也按孔



子如代臧氏爲大司寇將置臧氏於何地顧氏之言是也自家語沿史記之誤遂成不刊之典誰其正之考春秋代世卿而執政者三人齊管仲晉陽處父楚孫叔敖三人而夫子代臧氏爲大司寇左傳並無明文如使爲大司寇何以去就如此綽綽乎

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規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

證偽一

二

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自士以兵之至此史記無左傳有以下左傳無景公心忤磨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焚侮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以下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爾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儼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

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以下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此一節合左傳史記刪節成文 會於夾谷一事左氏近於聖人自當以左氏爲正左無奏宮中之樂一段而史記有之史蓋本穀梁而增大其詞者毋論晏子相齊必不作此非禮之戲卽齊之諸臣亦不使景公有此過舉也且景公卽不知禮而令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以正言磨而卻之可也兩君爲好會何至遽加慘刑使手足異處此近於霸術斷非孔子之所爲也

證偽一

三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踰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墜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事本左傳文襲史記後削圍成弗克一節竟云墮三都之城加彊公室數語與春秋經亦相左讀者詳之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



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尙忠信女尙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沈猶氏四事本荀子新序自賣羔豚以下本史記

按左傳公會齊侯於夾谷在定之十年孔子已爲司

寇矣史記作十墮三都在定之十二年十二月則執

政已近三年其化理當不止於荀子新序之所言者

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莫有援

也證偽一也雖刀遺道三日可復子產且然何足爲聖人重乎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

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

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以上史記於是朝政七日而

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

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

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

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

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

取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衰榮眾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說苑文王誅潘止文王說苑周公誅管蔡說苑太公誅華說苑仕管仲誅付乙荀子作付里乙子產誅史何荀子作說苑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上記夫子攝相而喜見史記下記誅少正卯荀子說

苑韓詩外傳皆有之其文襲荀子 顧氏絳曰定公

十二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杜預註曰相會儀

也如願爲小相之相史記乃云孔子爲大司寇是誤

以債相之相爲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

無大司寇也按顧氏謂魯無相名考國語季文子相

宣成仲孫它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論語管仲相

桓公霸諸侯是相之名諸國皆有之但春秋時上卿

執政卽謂之相相者輔佐之謂如仲虺爲成湯相傅

說爰立作相左傳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之

意非如秦之丞相專置一官也杜氏通典謂黃帝六

相堯十六相皆是輔相人主非是專官若攝相之相

明是債相 少正卯一事卽以論語證之可見其非

夫子對季康子患盜曰子爲政焉用殺豈身甫執政

先殺少正卯以立威哉據稱少正卯聞人之僞不過



視其繫帶甚則投之遠方已足蔽辜初無死法乃以是為爰書遽殺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魯君與季氏其何以堪即臣庶亦不服也若其人別有亂政之實何以不為子貢明言之然此非但家語之失也北齊劉晝曰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夫門人非不知孔子之聖也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何以先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云云其言未知何本如所言似子之誅少正卯以其欺世盜名故耳然總非聖人作用

證偽一

木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荀子作請止當依荀子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弗庸以即汝心唯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

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弗踰乎此節荀子韓詩外傳說苑皆有之文襲荀子而稍刪節之不教而殺謂之賊即道德齊禮之意若犯不孝而故赦之以待施其教則聖人之治迂矣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聖人之遇斯獄亦惟矜之而已豈若是哉

證偽一

七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閑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大戴無上三句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政問何謂王者言大戴作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握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願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歟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願因所聞而學焉  
此篇大戴作主言此作王言誤也史繩祖謂王言是而主言非殆未之思  
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



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里大戴雖有國馬不服雖有博

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

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

可以征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攻也則必還師

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

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

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

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

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

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屢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

路而明主節之何財之費乎大戴政之不中以下與此

證偽一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

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

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戴作

果則下廉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正則

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

先立仁於已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而俗樸男慈而

女貞戴作民敦工樸商七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

而不怨戴作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

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也如湯之灌雪焉戴作

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

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

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

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懼三句哀

鯨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

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矣下之

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

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

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此不遠之效也戴舒肘知

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而井

而里接下千步而井為文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而井

三步而堵垆三而矩原註此說里數不可以井言井自

三井而句烈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資裘焉

證偽一

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單

弋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

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

其迹可履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禍遠

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

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

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

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

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

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戴



此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征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還師在席之上

證偽一

此篇與大戴出入處較爲文從字順諦觀則刪改之迹顯然要是漢人僞託無疑者起首言道所以明德德所以尊道分道德爲二是不明道與德也聖門差稱五霸而云不以道治之不可致霸王乃與霸並舉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之而云明王必盡知天下之良士既知其名又知其實雖明目達聰何以致此此豈聖人之言

大婚解第四 小戴有哀公問大禮一段此刪去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 下刪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

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所不爲百姓何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記作父君臣信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多一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而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

證偽一

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王註夫婦以治正言禮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爲政解直言較明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敬歟是故君子無不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歟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枝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



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言  
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此則可謂能敬  
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  
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  
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改記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  
愛人則不能成其身凡四句今改作二句公曰敢問  
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  
過乎合天道也記曰不過乎物一句住以下公再問君  
子何貴天道另爲一節今添出成身不  
過合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如日  
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無爲而成是天道也  
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

證偽一

主

記憲愚冥煩子志  
心之煩字屬上句孔子愀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  
乎物孝子不過乎親記作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  
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  
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此篇有意刪改大小意或篇尤屬顯然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欲以  
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  
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  
言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  
自阼階孔子賓階以上儒行無之蓋本世家冉  
有言於季氏請聘事入之公曰夫

子之服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  
居宋冠章甫之冠三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  
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  
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  
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  
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  
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難  
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  
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  
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  
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

證偽一

主

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  
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  
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畜乎附記一句疑其  
傳刻之漏其  
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好  
樂而不淫劫之以眾而不懼沮之以兵而不攝見利不  
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此二句記分頂上二層  
下有鷲鷲攫搏二句往者不  
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  
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  
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微  
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  
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



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  
圭窻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  
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  
以舊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  
不推諂諂之人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  
也雖危起居竟身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身記作信  
姓一直說下與記意不同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  
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  
和優游以法改記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  
如此者儒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  
厚祿記無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記無

證偽一

古

此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  
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記作上  
默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  
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  
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  
礪廉隅強毅以與人此處改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弗肯  
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  
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剛一同而進不同  
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  
施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  
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

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  
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  
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  
詬疾哀公既得聞斯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  
弗敢以儒為戲矣

儒行一篇先儒謂是戰國豪士高世之節者所為記  
本十七條今少聞善相告一條疑非家語所刪者傳  
寫之漏耳舊本俱同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記作之言禮何其尊也  
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公曰吾子言焉孔

證偽一

五

子曰丘也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  
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  
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昏姻親族記無疏數之  
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  
所不能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  
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  
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  
疎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讌以下增改說文當即安其  
居以綏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彫璣器不刻鏤  
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  
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



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  
其政以忤其眾以伐其道記止午其罪以求其當欲不  
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多二夫昔之用民者由前  
今之用民者由後是以君子莫能為禮也

此截取小戴哀公問首段稍加刪改移作問禮之首  
下以禮運補湊所以就問禮篇名也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曰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

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王注得天地

記本作坤乾謂歸藏也當從記陰陽之書按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  
初也始於飲食以下雜改記太古之時燔黍擘豚污尊

證偽一

未

杯飲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  
復然後飯腥苴熟形體則降魂氣則是謂天望而地  
藏也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  
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  
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  
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宮室戶牖以炮以  
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  
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醴醖在戶黍稷在堂澄酒在  
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  
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  
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毛血

腥其俎熟其殺越席以坐疏布以霏衣其浣帛醴醖以  
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烹  
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鋼羹祝以孝告報以慈  
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以上因言偃極言禮之問故截之以合哀公問大禮  
之下不知上半是禮之冒無所不該下半言禮始飲  
食因及祭祀是禮之一節上下不相蒙其刪增竄尤  
不合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  
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

證偽一

七

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履紳  
帶搢笏者皆賢人也

此篇大戴與荀子皆有之文襲荀子大戴作哀公問  
五義

孔子曰不必然也且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多二句戴夫

端衣玄裳冕而乘軒則志不在於食煮斬衰菅屨杖而  
啜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

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  
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

五者則治道畢矣二句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  
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詘格之



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關大而不知  
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庸人也論庸人與戴公  
苟意同語異  
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  
二句戴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  
苟無

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  
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  
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於形骸戴荀作性  
命朋膚富貴不足

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  
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荀作不德戴作躬  
行忠信其心不二

當從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油然若將可越而不可及者  
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

證偽一

末

戴荀無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

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戴荀無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

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

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

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

知其德觀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此段與戴荀語意  
俱異未知何本當

取戴荀二  
本參藏之

大戴哀公問五義止此有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數語今刪去 此篇戴記不如荀子家語所以取荀

也

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此家語所  
增以聯貫

上下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哀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未嘗知勞未嘗知危恐不足以  
行五儀之教若何此句亦家語增出  
以聯合上下者孔子對曰如君之

言已知之矣則臣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  
啟其心吾子言焉以上荀  
亦稍異孔子曰君子入廟而右登自

阼階仰視榑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君以  
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明視朝慮

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

其威儀荀無此  
二句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緘然長思出  
於國門周章遠望觀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

證偽一

九

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荀止  
此君既明此

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自寡人生於深宮之內至危可知矣荀子本另為一

節家語聯之為一上加重寡人恐不足行五儀之教一

句下加重君既明此五者四句讀者取荀子觀之則聯

合補湊之迹自明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

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

啍誕也荀子無取健無取  
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

後求良焉士必怒而後求智能不怒而多能譬之豺狼



不可適

此本荀子哀公問刪去後一段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與此少異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無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仇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右本說苑指武篇其文少有改變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

證偽

三

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懔懔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善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右本說苑君道篇 按說苑多載孔門言行亦未必盡出於古家語者如盡出於家語則孔安國之所撰集者亦不足傳信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惟人也說苑無問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

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說苑無問昔

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之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至者也其先世殷王大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大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已逆天時得福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警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

證偽

三

明王達此說苑無問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以上添出

右本說苑敬慎篇添出哀公一問大戊說苑作武丁按書序伊陟朝大戊亳有祥桑其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父史記亦作大戊此說苑之誤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說苑無問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其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以少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



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右一節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其文略同結皆引詩  
無後智士仁人一段

家語證偽一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彙本

證偽

三

家語證偽卷第二

會稽范家相著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  
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句與說苑外傳異二  
當是改以就篇名者

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願得白羽若月赤  
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

一隊而敵之必也據地千里奉旂執鉞唯由能之使二  
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

戰於澠澠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  
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

證偽二

十

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辨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  
回來汝奚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

之矣回何云焉雖然各言爾志也六句與對曰回聞薰  
說苑異對曰回聞薰

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  
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二句說  
苑無使民

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  
室家無離曠之思二句說  
苑無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

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  
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

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以上說  
苑異

此節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文與說苑略同直以子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路爲賁育子貢爲儀秦其矜張自伐互相揶揄於聖人詩書禮樂之澤掃地矣尙可取以入家語哉

魯有儉嗇者瓦鬲煑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士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瓦甌陋器也煑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本說苑反質篇 瓦甌煑食聖人固不嫌其陋與薄但以此思規則受人之厚饋又當何如乎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鮒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本說苑貴德篇 聖人之祭何等鄭重乃以欲棄糞壤之物受之以進祖考何以爲聖人不經尤甚

季羔爲衛之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迫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

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本韓非子及說苑至公篇 死生大事追者迫矣竇不可僇踰缺何害於權恐子羔不若是迂也文選註衛蒯瞶亂子羔滅鬚鬚衣婦人衣逃出口父子爭國吾何爲其間乎則更不經矣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三之道殆將廢矣

本說苑雜言 感二子之貺財而曰道必有時有勢而後行且重則夫子之視道不亦輕乎

孔子曰王者有似於春秋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姬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說苑下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本說苑君道篇上有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



似正月三句故下文接言文武周公之事家語以其  
不經削之改作王者似春秋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則留可也行忠於卿大  
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可  
謂善安身矣

本說苑談叢無孔子曰以下其以善安身稱曾子非  
聖人所以教人也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  
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  
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  
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

證偽二

四

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  
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女以民為餓也何不告於君  
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女明君之無惠而  
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

本說苑臣術篇告君發廩言固正大然仲氏不過季  
氏私臣小惠之行安必獲罪且既已與魯亦何可違  
止之乎至子路聞命忿然吐辭不遜尤屬妄言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  
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子糾而不能是不  
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  
慚心是無恥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是不忠也說苑作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

仲說襄公公不受公之聞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

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

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

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

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本說苑善說篇其文小異蓋因論語敷衍成文者然

殊失論語本旨言多背道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

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說苑無驅而前少進

見有異人焉擁鑣帶索哭者不衰孔子下車追而問曰

證偽二

五

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

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說苑無

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

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

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生平厚交而今皆離絕

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

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

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

十有三說苑十

本說苑敬慎篇韓詩外傳載此其文少異丘吾子作

臯魚



孔子謂伯魚曰說苑不作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  
倦者其唯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  
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  
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說苑曰可以聞四方  
學乎引詩自爲一章其下君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  
子不可以不學月爲一章不可不節說苑不節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則  
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節也近而愈明者學也  
譬之汚池水潔注焉桂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  
乎

合說苑建本篇合二章爲一章按下章以飾容爲說  
只是一意不當聯合亦見大戴勸學篇

證偽二

六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  
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  
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  
鍾累紉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  
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說苑下  
欲長霜露不使賢者雖欲養二親孔子曰由也事親可  
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此三句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本說苑建本篇外傳亦有枯魚銜索四句不作子路  
語南遊於楚以下別作曾子之言當從說苑改正  
子路無遊楚事他書皆無考外傳作曾子亦不足據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願謂子

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  
閒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閒又願謂子路子  
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  
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

本說苑尊賢篇韓詩外傳載此略同程子作程本子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說苑作呂梁莊子同有懸水三  
十仞說苑四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不能導鼃鼃不能  
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崖止之曰此懸水  
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鼃鼃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  
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  
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  
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  
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  
水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况於人乎

證偽三

七

右莊子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文襲說苑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  
人也甚恡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  
久也

亦本說苑雜言 子夏恡財斷不恡一雨蓋聖人推  
長違短斷不在此小事鄙誕至此極矣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



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二句說苑無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剖而食之甘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右說苑辨物篇合萍實商羊為一今分為二文多增出童謠何以獨聞於夫子萍實何以為霸者之徵且夫子何以不告於聘問之始而必待再問皆不足信此亦當入辨物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

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不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本說苑辨物篇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懷懷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是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

本說苑政理篇朽索馭六馬原本尚書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

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下刪說苑一段

本說苑政理篇亦見呂氏春秋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說苑無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說苑作夫子語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說苑恭而潔可以觀上無上四句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說苑無此二句

本說苑政理篇 致思凡二十節悉本說苑讀者但取原本校之其抄撮一一如見矣

三恕第九

證偽十一

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荀作聽令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本荀子法行篇荀子貢之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本荀子法行篇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



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辨且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三勿爲後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拂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右未知所本伯常騫據說苑是齊景之臣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此蓋爲侑坐之器孔子曰吾聞有坐之

證偽一

十

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重戒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聞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本荀子宥坐篇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其文小異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荀無此句且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

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似善化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此節荀子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文襲荀子而稍爲改竄之 此多以其不息句然下文既有浩浩不可屈盡之喻則此句意重矣當從荀子爲正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較還瞻北堂音蓋荀皆斷焉荀作皆繼也彼將有說耶匠過之也過誤斷絕之也孔子曰太

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文矣尙有說也荀子云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證偽一

十

本荀子宥坐篇其文異處已見小註當從荀子爲正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

本荀子宥坐篇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淵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本荀子子道篇知人愛人夫子告樊遲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荀作哀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忠乎  
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  
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  
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  
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  
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  
矣

本荀子子道篇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  
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荀作放舟同方  
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

證偽二

顏色充盈天下且執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  
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  
行者伐夫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  
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要則仁仁  
且智惡不足哉

本荀子子道篇其文小異當從荀子 韓詩外傳說

苑有此其文不同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  
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被褐懷玉語本老子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餘未

知所本 三怨篇本之荀子者較他書為醇荀所以

獨優於諸子也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  
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  
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如孔子曰舜之為  
君也其政好生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  
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海內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  
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而冠冕是問是以緩  
對

右節取荀子哀公篇作篇首其言舜德以靜虛為本  
蓋者莊之緒言也

證偽二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  
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言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  
不能受其訓

左傳楚子復陳書有禮也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色子張進曰  
師聞卜者得賁吉卦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  
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  
夫質也白宜正白黑宜正黑今得賁非吾兆也說苑無此二句  
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彫說苑下有寶何也質有  
餘不受飾故也

本說苑反質篇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此節取說苑貴德篇論甘棠數語增思其人必愛其樹二句末增道也二字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

說苑貴德篇作持劍無舞劍 舞劍以衛身是劍客之流也其侮賢者甚矣

楚其王出遊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

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右本說苑至公篇呂氏春秋亦載此事孔子聞之其言不同曰去其荆而可矣老子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玩此則知爲老子之徒之託言說苑本之呂氏春秋而家語襲之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取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說苑原文曰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獄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

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然後君子曰當從某子云云家語變其文幾不可解

孔子問漆雕憑曰說苑作漆雕馬人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

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議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本說苑權謀篇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曰公索氏不及一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夫子知其將亡何也曰夫祭者孝子之所以自盡於親也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未之有也

本說苑權謀篇其文小異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閑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矣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敘虞芮質成本毛萇詩傳其下述孔子之言本說苑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



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也

本說苑談叢無孔子問之以下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二句與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荀無此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為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本荀子哀公篇好肆不守折二句難解當從荀子於市竊斷句謂好肆者固不肯守其折耗然長者亦不

證偽一

為此市竊之行王註不通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右未知所本不復辨其真偽亦標識之以俟後之君子考焉要推求其辭意於聖人近遠可默會矣後仿此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孫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二句見說苑談叢餘未知所本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聞之患不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記下有君子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人功倍焉君子恥之

本雜記不作孔子之言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嫠不違門不違之女魯人曰柳下惠則可

證偽二

七

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此者也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本毛萇巷伯詩傳彼上有顏叔子事今削去無期於至善二句肅註毛詩見有孔子語故襲取之也孔疏言毛傳當有此文不知所出非引家語不知家語實竊毛傳也

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害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之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也

小辨害義二句韓詩外傳說苑皆有之大戴記作小



辨破言小言破義關睢興於鳥六句見淮南子泰族訓與小辨害義二句文義殊不相貫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臻

未知所本

幽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纏繆爛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悔之其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至矣初太王都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

證偽二

九

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邠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王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

此因孟子引孔子稱周公知道乃取滕文章語增入於後中加后稷公劉一段末以武庚惡能侮一句作結豈孟子之言皆出於孔子乎 又按此刪改孟文

原本毛萇詩傳

邠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執轡二句乃鄭詩非邠詩也以爲邠詩合竿旄之篇

未解何本竿旄之忠告至矣哉一句係左傳譏鄧析

語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二句見毛萇詩傳蓋本之呂

氏春秋呂氏春秋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文於彼孔子曰非謂

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孔疏謂是家語

文蓋據今本言之也動於近行於遠二句見淮南子

繆稱訓引執轡如組一句蓋雜組成文者 好生篇

凡二十節舊本有孔子讀詩至正月一節今從毛本

入下賢君篇

家語證偽二

證偽二

九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彙本



家語證偽卷第三

會稽范家相著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移釐子之言入敬叔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受厲公史記作有宋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僮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釐於是粥於是餽其口其恭儉也若此史無賊孫紇有言釐子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

證偽三

而好禮其將在矣史作其屬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自孔子將適周以下七句史所無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暨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引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乃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史無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閑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史改文無以惡己爲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

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此本史記而增益之者羅氏璧曰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假孔子譽之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云云司馬遷復增出老子訓誨孔子許多言語作家語者因據以爲証不知莊子駕空寓言抑孔子以尊老子者也後儒不察禮記史記家語出莊子後見問禮老聃一語莫詳自始不知老子清淨無爲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從而有剖斗折衡之說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按羅氏辨孔子無問禮老聃之事韓愈早言之矣曰老子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

證偽三

而不察讀家語者當能辨之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殆所以危亡是未有以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從何本改正此王氏據以辨周公無履天子之位者按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展南面而立天子本指成王註誤以爲周公此漢儒之陋也何必家語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說苑下有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何處其禍將然二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說苑神焯焯不滅說苑焯焯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說苑終爲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說苑或毫末不札說苑青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說苑民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說苑知天蓋也故後之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此多二句

證僞三

王

之說苑作莫能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與之爭者徒內藏我智不示人技說苑不與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說苑無江海雖左長於百川說苑江河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說苑作常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說苑無願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說苑作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本說苑敬慎篇其文小異韓詩外傳亦有之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

可以忘也

見說苑反質篇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記作說之禮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記作受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說苑作吾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也記作此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記作三就講大成

證僞三

四

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記作不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記曰以御於天子以申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記作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記無此曰有土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焉然後稱怒焉記作然後怒匹夫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記無此



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記都其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記都其材任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厲記都其材任荷天之龍不難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

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記作好學省物而不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

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記無此句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

齋莊而能肅記無此句志通而好禮債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記作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

證偽三

五

以擯辭是謂難焉眾人聞之以為成也記作主人孔子

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達記謂門人曰二子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

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先王記作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記曰不學其貌其言於人也

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記作浩浩是以前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

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以此稱之

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伐記曰不侮可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

仁為大學之深記下有屬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記曰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記作是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記作則豫當是而行如是一偃也得之矣

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

證偽主

木

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記作異姓

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記作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

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蟄不殺則順人道

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睹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

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記作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記曰亦

也君



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

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一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

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

辭狀告孔子子問而笑曰賜汝次為知人矣記曰女偉

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親也孔子曰然吾

亦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記無豈思之所不

至知之所未及哉記無豈字哉字子貢曰賜願得聞之

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忿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此下

記無一段此移在下

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記無

善而教不道記無蓋趙文子之行也

證偽三

七

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

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

也

其為人之淵源記作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

記不內足以沒世記作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記作

蓋銅鞮伯華之行也

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

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記曰以善存亡汲

孝恭慈仁記作允德圖義記作約貨去怨輕財不賈

記無此句蓋柳下惠之行也

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

君擇臣而使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衛命

蓋晏平仲之行也

蹈忠而行信記作終日言不在尤之內記下有在

國無道處賤不闕貧而能樂記無蓋老萊子

之行也

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親觀於四方也不怨

其親不盡其樂記曰苟思其親以不能則學不為已終

身之憂記曰已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

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

何為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記無昔晉平公問

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

不知公曰吾聞汝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記作女

之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

為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與尉也記作公信而好直

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

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

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此段記在

下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記無

此篇與大戴出入處較為明淨然大戴自是古本子

貢所述諸賢與論語初不符合夫子所論諸賢與左

傳亦不盡同要之出於漢儒之記述不足信也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臣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閭門之內無別說有姑姊妹三字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說苑作堂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說苑無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說苑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靈公尊而賢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說苑無下無不濟也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句無下二句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說苑作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證偽三

九

見說苑尊賢篇其文大同小異 衛多君子夫子取其無道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說苑換說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見說苑臣術篇其文略同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猶未甚者也甚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說苑作不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淫於樂沈湎於酒與說苑 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見說苑敬慎篇後半不同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說苑作免於罪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與之 信則人任之任說苑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哉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證偽三

十

見說苑敬慎篇 聖人之訓人各隨其高下以顏子而告之僅如此乎

孔子讀詩詩未有言讀詩者當從說苑作論詩至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不達當從說苑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遠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說苑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妄說苑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改說苑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說苑無

見說苑敬慎篇 舊本此節在好生篇內今從毛氏



本入此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說苑作治孔子

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

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見

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

已賤而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

欲無亡豈可得乎

見說苑尊賢篇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而無死則天下

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

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能下人有此三者

以定天下何難乎哉說苑無此二句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

勇則可也說苑改說苑文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

吾聞以眾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

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此句出

見百七十人說苑下士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

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說苑曰夫有道而能下

與此

此亦見說苑尊賢篇

齊景公來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

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理財此因辨政章對景公又問

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

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

不偷註偷宜首拔五投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

以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見說苑尊賢篇以王許秦穆後世之見也仲尼之

門差稱五霸况夫子乎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

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說苑無此句薄賦斂

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說苑無事則遠公

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說苑若則民壽孔子

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本說苑政理篇大槩從哀公問有若之言脫出其

改說苑處於理較足然聖人因時補救正不必言盡

該括也仍依原本爲長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說苑之於

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

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

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亦見說苑政理篇

孔子見宋君說苑作梁君時梁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

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說苑作吾欲使士竭

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

理爲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說苑下有萬問曰



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問者  
盡可得也臣聞之鄰國相親說苑作兩則長有國君惠  
臣忠則列都得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  
之祿說苑作益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  
貴德則聖人自來崇道句說苑作善任能黜否說苑作  
能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以下說寡人不  
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亦見說苑政理篇

賢君十一節無一本說苑豈劉子政之襲家語耶  
昔蔡中郎得王義烏論衡以為枕中之秘說苑即子  
雍之論衡也後人何以不搜其根柢乎

證偽三

三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  
於節財說苑作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論臣葉  
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說苑葉公問  
之景公又次之三者之問一也說苑三君問而夫子應  
之不同然則政有異端乎說苑無孔子曰各因其事也  
此句無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伎樂不懈  
於時說苑五官之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  
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  
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  
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

以為政殊矣說苑此三詩曰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  
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唯王之印此  
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又曰亂離莫矣奚其適歸此  
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見說苑政理篇但移易問答之次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諫二曰諫諫三  
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  
諫也

說苑正諫篇云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  
諫四曰諷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孔  
子之言止一句以上皆記事之文今俱作夫子之言

證偽三

三

夫上文既曰度主而行之矣何以止從諷諫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  
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歟  
此本說苑權謀篇而改變其詞王氏註云此說背義  
失道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  
文子無禮賢之事又云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  
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  
異日吾好琴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  
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  
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孔子聞之曰  
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



道不可遺也以上即說苑原文按王氏以上說得道意下不

以言禮賢之事蓋禮賢斯得道矣故曰與上不相次

配不知禮賢特其一節之可取與上未嘗不相次配

但文子禮賢事實殊不可考耳至其襲說苑文故為

改竄仍以說苑作註不可不備錄原文於下韓非說

此事蓋夫未嘗為文子所殺乃竊其

後車二乘而獻之於君其言似有據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說苑下有王怒之令尹子

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

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

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

人臣而忠其君者爵錄不足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

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

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

之可也說苑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子西曰禁後世易

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

遊於父祖之墓以為懼樂也說苑願大王山陵崩於

之樂而遊於父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說苑曰曰至哉

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千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本說苑正諫篇其節刪原文較簡淨可誦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與子產晏子可為至矣敢問

二大夫之所自為夫子之所以與之孔子曰夫子產於

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於行為恭敏

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孔子與子產晏子同以兄事之本之孔叢殆不足信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

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

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腳振訊兩眉說苑無而跳且謠

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說苑作今齊獲之其應至矣急

告民趨治溝渠修堤防說苑無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

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

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見說苑辨物篇 說見致思篇內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

說苑無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

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

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

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

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說苑作中人附

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

而稟度焉四字說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

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說苑清微其身

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

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說苑有所治者大其與堯

見說苑政理篇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力之說苑  
慎奉天子之時說苑無辱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  
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說苑君子果孔子曰汝  
未之詳也說苑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  
是謂之伐說苑以不肖伐賢是謂之奪說苑緩令急誅是謂之  
暴取善自予是謂之盜說苑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  
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  
怨之所由也治官說苑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  
守不可改說苑也說苑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  
小人內不相訓說苑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說苑是  
也說苑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說苑故  
君子無所不慎焉說苑

見說苑政理篇以賢代賢二句當從說苑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  
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  
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  
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外傳  
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外傳此其恭  
敬以信故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外傳樹木甚  
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外傳  
甚入其庭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  
外傳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矣

見韓詩外傳 溝洫深治明因治溝備水一事增入  
家語證偽三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彙本

證偽三

末



家語證偽卷第四

會稽范家相著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為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  
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  
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生財有  
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說苑作親戚不悅  
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  
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本說苑建本篇原有天之所生一大段刪去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

證偽四

武以諂諂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說苑無湯桀君無爭

臣說苑俱以諂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

者未之有也說苑其亡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

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說苑有夫婦是以

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

無絕也

本說苑正諫篇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說苑無請置廩丘之邑以為養

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

言於齊君說苑今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

甚矣於是遂行

本說苑立節篇夫子之去景公以老不能用之言也  
當從論語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以上而

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

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

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

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立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

輿馬奢侈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

為然此句贅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

曰蓋以文武故也說苑止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廟無乃

殄乎故當殃其廟以章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

證偽四

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本說苑權謀篇 此因左傳所載而加其詞以文飾

之者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

而樂作而曰先生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

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

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

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

情而俱曰君子說苑無賜也惑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

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

子不亦可乎



本說苑修文篇 檀弓作子夏子張此作子夏閔子以理推之師商之過與不及正相反哀之忘與不忘當屬子張子夏為是且檀弓無夫子斷語尤長此節亦見毛萇庶見素冠詩傳王肅習毛詩殆本之毛傳者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說苑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鼓之音據本正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至誠感之通於金石而况人乎

本說苑修文篇 校原文少喜而擊之則樂一句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

證偽四

三

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二句說苑無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則易得孔子顧謂弟子曰以下說苑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三句說苑無而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隨而有危亡之敗也四句說苑無

本說苑敬慎篇其詞雖不害於道但決非聖人之言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二句說苑異說苑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焉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二句說苑無

天之道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以上意同語異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說苑無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以下語與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狂與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本說苑敬慎篇而少異其文 言持滿之道忽入堯桀是寬皮語也下忽接在與下三人數語更無倫次

證偽四

四

疑有脫漏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媾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說苑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媿說苑作蒼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二句說苑無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說苑不愼其初

見說苑建木篇引東夷蒼梧二事似戰國策士語義亦甚淺聖人斷無此游戲之言

晉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說苑作



曾子仆地而不知人說苑無久之有頃乃蘇說苑無欣

然說苑作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

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說苑作援琴而歌欲令

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說苑知孔子聞之而怒說苑無

告門人曰參來弗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

子曰汝不聞乎昔曾叟有子曰舜舜事父也欲使之未

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極則待過大杖則逃

走故曾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二句今

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說苑作而不避既身死說苑

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

天下之民其罪奚若以下說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

告孔子而謝過

見說苑建本篇 以曾皙之賢斷無因子誤斬瓜根

而遽生暴怒杖擊致仆之理是直田舍翁之所為耳

至云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近於迂談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說苑作介孔子聞之使

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說苑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

二句說 其堂上有五老焉說苑有二十五老人下文

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說苑有二十五孔子曰合兩

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說苑有智於

見說苑尊賢篇 荆公子者何人耶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

且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且曰子路之

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且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

曰師之莊賢於且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

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

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

有以易吾弗與也以下說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見列子亦見說苑雜言 淮南子無子張 回能信

而不能反豈顏子之身分且曰有以易吾而弗與也

其言近於於矣列子作回之仁賢於且賜之辨賢於

且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說苑行乎廊之野說苑無

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

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

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

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此句說不免

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

者士之終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

也說苑無

見說苑雜言亦見新序莊子載此其文不同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說苑作弱於受

諫恍於待祿慎於治身治身說苑史籀有君子之道三

也



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  
參昔者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  
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  
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  
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身  
不及二子者也說苑無末句

見說苑雜言說苑分爲三章回一史難二會子三此并爲一於  
曾子曰添出侍字其末句添不及二子句以聯合上  
二章其曰不及二子云云於夫子之三言似不相蒙  
二子王註謂顏回史鮪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  
也說苑無問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已者  
說苑以上爲一說苑無章下另起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  
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說苑無上二句故曰與善  
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  
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  
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  
者焉

亦見說苑雜言說苑分爲二此并爲一今按不知其  
子一章與上論商賜難以合并當從說苑爲是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  
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

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說苑無噉之則易之匹  
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說苑無此句願子詳其所  
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說苑居必擇處遊必擇君  
擇土無仕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嗜  
必擇君三句說苑異下孔子問之曰晏子之  
欲移性可不慎乎皆王氏添入孔子問之曰晏子之  
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虵斬足而  
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眾依賢以下說苑另爲一章

亦見說苑雜言說苑分爲二此并爲一以士必擇方  
聯合依賢依富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說苑無作與以富貴而愛人  
說苑作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眾譽之

證偽四

說苑警可謂知時矣以上說苑自爲一章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  
作嚮是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  
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以上另爲一章

亦見說苑雜言并二章爲一章以富而富人另是  
一義分爲二章是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  
度則逸縱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  
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  
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  
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源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  
人所由之令也



亦見說苑雜言并二章為一 鞭朴之子以下六句  
說苑另為一章所以戒疾之難行也與戒奢戒縱其  
義迥判王氏乃移此數語裝入中間失之矣今備錄  
原文於下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  
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  
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原也故夫  
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歌不可不聽也以上為孔子曰  
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  
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以上為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問說苑知而好  
謀必成以愚者反之說苑以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另為一章

證偽四

九

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會  
鷲而鼓之以上為夫處重擅權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  
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亦見說苑雜言并二章為一 此改勇而好同為好  
問割非人弗告一節裝入中間今備錄原文於下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  
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權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  
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  
則必辱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  
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鷲  
而鼓之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  
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說苑  
非民二句  
整一作開

見說苑雜言

齊高庭說苑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衣穰而提  
贊說苑提執精氣以聞事君子之道事君子則  
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施仁說苑見君子則  
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効其行說苑  
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効禮不修則對門  
不汝通矣以上說苑夫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  
遺已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

證偽四

十

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以上為  
亦見說苑雜言并二章為一其文不甚改竄 終日  
言一章非對高庭語亦當從說苑改正  
辨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  
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六字國得一狗何也孔子曰  
之所聞羊也且聞之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  
土之怪墳羊也  
本國語  
吳伐越隙會稽獲巨骨國語無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  
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



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國語無孔子曰臣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山川之祀者為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何守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嶠山者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日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僂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本國語而稍易其虛字當取國語參觀之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國語無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只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只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鑑焉故名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之

證偽四

主

本國語

鄉子朝魯魯人問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

也故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節左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鄉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本左傳而刪節之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觀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左無據春秋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賜多言此句當依左氏原文添入

證偽四

主

本左傳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此句說無今桓僖之親盡矣而功德又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字無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說無此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事見左傳文襲說苑 左氏載夫子言止一句此多出六句前後裝敘與對景公言釐王廟災略同明是添出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左傳止趙氏世有亂一句前後問答俱添出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蠡

證偽四

主

何也孔子對曰巨闕之火伏而後蠶者畢今火有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闕也

事見左傳其文增出

吳王夫差將與袁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左傳將囚景伯是尙未囚也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

實然韜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吏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前半刪節左傳成文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左無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映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左傳公穀皆有之其文不同 春秋西狩獲麟此云

證偽四

主

子鉏商採薪獲之則非狩矣不可從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多一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

有待化以成一句則蒲盧當如王註作螺贏解矣沈存中筆談據之

故爲政在於得人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多以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下之達道有五多有其所以行之者三多其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少之五者天下之達道少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少強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少強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

成功一也以下朱子以下文接子曰字疑家語或有所本但篇內文異處甚多朱子皆不從之則非以家語為可信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此句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三句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重庶民也重字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夫字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重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多問

此問添出無謂

孔子曰齊絜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利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爵其重其祿同其

好惡所以篤親親也篤字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註曰忠信者與之時使薄斂所以子勸百姓也日省月考試餼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凡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其字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疾疾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於乎親不信於友矣順於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於乎善不誠於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誠者而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聖人誠之者擇而固執之者也以下刪去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費用命民既孝於親祭義曰孝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右一章全鈔中庸而稍改其字句中後增入哀公問刪去末段以祭義補入 按力行近知以下禮記有

子曰字本另為一章記者因其與上言知仁勇相發



明故次之於下朱子從家語并爲一章以其或有所本也但其刪去末段以祭義補湊豈可從耶

宰我問於孔子多一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

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此句氣者神之盛也以下

與神享之教之至也四句骨肉弊於下化爲野土其氣

揚於上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

神以爲民之則刪首則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

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此句以別親疎達教民反古

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焉教以

一端此句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刪

句所以報氣也刪一薦黍稷修肺肝刪七加以鬱鬯所

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多崇愛教民上下用情禮

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

其情竭力從事以報不敢不自盡也鈔此之謂大

教添此

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

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三字如見親之

所愛祭欲見親之顏色者如見親之所愛其唯文王與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歟文王之祭之

明日有懷二人此句敬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

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

得之矣

得之矣

右一章前後俱出祭義後段祭義不作孔子之言王

氏節而補之刪去宰我問一大段其文斷續不相聯

屬讀者辨之

家語證偽四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彙本

證偽四

末



家語證偽卷第五

會稽范家相著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廐外傳無上五句公聞之越席而作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聞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

證偽五

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二句添出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此句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自公悅以下俱添出右荀子韓詩外傳皆有之文龔外傳按莊子東野畢作東野稷顏回作顏闔魯之賢人也定公作莊公其文大概相同疑莊子先於諸家為是孔子在衛味且晨興顏回侍側說苑有孔子援琴語聞哭者之聲

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見說苑辨物篇其文小異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於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觀遊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以以仁義禮樂此處改原文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證偽五

見說苑辨物篇原文既能成人之下有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五句天道二字上文似無所承故王氏改之但幽明之故游氣之原即天道也當從說苑為正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



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怨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

此節雜取左氏傳託爲顏孔之問答組織成文 置

六關傳作廢六關王註以傳爲非是未知何本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右未知何本徐幹中論引夫子之言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卽下截言也家語蓋誤如云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則是從容中道之聖人矣何以

證僞五

止爲君子之次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忠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右未知所本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未知所本 徐幹中論引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辨

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其言相似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盡慎諸焉論語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若由也不得其

死然此節所本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斯道之美而莫之御莫之爲也何居聞者盍日思也夫

右未知所本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心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古君子於爲善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未知所本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

證僞五

怨仁矣夫

未知所本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未知所本 言人之惡四句是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註語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未知所本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說苑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政士而無教友則失德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返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子路再拜敬受教

見說苑建本篇 子路好勇豈好劍哉直誣罔而已

證偽五

五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說苑可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政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苞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於禮也其禮乎

右見說苑雜言并二章為一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註曰當為極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子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說苑見司寇而屈節也少數矣

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此句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說苑以上弟孔子謂宰予說苑作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見說苑政理并二章為一 設苑政事莫如應之下有古之魯俗一大段節去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玉事若龍說苑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餽粥不及親戚是骨月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

證偽五

六

是朋友之道缺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得作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月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為取此

亦見說苑政理篇此似為論語註腳孔疏引弟子篇不及此節何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韓誦孔子對曰臣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



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韓祭先王果屬有六而桃為  
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祭先王不入廟巨聞之君子以賤雪  
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屬之下者是從  
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韓無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見韓非子外儲說

子貢曰陳靈公宣嬌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  
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  
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  
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  
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  
欲正一國之媿皆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僻

證偽五

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泄冶之死左傳載孔子之言只引詩以斷之子貢之  
問蓋後人添出者左傳疏乃引家語以實之亦未知  
所本耳 泄冶諫君而死忠莫大焉春秋書其名非  
貶之也大夫死例必書名禮曰諸侯不生名死則名  
之况大夫乎左傳載孔子引民之多辟二句蓋以凡  
伯之忠許洩冶而杜註誤謂邪辟之世不可立法是  
邪辟者聽其終於邪辟不為救藥可乎孔疏引家語  
以證杜註可謂無識蓋杜註似誤於家語而家語則  
不明孔子引詩之意而妄作以誤後人者王肅真罪  
人也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史記有謀先欲敗其政乃選  
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舞曲及文馬  
四十駟史作三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  
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  
遊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

證偽五

孟子蓋不欲顯其君臣之惡故以微罪去也然則燔  
肉雖至亦將以他故辭去可知孟子無子路請行及  
孔子答語事極分明今日魯若致膳則猶可止則是  
所重在膳而不任女樂設膳肉至而夫子遂不行乎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韓非子與處久  
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子曰里語云相馬以  
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三句韓本無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  
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見韓非五蠹篇 按史記載澹臺子羽狀貌甚惡而  
韓非家語俱云有君子之容其言適相反子羽事實  
不少概見其與宰予同譏殆傳訛之故耳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此節未知所本

孔說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將至思而弗憂孔說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唯智者有之

此亦未知所出終日言四句見說苑雜言非對孔說語

在厄第二十

證偽五

九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史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史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史徒役圍孔史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入孔子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以上刪節史記大同小異其下雜出荀子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荀子作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女女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

齊不餓死首陽此二句荀子無史記有女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

子比干不見剖心以下仍鈔荀子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

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荀子

東門外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

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

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為之者人

也死生者命也以上四句與荀子小異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

於曹衛荀無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荀下有齊桓公故

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荀

不隱者思不遠身庸知其終始乎荀安知不得子路出

召子貢以下又錄史記告如子路文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

證偽五

十

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二句添出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右合史記荀子刪節成文荀子無子貢顏子二問其

對子路獨詳亦出於好事者之所為按勾踐滅吳而

霸在哀公二十二年孔子卒於哀十四年安能舉未

然之事以告子路且陳蔡之厄在哀之六年是時吳



入越未及二年也安知其有霸心乎况越是時未嘗稱王諸子雜說多不可據如此莊子韓詩外傳說苑皆記此事其文不同說苑與外傳略同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治說苑是

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荀子說苑皆載此節文襲說苑大約從論語鄙夫事君章衍出者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此本說苑立節篇 此連上一節入在厄篇內似不類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賚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也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子夢見先人豈或啟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鄙誕不經之談不足深辨亦思埃飯亦何必卽取食乎採入家語直侮慢聖賢耳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

勿發失言勿誇誇不善勿遂遂勿行事勿留君子入官

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訟有應者獄之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而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佞民之亂佞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是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南面所見則適



多則故民不可蔽也字所求於適多於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法不遠法象在內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窮源泉不竭故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短長得其量故天下積也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六者貫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民自是故臨官臨官子南面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反於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說者講說情之導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調說和則民不變法不辨明在已則民顯之仁在身則民若乃供已而不節此句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失

不謹偽五

五

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適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適臣便辟不正則羣臣污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察說而適道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多二句故夫女子工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上良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二句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一為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四達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失政上者尊嚴而危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民而愛惡之則亡也長民者必

明此之要多一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古恭記作有本而能圖末有本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修業居久而情近而暢乎遠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强民之所不能多一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明王之功則民嚴而不迎也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自篤之以累年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不謹偽五

五

紘統統塞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過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自赦其同不故德者惠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不道御之雖服必強不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異子張既問孔子斯言遂退而



記之二句記無之

此與大戴字句稍異略為註出當取戴記參觀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

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壙則舉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荀子望其壙臯如也其高察其從嶼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荀無大哉死也二句

右本荀子大略篇而稍易其字句以端木氏之賢而曰倦於學三問而願息於妻子其侮慢孔門不經甚矣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者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犢鳴犢舜華晉之

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至其淵史不合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其邑史無何則君子違諱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况於人乎遂還息於陬作榮琴以哀之史作爲陬操以哀之

本史記 說苑載此首有簡子欲殺孔子語殊不經

王氏所以取史記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已與不

汝欺註曰人與已事實相通不相欺也按荀子衣與繆與不女聊言雖衣我縞繆我而不順則不賴女也王氏以其難解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

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

本荀子子道篇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攝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說苑援戚而舞三終不悅



而出說苑下有一段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以下與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狂

右本說苑雜言而刪節之說苑人君不困不成王下引湯困於呂文王困于姜里云云今悉刪去獨存不困不成王一語 莊子讓王亦載此事其文不同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當依說苑有將殺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說苑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當

證偽五

從說苑命夫歌子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亦本說苑雜言 孔子止子路之鬪似矣他日厄於蒲又何以不止公良孺子之鬪乎

孔子曰不觀高岬說苑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亦見說苑雜言其文不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士乎汨之深則出泉深相之而得甘泉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樹之而百穀蕃焉草木植焉禽獸

育焉生則出焉出荀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註功雖所慮按荀子意恢其志而無不容此句為人下者以此也

此節荀子說苑皆有之文襲荀子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準二句與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右出史記 或人者韓詩外傳名姑布子卿身長二句甚弘及老萊弟子之言也

證偽五

末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此句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甯我鬪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史記鬪甚疾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史記下有婦人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鴻過而



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

本史記而移易刪改之其事實並見左傳

遠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遠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遠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此摘取大戴保傅篇末一截按保傅取之賈誼新書

證偽五

充

作青史氏之記是直以漢人之言作諸弟子之記述

矣新序亦載此事其文小異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夫黃帝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辨註采事也闡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子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以上與戴記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敬莊記幼而敦敏誠信長聰明記長而敦敏治五氣設五量

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記教熊羆以與炎

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尅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

黼裳乘龍履雲記龍衣大帶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

生存心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記無仁厚及於鳥獸

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

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亾民用其教百

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按戴記詰屈艱澁處家語悉與之異當取戴記參觀

之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記作三王有度

女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蹀躞子也宰我曰昔子也聞

證偽五

手

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

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

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眾潔誠以祭

祀巡四海以甯民記乘龍以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陷

流沙記陷當從東極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

莫不底屬記

右一節與記不甚出入改乘龍至四海為巡四海以

甯民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蟠極之子曰高辛

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

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



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記其色郁郁其德巖巖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記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右一節改春夏乘龍四句與上節同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放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以下刪伯夷典禮龍夔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彭祖而任務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省記其言不試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

證偽五

此節刪黃黼蔽衣丹車白馬二句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蟠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有虞舜重孝友聞於四方陶斂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於二女釁明通智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以下全率堯舊職恭已而化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此節自命二十二臣以下刪易記文如恭已而化天平地成五十載陟方岳等語蓋取之尙書論語以補入之者 依於二女大戴作依於倪皇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

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履履穆穆為紀為綱下刪四句其功為百神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辭言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證偽五

此篇刪改大戴處皆太史公所謂其文不雅馴者然其偽正不可掩末綴宰我語子貢一段與原文同豈

以所得夫子之言誇之子貢耶 五帝德一篇太史公據之以作史記王肅據之以駁鄭康成者也其所刪易之處大約俱本史記而不知與太史公俱失之也顧仲韶曰康成惑溺緯書王肅引經據傳以難鄭唯五帝世繫康成繼史記而取春秋命序歷最為有見王肅據五帝德以駁之繆矣五帝德太史云採為本紀謂黃帝少典之子正妃螺祖生二子一曰元囂是為帝嚳高辛氏之祖二曰昌意是為顓頊高陽氏之父帝嚳生堯及稷契顓頊生鯀鯀生禹自黃帝至禹皆同姓按左傳鄭子曰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少昊之立也鳳



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則少昊在黃帝之後明甚  
今本紀五帝不數少昊而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  
顓頊立則將置少昊於何地乎或謂少昊卽元囂不  
知元囂號青陽少昊號金天迥有金木之別或謂少  
昊卽少典則反爲黃帝之父矣命序歷之言曰炎帝  
號曰大庭氏傳入世台二百二十歲次黃帝一曰帝  
顓頊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少昊金天氏卽窮  
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顓頊卽高陽氏傳二十世三  
百五十歲次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康成  
所據以紕史記而予所深信不疑者也 按王肅說  
帝嚳四妃生后稷契帝堯帝摯本之馬融而王基駁  
之詳見詩生民疏中

證僞五

圭

家語證僞五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彙彙本

家語證僞卷第六

會稽范家相著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  
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  
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  
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  
故其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  
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  
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  
皆出焉是古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

證僞六

十一

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  
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五行  
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夫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  
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  
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  
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  
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其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  
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  
五祀不得同帝自康子問勾芒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  
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  
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



德王而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般人以水  
德王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  
德王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騶牲用騂以上見此禮記  
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  
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  
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  
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種百穀者眾  
矣唯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  
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  
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證偽六

尚黃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蓋其釋春秋傳臨民  
以五之一言於為獨德則此篇似必別有所本今按  
中間鈔撮左傳昭二十九年史墨之言乃一篇之根  
據又雜采禮記夏后氏尚黑一段為之佐其餘則皆  
王氏附益之文固不辨而可知也夫左氏親受業於  
聖人使史墨之言出於孔門之記述何以郢書而燕  
說且禮記所載夏后殷周所尚之色亦非孔子之言  
也蓋鄭氏篤信讖緯於五行之神必各舉名字以實  
之王氏所以抵其隙者正在於此夫據經傳以闢讖  
緯可也勦傳記而偽為家語是笑可哉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  
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  
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

大戴盛德篇上言聖王之盛德至孟春論吏凡數百  
言接言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家語節取自此起程子  
言仲尼之門能不仕於季氏者惟曾子閔子數人余  
謂使閔子為費宰則無汶上之辭矣若辭而復就又  
何以為閔子凡家語之答問多不可信如是大戴無  
此 以下刪改記文俱當取原文校之

證偽六

子騫曰政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  
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  
為馬記無此句有以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  
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  
策不舉而極千里記曰口無聲手不搖善御民者壹其  
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  
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記無而兆民懷  
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稱之記  
夫民善其德 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  
必稱其人記今之稱五帝三王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  
者依然若猶存者 德必稱其人朝夕視之升聞於上帝俱欲用永厥世  
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  
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多此夫無銜



勸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走心國必凶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為亂天道也原文無此數句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患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禍之升聞於上帝不獨降之以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總一句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空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司會均仁以為軛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

證偽六

四

天下者正六官御天地與人與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與三公為執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久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謂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

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空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德文至此結下季冬考德木在篇首下移在下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以土政記文以就下文記曰法政而德吏接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此段截取孟春論吏數行與上不相貫串此章刪易大戴記盛德篇略見小註凡其所遺者俱別入五刑篇

證偽六

五

子夏問於孔子曰以下大戴記俱作孔子之問商周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三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



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  
七九六十三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  
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  
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  
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  
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  
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  
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  
飲而不食蟬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  
而冬蟄齧吞者入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四足  
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

證偽六

六

者脂畫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  
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

此章全鈔大戴易本命首尾中間添入問答而曰吾  
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然則子夏又聞自何人也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添出山書名目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

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邱陵為牡谿谷

為牝蟬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記作

弱土之人柔此句多出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

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

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不治記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

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

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  
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  
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  
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  
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  
其所生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  
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  
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分易本命為二末又添出子貢一問 似子夏特向

夫子賣弄博聞而子貢譏其非治世之待者豈聖門

師友講貫之義其言不過術士小家之雜說淮南子

證偽六

七

載此更詳不足深辨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也孔子對曰分於

道謂之命形於一之謂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

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記作性死者生之

終也二句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

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微照記

微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記下有期而生三年

顯合顯記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

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

而亂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亂二七而化此



改記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  
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  
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  
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  
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  
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  
以合偶男女窮天地之數霜降而婦功成嫁媾者行焉  
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

自女子二七而化以下至此皆戴記所無而家語添  
出者按記有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太古男  
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諸語譙周以為此漢初學者

證偽六

之所續也王氏因其不合而刪之別作問答其下仍  
取戴記而潤色之

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  
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  
其別謂之知所以効匹夫之聽也註聽宜為德記女  
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  
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  
之端記曰無所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  
闔外之非義也此句不越境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  
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游庭此句無  
行以火所以効匹婦之德也所以正孔子遂言曰女有

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  
者喪父長子者下刪記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  
父母出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  
盜者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其更三年之喪  
二也先貧賤後富貴者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  
際重婚媾之始也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  
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  
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  
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尊  
尊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  
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

證偽六

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  
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  
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期  
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  
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以  
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其悲號三年憂  
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此篇移改大戴記較原文似稍明順然篇內言五不  
娶七出三不去俱有覆解語如逆家子者為其逆德  
也亂家子者為其亂人倫也云云王氏概行節去即  
以原文作註如謂戴記原襲家語豈能并襲王氏之



註以入之耶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記作縱言及於禮今改此句作

篇孔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

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

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下刪師也子貢曰敢問何以爲中禮者子曰禮乎夫禮

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

好者與子曰然子游曰何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

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

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

以之居家記作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閭門有禮故三族

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敘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

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

象物得其時物作樂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

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

身而措於前凡取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

問禮何謂也自言游退至此家語添出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

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佞佞乎

何所之譬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故無禮則

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以其居

證偽六

十

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旅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

物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軾當作式鬼神失其饗

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

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眾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

海祖洽於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猶有九焉大饗有

四焉苟知此矣雖在吠畝之中事之聖人而已兩君相

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

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鑿和中采齊客出

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

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古之君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

者節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

禮素薄於德於禮虛以下刪子曰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

窮與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記無達於禮而不達

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

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禮

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也此三句本在三子者既得聞

此言也煥若發矇矣刪下子張問此章鈔小戴仲尼燕居無甚異同惟上多子張問數

語下刪子張問政一段移制度在禮三句

證偽六

十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刪二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於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句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替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證偽本

主

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吾語汝君子之也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哀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以畜萬邦以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改謂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下刪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下刪天有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承乎

此鈔小戴孔子閒居有刪節而無改易合兩篇為一篇按第二篇末論三無私係子夏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而夫子答之如此今刪去此問以三無私合上五至三無於參天地為三之義闕如矣一本無子夏問有子張問政未知孰是

家語證偽六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鏞學齋某彙本

證偽本

主



家語證偽卷第七

會稽范家相著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于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  
循聲而發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  
將安能以求飲以記安能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  
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  
辭爵辭其養也以士係射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  
以病懸弧之義此取郊特性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  
墾相之圃添退而與門人習射於蓋觀者如堵墻焉試射至於司  
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

證偽七

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  
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修身以俟  
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  
好禮不變旄期稱道而不亂者則在此位蓋僅有存者  
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  
能用命矣

此一段取射義顛倒刪節之又取郊特性一節夾入  
其中末添子路進數言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  
介而眾賓皆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  
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

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眾賓升而受爵  
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  
人獻賓筮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闕工  
告樂備而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  
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  
沃洗者也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履升堂修爵無  
算飲酒之節盱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迎拜送節  
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隆殺既辨  
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  
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

證偽七

此一段截取鄉飲酒義中一節其文無甚異同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  
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  
澤一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弗張文  
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此又取雜記入之以蜡之有似乎鄉飲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  
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  
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以上惟郊之祭也二句出郊特性其萬物本乎天二



句天垂象二句俱別采記文入之

公曰寡人問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

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句從祭義添出故周之始郊

其月以日至記作日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

祈穀於上帝二句從左傳添入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

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註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兼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也學者不知

皮膚變易時日良可痛心

觀王氏註文則添出之意可見其加啟蟄二句所以難鄭學者在此

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

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

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

也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埽地而祭貴其質也器

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

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

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

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

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將郊則供

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

服者不敢入國門泥埽清路行者畢止弗命而民聽敬

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

證偽七

三

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

王脫裘矣增二句服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

天數也抄變郊特牲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

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

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以下抄變禮器文

郊特牲文散而不屬乃記者零星解經之文並非孔

子言也今添入定公問答彙作夫子之言雜下註語

雖較原文頗有頭緒可尋而真面目失矣按郊特牲

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康成引易緯謂三王

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

夜分故曰長日其於下文郊之用辛也註則云上言

迎長日者據周禮言此言用辛者據魯禮言取齋戒

自新之意蓋鄭氏分圜丘與郊為兩事既以冬至祀

圜丘則正月不應復有郊故引易緯以為郊必正月

而圜丘則另為冬至之祀又引后稷祈農之說以見

因郊而又祈穀合二說為一說又因記之下文有周

之始郊日以至二句於前說殊為難通故又解以為

此乃魯之始郊非周之始郊其說似為難通王肅據

董仲舒劉向之說作聖證論以闢之謂迎長日之至

與郊之用辛俱是周之郊而非魯之郊俱在建子之

月而不建寅之月其正月之郊乃祈穀之郊與圜

丘合享無涉因引月令孟春郊穀於上帝及左傳孟

證偽七

四



獻子啟蟄而郊之語為証於是歷代因之并方圖二  
丘為一而皆祭於南郊黃楚望謂康成禮家未可輕  
非王肅之說乃古今不決之疑然肅之說實長於鄭  
也顧肅苟有所見則當直援經傳以正鄭之失可也  
又何必雜取傳記託為聖人之言自顯其偽康成有  
知吾知笑於地下矣 文內言天子被裘象天既至  
泰壇脫裘服袞以臨燔柴此據周禮司服王祀昊天  
上帝服大裘而冕云云有意添出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  
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

證偽七

五

治也以上添出其下凡民之為奸邪竊盜靡法妄行者  
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  
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  
犯故雖有奸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自  
有制度下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  
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  
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  
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生於不義義所以別  
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  
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  
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

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  
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  
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  
夫婦失義婚姻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  
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  
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  
以刑是為民設穿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  
以上取大戴盛德中語而抄變之其下皆添出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  
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尙  
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奸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  
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

證偽七

木

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  
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  
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  
此上皆大戴盛德篇中語王氏既將盛德篇前後論  
王者御天下之道俱摛入執轡篇中獨遺此段別出  
五刑解一篇其抄變幾不可辨如末段有犯不孝之  
獄則飭喪祭之禮云云此本散見於不孝弑上各條  
之下王氏於上則改去原文而歸并下文作收束語  
讀者但以原文校之自見其偽  
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  
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



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污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簿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不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

證僞七

七

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掉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此解禮文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二句與賈誼政事疏相同大約因其引古而襲之耳政事疏自下官

不職以下如大臣定有其辜猶未斥然正以呼之聞譴訶則白冠纓盤水如劍諸語皆賈生已語今槩以入夫子口中又賈疏引古止有不廉與淫亂罷軟三條而家語添出二條皆不可通如罔上不忠干國之紀何足養其廉恥而爲之文飾其詞乎亦見王氏學術之疎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王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也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

證僞七

九

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刑矣以上大約本道德齊 顛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罰也刑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尤王制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也此句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 泛與眾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大小之比成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眾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眾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辟諸四



方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省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作姦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

證偽七

九

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飾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菓食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眾者不赦過也十四禁與王制字句稍異此篇假為仲弓夫子之間答組織王制成篇意以博士諸生刺經集傳以作王制必有取於家語後人固與從考其真偽也

禮運第三十一

孔子為魯司寇首添與於蜡賓事畢乃出游於觀之上

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是以致謀閉而弗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人世及以為常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

證偽七

十

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此問與禮運異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舍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自我觀周道以下忽舍禮運而別取樂記語攙入其中又增入天子以杞宋三句何孟春曰春秋意林謂魯之郊禘非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伯禽受封傳世十二至魯惠公始有請郊廟之事平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時魯已得郊則惠公安用請之吳嘉謨曰惠



公之四十二年乃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即隱公之元年隱公四年初獻大羽爲周桓王之元年至僖公魯頌有稱美郊祀之事蓋惠公之得請在平王之末年隱公攝政而改正至僖公又復僭用也按王氏據明堂位以改禮運以誤沿誤聊取二說正之

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此二句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聲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曷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

證偽七

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諱故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別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事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必本之天郊以降命郊當從命降於社之謂效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

身之固也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則非則人者人所養非養人者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則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

證偽七

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嬖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改記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動其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味六和十二食還



相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爲端故人情可睹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月以爲量故功有藝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何爲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泯鳳以爲畜而鳥不羸麟以爲畜而獸不羸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先

證僞七

圭

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備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者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違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慈孝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夫禮必本於太乙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協於分藝其居於人也曰養所以講信修睦

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亾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孽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畊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諸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爲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不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

證僞七

西

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不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而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也而不苑並行而不悖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能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清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冬春必當年德字添



皆所謂順也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近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家語證偽七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彙本

證偽七

七

家語證偽卷第八

會稽范家相著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

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朱子曰冠於阼至此與上文無所屬記者之妄附益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

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此自冠於阼至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上左傳季

語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二句冠義朱子曰

屬亦記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

之妄附

證偽八

八

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

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

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

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

造也二句出郊特牲上文有自來矣今無議焉天子冠

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

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註云周書亦曰歲十有二月

而說者橫為年紀武王崩元年六月葬與此合公武王崩後五月乃攝政良可痛哉

冠成王而朝於祖

示有君也

此節皆王氏雜湊成文其謂王世子雖幼尊為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然則何以成王行冠禮而



有祝雍之頌乎明孫存有申明冠禮疏歷考漢唐冠禮以明天子必有冠禮以家語文不類六經義或謬於聖人其論違矣

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公符作達祝雍辭而弗多也

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齋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以

公符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立服去王幼志心是褒

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說地頌辭曰令月吉日

德公符載孝昭冠頌與此不同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

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

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戴無其禮北字

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戴無其禮既醴降自阼諸侯

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大戴其餘自為主者其降

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立端與皮弁戴下有皆

但為主而降西階未詳其義立端與皮弁戴下有皆

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立冕祭戴云四堂為其酬幣於

賓則束帛乘馬戴作朱錦安四馬王太子庶子之冠儗也皆天

子自為主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

朱子曰此與大戴小異無介乃饗時事又無無樂皆

立端五字又天子以下至冠皆十二字此作王太子

云云俱當從大戴乃與上文天子之冠相應但非懿

子之問為可疑按此參取說苑修文篇故不同

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敝之可

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啤夏收一也三王其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音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此篇雜取小戴郊特牲冠義大戴公符說苑修文篇加以問答錯綜成文與上篇郊問正同而史氏繩祖信之以為文詞典雅過於大戴亦未之深考耳大戴載孝昭冠辭所以為後人譏短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

地建國設廟祫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制王曰太廟有

一壇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

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為

壇去壇為壇壇墀有禱也祭之無禱焉乃止去壇為鬼

以上祭法下四段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皆兼取王制祭法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廟考曰皇考

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

為壇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大夫立三

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

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

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



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通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爾之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異代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憇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有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此篇王氏雜取王制祭法附以己說亦所以難鄭學者中間應爲太祖云云明是後世經師之筆尙何疑於僞託乎 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也鄭康成據禮緯元命包及禮稽命徵之言謂唐虞立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制六廟周制七廟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而

證僞八

四

王肅非之謂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也其聖證論略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平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亦云天子立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祭法云遠廟爲祧鄭註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遠經正文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使有三祧何得家語云有二祧乎觀肅此論則家語所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所不變及遠廟爲祧有二祧焉諸語悉肅所加明矣蓋肅之所據者荀子穀梁傳之言與王制祭法適相發明足以正元命包而難鄭學又託家語以佐其說而其論益固矣夫天子七廟自是有虞至周所不變者而書明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康成何得據禮緯爲說乎康成之徒又據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之語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則以不遷之廟爲二祧益屬非是考西漢王舜中劉歆之論皆與肅合韓退之亦如肅說則聖

證僞八

五



證論自屬不刊但家語則是偽書耳

辨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臣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臣未得其為人也有問孔子曰有所繆然思也有所舉然高望而遠眺曰臣追得其為人矣雖然而黑頰然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此節史記韓詩外傳皆有之文襲史記以擊磬為官

證偽入

句史記所無蓋因論語擊磬襄之言插入之者 彈

琴如見文王見其心非果見其貌也附會之言安可信乎

子路鼓琴說苑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

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枉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矣亢戾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說苑舜造南風之聲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舍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亾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亾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右本說苑修文篇無南風詩已見卷首 此因論語

由之瑟一章衍出而家語改作鼓琴夫子戒由之意

是就其氣質言之耳今乃遠舉舜紂所為大而無當

證偽入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遠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子曰唯丘聞諸蓀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此二句記作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記遲之遲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



而滅商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眾夾振之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分夾而進所以事蚤濟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詔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庶民弛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則贊之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帥之上使爲諸侯命之曰韃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

證偽八

八

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左射以狸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擗笏而虎賁之士脫劍郊配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民知所以敬親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右見樂記其文小有異同當取樂記正之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玉貴而珉賤賤玉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歟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

多故賤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則詘然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右見聘義其文同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證偽八

九

其爲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

此在小戴別爲經解一篇而家語稍改竄其字連下

天有四時爲一篇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神氣流形庶物庶物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有物欲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二句添出其在詩曰嵩高唯嶽峻極於天唯嶽降神生甫及申唯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



宣此文武之德也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  
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  
代之德也

此條係孔子閒居篇答子夏問三無私語王氏於論  
禮篇既已采其前截獨遺此段入經解之下中間加  
天地之教與聖人參二語所以聯合上文也然於後  
截引詩之意卻不相蒙 此改神氣風霆為吐納風  
霆改者欲將至有開必先為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皆  
與記文不合意亦難通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女聖人明於  
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

證偽八

十

筵揖讓升降酌獻酌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  
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  
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  
萬民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此句夫禮之所以興  
眾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眾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  
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有隨立則  
有序列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  
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  
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記無階字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位  
矣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  
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此段見仲尼燕居王氏已於論禮篇采其前截獨遺  
此段載於是篇者以原本文本不聯屬也其文無大異  
同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  
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  
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  
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  
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此節未知所本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

證偽八

十一

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  
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史云  
如此二三子何謂莫出無屈節之說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  
路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  
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  
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辨之時也吾子盍請  
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史無三子請遂如齊說田常  
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  
悅史記田常語凡十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  
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  
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



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自交曰疏於主田常以下節去史文

曰善然兵業以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

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

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

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干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為王

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

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此段大吳王同小異

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

我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

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

為名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

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王者不絕世以立義今存越示天下

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矣霸業成

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

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

而自為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

之子貢曰今者吾欲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

心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

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

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句踐頓首曰孤

嘗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

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

證偽八

主

害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敝百姓怨

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

也史是殘國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而重寶以

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

節以求其達者也此句添出為屈節彼戰不勝王之福

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其攻之其弱吳

必矣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

首許諾此下刪史記子貢反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

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

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文種並無此語忽於吳王口中突出未妥

曰悉人之眾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收越王卒謝留

句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以下節史記敗之子貢

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

國吳王歸與越戰深焉按舊本自伐齊以下悉與史記

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

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此節刪改史記成文已見小註舊本與史記全同未

知孰是子貢亂齊存魯亡吳霸越乃事之必無者越

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安能言

及亡吳先儒辨之詳矣 子貢使齊他書不經見唯

韓非子有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齊不聽而卒加兵

於魯初無說吳越之事說苑有齊攻魯子貢見哀公

證偽八

主



請求救於吳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說吳王與師救魯諸侯遂朝於吳二者不同皆與史記異竊意說苑猶為近之而王氏反取史記殊為無見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

證偽八

古

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遠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附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耨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而告者三子不聽非所以為民宓子感然曰今

慈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斂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斂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斂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鱒鱒新序吾大夫愛之小者名鱖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證偽八

注

此記宓子三事首一事見呂氏春秋亦見新序雜事次見韓非子亦見呂氏春秋及賈誼審微篇三見新序王氏自註亦見淮南子繆稱訓其文皆小異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况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槨自子路曰原壤登木曰久矣至此添出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右見檀弓其文小異 此篇四節中俱有屈節語與他篇不同

家語證偽入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彙本

家語證偽入

末

家語證偽卷第九

會稽范家相著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舊本在終記下第四十四

按蘇子由古史錄孔子弟子七十九人始訖有而家

語無者鄭國公伯寮申棠鄭單秦冉顏何六人家語

有而史記無者琴牢辟邦申續陳亢縣亶五人又文

翁禮殿圖有廉瓊林放二人魯峻石壁畫像有子服

何一人禮記有孺悲公罔之喪序點三人左傳有仲

孫何忌仲孫閱二人孟子有牧皮一人莊子有常季

一人共九十八人則家語與史記所載俱有未盡也

家語證偽九

漢志所載孔子徒人圖法鄭康成之論語孔子弟子目錄失傳無存矣今家語與古本文多不同詳朱

彝尊孔門弟子考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

十早死史記死無年數 王註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

回死時孔子且七十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

為佛云云或以為誤 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

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列子云顏子壽十八後漢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史作十以德行著名

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朱氏彝尊曰闕里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知何本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史記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索隱亦同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菑大

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

宰予何氏孟春曰蘇子瞻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

曰常作亂以為千載不獨之惑而引李斯諫二世書有

叛按史記索隱曰左氏無宰予於庭之言以明其不

關止以爭寵為陳恆所殺之事關止字子我與宰予相

涉因使為政陳恆如公宮子我屬諸御鞅言於公曰陳

陳恆不可也陳恆如公宮子我屬諸御鞅言於公曰陳

陳恆與宰予二人者甚相憚願君之去一人居無幾何

子記與呂氏略同太史殆承呂氏之誤耳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歲有口才著名孔子

每誦其辨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之居蒿

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敝衣冠并日蔬

食衍然有自得之色子貢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憲

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

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

歷相魯衛而終齊子貢見原憲事韓詩外傳說苑莊子

稱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此因論語不受命而貨殖一

語數衍增出者貨殖不過是厚自封殖豈必轉貨實易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此句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

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

聖師為性多謙退故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卞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

以政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

衛為大夫遇蒯瞶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

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此言有勇力稱子

路性鄙此加入不達於通變又增出果烈剛直

一句直以子路為一勇之夫亦千載之感也

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作四時習於禮

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

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適衛以下史記無之

下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

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

反衛見讀史志者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

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人以子夏

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諸國

政焉此皆史記所無者其云性不弘好論精微辨三豕

也取

顛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

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

人友之而弗敬此俱從論語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

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欲聘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

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違親而為人役此

說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蔡烝不熟

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蔡烝不熟小物耳吾欲使



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  
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  
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以上史皆不載史云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此云因之以作孝經非是後母所以終身不娶妻大賢斷無  
此不仁之事後更似怨其後母所以終身不娶妻大賢斷無  
唐白虎通載曾子之妻曰曾子去妻而隱之其文  
不同白虎通載曾子之妻曰曾子去妻而隱之其文  
婦有七出也蒸藜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蓋隱之也友棄妻  
詩外傳云曾參喪妻不娶人問其故曰以華元善人也  
此亦可証家語之謬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史作二十九歲有  
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  
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

夫與史記異已見  
子路初見篇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註齊敬仲十代字子羔少孔子  
四十歲史作三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史無此句蓋移

羔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  
爲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一本無九字史

三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

樊須魯人鄭康成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作三弱

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小司馬引家語爲

人強識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於朝閑  
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鄭曰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  
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

憲退隱於衛史記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之中

公冶長魯人齊史作字子長范甯云爲人能忍恥孔子以

女妻之清曰孔子之妻治長豈以其忍恥之故耶海錄及留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各適一作緒以智自將世清不

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南宮氏尊曰南宮韜

仲孫閱魯人字子閱南宮韜非孟僖子之子

寶而朝者也論語集註誤作一人

公皙哀齊人字季沉季次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  
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賞之史有孔子曰天下無

曾點史作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

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家語引論語說

以浴沂風雩爲修禮教之証者因論

語有爲國以禮之言故附益之耳

顏由史作顏回父字子路史無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

受學史作孔子各異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

志焉史載商瞿

漆雕開蔡人鄭曰字子若史作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

家語證偽

卷九



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之報其書註謂未能明信此書意蓋因論語添出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本世家孔子過蒲事入之

秦商魯人字丕茲史作子丕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史作高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索隱引家語名產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觀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史記載顏刻為僕在長匡之時衛靈使夫子為次乘無刻為僕而問之之語

**證偽九**  
史無顏高年歲而此云少孔子五十歲按年譜孔子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適匡則顏刻止七歲若在六十三歲自衛之陳之際則止十三歲其可信乎

荀馬耕宋人字子牛一本作子耕牛為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為惡牛常憂之

巫馬施一本作陳人鄭曰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於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史記在子傳內作弟

梁鯁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史作二十九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而無子

吾母為吾再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二年而有子齊瞿生子事史亦在齊史記正義載商瞿四十無子孔子正月與瞿母筮卦遇大畜有子貢類回二問更詳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琴牢不載於史記此王氏所據以難鄭者宗魯事見左傳

冉孺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顏幸一作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一字哲少孔子五十歲朱氏曰史記家語皆不作魯

公孫龍衛人鄭作楚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司馬貞曰家語或作

**證偽九**  
龍又云魯按字子石則名

曹卹史記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鄭曰晉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璠史記作孺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則成自然也此未太索隱引家語曰二孺子俱執筆

秦祖字子南鄭康成曰秦人

奚蒧字子偕史作奚容

公祖茲史作公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史作字子庸索隱曰家語同今作子曹蓋誤

公西與史作與如字子上

宰父黑宰當字子黑史作子索

公西蒧字子尙子上一作

穰駟赤字子從史穰作壤從作徒

冉季字子產

辭邦字子從史記作鄭國避高祖諱鄭字疑辭之說

石處字里之史作后處字子里

懸竄實一字子象

左郢史作左字子行索隱曰人郢家語同

狄黑字皙之子皙

商澤字子秀史作子季

任不齊字子選史選字選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

原亢字子籍亢一作抗一作所

公肩字子仲史作公堅定字子中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史作徒父字子文

燕伋字子思史無字子

公夏守史作首字子乘史無字子

勾井疆一作字子疆衛人

證偽九

八

步叔乘字子車

石子蜀字子明史作石作蜀索隱曰家語同

邽選字子飲史作子飲

施之常字子恆

申續字子周史作申黨字周或以爲棠字之誤而以棠爲棖

樂欬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史作叔

孔忠字子茂史一作弗孔子兄孟皮之子

漆雕侈史作字子斂

懸成字子橫史作子橫索隱曰家語作子謀

顏相祖史作字子襄史作

證偽九

九

右夫子七十六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舊本何氏本作七十五人何孟春餘冬序錄及釐正視典疏皆承誤作朱氏錄尊七十二弟子考無誤

按此篇以史記弟子傳作底本又雜采他書撮取論語從而爲之詞者或云史記弟子傳本之孔氏古文籍而家語所載弟子姓名多有不同恐非出自王氏臆撰或孔子弟子當時別有專行之本耳觀漢志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卽弟子籍之類鄭氏亦有論語孔子弟子目一卷王氏所本大槩卽是此類而今不可考矣史記載孔子弟子七十七人索隱云家語亦七十七人今止七十六人然則今家語之行世者亦非王氏之舊也 又按此七十六人之內家語有而



史記無者琴牢辭邦申續陳亢懸直五人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鄭單秦冉顏何六人王應麟何孟春諸人謂家語之懸直即史記之縣豐家語之辭邦申續即史記之鄭國申棠鄭康成亦謂史記之申棠即家語之申續論語稱申棖者即是一人鄭氏所據然則家語之失載者止有公伯寮鄭單秦冉顏何四人而秦冉顏何二人明程敏政亦謂是字畫相近之訛於弘治元年請正祀典罷其配食後人至今斷斷要之史記家語流傳俱有訛缺士生數千載之後固難取先賢名籍一一釐正之也至史記索隱引家語與今本不同甚多難以悉載

證偽九

本姓解第三十九舊本作四十二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於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故封之賢史作故能仁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胃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其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

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日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按左傳桓公元年為宋殤公初年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美欲奪之二年督殺孔父嘉而娶其妻何孟春謂杜預稱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此云至防叔始奔魯則去華督殺孔父嘉三事於世不相次考世家華督弑南宮萬弑潛公因殺華督諸公九年至潛公十一年宋卿亂以此推之防叔避亂乃在潛公未與萬之黨爭弑立國年非即宋殤公初年父嘉之禍也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微在顏父間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

證偽九

一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賢之雖年大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微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微在既往

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年十九娶於宋之拜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祝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按索隱引家語云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云云考舊本及



毛本襄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無襄公讓其弟  
厲公語此是後人脫落者何孟春曰史記載潛公其  
卒弟煬公熙立潛公子方祀弑煬公自立是爲厲公  
而不載弗父何爲何人之子若爲熙之子則鮒祀乃  
不共戴天之仇何讓之有若爲其公之子則鮒祀之  
弑熙又曰我當立何也何之後世爲宋卿若與鮒祀  
有仇斷無世爲宋卿之理云云此家語與史記不符  
之處至防叔避華督之難又與左傳不符然則本姓  
解其果足據歟又按小司馬引家語孔子年十九娶  
於宋之开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今本無一歲字  
皆今本之脫落者

證偽九

主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  
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知寶貴也乃  
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不逢明  
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退而謂南宮敬  
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  
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宋以下未始有  
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  
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  
樂制作春秋贊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  
矣然凡所教誨東修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之  
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

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  
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  
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  
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此亦未知所本子與讀夫子之言似宣聖沒後推論  
之語豈同時卿大夫先能言之亦恐非實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  
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哲人  
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

證偽九

主

言曰賜爾來何遲子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  
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般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  
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已也卽般人  
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遂寢病七  
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以上出禮記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  
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耀余在疚嗚呼哀哉  
尼父無自律禮記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  
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僭失志爲昏失所爲僭生而不  
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也以上見左傳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  
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若喪



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

以上見檀弓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

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

出可也檀弓孔子之喪二三子皆孔子之喪公西赤掌

殯葬焉檀弓為志焉含以疏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

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桐棺四寸柏

槨五寸以上雜采玉藻雜飾棺牆置鬻設披周也設崇

殷也綢練設旒夏也檀弓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

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

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

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謂之曰吾亦人

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

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

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

自既葬下出檀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唯子貢廬

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餘家

因名其居曰孔里焉以上

此篇雜出檀弓左傳史記已見小註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

昔先君之田也旌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

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守道

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見春秋昭二十年傳柳宗元有守道不如守官論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有率左師禦之節傳樊遲為

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

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左傳故能入

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

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出

此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

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

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上見春秋哀十一年傳下見史記其文不同 冉有

對季孫如史記何等明簡末添出樊遲告孔子一節

似孔子聞季孫之悅已而阿譽之何其輕視聖人哉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

即位乃命之以上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

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

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

子也以上節傳文詩云君子是則是做孟僖子可則做

矣懲已之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是類也夫

見春秋昭七年傳有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故將死而囑其大夫夫子稱其善補過者以此今將



此段刪去則不知所謂矣引詩亦失傳意非所謂善補過也

衛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見春秋襄二十九年傳添孔子聞之一段

孔子覽晉志首裝晉趙穿弑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

證偽九

未

我之謂歟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哉越境乃免

見春秋宣二年傳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於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介恃楚眾憑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命則又有東門之役當陳墜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懼天誘其衷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傳無謂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霸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見春秋襄二十五年傳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節傳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入索九邱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以為良史五句臣又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遍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文宮傳作臣聞其詩焉而不知

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惜惜乎傳無乎字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

證偽九

七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已復禮為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諷也稱詩以諫順矣哉末四句

見春秋昭十二年傳 子革稱詩以諷何煩說出末

後添出殊無謂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反魯以牛為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以上叔孫昭子既立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



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  
速殺之遂殺豎牛左傳孟仲子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  
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伐私怨詩  
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以上舍中軍傳

見春秋昭三年五年傳刪合為一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於叔魚叔魚弊其邢獄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  
宣子問罪於叔向叔向曰三奸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  
子自知其罪而賂以置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  
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  
書曰昏默賊殺咎繇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

證偽九

充

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  
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滅曰義可謂直矣平邱之  
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  
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見春秋昭十四年傳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禮明欲毀鄉校子產曰  
何以毀為夫人朝夕退而遊也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  
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吾  
聞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

聞而藥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  
仁吾不信也

見春秋襄三十一年傳

晉平公會諸侯於平邱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  
承產請承曰昔者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卑而貢周  
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以至於昏晉人許之  
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於樂者傳曰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日合諸  
侯藝貢事禮也

見春秋昭十三年同盟於平邱傳

按傳自敢以為

證偽九

充

請下有諸侯靖兵一段田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  
得罪也是以孔子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今悉刪去  
則藝貢事一言似不知所謂矣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濡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  
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  
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  
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  
猛相濟政是以和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



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迺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見春秋昭二十年傳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右見檀弓

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

證偽九

子

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見春秋昭二十八年傳 傳自分田以下有舉司馬

彌牟一節夫子稱其遠不失舉者以此今悉刪去則

此語無根矣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邇

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憊同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若之何其為法乎

見春秋昭二十九年傳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唯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證偽九

羊

見春秋哀六年傳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姊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此句添出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蘧籩之事則常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圍也豈敢度其私哉亦訪衛國之難也以上傳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上見春秋哀十一年傳下節取世家語足之 十一



年傳已見上國書伐魯條下而冉求對季孫語乃別出又多樊遲告夫子一段試問兩條將何適從其難抄不加檢點可見

齊陳恆弑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添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見春秋哀十四年傳末參取論語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證偽九

此本檀弓論語而增益之 鄭氏謂武王崩周公後五月而攝政王肅辨其不然詳見冠頌此云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亦肅增加之語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眾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子路仕衛見其政以訪孔子二句添出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

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見春秋成三年傳

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懈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縵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秋而戒事烝而獻功男女紡績愆則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淫矣

此刪節國語公父文伯退朝篇

證偽九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別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仕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闇以受大刑是知之不如葵葵猶能備其足

事見春秋成十七年傳祇末三句是傳文上皆衍出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臣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鰥寡孤疾老者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缶米芻藁不是



過也先王以爲足以上國語文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已已亦足矣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難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

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此見春秋哀十一年傳中間參取國語入之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

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

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

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

濟冬涉者是愛而無教也

子產猶眾人之母兩語本禮記以乘輿濟涉本孟子

**不證僞九**

牽合成文

定公一本作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

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

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

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

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

焉年高者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

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

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班白

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

窮不匱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

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

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

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眾

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此本禮記祭義而刪節成文 祭義作曾子聞諸夫

子之言非對定公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

曰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

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

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

祥有五東益不與焉風俗通宅不西益禮記南向北向

**不證僞九**

益者恐妨家長耳

此見新序亦見韓非子及韓詩外傳其文皆同 淮

南子人間訓東益作西益哀公怒其史之爭以爲不

祥以問傳宰析睢凡孔子之言皆析睢之言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謂曰君使求假於馬將與之乎

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

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

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一切不

得復言假也

此見韓詩外傳亦見新序其文略同



家語證偽九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彙纂本

證偽九

三

家語證偽卷第十

會稽范家相著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舊作三十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曰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以事天子而已

左傳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無子貢問答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

證偽十

十

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入豫一節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爲愈子游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設也

此因檀弓有子對曾子之言而牽合凶事不豫及敬叔循禮二事入之按敬叔遵僖子之命學禮於夫子豈因夫子之譏之而驟附門牆乎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事



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凶年乘驚二句見雜記餘未知所本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乎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此因檀弓晝居於內夜居於外之記而撰出康子之事以實之

孔子為大司寇國廡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

證偽十

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此本雜記而稍增其詞 論語雜記皆作廡焚此獨作國廡焚毛奇齡四書改錯因之夫國廡焚安得不問馬乎當從雜記論語為正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也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篋而朱紘旅樹而反玷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僭下

本雜記而多子貢一問

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可忘可

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祭也此句添出故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當作爨

此本禮器而多子貢一問 禮也者六句禮器本另為一節今連上文而以故曰二字作聯貫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歟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道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證偽十

所本 狐駘之敗在襄公四年是時公尚幼故曰有詔則無討蓋以譏之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所愛者弗可敵也

此本檀弓而多周任之言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輒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



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問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本檀弓而多子路一問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床及葬毀宗而躡行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般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證偽十

四

檀弓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出於大門毀宗而躡行般道也為一節非夫子相敬子之喪事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為一節係子張對國昭子述夫子相喪之事無蘧伯玉請及子游問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釋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釋

此本檀弓而多子游一問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十三月而練喪大記言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聞傳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經合而觀之則練服之不除衰明矣其辭合理

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猶且不服况其子乎

此與檀弓儀禮不同儀禮喪服傳不同居繼父服齊衰三月檀弓儀狄有同居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齊衰儀狄行齊衰以禮意推之當從儀禮為是顧氏絳日知錄辨之甚詳

證偽十

五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能謀士不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歟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殞魯人欲弗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

此本檀弓而稍異務人作禺人昭公子為名也疑誤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經傳作不練孔子投經而不拜子游問曰禮歟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事見春秋哀十二年傳無子游與夫子問答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



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見檀弓無下二句

南宮鞞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夫子誨之髮曰爾毋  
縱縱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同檀弓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類於孔子子曰拜而  
後啟類類乎其順也啟類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  
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答問語見檀弓無上二句啟作稽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  
乎足以為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也曰

證偽十

木

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哉子  
曰此情之至者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本檀弓多情之至者一句

卜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  
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本檀弓多變除有期一句 孔子惡野哭故其言如

此雜記曾子謂曾申曰哭父母如中路嬰兒之失母  
何常聲之有此為始死屬纊之時言之其時異故哭

踊不同

孟獻子禮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  
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于人一等矣

檀弓無子游一問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  
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  
哉踰月則其善也

全本檀弓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  
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此之謂孝斂手足  
形旋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貧何傷乎

全本檀弓而小異其文

吳延陵季子聘於上國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贏  
博之閒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

證偽十

七

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其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  
葬無明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  
則季子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日骨月歸於土命也  
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  
子之於禮其合矣

本檀弓而字句稍異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  
乎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  
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已上為一節故夫喪禮與其哀  
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  
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合檀弓兩節爲一節是子路述夫子之言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我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弗拜也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有在衛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者是冉有也

合檀弓兩節爲一節加子張往弔以聯貫之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

證僞十

八

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二句係

曾子語子路聞之遂除之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

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本檀弓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啜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衛公求婚季氏無所考答語俱見大傳 孔叢子雜訓有季孫問同姓百世不絕親一事疑卽此事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此節未知所本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此節之義乎

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

干不仕弗與其天下也遇於朝市不反兵而鬪曰請問

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其國銜國命而使

證僞十

九

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

魁主人能報則執兵而陪其後

全本檀弓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歟初有司

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

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遺致於君記曰君

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二句亦見雜記子夏曰金革之事

無避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爲

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全本曾子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以世子之禮有

一第 23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卷 三



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  
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  
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  
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能使人是故抗世子  
法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凡君之於世  
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  
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  
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  
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  
然然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

證偽十

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  
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  
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也學之爲長幼  
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  
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聞之曰爲人臣  
者曰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于迂其身以善其君  
乎周公優爲之

文王世子無子夏問 爲人臣者殺其身云云本在  
所以善成王之下今移在末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  
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此句問伯

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踊不絕地姑  
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  
上截見檀弓下見雜記而非子夏之所問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以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  
浴記曰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  
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頭有瘡則沐病則  
飲酒食肉毀瘠而爲病君子弗爲也毀則死者君子謂  
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

此采雜記雜湊成文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  
客至無所殯而夫子曰死於我乎殯敢問禮數仁者之  
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旬若有之惡有有  
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  
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  
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證偽十

子夏問客至無所館出檀弓係夫子自言禮不同不  
異三句見禮器我戰則克三句亦見禮器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客不飲而殯子夏  
問曰禮數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  
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  
吾殯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  
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孔子食於季氏見玉藻食於少施氏見雜記此合爲

一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歟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臣曰所以遊辟者可人也公許之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見雜記無子夏問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

與雜記同

證偽十

主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之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於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祔於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

反哭至爲甚爲一節殷以慤二句爲一節殷練而祔以下又爲一節俱見檀弓

子貢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雜記無子貢問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記無父字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毋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之也

全見曾子問孝公作昭公淮南子亦作昭公此誤

王氏不錄曾子問全篇而時有節錄此其一也

證偽十

主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駢以贈之子貢曰子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之

本檀弓而稍改其字句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歟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作也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此見荀子子道篇其文略同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

與檀弓不同檀弓自括髮以下接子游曰知禮一句而止蓋其失禮也此皆改變

齊晏桓子卒平仲羸衰斬苴經帶杖以菅履食粥居傍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駭人之非慈辭以避咎義也夫

證偽十

見春秋襄十七年傳無曾子問及孔子之言 孔穎

達 曰家語未必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奸以陷君乃止

左傳陽貨將以璵璠斂平子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步陽貨欲逐之曰弗與則是事已中止矣如使因孔子說而止之左氏豈有不記之理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繫孟繫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繫告宗魯使行宗

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病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見春秋昭二十年傳其文同

邾人子蒲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檀弓子游作子臯

證偽十

幸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無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

檀弓國語並記此事國語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崩贖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隨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上截見左傳下見檀弓加吾何忍食此一句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歟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始死羔裘玄冠易之而已見檀弓餘未知所本

子畢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請問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兩答皆見檀弓不作孔子之言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證偽十

末

檀弓無路馬死二句餘皆同

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者而致事者死則從其列

答語見王制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謂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厲立其弟衍

子游以問孔子孔子曰否周制立孫

見檀弓首章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閒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已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若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若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泣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

證偽十

七

十五月而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禴而成笙歌

全是組織檀弓成文合葬於防取衛人之祔也四句入之封墓四尺取子夏葬夫子之語入之古不修墓以下取孔子既祥三句足之 孔子封墓斷無不敬謹從事而遇雨崩之理此與少孤不知其墓一節皆檀弓之不足信者諸儒辨之蓋詳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開諸孔子曰已弗聞也若問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參問曰語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喪服猶應以言示之以不非也



史世家云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  
季氏饗士非饗子也孔子由是退索隱引家語孔子  
之母喪既練而見與今家語不同按孔子年二十四  
聖母顏夫人卒在昭公之九年陽虎執國柄在季平  
子逐昭公之後在昭之二十五年以後豈其先遂能  
假季氏而侮聖人乎且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當孔  
子喪母之時尙未生也而遂能問陽虎乎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  
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戶而哭其恩賜  
之施不有竿也竿與算同

此未知所本按顏淵少夫子三十歲其年三十有一

證偽十

末

以夫子之年計之則是六十一歲之事定公之立也  
夫子年四十二歲公在位十五年而卒夫子正五十  
六歲顏子固未死也而定公何以弔乎如依論語顏  
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在夫子六十九歲以後定公之  
卒益以久矣

原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  
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  
曾子曰其不然矣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  
胡爲而死其親也

此節全錄檀弓

子游問於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之死而

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  
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膝檀弓作味琴瑟張而  
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  
之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

檀弓無子游問爲明器者知喪道二句哀哉死者而  
用生者二句檀弓另爲一節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  
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  
不殆於用人乎

檀弓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  
爲踊者不仁此多子游一問

證偽十

末

顏淵之喪既祥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受之彈  
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檀弓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  
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子貢問  
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  
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以自反容以  
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三字添出則何濟  
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則薦俎薦其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下句刪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  
有所當



此節全襲祭義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事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堂事當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全襲禮器

衛莊公之反國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臯問於孔子曰周禮釋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證僞十

子

釋之於庫門以下見郊特牲文家語以衛莊公當之不知何本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郊特牲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未知其言何指孔疏謂論魯失禮之事亦無他書可証家語以季桓子當之而設爲冉有之問夫致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不絕此之不敬何待於問况冉有爲季氏私人必不問乎子之答冉有也其詞甚直若以上篇子路問魯大夫練而杖之事例之則於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何居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內外皆不踰闕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受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釋釋不盡飫則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

本魯語而少有增益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此并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

郊特牲朝服之以縞也自季桓子始也孔子曰朝服以朝卒朔然後服之此是兩節初不相蒙縞者生絹

證僞十

主

季康子始以爲朝服不過記變禮之一端此爲一節朝服視朝者諸侯之常禮告朔則重於朝視必皮弁玄端以臨之既畢其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以視朝此記諸侯視朝聽朔之宜服又爲一節與上文不相蒙

家語證僞十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彙彙本



家語證偽卷第十一

會稽范家相著

王肅序

肅字子邕王嗣子仕魏為中領軍散騎常侍贈衛將軍諡景侯善賈馬之學為尚書論語詩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所作易傳不喜鄭氏學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不明其欵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乃慨然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路方壅不通孔氏之庭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禮經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

證偽十一

十一

人之書昔相從學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者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言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喪斯文故令予從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所言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絕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

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狩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按王氏所著之書見於隋經籍志者凡十餘種今悉不傳其佚時見於他說朱子謂王肅議禮必反鄭立蓋矯枉過正假偽亂真當時所謂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非虛語也而肅之自命居然以斯文未喪為已任何其誕哉據序所言肅先撰禮經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及得孔猛家語與其所論有若重規疊矩夫議禮之書必有依據肅未見家語何能言之一符合况其論郊祭廟制五帝德諸說不過本之春秋傳大小戴以成其辭乃謂出自己見又謂與家語

證偽十一

十一

暗相印合其誰信之謂家語出於孔猛之家使猛不受業於肅猶可說也猛為已之弟子如出一人乃謂家藏之書適足證明其說殆不啻自發其覆矣

孔安國序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聞焉與孝經論語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



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游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唯孟軻孫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言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二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於時博士大夫皆送官得

證偽十一

三

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是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鑒

此序為王肅所作何孟春業已言之朱子嘗疑孔安國尚書序文體軟弱不類西漢人筆意決其為後人之贗作此序恰是經師說經語氣其出於王氏之

手無可疑也

序稱家語之正實切事者別出為論語云云已詳辨之雜記中其云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是直以諸弟子增損聖言文飾事實而聖門之學術以偽相售殆不可問矣使安國序家語必不為此言也劉中壘云論語二十卷皆孔門弟子各記善言中壘為校錄家語之人何不云論語從家語別出者耶史記儒林傳漢興諸儒始得脩其經藝尚有干戈未遑庠序之事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今序稱荀卿與秦之書高祖悉斂得之恐蕭何僅收圖籍未暇及此此固無據矣至言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尤屬妄說呂氏兄弟意圖纂漢乃藏儒家雜書欲以何用又按孝景本紀初無募求禮書之事序所以為此悠謬無稽之說者以事在孝武則儒術章明悉可考證故託之呂氏與孝景之所收藏使源委無可考究也

證偽十一

四

王肅後序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也孔子生伯魚魚生子思名伋伋常遭困於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



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孔氏三世出妻自孔子始詳見檀弓今云自叔梁紇始則四世矣不知孔子未嘗出妻聖上辨之甚力今後殿見有孔子夫人神位檀弓之言未可爲據也

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永年四十五而卒子家生子直名權年四十六而卒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名曰譚言年五十七而卒子高生武字子順名徵後名斌爲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耐子魚後名甲子襄以好經書傳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尙書及論語於夫子之舊堂壁中子魚爲陳王涉博士太師卒陳下生元路一字

不證偽十一

五

元生名育後名隨子女生最字子產後從高祖以左司馬將軍從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諡曰夷侯長子滅嗣官至太常次于襄字子土後名讓爲孝惠皇帝博士遷長沙王大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名員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國

以上序孔氏家世至子國而止全爲壁藏而作也與史記世家不同名字亦少異史記子家名求今名傲後名永與求相近或傳訛之故子家生箕字子京今作名榘字子直子高生子慎今作子順皆不同更可異者世家自子魚以下接言鮒弟子襄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是安國自子襄而下凡四

世而家語則云子魚生子襄子襄生季中季中生武

及安國是子襄至安國僅三世與武爲兄弟非父子

而延年則無其人未知何故今孔氏闕里志一依世家以太史公與安國同時當不有誤也

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尙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學

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天漢中魯恭

王壞孔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

古今文字撰眾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

二篇尙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

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既成會值巫蠱事寢不施行子

國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

不證偽十一

六

以上敘壁中古文並不提出書名但以詩書二字混之以史記漢書言古文止有尙書孝經論語逸禮無家語故也

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眾書都記錄名

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臣

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人不遺人小善所以能成其

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諸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

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

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

唐帝之煥然周王之或或末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

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



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為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語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如此

證偽十一

七

為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按博士之奏不見於他書唯家語有之當時劉向父子相繼校錄羣書不過條其篇目按其旨意錄而奏之以存於官不聞有所更正刪除也歎之言曰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其旨可知矣博士與向同時謂其見家語之在禮記者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校書一大關係當時既有此奏漢志何以並不言及且校書之事劉向未成而先卒子歆實總其成當向未卒時羣書之記錄與否尚在未定尚書不記於別錄博士何從見之又何以逆知其然至家語之在禮記

者自儒行孔子閒居等篇俱全錄外其他如檀弓王制郊特牲禮運諸篇散見於家語者若一一除之則所存者少矣是蓋欺人之不見古家語因增多篇數而文其說其為王肅之偽作無疑也按孔衍作漢魏三國志引之齊王紀以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辭不受衍載其詔書使太常王肅持冊前往是衍當晉時尚有其人與肅同時乃其先已能與劉向爭辨家語何哉

謂禮記出於家語諸儒未嘗明辨其非王應麟謂易本命一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為記史繩祖謂大戴之公符不如冠頌之典雅當以家語為正蓋皆信此奏為孔衍所作未嘗疑及家語為王肅之刪潤增加者也惟朱子經傳通解辨冠頌之文多記者之附益要之禮記非出自家語即博士一奏可明其偽也

證偽十一

八

序稱天漢中魯共王壞孔子故宅者誤也魯共王於孝景前三年徙王於魯至武帝二十八年薨則元鼎二年也武帝年號元鼎之後為元封元封之後為天漢共王之子於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已不及至天漢矣况共王平本傳但稱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故宅以廣其居此當在景帝之末與武帝之初在安國得科斗文徐為考究自必歷有年所而後獻云在天漢可也若以壞宅為天漢不大誤乎

卷第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第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第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辨政

卷第四

六本 辨物 哀公問政

卷第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第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證偽十一

九

卷第七

觀鄉 郊問 五行解 刑政 禮運

卷第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辨樂解 問玉 屈節解

卷第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舊本此三篇在公西赤問下

正論解

卷第十

曲禮子貢問 子夏問 公西赤問 此二篇舊俱有曲禮字

何孟春曰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

今之所有者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貞作史記索

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亦不同愚有以知其

非全書矣今家語王廣謀所註庸陋荒昧正文漏

略今本之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

除而致然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何字冉索隱曰

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弟子姓氏以顏何

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記伯子

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為誣蓋金張二人所

見已是今本以此推之安國及劉向之舊本至肅

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余重

為之註不亦廣謀之比乎

按何氏註家語分為八卷又別為二卷取戰國秦

證偽十一

十

漢人所記孔子之言以足之亦永嘉薛氏孔子集

語之類其篇數則仍四十四篇之舊近世虞山毛

氏自謂得北宋本凡十卷校而刻之云不失王氏

本註其書與舊本多所同異今之盛行者惟此而

已考史記世家客至於邑不求有司之下引王肅

註云有司常供其職若未嘗在焉毛本作不求而

有司存焉又引辨物篇分異姓以遠方使無忘服

註曰使無忘服從於遠今毛氏本無此註七十弟

子端木賜傳索隱引家語與時轉貨作轉化今作

貨其他與索隱及藝文類聚等書互異之處不可

勝載尤可異者廟制一篇凡家語所錄祭義中壇



墀之數及去祿去壇之文悉行節去以致文義不明豈王氏原文一至於此蓋王氏之贗本也

讀家語雜記

孔子家語王肅謂是弟子記夫子與公卿大夫及七十子所問答言語既取其醇正切實者別出為論語乃集錄其餘名之曰孔氏家語又云七十子之敘述首尾加之潤色材有優劣之故云云朱子信其說謂記論語者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愚謂論語家語既同出於七十子之撰述何以論語如此其醇家語如此其雜况聖門諸弟親領緒言即材有優劣亦斷不相懸若是且漢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

證偽十一

十一

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至家語則止標其卷數初無從弟子記問中別出為論語之語是王肅之妄言也朱子何以信之論語非出於家語即家語已自言之矣七十二弟子篇曾點傳引論語云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使論語出自家語安得家語復引論語耶况家語與論語事文重見者不一而足豈有一時之撰集而兩取之乎謂之家語者當是詳著孔子之家世行事及其言論出處也漢以前無是書其為安國所撰集而成者無疑王肅後序亦云安國集錄孔氏家語為四十四篇以上記名義出

處

家語之出王氏序已有一說其前代安國序謂家語與諸子同列未遭秦火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多有古文奇字旋散人間安國募求其副得之是得於安國之募求者一也其後序則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孝經論語又撰集孔子家語為四十四篇是得之壁藏之餘者又其一也按漢志稱古文止有尚書孝經論語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於三經外祇言逸禮有數十篇而不及家語唯司馬子長仲尼弟子傳贊云弟子籍出自孔氏古文近是孔氏穎達曰凡書有古文奇字者俱謂之古文論語是家語非出自壁中可知何以明之家語

證偽十一

十一

既與諸子同列是秦法所不禁者孔騰何必取而藏之壁中耶記家語非出孔壁劉歆總羣書而奏七略以家語附於論語之後者以其為孔門之書也班固藝文志因之然諸經皆有傳授而家語獨無小司馬曰大戴記孔子家語皆非正經漢儒以其非聖人之言故皆不傳習之漢時行書不廣經生自專門名家外不無抱殘守匱之歎若無師傳之書則流行少矣劉歆校錄之家語藏之秘府旋遭新莽之亂遺佚無存是以王肅得售其偽以上習傳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



其所謂今家語者卽王肅所出之四十四篇而古家語亦未詳及小司馬作史記索隱引用亦是今家語而文稍不同諸如六經疏義六臣文選註唐類函藝文類聚所用盡是今家語則自王肅以前古家語之亡可知使其現存肅亦難以作偽也記古家語之亡

漢魏之際兵戈不息儒學衰微康成蔡邕之後王肅與高堂隆蔚爲儒宗康成好據讖緯肅起而闢之作聖證論以相譏短非不時有益於經傳顧聖證論所根據者家語頗多家語固肅之偽書也又安得以之證聖乎

今家語出於魏明帝之時其所作尙書詩三禮論語及易傳皆立於學官而家語獨未經奏上設此四十四篇

果出於孔氏豈肯不表章之以聞於朝毋亦有鑒於張霸之偽書而有所不敢耶

王肅作聖證論以譏短康成同時樂安孫叔然駁而釋之然未奪其幟也東萊王基以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康成舊說特據康成義與之抗衡馬昭張融亦與肅爭難不相下然肅之學竟行於世以上記今古家語止二十七篇而王肅之家語反有四十四篇其增多十七篇何哉肅非不知漢志所載之卷數本之向歆之所校定者以爲出之孔氏家藏之舊并向歆班氏有所不得見者矣多則足以惑人也古之偽書未有并其篇數而增益之張霸以百兩徵則

依古文百兩之數也而王肅獨增家語之篇數蓋其取孔門之言論事實散見於傳記子書中者博收之於篇則必與古家語多所印合卽有真本出而證之亦無害其爲偽也以上記篇數不同

王肅之論語無憑空撰出者朱子所以信其爲真使古家語而在知其必有符合之處何者肅所採之書無不與家語相依傍者此肅之巧也請縷析之於左

家語所取莫多於二戴先儒謂禮記者孔門弟子各述所聞及漢儒所撰又云子貢作樂記子游作禮運子思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孔安國撰集家語不此之取而何取肅之取禮記獨多者以此

自二戴以外所取之多莫如說苑說苑爲劉向之敘述向爲校錄家語之人其所著孔門言論事迹必本之古家語可知王氏故盡取之按今說苑爲曾鞏所校錄當時本已不全鞏取之士大夫家補其亡佚以足崇文總目二十篇之數然直菴陳氏謂十九二十兩卷本是十九一卷所分是說苑非全書矣家語所收間有失考者疑卽說苑之脫佚未可知也

史記世家及弟子傳王氏取之而間有出入太史公親向安國問故弟子傳又得之孔氏古文籍雖其間多有雜說要之不離古家語故取之

荀子法行子道哀公問三篇皆記孔門言行王氏序云



荀卿入秦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與之此言蓋有所本故三篇悉取之

左邱明親受業於孔門其所記孔子之言及諸弟子事實較他書為真故左國所有悉取之

新序說苑之賸事也間取一二韓詩外傳淮南子尸子其言多不可訓則擇取之莊列韓非呂氏春秋戰國先秦之言毛萇詩傳漢初之書也間一取之

王氏所取之書以上略見大槩其他節取者雜見各篇非其所見者止於此其所可取者止於此也如孔叢為東漢人之書非不載孔門言行而王氏特棄不取其意

證偽十一

五

可見矣秦漢人所引孔子之言往往有莫知所自者何孟春採集二卷附於家語之後大約皆出於戰國諸子及傳經家之記述其間醜疵錯出尤家區別家語之失考凡二十餘條亦是類也以上記取書之原

家語所採之書多從刪改或一事參合兩事以成文或一篇離為兩處以見異或首尾加以問答或中間加以聯貫或刪削其字句或潤色其聲牙凡所變易痕迹宛然但以原書校之無不悉見今就其可見者平心論之詳於各條之下記改書之弊

玉海載馬昭之言曰馬昭張融皆鄭康成弟子今家語係王肅增加非劉向校錄之舊此即樂記中孔疏之言也樂記舜作

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註其辭未聞正義曰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云云鄭云未聞失其義也今按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記不可取證正經故云未聞

孫存曰家語文不類於六經義或謬於聖人不可盡信之書也

宋元豐中有司議南郊禮引周官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脫衮冕蓋先衮而後裘也因請更製大裘以衮用於祀日大裘用於祀日當時俱言家語不足據斥之

證偽十一

六

子曰家語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又與呂伯恭書曰遺書愚意所刪去者亦須鈔出逐段略註刪去之意方不草草若只暗地刪卻久遠易惑人記論語者只為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按朱子以家語為當時書者因其所撰集皆可考證非有臆說無據之談也子既辨之於前矣竊謂孔叢子雖非孔鮒之作然尚是東漢人記述若家語則鈔撮西漢以前遺書謂是當時書豈其然乎

陳直菴曰王肅關鄭學孔猛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行於世云是博士安國所得壁中書也殆未必然其所載多見大戴左氏傳諸書



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原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藝文志有王肅註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校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一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闕鄭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然則肅所註之家語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校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鄭注樂記云其詞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所增加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學每異於鄭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爲贅此此是有爲云爾

證偽十一

七

劉宗周曰家語所鈔左傳禮記說苑之書皆不如原文當一一改正其始誅因誓諸篇尤不可訓當別出爲附集以上記諸家評論王氏所註家語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譏其雜而不純疑者但知其增加舊說未有全指其僞者一以魏晉以來流傳之舊或有所本一以孔門之書存之爲幸且託於孔猛之所出當非全誣也不知是書之源委自王肅以前從未見諸儒言及而肅言孔壁所藏博士所奏獨如此了了非卽肅之供牒耶古家語不可得見而王肅之家語不得不流傳於後者

其勢然也如小戴之王制月令諸篇明知作者有人而至今奉若正經况家語不足以害經而又何論其僞與否但是書之見於徵用者如十三經疏義綱目前編之類與經史相爲表裏今明其爲王肅輯錄之書則其中背道不經之說不必咎及孔門之弟子與孔安國之撰集而讀者可以釋然於心矣

證偽十一

天

馬昭謂王肅增加家語此據其一節言之也夫但曰增加則必有原本之存而昭固不及見矣何以明之昭若及見古家語則當直舉原文以正之何必云鄭所未聞乎鄭氏之學極博然註經未嘗一引家語則古家語之亡久矣馬昭張融與肅先後同時已不可得見而肅之借孔猛以作僞又孰從而難之以上記書行之由家語所記王氏但謂其煩而不要而不言其錯謬誣託難以存信則當其纂集之時亦不知決擇之甚矣如論語言子路好勇而家語所載遂不一而足戎山之對長劍之舞雜見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尤其鄙倍至於陳蔡之圍以端木氏之賢至疑顏子竊食糗飯此尙可謂七十弟子之記述耶

王肅作尙書註十二卷駁義五卷皆今文其義多與孔氏古文傳合梅賾上古文尙書自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文與肅所言正同故當時皆用王註劉知幾晁公武謂王肅必私見古文故能與之印合夫古文尙書已不



可盡信而王肅因先見而襲之是其作偽固不獨家語一書矣肅又有喪服要記一卷內載哀公問葬父一篇雜見杜氏通典徵引其文尤荒誕不經謂孔子勸哀公設桂樹用三桃湯為哀公所非鄭善長謂肅之所證近誣是其誣聖亦不獨家語一書矣以上記偽

毛詩皇矣篇孔氏正義釋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二句云家語引此詩乃去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今本及肅註並無此語蓋肅之家語失傳亦良多矣其詳見序目下以上肅原本之訛

家語證偽十一

證偽十一

九

終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彙纂本



# 家語疏證

今世所傳家語十卷凡四十四篇王肅注昔人多疑之而未  
有專書同郡孫頤谷侍御作疏證六卷斷爲王肅僞撰余讀而歎曰詳哉言乎是猶盜者之獲得真贓矣案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藝文志王肅注家語十卷其卽師古所言今所有歟班史所志皆劉向校定古人以篇爲卷今本四十四篇校漢志增多十七篇吾友錢君廣伯頗疑漢志所稱二十七篇卽在今四十四篇中且以尚書之二十八篇爲證余竊以爲不然尚書孔傳及家語俱王肅一人所作尚書二十八篇漢世大儒皆習之肅固不敢竄改唯

## 家語疏證

于增多之篇并僞爲孔傳以逞其私至于家語肅以前儒者絕不引及肅詭以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有其書取以爲解觀其僞安國後敘云以意增損其言則已自供臆狀然而肅之自敘首卽以鄭氏學爲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夫敘孔子之書而先言奪鄭氏之學則是傳會古說攻駁前儒可知矣又自敘引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攷鄭注論語牢弟子子牢也肅之所爲談者卽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人



安得牽合若此邪馬昭去肅未遠乃于家語一則曰王肅增加再則曰王肅私定斯言可為篤論余固學鄭氏之學者然非好為附和黜王尊鄭蓋嘗平心讀其書而決之耳因校閱家語疏證特書此以諗廣伯且質諸侍御幸有以化余焉海寧陳鱣

憶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館衡下離刊杭先生道古堂集夜永酒闌論及王肅撰家語難鄭氏思欲搜攷以證其譌因握筆互疏所出十得五六旋各罷去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業而晴江亦歿久矣今讀孫頤谷侍御疏證六卷討本尋原刻譌辨謬發昔人未發之覆凡向所搜家語疏證

家語疏證

卷一

行無實據

又案水經注汶水篇云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制葬生送死之節長幼男女之禮路不拾遺器不彫偽矣蓋本之家語而西方之諸侯則焉

案西方史記作四方是也肅但求異於一字改為西方而注云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亦太近纖司馬貞史記索隱反據以為說何也

定公以為司空節

案此亦鑿空臆說別五土之性是司徒職非司空職

家語疏證卷之一

仁和孫志祖學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節

案史記孔子世家但云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王肅因禮記檀弓有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語遂撰出制為養生送死之節一段其實男女別塗道無拾遺乃下文為司寇時事此方為邑宰一年未必化行如是之速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孔子自言治效之漸固如是耳凡肅所云皆敷

家語疏證

卷一

行無實據

又案水經注汶水篇云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制葬生送死之節長幼男女之禮路不拾遺器不彫偽矣蓋本之家語而西方之諸侯則焉

案西方史記作四方是也肅但求異於一字改為西方而注云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亦太近纖司馬貞史記索隱反據以為說何也

定公以為司空節

案此亦鑿空臆說別五土之性是司徒職非司空職



也肅意不過欲孔子所歷之職皆有事蹟如後世人  
謬年譜所爲而又別無證據據拾空談殊可不必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

案左定元年傳云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  
也溝而合諸墓孔穎達正義云孔子之爲司寇也在  
定公十年以後未知何年溝之王肅以孔子爲司寇  
事實顯著其爲司空無間焉意以溝合墓道職近司  
空遂以此事屬之爲司空時與左傳違非也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節  
案此襲左氏穀梁定十年傳及史記世家之文

家語疏證 卷一

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案齊人因夾谷之會來歸鄆讎龜陰之田杜預左傳  
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蓋鄆也讎也龜陰也是爲三  
邑龜陰以龜山之陰得名總言之爲汶陽故孔子使  
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  
之析言之爲鄆讎龜陰非鄆讎龜陰之外別有汶陽  
田也今家語以鄆讎龜陰三邑爲四邑誤本何休公  
羊注又以汶陽田在四邑之外竝誤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節  
案左定十二年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蓋是時

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費叛內鬪頻仍故可乘勢  
墮之而季氏叔孫氏亦俛首聽命耳至成無畔臣孟  
氏倚爲保障卽圍之而弗克矣不得以墮三都張大  
其詞謂孔子之政令得行於三家也公羊傳乃云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而史記家語竝述之以爲  
出於聖賢之謀略過矣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  
墮都辨謂其謀非出孔子良是

叔孫不得意於季氏  
案當作叔孫輒不得意於叔孫氏下入於費氏之宮

家語疏證 卷一

費氏亦當作季氏此竝傳寫之譌

遂墮三都之城

案家語竟云墮三都似孟氏亦墮成者何不一契勘  
左傳耶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樂成篇荀子儒效篇新序雜事第  
一篇及第五篇淮南泰族訓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掘行相事節

案孔子誅少正卯事不見於論語左傳惟荀子宥坐



篇史記孔子世家淮南汜論訓說苑指武篇白虎通  
誅伐篇言之孔子集語引尹文子稱仲尼誅少正卯疑戰國好事者所  
為王若虛辨惑論之極詳闕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引  
陳幾亭曰聖人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衆棄之無出  
人不意但為其宿昔姦雄案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  
此稷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為政之道耶  
尸於朝三日

案諸子俱不言尸朝三日不知家語何所據而云亦  
疑其過夫少正卯之罪狀未著何至尸朝三日耶  
其談說足以飭褒榮衆

家語疏證 卷一 四

案飭褒榮衆當從荀子作飾哀營衆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節

案此襲荀子宥坐篇說苑政理篇韓詩外傳三

王言解第三

孔子問毛本居至篇末

案此篇全襲大戴禮之文王言大戴作主言非

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案此三句亦見尚書大傳

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

餘姚盧氏文弼曰怨當作愆大戴究非志祖案荀子

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注云怨讀為蒞禮  
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蒞苑通此因誤為怨字耳  
能合天下之至親也

案大戴禮此句下尚有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  
下之至和者也二句下文云此三者咸通蓋今家語  
本脫

故明王之政

案政當從大戴作征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至篇末

家語疏證 卷一 五

案此篇襲禮記哀公問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篇

首尚有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一段王肅割入

後問禮篇以一篇之辭分作兩篇家語多此類

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

案家語脫下傷其親三字據二戴補

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

安其土

案二戴竝作不能有其身下云則不能成其身此處

作有為是

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心



案二戴竝作寡人蠢愚冥煩旬子志大戴作識之心也此注云欲煩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古志識字通亦當本作幸煩子志之心唯以冥煩作幸煩下屬為異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至篇末

案此篇全襲禮記儒行篇篇首孔子在衛一段則王肅以史記孔子世家敷演又參用禮記檀弓申之以冉有語也陳澧集說引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蓋戰國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冒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

家語疏證

卷一

六

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

案鄭康成禮記注云哀公館孔子肅遂撰為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由據文選沈休文冬節後詩注補賓階升堂立侍云云蓋因鄭注而敷演之耳正義亦云哀公至孔子之家其實未必然也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而數也

案集說曰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數則面諛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以是為剛毅焉得剛故程子謂游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

雖危猶起居竟身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

案竟身禮記作竟信鄭注信或為身盧校猶字在起居下云猶竟十三字作一句

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案禮記此下尚有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一段

而上下不知也

案禮記無下字據王注云因事而止之則君不知亦不當有下字

家語疏證

卷一

七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當入前大婚解王肅移置於此非也

以忤其衆

案忤記作午陸德明釋文云王肅作迂海寧陳氏鱣云悟為正字午通用迂俗字也

言偃問曰節

案此下乃禮運篇之文王肅又移置於此合為問禮篇其實各還其舊可也紊亂篇第而上下文義俱不聯貫所謂作偽日拙者歟



吾得乾坤焉

案禮記作坤乾正義引熊氏云殷易以坤為首故先坤後乾家語改作乾坤非觀注云乾天地得天地陰陽之書則是王肅妄改非由後來刻謬

夏則居檜巢

案禮記古本作檜巢山井鼎七經攷文云家語亦作檜巢句解本音魯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節

案此襲大戴哀公問五義義儀同篇荀子哀公篇韓詩

家語疏證

卷一

外傳四新序雜事第四篇

君子入廟如右

案荀子作君入廟門而右此衍子字古而如通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節

案此襲荀子哀公篇說苑尊賢篇韓詩外傳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節

案此襲說苑指武篇

大則無攻

案說苑作大則攻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節

案此襲說苑君道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節

案說苑敬慎篇非對哀公語王肅假為問荅而類入於此

昔者殷王帝辛之世

案國策宋策新序雜事第四篇載宋假王事與帝辛略同吳師道云宋殷後疑即此一事而記者不同

殷王太戊之時

案太戊桑穀事見書序史記殷本紀而呂氏春秋制樂篇韓詩外傳三以為湯時說苑君道篇一以為太

家語疏證

卷一

戊一以為武丁時敬慎篇及尚書大傳漢書五行志

竝作武丁

十有六國

案尚書大傳說苑敬慎篇及集語俱作六國說苑君道篇作七國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韓詩外傳一又文子符言篇載

老子語略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毛本衍農山節



案此襲說苑指武篇韓詩外傳九七農山外傳七作景

山九作戎山

兩壘相望

案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四百六十三引竝作兩壘相

當旗鼓相望與說苑合

同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

盧云辭氣不似

魯有儉嗇者節

案此襲說苑反質篇

孔子之楚節

家語疏證

卷一

案此襲說苑貴德篇

季羔為衛士師節

案此襲說苑至公篇韓非外儲說左下

俄而衛有蒯聵之亂

案說苑云衛之君臣亂當即指蒯聵事韓非云衛君

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去也

先人後臣

案說苑韓非俱無人字疑衍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南宮敬叔說苑作頃叔

孔子曰王者有似于春秋節

案此襲說苑君道篇

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

案說苑無秋字

曾子曰入是國也節

案此襲說苑談叢篇

子路為蒲宰節

案此襲說苑臣術篇韓非外儲說右上蒲宰作邱令

載季孫讓語并云孔子駕而去魯非也水經注濟水

篇引家語以駁之

家語疏證

卷一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節

案此襲說苑善說篇

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

案此二語說苑所無而實足以定管仲不死子糾之

案宋儒桓兄糾弟之說與史記荀子諸書俱不合非

也尹起莘之論王珪魏徵曰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

致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

不予又曰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與人臣事君不同

故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寮屬亦臣子也任

是職者當以一人為主不得以所事為主此足發明



家語之說

孔子適齊節

案此襲說苑敬慎篇韓詩外傳九上吾外傳作阜魚聲轉字異一人也

遂投水而死

案說苑作自刎而死外傳作立槁而死

孔子謂伯魚曰節

案說苑建本篇分兩段其君子不可以不學以下則誨伯魚也此合為一參取尚書大傳大戴禮勸學篇韓詩外傳六

家語疏證

卷一

七

不飭大戴作飾無類無類失親

注類宜為貌案尚書大傳大戴禮竝作貌

子路見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韓詩外傳一其孔子曰由也事親三語則王肅所增

孔子之郊節

案此襲說苑尊賢篇韓詩外傳二程子外傳作齊程本子

子路屑然對曰

案說苑外傳子路對辭在夫子再謂之後是

孔子自衛反魯節

案列子說呂梁事有二一見黃帝篇與莊子達生篇同一見說符篇與說苑雜言篇家語同大旨亦無甚懸殊也

有懸水三十仞

案注八尺曰仞偽古文尚書旅獒為山九仞傳亦然正義曰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元云七尺曰仞與孔義異愚疑偽孔傳與家語竝出王肅之手此亦其一證趙岐孟子注作八尺招注竝作七尺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

家語疏證

卷一

七

孔子將行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

楚昭王渡江節

案此襲說苑辨物篇其使來以告魯大夫云云則王肅緣飾之辭耳家語一本此條入辨物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節

案此襲說苑辨物篇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懷懷焉若持腐索之扞馬



盧云依注扞馬突馬則扞馬上當有御字案說苑作  
懷懷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凜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語蓋出此淮南說林訓君子居  
民上若腐索御奔馬  
魯國之法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察微篇說苑政理篇淮南道應訓  
非獨適身之行也

案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適字下有一字今本家  
語脫

子路治蒲節

案此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苑政理篇

家語疏證

卷一

四

邑多壯士又難治也

案史記說苑並以此二句爲孔子語以文義而論子  
路方願受教孔子而子反詢以蒲其何如全失語氣  
且蒲之難治又何待子路之告乎王肅但略加點竄  
而不知其謬也

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案御覽二百六十六加之下有以忠潔三字正作政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

案荀子法行篇前一段非孔子語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節

案晏子春秋問下篇作柏常騫伯與相通是問晏子  
非孔子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節

案荀子宥坐篇淮南道應訓與此同說苑敬慎篇韓  
詩外傳三作周廟困學紀聞曰晉杜預傳云周廟歆  
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爲是志祖案南史  
祖沖之傳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歆器獻  
之與周廟不異則周廟歆器至六朝猶存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節

家語疏證

卷一

五

案此襲大戴禮勸學篇荀子宥坐篇說苑雜言篇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節

案此襲荀子宥坐篇

蓋貴久矣

案荀子久作文注引家語亦作文

孔子曰吾有所恥節

案此襲荀子宥坐篇

子路見於孔子節

案此襲荀子子道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節



案荀子子道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  
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  
曰鄉者君問且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  
問而止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  
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今家語刪去前一段直  
從子貢問起改奚對為奚疑語便無根  
有爭臣七人

案爭臣七人荀子作四人下五人作三人三人作二  
人此改之者蓋用孝經諫諍章韓詩外傳十之說以  
三公四輔為七人本孝經孔鄭二注邢疏非之

家語疏證

卷一

六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節

案此襲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篇韓詩外傳三

子路問於孔子曰節

案老子下篇有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

懷玉語疑因此影撰

好生第十 易同人疏引作  
弟子好生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節

案此襲荀子哀公篇困學紀聞云尚書大傳以為成

王問周公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節

案全祖望經史問答曰是時陳成公尚在晉楚果縣  
之晉人未必竟束手也則爭端起矣故所以封之者  
終以晉之故也左氏以申叔時之諫亦附會之談家  
語并附會於孔子之稱之皆非也

孔子嘗自筮其卦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壹行篇說苑反質篇

以其為耶

案御覽七百二十八萬作雜是

孔子曰吾於甘棠節

案此襲說苑貴德篇

家語疏證

卷一

七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節

案此襲說苑貴德篇

侵暴則以仁固之

案御覽三百四十一固作圍與說苑同盧云圍當作

圍鄭注周官司右引司馬法云弓矢圍及矛守戈戟

助圍亦圍字之誤圍與禦同今司馬法作禦

楚恭王出遊節

案周易同人王弼注云楚人凶弓不能忘楚愛國愈

甚益為它災正義引家語此事作楚昭王并云昭王

名軫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在城父卒此愛國而



致它災也今本作恭王蓋後人據說苑至公篇而改非唐本之舊

孔子為魯司寇節

案此襲說苑至公篇

孔子問漆雕憑節

案說苑權謀篇作漆雕馬人左襄二十三年傳正義引家語作漆雕平論語臧文仲居蔡疏同說苑蓋以字形相近而誤分為二也其作平者亦聲近致誤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

案說苑本云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毋數卜乎指

家語疏證

卷一

七

臧氏三大夫言家語則以贊美漆雕憑蓋襲說苑而小變之

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節

案此襲說苑權謀篇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節

案虞芮爭田事尚書大傳史記周本紀說苑君道篇詩虞芮質厥成毛傳並載之而毛傳尤詳王肅注詩多從毛傳而違鄭箋故其擬家語亦往往竊取之如此及後魯人學柳下惠事並襲毛傳成文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節

案此襲說苑談叢篇其孔子聞斯言也以下則王肅

所增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節

案此襲荀子哀公篇

竊夫其有益與無益

案楊倞荀子注以竊字屬上長者不為市竊言長者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王注竊宜為察屬下讀非是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節

案御覽百八十二作見長者不能出其色見幼者不

家語疏證

卷一

九

能盡其辭盧云出字疑

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

盧云敬疑教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節

案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子思子見意林及說苑談叢篇俱有此二語說苑君子其立義以為勇不恐以為勇則又參用論語也

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案盧讀退之而不怨先之句云退之而不怨先之者如齊之伯氏是若狼暉則怨矣注則可從足以為師



也足字疑衍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節

案禮記雜記患弗能行下尚有君子有五恥一句

有其德而無其言

案盧云記作居其位無其言是也有德者必有言可

曰有其德而無其言乎

魯人有獨處室者節

案此襲詩巷伯毛傳而刪去顏叔子事雜引不倫吾

不知肅意何屬

姬不逮門之女

家語疏證

卷一

二十

案以體覆之曰姬不逮門猶言後門也

孔子曰小辯害義節

案小辯害義二句襲大戴禮小辯篇關雎與于鳥六

句襲淮南泰族訓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節

案此襲論語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

義則盜語意

幽詩曰迨天之未陰雨節

案此襲孟子周自后稷以下即能治其國家孰敢侮

于二句而敷衍之耳

郁一作鄭詩曰執轡如組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先己篇淮南繆稱訓及詩簡兮干

旄毛傳竿旄之忠告至矣哉兼采左定九年傳竿旄

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語

又案呂子淮南引詩並止執轡如組一句此云郁詩

亦不當連及兩驂如儻據詩攷也一本作鄭詩以兼引

兩驂句而改之或謂下句係後人妄增然據王氏詩

攷則厚齋所見家語本已有之矣陸佃鶴冠子環流

句却不著家語文亦小異

家語疏證

卷一

二十一

家語疏證卷之一



家語疏證卷之二

仁和孫志祖學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節

案孔子適周之年謂在魯昭公七年與昭公二十四年者皆誤也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時敬叔固未生即昭二十四年孟僖子甫卒敬叔亦安能出門從師且明年昭公即孫於齊矣安得請於魯君而資車馬以適周蓋敬叔之從孔子學禮斷在定公之世家語正論解云南容說即敬叔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

家語疏證

卷二

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以僖子遺命使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其言可信非昭公世明矣然莊子天運篇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則在定公十年是時孔子方仕魯為大司寇會於夾谷攝行相事又安得適周問禮以愚斷之當在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時史記世家所云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時亦即家語所云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是也且攷春秋是年月有食之亦與禮記曾子問所云從老聃助葬日食適合

又案孔子聖人之後也云云襲左昭七年傳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襲史記孔子世家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襲左昭二年傳韓宣子語及去周老子送之節

案此襲史記世家

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

案此倒襲句法史記作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觀乎明堂節

案淮南主術訓云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所

家語疏證

卷二

以昌桀紂所以亾者皆著於明堂王肅遂影撰為孔子事又周公負成王圖見漢書霍光傳故并以為孔子適周而見之也其明鏡所以察形云云襲大戴禮保傅篇賈誼新書胎教篇說苑尊賢篇韓詩外傳七又案注世之博一作傳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此駁鄭康成禮記明堂位注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本指成王鄭注乃云天子周公也其說固謬世之為鄭學者乃并周公攝王位及郊祭六天之說而信之嗚呼何其蔽也予謂王肅偽撰家語以駁康成固不足信然其糾正此二事實為



古今篤論非馬昭之徒所及

又案禮記正義引鄭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則康成固知周公之未嘗攝王位矣乃於明堂位注又云周公攝王位自相矛盾

又案禮記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釋文本或無周公字蓋去此二字則可無攝位之嫌此節是泛言明堂位之義所以明諸侯尊卑者如此詞不繫乎周公也否則周公已攝王位下文何以又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乎

家語疏證

卷二

三

孔子觀周節

案此襲說苑敬慎篇說苑但云太廟不云太祖后稷之廟也

福之根也

案宋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云根家語誤根

口是何傷

案口說苑作曰宋本說苑亦作口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節

案此襲說苑反質篇

吾比執道而今委質

案說苑無而今二字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至篇末

案此襲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

蓋有三千就焉

案大戴作蓋三就焉盧辯注云謂大成次成小成也

應侯慎德

案詩本作順德大戴引同故鄭箋引易君子以順德為證

正義云升卦巽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順長

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定本作慎德準此詩上下

家語疏證

卷二

四

及易宜為順字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志祖案慎順

字本通然易詩兩文俱當作順字於義為協王肅周

易本作慎德見釋文朱子從之似非也巽為順又地道

主順升卦巽下坤上故曰順德慎字無義淮南穆稱訓引詩作

慎

有土之君子也

案注云言有土地之君子字疑衍

匹夫不怒

案大戴作匹夫之怒是

而為下國駿麗荷天子之龍



案大戴無而字子字疑衍王應麟詩攷不載

衆人聞之以爲成也

案大戴注引作成主

是官緇之行也

案官上脫南字

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案大戴注云家語似妄也王肅本襲大戴作家語此

注乃云大戴引之曰可資一咲

未嘗見齒

案元張存中四書通證引此句上有泣血三年四字

家語疏證

卷二

五

與禮記檀弓合蓋今本脫也

啟螫不殺則順人道

案人道大戴作天道是也文選上林賦注引家語亦

作天字

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

案大戴無文子二字是

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

案大戴無者豈二字疑衍

信而好直其功

案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作其切也注言其切直也上

文其端也下文其志也亦當同大戴有也字  
至於其爲容也

案大戴作和容注和容主賓客也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節

案此襲說苑尊賢篇

又有士曰林國者

案說苑作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用之蓋

其人姓王名林國字屬下句此脫去王字而以林國

爲姓名誤也

家語疏證

卷二

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節

案此襲說苑臣術篇韓詩外傳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甚者節

案此襲尸子君治篇見近任氏刻說苑敬慎篇

顏淵將西遊於宋節

案此襲說苑敬慎篇

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

案此下與荀子法行篇韓詩外傳二所載曾子語意

略同荀子注引家語數作親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節



案此襲說苑敬慎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節

案此襲說苑尊賢篇說文繫傳邑部鞞字引家語與

今本異

孔子閒處喟然而嘆節

案此襲說苑尊賢篇

日見百七十人

案說苑作下士七十人

齊景公來適魯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說苑政理篇尊賢篇

家語疏證

卷二

七

又案左傳無齊景公適魯事史記年表魯昭公二十

年齊景公與晏子狩入魯問禮齊景公二十六年獵

魯界因入魯仁和梁氏玉繩曰齊魯兩世家亦載此

事孔子世家并載景公與孔子問答語而左傳無之

未知何出疑六國時人偽造史公妄取入史而所以

為此說者因是年齊侯出於沛也

法無私而令不愉

注愉宜為儉案愉儉古字通

首拔五莠

注首宜為身案作首義自可通謂首先舉百里奚也

其霸少矣

案史記說苑少竝作小

哀公問政於孔子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衛靈公問於孔子節

案呂氏春秋先己篇作魯哀公問此襲說苑政理篇

孔子見宋君節

案說苑政理篇宋君作梁君王肅以孔子時無梁君

故改之也然孔子亦無見宋君問答之事

未有若主君之問

家語疏證

卷二

八

案主君非諸侯之稱疑衍主字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節

案此襲尚書大傳略說史記孔子世家韓非子難三

說苑政理篇

奚其適歸

案奚詩本作爰說苑引同鄭箋爰曰也曰此禍其所之歸

乎左宣十二年傳引詩杜注爰於也正義釋作爰義

自可通王肅因毛傳無文遂改作奚字以破鄭義朱

子詩傳從之殊可不必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節

案此襲說苑正諫篇白虎通諫諍篇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節

案此撮合說苑權謀篇二事為一聖人轉禍為福云

云則孔子論齊桓公伐山戎孤竹語以同在說苑一

簡之內王肅遂誤合之也中行文子事亦見韓非子

說林下

楚王將遊荆臺節

案說苑正諫篇楚王謂昭王也余知古渚宮舊事二

同

家語疏證

卷二

九

司馬子祺諫

案子祺說苑作子綦渚宮舊事作子期期祺綦三字

竝通

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

案渚宮舊事賀作駕無諫字是說苑云於是令尹子

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

故吾皆以見事之而加愛敬

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齊晏平仲

於鄭子產

齊有一足之鳥節

案此襲說苑辯物篇家語一本此條亦入辯物篇

孔子謂宓子賤曰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韓詩外傳八史記仲尼弟子列

傳

子貢為信陽宰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奉天子之時

案御覽四百九十九引無子字

子路治蒲三年節

案此襲韓詩外傳六

家語疏證

卷二

十

夫子未見由之政

案外傳無之政二字文選演連珠注引亦無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節

案此襲墨子脩身篇說苑建本篇

無務農桑

案農桑墨子說苑竝作豐末末與本對家語作農桑

蓋以字形相近致誤

孔子曰良藥苦

毛本有於口而利於病節

案此襲說苑正諫篇



孔子見齊景公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高義篇說苑立節篇

入謂弟子曰

案入說苑作出是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節

案說苑權謀篇但云孔子與齊景公坐家語孔子在

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亦王肅緣節

之詞未必景公親造孔子之館也

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案說苑作天之與人必報有德

家語疏證

卷二

士

子夏三年之喪畢節

案此襲詩素冠毛傳說苑脩文篇與禮記檀弓異

子貢曰

案毛傳作子路問

孔子曰無體之禮節

案此襲說苑脩文篇

夫鐘之音

案說苑作鐘鼓文選七發注引家語同

孔子見羅雀者節

案此襲說苑敬慎篇其孔子顧謂弟子曰以下則據

說苑之文而暢論之也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

隨小者之慧則有危亾之敗四句自是格言

大雀從黃口亦不得

案不得當從說苑作可得

孔子讀易節

案此襲說苑敬慎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

蒼梧燒娶妻而美

案蒼梧燒淮南汜論訓作倉吾繞

家語疏證

卷二

士

後雖欲悔難哉

案說苑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上文無不慎其初

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二語此則未免語意重沓孔子

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亦見說苑建本

篇王肅蓋兼襲之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韓詩外傳八

又案以曾皙之賢曾子耘瓜誤斬其根何至擊以大

杖至仆地不知若曾子之欣然而起援琴而歌則孝

之至也使果有此事孔子聞之亦必不怒而弗內何



以援舜事瞽叟爲比而反責曾子之不孝乎夫瞽叟之欲殺舜處心積慮蓋非一日故舜可宛轉避之若猝子大杖本無欲殺之心其子亦安能預知而逃走也吾謂此事蓋好事者爲之諸子習非爲是曾不加察三人言之則市真有虎矣

又案洪邁容齋三筆云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爲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寘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皙爲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皙酒肉養志未嘗有此

家語疏證

卷二

七

等語也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節

案說苑尊賢篇作介子推此非晉之介子推也

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

案說苑云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節

案此襲列子仲尼篇說苑雜言篇淮南人閒訓略同

孔子游於泰山節

案此襲列子天瑞篇說苑雜言篇淮南主術訓齊俗

訓

見榮聲期

注聲宜爲啟或曰榮益期也案漢書人表亦作榮聲期錢氏大昕考異曰聲當爲罄之譌啟罄聲相近處常得終

注得宜爲待案說苑作待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節

案此撮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王肅於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下增一句云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以牽合之痕迹顯然

孔子曰吾死之後節

家語疏證

卷二

八

案此亦撮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故曰與善人居云

云又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案荀子性惡篇引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

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案說苑本云君子慎其所藏王肅改作慎其所與處以牽合商之好與賢己者處賜之好與不若己者處直似今人作時文伎倆秦漢以前文不如是也



曾子從孔子於齊節

案此亦撮說苑雜言篇二段為一依賢固不困云云乃說苑別一條引孔子語王肅強綴於此以為聞晏子之言而發非也

又案荀子大略篇晏子春秋雜上俱載曾子行晏子贈言事楊倞荀子注云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為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為之歟宋葉大慶攷古質疑云家語及史記皆言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則是曾子生於定公四年觀齊世家晏子死齊魯會於夾谷之歲乃定

家語疏證

卷二

十五

十年也時曾子方七歲安得曾子送行之辭盧云此曾子豈曾皙歟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

案說苑作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無仕必擇君句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節

案此亦合說苑雜言篇二段為一孔子曰中人之情也節

案此亦合說苑雜言篇二段為一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節

案說苑雜言篇愚者反是下接以夫處重擅寵云云而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又別一條今撮合為一增是以二字將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數語橫亘於中使上下文義俱不融貫是之謂剽說孔子曰舟非水不行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案說苑作小人不可不閑也是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節

家語疏證

卷二

共

案此又撮說苑雜言篇二段為一夫終日言不遺已之憂以下乃別一條非對高庭語不知何故牽合之也蓋說苑此篇文幾於掇拾殆盡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節

案此襲國語魯語史記孔子世家說苑辯物篇下二事並同

為漆姓

案漆說苑史記並作釐

陳惠公賓之於上館



案史記作潛公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

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四年卒世家潛公十六年孔

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潛公為是漢書五行志

作閔公閔潛同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

案偽古文尚書旅獒語出此

郊子朝魯節

案此襲左昭十七年傳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案唐石經左傳天子失官下重一官字此注孔子稱

家語疏證

卷二

七

官學在四夷本文亦當與石經同

邾隱公朝于魯節

案此襲左定十五年傳

孔子在陳節

案此襲左哀三年傳史記孔子世家

陳侯就之燕焉子游行路之人云

案文選蘇子卿古詩及褚淵碑文注並作子游見行

路之人毛本脫一見字別本改作就之燕游焉行路

之人云益謬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

案此二語王肅所造以證七廟不數文武之說詳見

後廟制解

陽虎既奔齊節

案此因左定九年傳有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一

語假為子路問荅之辭以敷演之親富不親仁又襲

左傳鮑文子語也

趙簡子好利而多信

案是時趙簡子未卒不應稱諡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左哀十二年傳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以

家語疏證

卷二

六

下則王肅所增

再失閏也

案左傳杜注火猶西流是九月歷官失一閏正義云

釋例長歷言諸儒皆以為時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

月謂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以長

歷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

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為失一閏月耳

吳王夫差將與左作哀公見晉侯節

案此襲左哀十三年傳子貢聞之以下則王肅所增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



案左傳正義云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王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節

案此襲左公羊哀十四年傳史記孔子世家

又案左傳作車子鉏商杜注車子微者鉏商名服虔

則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見正義王肅蓋襲服

說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史記索隱曰服虔以子為姓

非也車子微者之人人微故略其姓

採薪於大野

家語疏證

卷二

九

案採薪之說取諸公羊左傳正義云家語與經傳其

文正乖傳言狩而獲麟非採薪者也鉏商不是狩者

麟非狩之所獲何以書為狩乎公羊之說飾之以成

文耳不可與左氏合也

折其前左足

案折其前左足他書罕言

棄之於郭外

案孔叢子云棄之五父之衢與家語合左傳正義云

以賜虞人虞人當受之矣棄郭外非賜人之辭不得

棄之以為賜人也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節

案此襲禮記中庸

待化以成

案中庸無此四字果贏取螟蛉而化以為子猶政之

化百姓著此四字義更明顯蒲盧之為果贏名著爾

雅盧字本不從艸沈括以前從無蒲葦之說

禮者政之本也

案中庸無此句而誤重下文在下位三句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

家語疏證

卷二

十

案中庸無此數語蓋王肅所增以下文復以子曰更

端遂撰此以聯屬之朱子乃謂子思刪去繁文而所

刪有不盡者不知是王肅增繁文非子思刪繁文也

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 公曰為之奈何孔子

曰

案此俱王肅所增中庸無之

忠信重祿

注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案此襲康成說朱子則以忠

信屬上言謂待之誠而養之厚

饒廩稱事



案中庸本作既稟鄭注既讀曰餽王肅遂改作餽字攷說文餽本作氣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引作不使勝食既則二字本通可不必改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案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正擇善固執之實事王肅不知而妄刪之朱子又疑家語有缺文或爲子思所補不知是王肅刪而非子思補也蓋緣家語勦襲諸子之言平易而大醇者居多朱子不疑其僞耳梅鷲論僞古文尚書謂朱子之明過于鄭僞晉人之欺甚于校人予於家語亦然

家語疏證

卷二

王

公日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

案此二語亦王肅所增擇善固執之功尚未備言而遽曰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可乎

孔子曰立愛自親始節

案此襲禮記祭義

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案此亦王肅所增刪中庸之文而以祭義足成之又

接爲哀公語以聯屬其文其誰欺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節

案此亦禮記祭義篇文因上襲祭義而復牽連及之

以爲民之則

案禮記本作以爲黔首則正義云史記秦命民曰黔首此記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爲黔首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據此則禮記雜出諸儒之手所稱子曰者皆作記之人述之也王肅知孔子口中不應有黔首之稱遂改作民之二字其用心亦良苦矣

燔燎糝菹

案禮記鄭注糝當爲馨

祭欲見親之顏色者

家語疏證

卷二

王

案禮記如欲色然鄭注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王肅解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見正故其據家語即改爲欲見親之顏色者以實其說蓋亦聖證論之一

又案禮記正義引馬昭申鄭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如此亦比色於德張融亦云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據此則鄭說未爲害義王肅有心立異爾顧炎武日知錄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解更明暢

終



家語疏證卷之三

仁和孫志祖學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節

案此襲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第五篇韓詩外傳二又莊子達生篇呂氏春秋適威篇以此為莊公顏闔事莊子釋文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衛莊公東野畢莊呂竝作東野稷升馬執轡

注馬當為車案荀子新序外傳竝作車

家語疏證 卷三

公說遂以告孔子

案此下竝王肅所增顏子之言實為古今篤論而王肅以為夫子少之何也

孔子在衛節

案此襲說苑辯物篇

父死家貧

案文選陸士衡豫章行注父作夫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節

案此襲說苑辯物篇

若乃窮神知禮

注禮宜為化案此本用易語說苑亦作化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節

案魯臧文仲武仲皆不為聖人所許然就此二人平心論之文仲究賢於武仲也武仲之據防求後孔子責其要君實與亂賊無異家語但見左文二年傳載孔子譏文仲不仁不知又襄二十三年傳云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似文仲不智而武仲智遂換為顏回問二人孰賢而子以武仲賢答之夫武仲惡可以稱賢哉家語是非多謬於聖人知必非孔子之舊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

家語疏證 卷三

案御覽四百四十五討作計智作勇是

置六關

注傳曰廢六關非也案廢之為置猶亂之為治也公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聲者何休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可証杜注自誤

妾織蒲

案御覽蒲作席據注傳曰織蒲蒲席也則本文當是席字後人據左傳改

顏回問君子節

案弗學而行弗思而得此聖人生知安行之事高於



君子一等矣顏回方問其次何為以是語之蓋作者於聖賢學問之淺深固茫未有得也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節

案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二語實聖學精蘊非荀楊所能道惜不詳其來歷當別錄之

又案一本此條在下顏回問朋友之際節後如此則顏回問君子而因及小人以類相從

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案徐幹中論慎所從篇以此二句為孔子語

家語疏證

卷三

三

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

案此本論語惡微以為智者惡訐以為直者又中論覈辨篇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為辯絞急以為智恥學而羞不能

案此言恥人之學而羞人之不能與君子之為人不能

輕相反

顏回謂毛本子路曰節

案此襲論語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及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語

為聞者盍曰思也夫

案此語不甚可解曰宋本作日注同

故君子於為義之上

案論語君子義以為上上尚通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曰賓之

案此二語未詳疑有脫誤或見字當在未仕下

又案此篇所引顏回語多不詳其來歷蓋王肅所據

先秦諸子書今已亡佚也

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案此襲論語

子路初見第十九

家語疏證

卷三

四

子路初毛本見孔子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

木受繩則正毛本直御覽人受諫則聖

案偽古文尚書說命語出此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節

案說苑雜言篇本分兩段王肅增汝所問也在五者

中矣句牽合為一

敢問親交取親若何

案說苑親作新古親新字通

孔子為魯司寇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孔子謂宰子曰節

案說苑政理篇應作膺

又案楊慎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蟴之沸政之譁也甚矣

孔子兄子有孔篋者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王事若龍

家語疏證

卷三

五

注龍宜為襲毛本案說苑作襲

孔子侍坐於哀公節

案此襲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子貢曰陳靈公君臣毛本脫从左宜宣淫於朝節

案此因左傳載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數語而傳會之然大謬也洩冶不幸仕於亂朝直諫捐軀忠之至也洩冶誅而靈公弑矣陳之不亾若綫豈有舍陳之君臣而反責洩冶之理大夫例合書名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本無貶詞左傳所載孔子語半屬後人依託本不足據然就左傳

而言亦似傷洩冶之死非其罪而無甚深文家語乃

撰為子貢問荅之辭責其懷寵不去死而無益其何

以開忠諫之路乎胡傳謂治雖效忠猶在宋子哀魯

叔肸之後尤謬

忠報之心

案左傳正義引作忠款

孔子相魯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

又案孔子攝行相事止攝會盟饋相之事非當國也

是時季氏相魯安得孔子攝之此云孔子相魯非也

家語疏證

卷三

六

乃選好女子八十人

案御覽五百七十一引作好女子二八今本疑後人

以史記改

彼婦人之請

案盧云請當從史記作謁方叶韻宋本家語謁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案左襄二十一年傳叔向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杜註詩小雅釋文云今小雅無此全句唯采菽詩

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節



案此襲韓非子顯學篇據史記弟子列傳云子羽狀貌甚惡與此言子羽有君子之容相反

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子

案此語亦見史記韓非子大戴禮五帝德論衡骨相篇本書亦屢引之五帝德弟子解王若虛論語辨惑曰此好事者因論語而附會之耳夫子一時忿怒之辭非謂

平居一聽人言而遂信其行也天下之人行不副言者多使隨聽而遽信之所失豈獨宰子耶至於以貌

取人雖愚夫知其不可而謂聖人爲之乎

終日言無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

家語疏證

卷三

七

案此二語見說苑雜言篇前六本篇已襲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荀子宥坐篇說苑雜言篇韓詩外傳七

又案朱子語錄云昭王之招無此事鄒魯間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

案朱子序說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困之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

之時經史問荅云當時楚與陳睦而蔡全屬吳遷于州來與陳遠且陳事楚蔡事吳則讎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乃知陳蔡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孔安國被兵絕糧之說是

意者夫子未仁與 意者夫子未智與

案兩夫子字史記並作吾

則伍子胥不見殺

案伍子胥殺在哀公十一年時哀公六年子胥未殺

家語疏證

卷三

八

也史記無此語

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毛本上行吾亦二字

案此二句似非夫子之言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節

案此襲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篇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節

案此襲說苑立節篇

孔子厄於陳蔡節

案呂氏春秋任數篇與此小異

又案一本此節在子路問於孔子曰節之前



子貢自井望見之

案御覽一百八十一井作外

吾將進焉

案進疑祭字之謬梁氏玉繩云疑之而以詐試之豈

聖人所以待大賢耶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至篇末

案此篇全襲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

精智而略行之

案精智大戴作精知據王注應作精知

家語疏證

卷三

九

夫臨之無抗民之惡

案惡大戴作志是

又於亂

案大戴又下有反字

說者情之導也

案文選蒼盧謚詩注引說上有言字注言說者所以

導達其情也

以明王之功

案大戴以上有今臨之三

紘統充耳所以掩聰也

案左昭二十六年傳正義引作鞋續塞耳所以蔽聽也

故雖服必強

案大戴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

必強矣家語有脫文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節

案此襲列子天瑞篇荀子大略篇韓詩外傳八

孔子自衛將入晉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說苑權謀篇云簡子欲殺孔

家語疏證

卷三

十

子而聘之疑妄也

作樂操毛本以哀之

案樂操史記作陳操孔叢子記問篇載操辭亦後人

偽接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節

案此襲荀子子道篇韓詩外傳九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又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慎人

篇語意略同

孔子之宋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韓詩外傳六

又案此云孔子之宋本說苑則匡是宋邑皇侃論語疏史記索隱竝從之莊子秋水篇云孔子游于匡宋人圍之數匝釋文引司馬彪云宋當作衛蓋以史記言去衛將適陳過匡則孔子此時尚未至宋也春秋傳五年次匡杜注衛地在陳畱長垣縣西南

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

案簡子似謚匡人何以有簡子之稱然說苑外傳竝作簡子疑莫能明也陽湖趙翼陔餘叢考引韓詩外傳趙簡子將殺陽虎極辨其妄攷外傳竝無趙字不

家語疏證

卷三

十一

知趙氏所據何本

子路彈琴而歌

案史記索隱引作彈劍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同

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案匡人解圍之故史記世家謂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時無甯武子妄也琴操暴風擊仆軍士之說尤妄莊子秋水篇云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當得其實檀弓正義引論語注云微服而去亦非

孔子曰不觀高崖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節

案此襲荀子堯問篇說苑臣術篇韓詩外傳七

汨之深則出泉汨

案一本以汨渥二字為正文非汨荀子作拍注拍掘

也此注渥字亦當作掘

孔子適鄭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白虎通壽命篇論衡骨相篇

與韓詩外傳九文異

或人謂子貢曰

家語疏證

卷三

十一

案史記索隱引姑布子卿謂子貢曰

纍然如喪家之狗

案玉篇上說文繫傳竝引作僂僂若喪家之狗文選

寡婦賦注引作僂僂乎若喪家之狗據王注主人哀

荒不見飲食喪字宜讀平聲

形狀未也

案未史記作末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

又伐樹於宋



案史記無此句

挺劍而合眾

案史記索隱文選吳都賦注合作令

其男子有死之志

案史記此句下有婦人有保西河之志集解引王肅

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孔子世家補引家

語有此句并注今本脫

見蜚鴈過而仰視之

案朱子孟子集注云孔子與衛靈公遊于圃公仰視

蜚鴈而後去之今史記家語俱無遊于圃三字未知

家語疏證

卷三

朱子何據闕若璩四書釋地續嘗辨之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節

案此襲韓詩外傳七賈誼新書胎教篇新序雜事第

一篇孔子聞之曰以下王肅所增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至篇末

案此襲大戴禮五帝德篇

人也抑非人也

案也大戴作邪古也邪通

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

案國語晉語胥臣曰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

以相濟也韋昭注引左傳廿五年傳黃帝戰于阪泉

為證與大戴禮此文合史記五帝本紀亦云炎帝欲

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教熊羆貔貅虎以

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然炎帝雖衰君也黃帝雖聖

臣也而稱兵犯順其義安在據逸周書史記解稱蚩

尤曰阪泉氏疑戰于阪泉者蚩尤非炎帝也辨見羅

莘路史後紀注

元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

案大戴元枵作元嵩喬極作蟠極喬蟠通舜祖喬牛

家語疏證

卷三

大戴亦作蟠牛據史記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

一曰元嵩是為青陽其二曰昌意則高辛為黃帝曾

孫也大戴帝繫篇嫫祖產青陽及昌意蓋青陽即元

嵩一人

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曰有虞舜

案此但言舜為蟠牛之孫瞽瞍之子不云是黃帝九

世孫也據左昭八年傳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

命而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

生句芒句芒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竝無幕之名可見

帝繫所紀世次多不足信蓋舜祖幕不自黃帝與



堯非一族故得娶堯之二女也

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案禮記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史記復實之曰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

疑是為零陵然其實非也史通疑古篇曰蒼梧者於

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人連五

嶺人風燥剗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

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

竭形神告勞舍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沒之年

更踐不毛之地乎其辨甚嚴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

家語疏證 卷三

嘗言死於蒼梧也當以孟子之言為正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至篇末

案此篇王肅所造雜采禮記左傳假為季康子問荅

以駁鄭康成六天之說

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

案若以五行相生之次言當云木火土金水宋本作

水火金木土是以相剋言書舜典正義引作金木水

火土御覽十七又七十六引同

其神謂之五帝

案鄭康成據春秋緯文耀鉤以靈威仰赤熛怒白招

拒叶光紀含樞紐為五帝又以元命包紫微宮為大

帝故有六天之說王肅云天一而已注書舜典肆類

于上帝云上帝天也見釋文後世學者宗之然以五行

之神謂之五帝偽為孔子之言則不足以服康成也

五行更王終始相生

案仁和杭氏世駿曰家語本偽書其言五行更王亦

漢以後之言耳

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

水

家語疏證 卷三

案此以羲農黃帝少皞顓頊為五帝與前篇荅宰我

異

又案禮記郊特牲正義曰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

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

其義非也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

又案陳祥道禮書曰王肅合郊止而一之則是以五

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

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皞顓頊而已果

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

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



案此襲左昭二十九年傳

別稱五祀不得同帝

注不知者以祭社毛本為祭地不亦失之遠乎案郊

祭天社祭地此百王不易之法王肅但知天體無二

郊即園正屬正即郊謂見郊特牲正義引聖證論而不知方止之

即社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辯詳萬斯大學禮質疑

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至此三代之所以不同

案此段襲禮記檀弓

堯以火德王色尚黃

案王肅家語序引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

家語疏證 卷三

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不知堯以火德

王而非土德也家語之文出於王肅私定而作序引

及竟不一檢照乃爾葉大慶攷古質疑譏其影響非

過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節

案此襲大戴禮盛德篇而假為閔子騫問荅之辭

又案論語載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而閔子辭之未

嘗為費宰也此誤

威察若存

案文選廬陵王墓下詩注引作威靈若存注其威與

明靈常若存

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民無脩則迷惑失道

案脩當作循大戴民心無所法循古脩循二字多互

用

司會均仁以為納

案均仁疑均人大戴作均入亦人字之譌

以之義則國義

案下義字大戴作成注又成也亦是成平也之譌下

不義同別本家語作不义亦非

家語疏證 卷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大戴禮易本命篇淮南地形訓

商問易之生人

案大戴以此為孔子語

日數十

案淮南此句下有日主人三字

故蟲八月而生

案說文蟲八日而化

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問山

書曰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6... 反... 內



案大戴無此數語蓋王肅所增

珠與日月而盛虛

案大戴無日而二字淮南與月盛衰此誤衍御覽三十二引作與月盈虛

耗土之人醜

案說文玉篇俱無耗字陳氏鱣云耗當作耗文選注引倉頡篇云耗消也俗作耗

食木者多力而不治

案博物志引此句下有食石者肥澤而不老句

食穀者智慧同而巧

家語疏證

卷三

九

案巧與智慧似複淮南巧作天是

子夏言終而出至各其所能

案此俱王肅所增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大戴禮本命篇韓詩外傳一說苑辨物篇白

虎通姓名篇而假為哀公孔子問答之辭

八月生齒然後能食

案大戴此下有基而生臙然後能行二句

八歲而齠

案一本此下有二八而化四字

十有四而化

案一本十有四作二七

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

案此數語乃王肅所造馬昭歷引大戴禮尚書大傳

穀梁傳曲禮以駁之見周禮媒氏疏

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一本衍之也極

案詩東門之楊正義引作以合男女窮天數也注當

作窮極也脫窮字

家語疏證

卷三

二十

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始本毛而殺於此

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

男女皆以仲春為婚姻之時惟荀子大略篇霜降迎

女冰泮殺止周禮疏王肅論引韓詩傳同今本荀子

東門之楊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以九月至正月

皆可為婚也毛公受業於荀卿故其作詩傳亦有不

逮秋冬之語家語既於此襲其說又於禮運篇合男

女須爵位上增冬春二字夫合男女非冬也須爵位

亦豈必春乎



所以效匹夫之聽也

注聽宜為德案大戴作所以正夫德也

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節

案此襲大戴禮本命篇白虎通嫁娶篇趙岐孟子注何休公羊莊廿七年傳注

有惡疾子者

案大戴禮作世有惡疾蓋如北史李崇傳所載崔謹世有惡疾之類歸安丁氏杰曰省一世字意便不明喪父長子者

案大戴諸書俱作喪婦此改為喪父非也王注謂其

家語疏證

卷三

三

無受命然天下喪父長子多矣若禮有不取之律則

榮榮弱息亦有何辜而盡使之終身不嫁乎似非夫

子之言

一也 二也 三也

案此六字宋本俱屬注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節

案此襲大戴禮本命篇禮記喪服四制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貢言游侍節

案此襲禮記仲尼燕居

給奪慈仁

案禮記此句下尚有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也云云故子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中字承上過不及來今王肅刪去上數語則中字無根矣

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

案禮記無此三句王肅以後文子張問政一段割入問玉篇故於此增子張問語耳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禮記孔子閒居

家語疏證

卷三

三

詩禮相成

案禮記無此句及下行之充于四海句

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

案禮記五起之外別云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家語但

言二起似合三無私爲五起非

至于湯膺

案禮記引詩至于湯齊鄭注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

也王肅此注云至湯與天心齊則讀如字本文亦當

作齊今作躋誤鄭箋詩亦如字

是湯之德也



案禮記此下尚有天有四時一段家語亦割入問玉篇

家語疏證卷之三

卷三

三

家語疏證卷之四

仁和孫志祖學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節

案此襲禮記射義

脩身以俟死者

案禮記者字下有不字者不句絕下鄭注者不言有

此行不家語刪一不字似較直捷而少含蓄之意明

出王肅刪潤非本文矣

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

家語疏證

卷四

日能用命矣

案此數語王肅所增攷射義止一人為司馬子路為

之射畢旅酬之時又使二人舉觶公罔之裴序點為

之今云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似揚觶而語者亦為司

馬矣非又公罔之裴序點二人不在弟子之列後人

因此文有二三子之稱遂補入孔門弟子亦非也廣韻

注公罔之裴孔子弟子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節

案此襲禮記鄉飲酒義荀子樂論篇

主人獻賓



注記曰主人獻之於義不得為賓也案禮記正義曰主人獻之謂獻筮人也

子貢觀於蜡節

案此襲禮記雜記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至篇末

案此篇王肅所造雜采禮記諸文以駁鄭康成而假為定公孔子問對之詞梁氏玉繩云以郊特牲為本前後顛倒之又參以月令王制禮器玉藻祭義等篇如祈穀上帝月令文也角蕪栗王制文也誦詩三百

家語疏證

卷四

八語禮器文也天子大裘玉藻文也配以月及凶服不入國門祭義文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案鄭注禮記以迎長日之至為夏正建寅之月其說非是蓋誤分郊正為二因以冬至圓正之郊為孟春啟蟄之郊也王肅此注駁之良是

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

案禮記周之始郊日以至明著周字而鄭注乃解為魯禮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據正義則王肅之說亦本

董仲舒劉向

其日用上辛

案周之始郊至日值辛其後但以冬至之月卜辛日祭之不定是冬至日也故曰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

魯無冬至大郊之事

案魯之郊禘僭也或問禘之說子尚辭以不知豈定公問郊而可正言之乎魯無冬至大郊之事而孟春祈穀之祭亦非魯所得行如謂降殺于天子冬至郊不可而孟春郊則可是夫子導君以僭也且魯果一

家語疏證

卷四

郊世行之亦不待定公問而夫子荅始知其不同也然則此非孔子之言而出于王肅之私造無疑

又案禮記正義云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

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與家語又不同何也

所以戒百官也

案文獻通考六十八引此句下有太廟之命戒百姓

也二句與禮記合

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裘以臨燔柴

案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而禮記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其服不同故鄭康成



以郊與園正為二園正服大裘郊祭服裘冕王肅聖  
證論則謂天體無二郊即園正園正即郊見正義遂圓  
融其說撰為天子大裘被之道路至泰壇則脫裘而  
服裘以臨燔柴其實於經傳無所據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節

案此襲大戴禮盛德篇而假為冉有孔子問荅之辭  
大戴盛德後半篇前執轡篇已襲之矣此復襲其前  
半篇蓋亦以一篇之文分為兩篇也

孔子曰大罪有五節

家語疏證

卷四

四

案此襲大戴禮本命篇

謀鬼神者罪及二世

案大戴謀作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節

案此襲禮記曲禮漢書賈誼傳賈誼新書階級篇而  
假為冉有孔子問荅之辭困學紀聞據此以為賈誼  
述夫子之言者非也

聞而譴發

案御覽六百四十一而作有

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

案漢書云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  
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此似有脫文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節

案此本論語而參以尚書大傳孔叢子刑論

額五刑毛本必即天倫

案此下襲禮記王制

行刑罰則輕無赦

案注云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非也鄭  
注云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

家語疏證

卷四

五

遁名改作

遁禮記作亂釋文王肅作循名蓋遁名之譌

兵軍旂旗不粥于市

案軍疑車之譌禮記云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

五木不中伐不粥于市

案五木未詳禮記無五字盧云五木或指榆柳棗杏  
桑柘柞檜槐檀之類而言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至篇末

案此襲禮記禮運篇



又案禮記孔子與於蜡賓無為魯司寇四字鄭注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不云為司寇也謂之大同

集說引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為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小康有老氏意所謂孔子曰記者為之辭也

則以為殃

案禮記此下有是謂小康句

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

案禮記此下有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一段

家語疏證

卷四

六

家語割入前問禮篇而於此增言偃曰今之在位莫

知由禮何也數語

天子以杞宋

毛本以字誤在杞宋下

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

而與天子同是禮也

案禮記無此數語周公攝政致太平語亦見書洛誥

偽孔傳

效以降命

案禮記效作殺正義云殺效也毛本家語作郊注同

蕭山徐氏鯤曰郊與下社祖廟山川五祀應疑後人

因禮記改效

君者人所則非則人者也

案禮記兩則字俱作明字鄭注云明猶尊也下文則君以自治鄭注則當為明非是陳澧集說從家語俱作則字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案鄭注變當為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解亦迂僻不如王注

如王注

五行四氣十二月

案四氣禮記作四時此四氣亦謂四時之氣也爾雅

釋天云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元英四

家語疏證

卷四

七

氣監本爾雅和謂之玉燭

麟以為畜而獸不羸

案禮記作狝字書無羸字

其居於人也曰養

案鄭注養當為義字之誤也此下尚有其行之以貨

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

大端也二十八字蓋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八者皆禮

也而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則義存乎其中矣故下

復以禮義雙承之王肅讀養如字正義引聖證論王肅以下云獲而弗

食食而弗肥剛去下文妄也集說從鄭



失之者喪

案禮記無此句

茂而不問

案禮記作茂而有問此注言有理也亦當是有字

冬合男女春頌爵位

案冬春二字王肅所增以證霜降嫁娶冰泮始殺之

說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節

案此襲禮記郊特牲冠義儀禮士冠禮左襄九年傳

家語疏證

卷四

八

而假為邾隱公即位將冠問禮孔子之辭邾隱公名

益莊公子

據春秋分記

以定十五年朝魯始見經傳其即位當在定三年邾莊公卒時此云即位始冠不知何

所據也

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節

案梁氏玉繩云郊特牲曰古無大夫冠禮五十而後

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此段即做此文為之

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案此二句襲禮記郊特牲正義云此經直明諸侯不

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

異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玉藻

云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注云始冠之冠也是

天子別有冠禮

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

案禮記文王世子正義曰鄭注金縢云文王崩後明

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明堂位正義曰

鄭康成用衛宏之說與王肅異

又案公羊隱元年傳疏引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

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

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蓋王肅陰

家語疏證

卷四

九

襲古尚書說也

又案書洛誥朕復子明辟偽孔傳云成王年二十成

人故必歸政而退老正義曰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

三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

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志祖案此亦偽孔傳與家語

竝出王肅之一證

周公命祝雍作頌曰

案此襲大戴禮公冠篇說苑脩文篇

遠於年

案說苑作遠於佞年佞聲相近注以為壽非



其頌曰令月吉日

案祝雍頌止五句所謂辭達而弗多也毛本作達此而未効講此

復雜采儀禮士冠禮始加祝辭大戴禮孝昭冠辭為

頌語竟成贅設

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節

案此亦襲大戴禮說苑

異朝服素鞞

案異字似當屬上句

公冠四加句元冕祭

案大戴注云四當為三元當為袞字之誤非也說苑

家語疏證

卷四

十

及此文竝作四加儀禮目錄疏云公冠四加者緇布

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袞冕矣

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節

案此襲儀禮士冠禮禮記郊特牲玉藻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節

案此篇王肅所造以駁鄭康成廟制而撰為衛將軍

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事衛將軍文子乃衛公

子鄆之子見檀弓疏引世本故欲立先君之廟也公廟設於

私家非禮也則襲禮記郊特牲語

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節

案此襲禮記王制祭法

是故天子立七廟

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

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

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

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云王肅以為天子七

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

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

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

家語疏證

卷四

十一

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

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

七世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蓋王肅不以七廟

為周制故於此引禮記而增一句曰此自有虞以至

于周之所不變也以傳會其說痕迹顯然

又案呂氏春秋論大覽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

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據緯書鈎命決云殷五廟至

子孫六此引逸書蓋在湯時故云五世之廟偽古文

咸有一德乃改為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云天子立

七廟有德之王則為宗祖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與肅



所言無不脗合予故疑二書之出於一手也廣雅釋室云廟

天子

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

注喪服小記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案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不謂始王者無始祖也據喪服小記所言正天子五廟之明證韋元成鄭康成輩遞祖其說王肅有心立異故其言禮無一與鄭合也

子羔問曰祭典云節

案周人之於邵公也云云亦見漢書韋元成傳

家語疏證

卷四

十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韓詩外傳五

吾雖以擊磬為官

案此語王肅所增四書釋地又續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別自一人論語之襄乃魯伶官日以擊磬為職守當未入海前豈容抽身以至於衛俾孔子從之學乎集注本家語云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非志祖案師襄與論語之擊磬襲漢書人表列為二人是也然淮南主術訓孔子學鼓琴於師襄高誘已注云師

襄魯太師矣誤不自王肅始其云太師尤誤也

頤然長

案史記幾然而長索隱曰家語無此四字與今本不同

葉拱而對曰

案困學紀聞曰葉拱出尚書大傳

其傳曰文王操

案此語王肅所增

子路鼓瑟節

案此襲說苑脩文篇鼓瑟毛本作鼓琴誤說苑作瑟

家語疏證

卷四

十三

論語由之瑟集注引家語亦作瑟御覽五百七十七

同可證宋本不誤毛氏自謂得北宋板王肅注本細

校之非也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

案南風之詩鄭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也正義曰王肅

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

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案尸子載此詩見近刻仁意篇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節

案此襲禮記樂記史記樂書賓牟賈鄭無注正義云



姓賓牟名賈不云周人也此周字王肅所增

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案此二句本賓牟賈語禮記史記並同王肅忽移入

孔子口中不知武王之志荒矣必非孔子語正如偽

古文尚書以君陳告王語誤為成王告君陳也然古

文尚書本憑空結撰無上下文可依侑容致舛誤此

則勦襲成文而亦顛倒其詞何也

以崇其天子焉衆夾振之而四伐

案禮記無其焉二字及衆字鄭讀以崇二字屬上云

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王肅讀天子上屬故偽

家語疏證

卷四

十四

撰家語增數虛字以見其屬讀之審而聖證論即援

此為說馬昭申鄭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

豈待六成之末而崇之乎良是見禮記正義

而反商之政

案禮記無而之政三字鄭注反當為及字之誤也王

肅不改字解為反商政故於家語增之政二字亦所

以破鄭說也

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

案禮記作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行猶視也使

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案商

容為殷賢姓名見史記周本紀韓詩外傳高誘呂氏春秋慎大

賢注商容殷之鄭雖不見古文武成無緣不知商容

姓名蓋以記云使之行商容順文為解耳王肅改使

之為使人意謂不必定使箕子也又增之舊二字而

以商容為商之禮官益無據

庶民弛政

案宋本此下有庶士倍祿句與禮記合

命之建棄

案毛本建棄作韃棄禮記本作建棄鄭注建讀為

鍵王肅讀如字故注云建以為諸侯後漢書馬融傳

家語疏證

卷四

十五

臣聞昔命師於韃棄注引禮記亦作韃棄云此馬鄭

異義

郊配后稷而民知尊父焉

案禮記無此句下配明堂而民知孝焉配記作祀孝

經聖治章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公攝政後始行配天之禮武

王時未嘗有也王肅因駁康成帝嚳配祭闕止之說

故增此句又改下文祀字為配以足成其文而不知

其誤以周公之事為武王也且宗祀文王於明堂可

言尊父郊配后稷豈得謂之尊父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節

案此襲禮記聘義荀子法行篇

孚尹旁達

案孚尹康成讀為浮筠此注云玉貌不明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節

案此襲禮記經解集說引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未出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易教人哉所以教人者多言詩書執禮耳且其言愚誣奢賊煩亂之失亦豈經使之然哉此

家語疏證 卷四

決非孔子之言

天有四時節

案此襲禮記孔子閒居韓詩外傳五

又案此應在前論禮篇是湯之德也下誤綴於此

此文王之德也

案文王禮記作太王上文已有文武之德當從禮記

為是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節

案此襲禮記仲尼燕居亦應在前論禮篇行之其在人也下不知王肅何意將禮記兩篇之文割裂如此

一本家語於論禮篇全載仲尼燕居於問玉篇全載孔子閒居所以補救其失而前後倒置亦非王肅之舊

以躬己南面

案五帝德亦云率堯舊職躬己而已躬己蓋即恭己之意

之意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節

案家語雜采諸書文義多不聯屬其篇題亦無一定獨此以屈節名篇而所載子貢宓子原壤三人行事

家語疏證 卷四

俱有屈節語以聯屬之且篇首擬子路問孔子一段

以屈節求伸作冒竟似後世文體裁先秦古文無是也其偽無疑

也其偽無疑

又案荀子仲尼篇有時屈則屈時伸則伸語此襲之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節

案此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越

絕書陳恒傳

因欲移其兵以伐魯

案田常悍鮑晏何故欲移兵伐魯此理之不可通者也



子石請往

案顧炎武曰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耳而云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遂如齊說田常曰

案左哀十五年子貢使齊為成叛故非此事也

又案古史曰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所記皆非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

家語疏證

卷四

六

申胥以諫死

案此時伍子胥未死也與在厄篇誤同史記索隱引王劭云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然則今本有者又後人據史記妄加

又案徐氏鯤曰子胥死在左哀十一年夫差之十二年據吳越春秋夫差十三年子貢南見吳王子胥伏劍而死亦在是年較左傳隔一年注云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

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

案此句王肅所增

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

案史記云發九郡兵伐齊此時不得有九郡之名故

王肅改之

吳王歸與越戰滅焉

案會黃池在哀十三年越滅吳在哀廿二年不得云

歸與越戰而見滅也

使吳亾而越霸者賜之說也

案越滅吳在孔子卒後安得有吳亾越霸之語明是

後人偽託注亦曲為之說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節

家語疏證

卷四

九

案此襲呂氏春秋具備篇新序雜事第二篇

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

案此二句王肅所增

齊人攻魯道由單父節

案此襲賈誼新書審微篇

今茲無麥

案茲年也孟子今茲未能亦謂今年

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具備篇淮南道應訓又見水經泗

水注



魚之大者名為鱈

注鱈宜為鱈新序作鱈案今本新序無此事爾雅釋

魚鱈小魚疏引作鱈譌說文云鱈海大魚也無鱈字

孔子之舊曰原壤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其母死

案御覽五百十三作叔母未有注云禮記亦載稱原

壤之母也

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

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

家語疏證

卷四

子

案此襲論語而假為子路問辭

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案此二句或以為逸詩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即歌

此詩非也

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

案此數語亦王肅所增

家語疏證卷之四

家語疏證卷之五

仁和孫志祖學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顏回少孔子三十歲

案毛奇齡論語稽求篇疑三十為四十之誤經史問

答從之

三十一早死

案翟氏灝四書攷異曰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

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其死年無記但云早

耳王肅偽造家語摭拾史文於早死上妄增三十一

家語疏證

卷五

三字知與論語抵牾更自妄注謂論語錯誤注或為誤史記

索隱引作或為設事之辭

又案史記索隱引作三十二而死文選辨命論注世

說汰侈篇注同高誘淮南子精神訓注云顏回十八

而卒未詳所據

自吾有回門人日益

案宋本益下有親字是語襲尚書大傳

閔損少孔子五十歲

案索隱引作十五歲

冉雍伯牛之宗族



案索隱此句下當增少孔子二十九歲七字

生於不肖之父

案史記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蓋以春秋時用人多世族所謂賤人者不過地位寒微耳夫子言用人以德不當但於閱閱求之故以犁牛騂角為喻自家語有生於不肖之父語集注從而附益之云仲弓父賤而行惡抑又甚矣

宰予與田常為亂夷其二族孔子恥之

案此襲史記而誤者宰予之見殺於田常乃以忠而

家語疏證

卷五

二

獲禍韓非子難言篇呂氏春秋慎勢篇淮南人閒訓

說苑正諫篇以及李斯上秦二世書均可證蓋死於

田常之亂而非與田常為亂也或謂古字以與通猶

言以田常為亂耳然則孔子何恥之有

端木賜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

案此襲莊子讓王篇韓詩外傳一新序節士篇

子貢好販與時轉貨

案索隱引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化注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今本多誤一本好廢著漢書貨殖傳作發貯古廢發著貯立通

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案此語亦襲史記尚書大傳近刻大傳作惡言不至於門

言偃魯人

案史記作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家蓋吳郡人為是也

卜商能通其義子夏所敘詩義今之毛詩序是

案鄭康成詩譜云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見釋文後漢書儒林傳則以為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隋書經籍志則以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唯肅此注斷以為子夏一人所作而昭明文選

家語疏證

卷五

三

竟題作卜子夏毛詩序謬矣

見讀史志者云

案此襲呂氏春秋察傳篇

於是衛以子夏為聖

案三豕己亥篆字相近三豕渡河無義故子夏斷為己亥之譌此不足以為聖也

顏孫師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案此因論語子游曾子之語而影撰者

曾參字子輿

案宋本作子輿白水蒼頡廟碑陰同



參後母遇之無恩

案家語載曾子以黎後漢書孫憚蒸不熟出妻一事

愚謂以曾皙之賢曾子之孝一門雍睦安得有此蓋

與孔氏三世出妻事同為流俗妄談也他書亦無所

攷唯白虎通諫諍篇有引傳曰曾子去妻藜蒸不熟

語耳攷漢書王吉傳注引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

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今本外然則

曾子喪妻而非出妻矣顏氏家訓後娶篇曾參婦死

及伯

高柴仕為武城宰

家語疏證 卷五

案御覽三百八十二作廊宰是禮記檀弓作成廊

同

宓不齊少孔子四十歲

案宓當作慮與伏通見顏氏家訓書證篇少孔子四

十歲索隱引作四十九歲論語疏同

樊須弱仕於季氏

案此因左哀十一年傳季孫有須也弱之語遂以弱

目遲夫三刻踰溝豈弱者之所能乎季孫本不知人

王肅乃據為定評妄矣

有若少孔子三十六歲

案索隱作三十三歲

原憲清淨守節

案文選運命論後漢書張霸子楷傳注引竝作清約

是也經傳無淨字梵典始用之禮記絜靜精微作靜

字宋本家語亦作清靜

公冶長

案論語史記竝作長索隱引家語作長

南宮韜

案韜索隱引作韜下卷一名括非南宮敬叔也前人

已詳辨之

家語疏證 卷五

公皙哀字季次

案索隱引家語作公皙克季次毛本作季沉譌

顏由字季路

案史記作無繇由字路此季字衍

孔子始教於闕里

案四書釋地又續云向從王氏句解家語本孔子始

教於闕里證此書出於王肅以其有闕里字面及近

讀北宋板是闕字非闕字不覺自失愚謂闕里以近

觀闕得名猶闕黨也闕氏謂孔子時無闕里之名本

屬臆說乃因毛本家語闕里作闕里遂信為北宋善



本不知史記索隱引家語是闕里其述贊云教與闕里道在阪鄉正用其語是毛本間里誘而句解本闕里不謬也盧抱經先生所見宋本亦作闕里漢書梅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注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續漢書郡國志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三月祠孔子於闕里又樊準傳雖闕里之化覆相之事誠不足言注孔子闕里人也漆雕開字子若

案四書釋地三續曰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漢景帝諱也家語開字子若失之丁氏杰云論語启啟本斯字之未能信今作吾者傳寫誤耳

家語疏證 卷五

六

習尙書不樂仕

案商瞿之易六傳而至漢田何漆雕開之習尙書無攷尙書尙字本伏生所加見書正義周秦諸子引書無稱尙書者書緯以尙字為孔子所加本謬而王肅傳漆雕開已有習尙書之名何也

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

案索隱引但作對曰

秦商字不慈

案索隱引作丕茲丕與不通茲與慈通

顏刻

案索隱引家語名產 孔子適衛子驥為僕

案梁氏玉繩云攷孔子世家顏刻為御在過匡時若為南子次乘則未嘗及刻王肅妄以刻之為御過匡撮合於在衛為次乘之僕 使孔子為次乘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邵泰衛史記疑問曰使為次乘儼同宦寺之流過市招搖不顧辱身之醜小人之所不為也而謂孔子為之乎馬遷誣聖罪在難寬 詩云親爾新婚以慰我心

家語疏證 卷五

七

案引詩不類此史記所無王肅之誣聖抑又甚矣 巫馬期間曰

案史記載孔子沒後弟子其立有若為師他日弟子以月宿畢不雨及商瞿四十後有五丈夫子二事為問有若默無以應弟子遂撤其座此兩事近星歷卜視之學史公所云本妄容齋隨筆駁之是也王肅知撤座之言不可信而貪奇好異於巫馬施梁鱣兩傳分載兩事以夫子命持兩具史載弟子問何以知之即以弟子為巫馬施而論衛明雩篇又以問者為子路其果何所案據乎因商瞿而偽造梁鱣事益妄



琴牢字子開一字張

案論語牢日子云鄭注牢者弟子子牢也莊子則陽篇有子牢司馬彪云即琴牢孔子弟子其云子牢者字也論語記聖門弟子皆字而不名若琴牢字張何以獨書名乎史記弟子傳無琴牢王肅增之又牽合孟子左傳之琴張為一人於子夏問篇載琴張事增孔子之弟子五字竊疑論語牢日子字子牢者是別人非琴張也琴張疑不在弟子之列如謂孟子與曾哲竝稱狂士列為弟子則牧皮亦弟子乎至趙岐注孟子賈逵鄭眾注左傳竝以琴張即子張則尤誤也

家語疏證

卷五

八

白水碑以琴牢琴張為二人唐封典因之

顏幸字子柳

案宋本作顏辛即顏柳也見禮記檀弓

伯虔字楷

案索隱引字子哲

公孫龍衛人

案史記集解引鄭康成云楚人此非戰國時趙之公孫龍也索隱正義誤合為一

陳亢字子元

案史記無陳亢或以亢為子貢弟子非也子元宋本

作子亢

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

案索隱少孔子五十四歲

與孔璇年相比

案孔璇執筆迭侍亦當在弟子之列朱彝尊作考補之

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案二語見大戴禮保傅篇賈誼新書保傅篇漢書賈誼傳性與成叶然與慣叶蓋古語之有韻者

奚箴字子楷

家語疏證

卷五

九

案史記奚容蒧點字子哲索隱引家語同奚容復姓

今本家語脫容字又譌蒧為箴論哲為楷宋史咸淳詔作奚容

廉潔字子曹

案索隱字子庸

公西與

案史記作公西與如索隱引家語同

宰父黑字子索

案宰父史記作罕父索隱引家語罕父黑字索廣韻父字注作宰父



公西滅字子尙

案史記公西蒧字子上滅乃蒧之譌上尙通

穰駟赤字子從

案史記穰駟赤字子徒廣韻穰駟複姓作穰譌也從

索隱引家語亦作徒

薛邦字子從

案薛邦史記作鄭國索隱引家語字從

石處字子里

案索隱后處字里宋本字里之

懸直

家語疏證

卷五

十

案史記無懸直而有鄭單蓋一人縣當作鄭即鄭字

直單通

左郢字子行

案史記作左人郢字行索隱引家語同廣韻左人複

姓今本脫人字

狄黑字哲之

案史記狄黑字哲

商澤字子秀

案索隱字季

榮祈字子祺

案索隱字子顏

原抗字子藉

案索隱原亢字藉

公賓字子仲

案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中仲索隱引家語作公肩定

字仲公肩複姓魯有公肩假是也今本誤

漆雕從字子文

案索隱作漆雕徒父字固

公夏守字子乘

案史記公夏首字乘索隱引家語同

家語疏證

卷五

十一

步叔乘

案史記同廣韻少叔複姓孔子弟子有少叔乘朱氏

攷云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

右作蜀

案史記作石作蜀廣韻石作複姓

邦巽

案索隱作邦選攷石室圖作國選則邦字是

申續字子周

案史記作申黨索隱本作堂字周即論語之申枨也索隱

引家語作繆論語邢疏引作續困學紀聞又引作續



續續本通今本作績者謬

孔忠字子茂孔子兄之子

案孔子兄之子五字是正文

縣成字子橫

案索隱字子謀

右宋本有夫子弟子七十二人

案史記弟子列傳七十七人索隱云家語同今家語止七十六人蓋脫去顏何一人索隱於史記顏何下

引家語字稱則唐本有顏何也

又案史記有公伯僚秦冉鄭單而無琴牢陳亢縣亶

家語疏證 卷五

蓋縣亶即鄭單餘二人與史記異

木姓解第三十九

微國名子爵

案五字是注書微子正義曰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

為王卿士

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

案或名泄三字亦小注四書釋地續以微仲為微子

之子誤也孟子以微子微仲與箕比膠鬲竝列若微

仲是微子之子不應父子廁雜其間閻氏所引為確

證者以漢書人表宋微仲注云啟子爾不知人表元

有兩微仲一在中上膠鬲商容之閒此即微子之弟

名衍者也一宋微中在中中楚熊艾魯考公之閒注

云啟子一弟一子表本分明蓋兩微仲猶之兩虞仲

也閻氏誤合為一然其說實始於古史古史曰微子

卒世子蚤死乃立世子之弟微仲衍注云世以為微

子之弟失之是又不必援包爾庚時文以為珍珠魁

矣

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

案史記宋世家是場公非襄公也弗父何為緡公世

子見觀周篇注非場公熙子左昭七年傳正義引作宋潛

家語疏證 卷五

公熙生弗父何亦誤

弗父何生送父周

案左傳正義送作宋

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

案此說非

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

案左傳杜注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朱鶴

齡左日抄引陸粲曰世本家語竝云孔父嘉曾孫

防叔始奔魯以避華氏之禍案嘉為華督所殺其子

避禍應即出奔何得至曾孫乃奔魯杜說較近理特



未詳所據耳

伯脫毛本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一本無子

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云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

於魯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

子也今本有脫文禮記檀弓正義引叔梁紇年餘七

十無妻

孟皮一字伯尼

案孔子以禱尼山生故字曰尼孟皮何以亦字伯尼

乎馮氏景解春集有孔伯尼辨以家語為偽梁氏玉

繩云庶長曰孟安得稱伯儀禮士冠禮疏孔子有兄

家語疏證 卷五

曰伯孝經疏字伯竝非

又案近刻日本國古文孝經孔傳亦偽書也首章傳

云仲尼之兄伯尼即剽竊家語為之其文穴狠蓋彼

國人所偽造又出王肅下矣

今其人身長十尺

案禮記正義作七尺御覽作九尺

娶於宋之元官氏

案元古其字左桓六年傳正義引作开官譌开音堅

毛本家語作上官更譌其實乃并官也錢氏大昕跋

元至順二年加封孔子父母及夫人并官氏詔云攷

韓勅禮器碑本作并官宋祥符追封及此詔亦皆作

并官文字明白可證家語傳寫之誤廣韻引魯先賢

傳孔子妻并官氏今本亦誤為元蓋流俗相傳失其

本真惟石刻出於千載以前者信而有徵也

生伯魚

案左桓六年傳正義引作一歲而生伯魚

魯昭公以鯉魚賜

案左傳取於物為假杜注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

名之曰鯉正義云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

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

家語疏證 卷五

其意而遺其人疑非昭公

齊太史子與適魯節

案子與一作子與困學紀聞引作子餘齊太史子餘

見左哀十四年傳疑即其人

刪詩述書

案孔子刪詩之說本於史記詩譜序及左襄廿九年

傳正義俱斥其謬論語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亦

禮可證詩三百篇古本如此不待孔子刪定也

或者天將欲毛本衍素王之乎

案素王之稱出於莊子天道篇史記殷本紀當時人



未嘗以目孔子也家語此段未詳來歷大抵亦剽襲之辭論衡超奇篇云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定賢篇云孔子素王之業在春秋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在新論杜預左傳序云孔子修春秋立素王左丘明為素臣素相素臣名目尤屬臆撰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蚤毛本衍晨字一作節本晨作無蚤字

案此襲禮記檀弓

詰人其妻乎

家語疏證 卷五

十六

案盧云李善注顏延年赭白馬賦竟先朝露長委離兮引禮記哲人其妻乎家語為委妻與委古字通據此則妻字乃後人以禮記之文改之觀注尚不誤

則宋本無吾將安杖

案禮記無此五字正義云子貢意在勿遽不暇別言是也家語妄增一句而宋盧陵劉美中反謂家藏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杖五字甚矣人之好偽也

時年七十二矣

案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杜注魯襄

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史記孔子世家亦作七十三五代史馮道傳道卒年七十三時人皆謂與孔子同壽可証此作七十二誤蜀志謝周傳昔孔子七十二

哀公誅日節

案禮記左傳史記漢書五行志中竝載孔子誅詞而詞句小異路史發揮以誅集詩言為疑家語所載誅詞與左傳史記同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節

案此亦襲檀弓而參取史記世家

家語疏證 卷五

十七

冠章甫之冠

案此句王肅所增儀禮士喪禮鄭注死者不冠賈公彥疏云生時男子冠婦人笄今死婦人不笄則知男子亦不冠也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家語王肅之增改不可依用也

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

案此襲禮記玉藻

既葬有自燕來觀者節

案此襲檀弓

子貢謂之日



案子貢當從禮記作子夏上文亦云舍於子夏氏蓋傳寫之謬

二三子三年喪畢節

案此襲孟子史記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節

案此襲孟子左昭二十年傳

招虞人以弓 旃以招大夫

案宋本作招虞人以旃旃以招大夫盧云弓旃二字

後人以左氏之文易此文

家語疏證 卷五

齊國書伐魯節

案此襲左哀十一年傳

樊遲為右

案此下有脫文御覽三百八引之云季氏曰須也弱

須遲名弱幼也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齊師戰于郊未踰溝前

溝深不肯驗也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

既戰季孫謂冉有曰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

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

案御覽引云大聖兼該文武並用文選運命論注引

同用選注

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節

案此襲左昭七年傳據此則孔子適周當在定公世

說見前觀周篇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節

案此襲左襄廿九年傳

孔子聞之曰

案此下王肅所增

可謂善改矣

案御覽四百五十八引云可謂善譏善改矣善譏謂

家語疏證 卷五

季子善改謂文子今本脫善譏二字

孔子覽晉志節

案此襲左宣二年傳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節

案此襲左襄廿五年傳

投首於我

案首左傳作手猶言假手也首手古通

自是以衰周之制也

案王注據孟子與禮記王制異

楚靈王汰侈節



案此襲左昭十二年傳

王是以獲沒於文宮

案文盧校改支左傳作祇

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

案左傳刑作形刑形古字通杜注言國之用民當隨

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解非是又左傳無

有字此注云長而字宜云長有字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節

案此襲左昭五年傳

晉邠侯與雍子爭田節

家語疏證

卷五

二十

案此襲左昭十四年傳國語晉語

或曰義

注或左傳作咸也案今左傳作滅滅咸古字通正義

曰服虔讀滅為咸下屬為句不為末者不為末樂俗

抹隱蔽之也咸曰義言人皆曰叔向是義王注蓋襲

服說

鄭有鄉校節

案此襲左襄三十一年傳新序雜事第四篇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節

案此襲左昭十三年傳

鄭伯南也

案古南男字通周語鄭伯南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

左傳正義云據地小大分為二等則侯同於公伯同

子男僖九年在喪之例云公侯日子言不及伯是不

得同於侯也僖二十九年大夫會國君之例云在禮

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伯國下同子男也子

產自言其君爵卑下引子男為例故云鄭伯男也左

昭四年傳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亦伯下同子男之禮

鄭子產有疾節

案此襲左昭二十年傳

家語疏證

卷五

三十

孔子適齊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使子貢往問之

案今本禮記子貢作子路譌也文選謝宣遠張子房

詩及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注引禮記並作子貢唐

石經同論衡遺虎篇亦作子貢

晉魏獻子為政節

案此襲左昭廿八年傳

及其子成

案成左傳作成釋文成音茂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鐘節

案此襲左昭廿九年傳鐘左傳作鐵歐陽士秀謂左

非杜注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解鼓字亦誤服虔

云鼓量名也見正義王注襲之

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

案遵道左傳作尊貴下文尊貴守業雙承不當改為

遵道

楚昭王有疾節

案此襲左哀六年傳說苑君道篇韓詩外傳三作莊

王誤

家語疏證

卷五

今失厥道

毛本其行此據宋本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案左傳今失其行此改其行為厥道暗與偽古文五

子之歌合不知此歌句句叶韻道不叶也又正義云

賈服杜皆不見古文解為夏桀時唯王肅云太康時

疑肅見古文匿而不言今家語注仍云謂夏桀何耶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節

案此襲左哀十一年傳史記孔子世家

齊陳恆弑其君簡公節

案此襲論語左哀十四年傳

孔子辭

注不告季氏案左傳正義曰論語云之三子告此無

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

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然則家語

非史官所錄何以不從論語而從左傳耶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節

案此襲論語禮記檀弓坊記喪服四制尙書大傳春

秋繁露竹林篇

又案子張所引書乃尙書無逸篇文論語邢疏高宗

周書無逸偽古文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

唯弗言本襲無逸之語近輯尙書大傳者遂以子張

家語疏證

卷五

問書語入之說命篇中此誤也家語引有言乃雍句

尤可證其是無逸而非說命矣最不解者坊記引高

宗云三年其唯不言言乃謹此全述無逸之文謹雍

字小異耳搜弓及史記魯世家並作謹鄭注名篇在尙書蓋謂尙

書以無逸名篇也孔疏乃云其唯不言之文在尙書

說命之篇言乃謹在無逸之篇以二句分屬兩篇又

云鄭不見古文尙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

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不知記以其為高宗事故

曰高宗云若但稱書云三年其唯不言則不顯其為

高宗也鄭注不言逸書而云名篇在尙書亦以此文



之明見於無逸耳康成不見古文豈并不見今文乎  
衛孫桓子侵齊節

案此襲左成二年傳賈誼新書審微篇

公父文伯之母節

案此襲國語魯語

男女紡績僖則有辟

案注以績為功則効必不作紡文選文賦注引作效

績辟刑辟也注訓法非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節

案此因左成十七年傳載孔子曰鮑莊子之智不如

家語疏證

卷五

匡

葵二語而假為樊遲問答之辭

又案鮑莊子則非其罪較之強鉏之黨於祭仲而被

別者不可同日而語左傳所載孔子語乃因強鉏不

能衛其足而傳會之未可信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

公羊疏引

焉節

案此襲左哀十一年傳國語魯語

出稷禾秉芻缶米

案宋本與國語同今本家語作稷秉缶米芻藁譌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節

案此襲孟子禮記仲尼燕居

定公一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節

案此襲禮記祭義而假為定公孔子問對之辭

八十則不仕朝

案禮記仕作俟鄭注云不俟朝君指之即退不待朝

事畢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

毛本不祥節

案此襲淮南人間訓新序雜事第五篇論衡四諱篇

東益宅當從淮南論衡作西益宅西益宅不祥今形

家猶忌之

孔子曰

家語疏證

卷五

匡

案淮南論衡作傅宰折雖

孔子適季孫節

案此襲韓詩外傳五新序雜事第五篇

君使求假於馬

案韓詩新序俱云假馬毛本馬作田譌

家語疏證卷之五



家語疏證卷之六

仁和孫志祖學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節

案此襲左傳廿八年傳而假為子貢問辭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椁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冉子僕以下則王肅所增豫凶事非禮也襲左隱元年傳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節

案此襲檀弓其云得罪於定公犇衛衛侯請復之及

家語疏證

卷六

子游侍以下則王肅所增也

孔子在齊節

案禮記曲禮云歲凶馳道不除祭事不縣雜記孔子

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此撮合為一而造為齊

大早春饑事景公孔子問對之辭

孔子適季氏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而造一季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

疾事

孔子為大司寇節

案此襲論語禮記雜記

國廢焚

案論語禮記俱無國字故論語釋文云家廢也惟王弼以為公廢而家語增一國字又增孔子為大司寇及吾為有司之文以實其說然國廢焚則鄉人不必來而夫子亦不必拜也

又案論語集解引鄭康成注云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明是夫子家廢王肅有心難鄭故同輔嗣之說鹽鐵論刑德篇云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王說蓋本此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節

家語疏證

卷六

案此襲禮記禮器雜記而假為子貢問辭其晏子一

狐裘三十年之文則又襲檀弓

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

案一本作下不僭上上不偪下禮記君子上不僭上

下不偪下

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節

案此襲禮記禮器而假為冉求問辭臧文仲立言垂

法則襲左襄廿四年傳穆叔語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節

案禮記檀弓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



邦邑危則亾之鄭注云利己忘衆非忠信也亾之者雖辟賢非義退古亾字作喪位解此襲之而以爲古之道也與鄭解異集說載應氏曰衆死而義不忍獨生國危而身不可獨存此說與家語合

晉將伐宋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史通申左篇云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哭於陽門

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案此三句王肅所增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節

家語疏證

卷六

三

案此襲禮記檀弓歐陽士秀曰楚靈王十三年觀從勸吳伐楚必此時事弃疾卽楚平王也時君陳蔡故云陳弃疾此云楚伐吳與鄭注檀弓皆誤志祖案觀從勸吳伐楚此事無考其以陳弃疾爲楚平王本之禮記鄭注據漢書人表則二人也

子路怫然進曰

案此下王肅所增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節

案禮記檀弓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此小變之其掘中霤而浴云云亦檀弓語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二句則兼襲曲禮語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而假爲子游問辭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節

案此事無攷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節

案此條似駁檀弓鄭注親屬大功之說撰爲邾人問荅然果夫子早經論定子游子夏受學聖門不當復有齊衰大功之異議也其爲王肅偽造無疑

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

家語疏證

卷六

四

案顏克蓋卽弟子解之顏刻刻克通

齊師侵魯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左哀十一年傳注亦全襲康成語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節

案此襲左哀十二年傳而假爲子游問荅之辭

孔子投絰而不拜

案左傳作放絰而拜

公父穆伯之喪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國語魯語

南宮縚之妻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子張有父之喪節

案禮記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公明儀是

子張弟子故子張沒時公明儀為志與孔子之喪公

西赤為志同鄭注志謂章識此撰為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

相焉夫子張執親之喪何須其弟子相之乎拜而後

啟類云云是孔子泛論喪拜之異亦非因子張而發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此情之至者也

家語疏證 卷六

案此句王肅所增

卜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節

案禮記檀弓作弁人卜弁通

而變除有期

案此句王肅所增

孟獻子禫節

案禮記檀弓無子游問語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而增貧何傷乎一語文氣卑弱

斂手足形

案禮記作首足正義云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下同

此作手足古首手字通

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子游問喪之具節

案禮記檀弓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四句是子

路述聞諸夫子語此撮合為一

伯高死於衛節

家語疏證 卷六

案禮記檀弓云孔氏之使者未至此即遣一使子張

往弔事可謂杜撰

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

案禮記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此改作不成禮非

子路有姊之喪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毛本之作望之

案此二句檀弓子思語

伯魚之喪母也節

案禮父在為母齊衰期伯魚喪母時夫子尚在於禮



宜期乃過期猶哭故夫子以為甚而伯魚遂除之也  
竝無出母之說以為喪出母者俗儒之妄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節

案此襲禮記大傳而擬為衛公求婚季氏事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節

案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孔叢

子雜訓篇亦有此三句二書皆偽書也雖於族人之

親而不敢戚君襲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

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語

曲禮毛本子夏問第四十三

家語疏證

卷六

七

子貢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子夏問三年之喪節

案此襲禮記曾子問後序云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

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此何以仍錄之也

夏后氏之喪三年

案禮記作夏后氏三年之喪是

周人既卒哭而致事

案禮記無此句此襲鄭注

亦不奪故也

案禮記亦不可奪親也此誤雜記云君子不奪人之  
喪亦不可奪喪也意與此同

魯公伯禽

注伯禽有母喪案鄭注無明文正義曰周公致仕之

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為

母喪也

子夏問於孔子日記云周公相成王節

案此襲禮記文王世子王肅蓋因禮記曾子問後節

繼以文王世子遂換為子夏問語而牽連及之其引

記云猶上文孔子之引記曰泛謂傳記之言非引禮

家語疏證

卷六

八

記也

行一物而善者

案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此有脫文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節

案此撮合禮記檀弓雜記二條為一

姑姊妹之大功

注當言姊妹而已姊上長姑字也案禮記亦有姑字

似不可省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節

案此襲禮記雜記而假為子夏問辭



毀則死者君子為之

案禮記作君子謂之無子是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節

案此襲論語禮記檀弓兼采禮器之文

夫仁者制禮者也

案此下皆與殯朋友之義無涉蓋雜湊成篇耳

孔子食於季氏節

案此撮合禮記玉藻雜記二條為一

不食亦毛本不飲而殮

案禮記不食肉而殮

家語疏證

卷六

九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節

案此襲禮記雜記而假為子夏問辭

子貢問居父母之

本脫據文選中喪節

案此襲禮記雜記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

毛本而弔於墳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坊記而假為子貢問辭

周以威吾從殷

案檀弓但云孔子善殷王肅合兩條為一以此對上

文殷以慈吾從周耳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節

案禮記雜記有孔子稱少連大連善居喪語此假為

子貢問而又以為聞諸晏子何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節

案此襲禮記曾子問

昔魯孝公少喪其母

案禮記作昭公鄭注云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

威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

知何公也淮南汜論訓亦云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

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王肅見列女傳載有魯

孝義保事遂改昭公為孝公聊示異聞曾無的證正

家語疏證

卷六

十

義云家語王肅所足是也

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

案禮記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蓋謂庶子王為

其母此增喪慈母三字竟似練冠為天子喪慈母之

服非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論衡問孔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節

案此襲荀子子道篇杖荀子作牀是豈有練而始杖

者乎



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

案毛本子路曰以下脫二十字

叔孫武叔之母死節

案禮記檀弓但載子游曰知禮一語鄭注嗤之此乃

撰為子路孔子問荅之辭

武孫從之出戶

案武孫當作武叔

齊晏桓子卒節

案此襲左襄十七年傳晏子春秋雜上

家語疏證 卷六

又案禮記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

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後世大夫士父母喪服有異也

故晏子家老云非大夫喪父之禮然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安得有異雜記之言非也左

傳杜注唯卿為大夫云晏子惡直己以斥時正義云

家語雖未必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故王肅與杜

皆為此說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璜璠斂節

案此事見呂氏春秋安死篇不云孔子為中都宰攷

季平子卒在定公五年據史記世家是時孔子未仕

也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善節

案此襲左昭二十年傳孔子之弟子五字則王肅所

增也說見前

邾人子蒲卒節

案此誤合禮記檀弓兩事為一孔子惡野哭者謂哭

於野也故康成注引周禮衛杖氏為證王肅因野字

牽合為一非是

公父文伯卒節

案此襲國語魯語

家語疏證 卷六

二三婦人之欲供先記者

案國語作辱供先祀韋昭注云自屈辱供奉先人之

祀者王肅改辱字為欲而注云言欲留不改嫁供奉

先人之祀何其言之不文乎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節

案此襲左哀十五年傳夫子哭之於中庭云云則襲

禮記檀弓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節

案禮記檀弓有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

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語王肅遂造一季桓子死魯



大夫朝服以弔事而假為子游問答以正之

子畢同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節

案此亦襲禮記檀弓記設重喪朝殷周之異而假為

子畢問答也

孔子之守狗死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曲禮毛本 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節

案禮記王制正義引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

致仕以大夫禮葬蓋康成語而王肅襲之假為公西

家語疏證 卷六

赤問答之辭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孔子之母既喪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吾見封之若堂者矣

案此下數句並禮記子夏述孔子語

十日過禫而成笙歌

案三年之喪鄭康成主二十七月王肅主二十五日

蓋鄭以祥禫閒月王以祥禫同月也康成之說本之

戴德喪服變除白虎通喪服篇同確有依據檀弓云祥而縞

是月禫徒月樂正義云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故

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足

相證明又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王肅謂是祥月之

中孔氏駁之曰若以中月而禫為月之中閒應云月

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說九明暢故二十七月之制

迄今行之乃王肅既創為短喪之說竟於家語襲禮

記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語

復增過禫二字以曲證其祥禫同月之說何其妄也

書傳古文太甲中孔傳亦主二十五月之說疑肅一人所作

家語疏證 卷六

又案南史王淮之傳云永初中奏曰鄭元注禮三年

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

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日而除遂以為制江

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指紳之士多遵元義夫先王制

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

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元義為制朝野一體則

家無殊俗從之宋書

孔子有母之喪節

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娶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

陽虎糾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與此



文異索隱以史記爲証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節

案徐氏鯤曰孔子以襄公二十二年生至定公末年當得五十七歲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此不過二十七八尚未死也王肅弟子解注云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歲已爲哀公之四年安得定公來弔乎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

案禮記郊特牲雜記俱有君弔臣升自阼階之文

原思言於曾子曰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家語疏證

卷六

五

而瓦不成膝

案膝疑漆字之譌注膝臍毛本譌亦不可解禮記作味

鄭注味當作沫醢也蓋不取光澤之意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節

案禮記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二句亦孔子之語

此假爲子游問辭

顏淵之喪既祥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孔子嘗奉薦而進節

案此襲禮記祭義

濟濟毛本衍漆者容也 容以遠

案兩容字俱當作客禮記正義云王肅以容爲客字則是義遠何須云客以遠又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客未之有也陸氏釋文用王本漆漆者以自反也

案禮記漆漆者下當有容也二字以字衍

進則燕俎

案禮記作薦其薦俎

子路爲季氏宰節

案此襲禮記禮器

家語疏證

卷六

六

衛莊公之反國節

案此因禮記郊特牲有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語而換爲衛莊公事其實衛莊公反國恐不暇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也禮記亦不言是衛莊公

繹之於庫門內

案詩綿正義云魯以周公立庫門而衛亦有庫門者

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

也

市朝於西方



案禮記作朝市鄭注引周禮朝時而市是也若市朝則謂市有行列如朝非此義

季桓子將祭節

案禮記郊特牲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不言是季桓子事

公父文伯之母節

案此襲國語魯語

進俎而不受

案國語作酢不受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故云不受謂不親受也若進俎則與賓無涉何不受之有

家語疏證 卷六

季康子朝服以縞節

案禮記玉藻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此乃揆為曾子問荅之辭

後序

好事亦各以意增損其言

案此孔安國序亦王肅僞撰其云以意增損其言則

肅已明白供吐矣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

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疑師古但以卷數不同

故知非今家語亦未必見古家語也

子思年六十二而卒

案史記孔子世家亦作六十二然子思為魯繆公師其壽當不止六十二也毛奇齡四書臆言孔繼汾闕里文獻考作八十二是

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案此說甚誣闕若璩有孔氏二冤辨世傳孔氏三世出妻始於孔子謂伯魚子思子上之母也檀弓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據正義是孔子令子伯魚喪出母爾非孔子自喪其出母也如後序之說叔梁紇始出妻是孔子有出母矣誣孰甚焉

後名永

家語疏證 卷六

案史記永作求漢書孔光傳同

子家生子直名楹

案史記子家生箕字子京漢書字子真

名曰譎毛本譎言

案藝文志譎言十一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

年五十七而卒

案史記年五十一

子高生武字子順

案子順史記作子慎慎順通漢書作順



子襄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

案隋書經籍志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

藏之書釋文毛奇齡云此必子襄之子名忠忠與惠

字形相近而致誤者顏師古漢書藝文志注引漢記

尹敏傳云孔鮒所藏

又案徐氏鯤曰此家語二字後人妄加也漢書藝文

志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

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景十三王傳但云得古文經

傳水經泗水注云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孔安國尚

書序云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

家語疏證

卷六

九

孝經竝無家語即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引家語云

云亦無家語二字觀此傳下文云子國又集錄孔氏

家語為四十四篇不在壁中蝌斗本之數則此處不

得有家語明矣

長子滅嗣

案史記高祖功臣表作滅此滅字譌

生季中名員

案史記子襄生忠書序疏引史作中

生武及子國

案史記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據後序武與安國

為兄弟史記則父子也疑史記誤漢書孔光傳與後

序同

年六十卒於家

案史記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閻若

璩尚書古文疏證曰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

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記蚤卒則

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

必非蚤卒然馬遷親從安國遊者也計其生年當不

誤也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

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悅漢紀云魯恭王

家語疏證

卷六

十

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

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

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傳所謂作

傳畢會國有巫蠱出於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辨矣

男同元校錄

家語疏證卷之六



# 孔子集語

〔清〕孫星衍輯

據清嘉慶二十年冶城山館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六六毫米寬二二六毫米



嘉慶廿年成書謹刊

孔子集語

冶城山館臧版

孫氏孔子集語序

孔子集語者陽湖孫觀察星衍字伯淵所撰  
脩百王之道以詔來者六經而外傳記百家所載微  
言大義足以羽儀經業導揚儒風者往往而有其纂  
輯成書者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  
卷皆不存見存楊簡先聖大訓十卷薛據孔子集語  
二卷潘士達論語外篇二十卷而薛書最顯不免罣  
漏近人曹廷棟又為孔子逸語十卷援稽失實不足  
論嘉慶辛未歲觀察引疾歸田惜儒書之闕失乃博  
蒐羣籍綜覈異同增多薛書六七倍而仍名之為孔  
子集語者識所緣起也其纂輯大例易十翼禮小戴  
孔子集語序  
記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孟子舉世誦習不載家語  
孔叢子有成書專行不載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傳易  
檢亦不載其餘羣經傳注祕緯諸史諸子以及唐宋  
人類書鉅篇隻句畢登無所去取皆明言出處篇卷  
或疑文脫句酌加按語或一事而彼此互見且五六  
見得失短長可互證得之逾年初稿成又二年屬其  
友人烏程嚴可均略仿說苑體裁理而董之覆檢羣  
書是正謬字更移次第增益闕遺為十四篇勸學第  
一孝本第二五性第三六藝第四主德第五臣術第  
六交道第七論人第八論政第九博物第十事譜第  
十一雜事第十二遺識第十三寓言第十四篇各為



卷六執事譜寓言卷大分為上下以十四篇為十七卷勸學等篇與正經相表裏遺議不醇寓言蓋依託乃彫版於金陵公諸後世而嚴可均為之序

孔子集語序

上

孔子集語表

山東督糧道 臣 孫星衍稽首頓首

上言 臣 所撰孔子集語十四篇成謹奉

表上

進者伏以黃顛授道丹書備北面之儀河洛浮圖元扈有東巡之典蓋折衷侯諸至聖而稽古所以同天欽惟我

皇上雅詠宗經

臨雍尊聖如天蕩蕩堯本難名猶日孜孜禹思聞善

芻蕘之所必採謩訓況有明徵昔在孔子微言

大義史氏有將絕之虞性道文章及門有難聞

孔子集語表

之歎故易翼麟書而外緯候載其遺言孝經論

語之餘子史傳其佚說吾無隱爾絕賢哲之贊

詞天何言哉托素王之眇論而籍亡七國書散

藏秦畏鑽仰之高堅孰網羅其放失 臣 拜

恩繡斧承乏奎婁慕禮器而升堂歷歲時以載筆議

大識小一話一言靡不綜其異同徵其典據撞

鐘以莛蕘有餘音集腋成裘多存粹白其六經

所載謹避雷同三豕傳譌悉加雋正或有寓言

依託小說流傳恐魚目之混珠窺豹斑而撥霧

醇疵不雜仿晏嬰內外之編事類相從比說苑

區分之目視宋臣薛據之帙采獲加多勘曹氏



廷棟之書增刪期當昔方言屬草有子駿之旁  
求封禪留書因所忠而奏上臣職容專達病久  
罷閒附闕里之上公述聖門之祖德恭呈

乙覽或為  
座側之資廣布儒林聊比壁中之簡臣無仕屏營惶  
恐瞻

天望

闕踴躍歡忭謹因衍聖公臣慶銘奉

表恭

進以

聞  
孔子集語表

十一

孔子集語篇目

卷一勸學第一

卷二孝本第二

卷三五性第三

卷四六藝第四上

卷五六藝第四下

卷六主德第五

卷七臣術第六

卷八交道第七

卷九論人第八

卷十論政第九

孔子集語篇目

卷十一博物第十

卷十二事譜第十一上

卷十三事譜第十一下

卷十四雜事第十二

卷十五遺議第十三

卷十六寓言第十四上

卷十七寓言第十四下

星衍自嘉慶辛未歲九月歸田臥病多暇輒理  
舊業因屬族弟星海姪婿龔慶檢閱子史採錄  
宣聖遺言比之宋人薛據近人曹廷棟所輯計  
且三倍乃取劉向編列說苑新序之例各為篇



自以類相從又以莊列小說近于依託之詞別為雜事遺識寓言附于末卷質之吾友顧文學廣圻嚴孝廉可均頗有增改閱六年而始成書將寄曲阜孔上公慶鎔侯時呈

御故擬表冠諸簡端嘗見宋明人格言世多輯錄刊刻者先聖遺訓豈可任其放失所列篇目皆儒者立身行政之要義不敢雜以墨家釋氏之旨也願與學者勉之孫星衍謹記

孔子集語

上

孔子集語卷一

山東督糧道 孫星衍撰

勸學一

**尚書大傳略說**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圩邪水潦集焉管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大戴禮勸學**孔子曰野哉野字說苑作鯉形相近疑當作鯉君子

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洿邪水潦漏焉莞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

孔子集語

卷一

**說苑建本**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

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管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韓詩外傳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

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

**韓詩外傳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



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

**韓詩外傳六**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

**說苑建本**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一作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

**韓詩外傳八**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敢復進請一休

**孔子集語** 卷一  
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本多作可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

**荀子大略**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

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墳臯如也嶼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列子天瑞**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臯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大戴禮勸學** 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跋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



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

**荀子荀坐**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

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

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荀子荀坐** 孔子曰如埴而進吾與之如上而止吾已

矣今學曾未如朮贅則具然欲爲人師

**荀子荀坐**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

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

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

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荀子荀道**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

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

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其未得也則憂不得

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也

**說苑雜言**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

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

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

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

終日之憂無一日之樂

**荀子法行**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

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

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

施

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

施

**御覽六百七引慎子** 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

此以博矣按薛據孔子集語馬驥釋史八十六

**羣書治要尸子勸學** 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

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

人之難爲易也

**羣書治要尸子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

給則豫欲善則辯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

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則德正矣

**意林一引尸子** 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

詩與古人謀

**莊子雜篇讓王**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

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

給飢饉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

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

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

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呂氏春秋季春紀尊師**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

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

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



**淮南子要略**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說苑建本**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孔子集語 卷一

太

**說苑建本**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論語**

**子路持劍** 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

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論語治學** 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以為人師矣

**論語脩本** 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况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

**論語脩本** 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論語脩本** 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孔子集語卷一終

孔子集語 卷一

七



孔子集語卷二

山東督糧道 臣 孫星衍撰

孝本二

尚書大傳

孔子對子張曰通典五十九男子三十而

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紝績紡之事黼黻

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夫

養子也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鯀

尚書大傳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為梁闇也傳

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為

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

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

孔子集語

卷二

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

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

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論語外傳

曾子有過曾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

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

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笞

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

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

說苑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怒援大杖

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厲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

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

歌欲令曾暫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

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

孔子曰汝聞御覽四百十警瞶有子名曰舜舜之

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

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

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

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

論語外傳

九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御覽四百

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

孔子集語

卷二

日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文選長笛賦注引作

御覽四百以後薛編引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

吾事君文選注作不事庸君下失之二也與友厚而

小絕之文選注作少絕交遊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

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

不可得見者親也舊脫不可追者年也去而入字據

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御覽補文選注作往而不可反者

後漢書桓榮傳所引略同吾請從此辭矣請從文選

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

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說苑敬慎 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

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上吾子也

一第 丹黃 日 8



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上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上吾子對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韓詩外傳十** 太王直父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

**孔子集語** 卷二 三

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

**大戴禮曾子立孝** 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大戴禮曾子大孝**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

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問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子忘夫孝之道矣子是以有憂色

**呂氏春秋孝行覽**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

**孔子集語** 卷二 四

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

**大戴禮曾子大孝** 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荀子** 道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君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



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荀子子道**于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耨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耨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彰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孔子集語卷上

**韓詩外傳**

九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荀子揚

此作衣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

**莊子**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

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

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韓非子五蠹**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曰氏春秋仲冬紀當務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

孔子集語卷上

六

**新序雜事**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頭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瞽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麻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

**說苑建本**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



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

**說苑建本** 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

**說苑權謀**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

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

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

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

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

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說苑辨物**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

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願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

孔子集語卷二 七 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

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說苑反質**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士劍

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

弟子曰瓦甗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

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

以饑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按神記**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

爾嚙指孔子聞之曰曾參之孝曾子外篇齊家精感引作參之至誠

萬里

**御覽四百十三** 引師覺授孝子傳 老萊子者楚人行

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班斲之衣爲親取飲上堂脚踏恐傷父母之心僮仆爲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御覽四百八十一** 引師覺授授仲子崔者仲由

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蒯囋之亂衛人狐鷹三百五十二引

子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

子曰行矣子崔卽行厲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

備須後日日夫君下十三字於城西決戰其日厲持

蒲弓木戟而與子崔戰而死

**定論** 訓道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

孔子集語卷二 八 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

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布不性壽其功至實而不

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

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

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

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

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

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

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

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

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



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元德茂盛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翼是故孝成於身道治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

孔子集語卷二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

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禮樂交脩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真正之士為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于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孔子集語卷二終

孔子集語卷二

十



孔子集語卷三

山東督糧道 臣孫星衍撰

五性三

御覽四百十九引尚書大傳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慧然高慧當為品字從山御覽三十八引作夫山者鬼鬼然慧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為四方皆伐焉每無私子焉文選頭注引作生財用而無私為出雲風御覽三十以通乎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樂於山者也

韓詩外傳一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

孔子集語卷三

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其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論苑雜言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

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其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犯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

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日良其限列其臆厲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耶禁佚調和心志

韓詩外傳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荀子非相

稱以喻之分以明之二句荀子作分別以歡忻芬芳以送之荀子作欣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荀子作則說常無不受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矣戴禮保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之為常

賈子新書保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孔子集語卷三

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徧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痺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弱約危通似察受惡不讓似直苞裏一作入鮮絜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厲折必以東西一作西似意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荀子宥坐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

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何也一作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泔泔乎不涸盡似道若有



決行之其應佚若聲嚮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  
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  
出以入就一本就上鮮絮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  
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說苑雜言**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  
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  
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  
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懸弱  
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  
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  
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

**孔子集語**卷三十一  
**後漢書李固傳**固奏記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  
觀怪諱名

**荀子仲尼**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  
而好謙一作必賢

**說苑雜言**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  
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妒賢  
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  
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荀子儒效**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  
愈儉勝敵而愈戒

**荀子玉篇**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

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荀子子道**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  
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  
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  
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  
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  
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  
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  
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  
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韓詩外傳**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  
**孔子集語**卷三十一

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瀆其始出也不足濫觴及  
其至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  
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  
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毛本如也孔子  
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謹慎於行者不  
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  
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  
**說苑雜言**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  
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  
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



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  
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  
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責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  
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  
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  
矣哉由

**荀子子道**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  
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  
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  
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  
孔子集語卷三十一  
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  
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荀子法行**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  
珉者何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  
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  
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  
屈義也廉而不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立見情  
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  
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  
之謂也

**列子仲尼**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

之仁賢於上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  
於上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上也  
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上也子夏避  
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  
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  
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淮南子人間訓**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  
仁人也上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上弗  
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上弗如也賓曰三  
人皆賢賢一本作三人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  
孔子集語卷三十一  
上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上一  
道上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說苑雜言**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  
回之信賢於上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  
敏賢於上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  
於上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上也  
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  
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  
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者上不  
爲也

**論衡定賢**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



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讓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為也

**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尸子**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

大直吾弗為也一作吾為之也

**法言五百宋咸注**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詘則

詘可以伸則伸

**呂氏春秋孟冬紀異用**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

子荷杖而問之日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

日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日子之兄弟不有

孔子集語卷三

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日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御覽七百

作父下無父字博杖作持杖杖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倚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

母拄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妻其妻子尊卑之差也蓋約此文

**賈子卷經**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

杖磬折而立日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

日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行日妻子家

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倚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

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

**淮南子繆稱訓**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日狐鄉

上而死我其首禾焉

**薛康子集語引新序**孔子謂曾子曰君子不以利

害義則恥辱安從生哉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怠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按今新文鄧析子云惠生於官成病始於少廖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也與此小異

**論苑雜言**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

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

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

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閒曰若是乎君子之惡

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

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

孔子集語卷三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

哉

**說苑敬慎**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

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之忠

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

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

**說苑雜言**子路將行辭於仲尼口贈汝以車乎以言

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

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說苑雜言**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

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官



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說苑雜言** 孔子曰君子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

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按薛據此云見韓詩外傳終身爲之

**說苑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

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孔子集語** 卷四 九

**潛夫論浮侈** 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是作則傷于德多幣則沒禮

**中論貴驗** 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莫不見也有耳莫不聞也其可誣哉

**中論貴言** 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中論嚴辯** 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

**孔子集語卷三終**

孔子集語卷四

山東督糧道 臣 孫星衍撰

六藝四上

**周易乾鑿度**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日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後息志停讀禮止史削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幾教若曰終日而作思之於古聖願師於姬昌法且作九問十惡七正八嘆上下繫辭大道大數大法大義易書中爲通聖之問明者以爲聖賢矣孔子曰吾以觀之曰仁者見爲仁幾之文智者見爲智幾之問聖者見爲通神之文仁者見之爲之仁智者見之爲之智隨仁智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苞籥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內也光明四通倏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歷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孳結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无感動清淨昭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呂



九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姐已擅寵殿以之破天任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萬物之寶至哉易一元以為元紀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網罟孔子集語卷四  
以收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八卦之用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結繩而為網罟以收以漁蓋取諸離質者無文以天言此易之意夫八卦之變象感在人文王因性情之宜為之節文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

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苞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故艮漸正月巽漸三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為月也乾者天也終而為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乾位在於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時之終位在十二月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於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坤孔子集語卷四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君道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為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



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  
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  
形盛陰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  
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  
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故道興於仁立於  
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  
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  
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統而奇故上篇  
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  
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  
孔子集語卷四

篇始者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  
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成恒者男女之始夫  
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  
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  
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

**京氏易傳下**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三者東  
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又圓者徑一而開三也四  
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又方者徑一而取四  
也言日月終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陰  
陽也奇耦之數取之於乾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  
坎離者陰陽之性命分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

成卦卦象定吉凶明得失降五行分四象順則吉  
逆則凶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明得失於四  
序運機布度其氣轉易主者亦當則天而行與時  
消息安而不忘亡將以順性命之理極蒼龜之源  
重三成六能事畢矣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  
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  
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五行光明四通變  
易立節天地若不變易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  
更廢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  
可以爲典要惟變所適吉凶共列于位進退明乎  
機要易之變化六爻不可據以隨時所占

孔子集語卷四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  
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  
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爲首坤爲次先泰而後否損者  
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益者陽  
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下經以法陰  
故以咸爲始恒爲次先損而後益各順其類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昇者十二月之卦也陽氣升上  
陰氣欲承萬物始進譬猶文王之脩積道德宏開基  
業始卽昇平之路當此時也鄰國被化岐民和治是  
以六四蒙澤而承吉九三可處王位享于岐山爲報  
德也明陰以顯陽之化民臣之順德也故言无咎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益之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王化如美寶莫能違害永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方知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係民以義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得用道之王故言王用享于西山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陽消陰言去陰消陽言剝者萬物之祖也斷制除害全物為務去之為言決也當二月之時陽盛息消去陰之氣萬物畢生靡不蒙化譬猶王者之崇至德奉承天命伐決小人以安百姓故謂之決夫陰傷害為行故剝之為行剝也當九月之時陽氣衰消而陰終不能盡陽小人不能決君子也謂之剝言不安而已是以去之九五言決小人剝之

六五言盛殺萬物皆剝墮落譬猶君子之道衰小人之道盛侵害之行興安全之道廢陰貫魚而欲承君子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變陽爻者制於天也陰爻者繫於地也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仁成而上義成而下上者專制下者順從正形於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矣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於四盛於五終於上初為元士二為

**孔子集語** 卷四 七  
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天子上為宗廟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人所以為象則也故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為之設卦方盛則託吉將衰則寄凶陰陽不正皆為失位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介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之變盡萬物之情明王事也上繫之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六位正王度見矣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



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王者天下所歸往易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師者衆也言有盛德行中和順民心天下歸往之莫不美命爲王也行師以除民害賜命以長世德之盛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易曰公用亨于天子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詞也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又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德化施行天地之和故曰大人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者武丁也湯之後有德之君也九月之時陽失正位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於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本陰陽以譬於物也撥序帝乙箕子高宗著德易者所以昭天道定王業也上術先聖考諸近世采美善以見王事言帝乙箕子高宗明有法也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

義義立則妃匹正如匹正則王化全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至於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義也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卽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王道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孔子集語卷四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紂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故朱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以爲紂服欲百世不易也故困九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于赤紂也至于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紂方來不易之法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紂服皆同色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紂方來九五劓剛困于赤紂夫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困於酒食者困於祿也朱紂者天子賜大夫之服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朱紂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至於九五劓剛者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也故曰



剛剛困于赤帝夫執中和順時變所以全王德通至  
 美也乃徐有說上記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貞大人  
 吉以剛中也文王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  
 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  
 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  
 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  
 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也易變而為一一  
 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  
 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為天濁重下為地物有  
 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  
 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卦者挂也挂萬物視而  
 見之故三畫已下為地四畫已上為天物感以動類  
 相應也易氣從下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  
 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  
 之上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謂之應陽動而進  
 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為象易一陰一陽合而  
 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  
 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  
 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  
 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  
 宿由此作焉八卦之生物也畫六爻之移氣周而從

卦八卦數二十四以生陰陽衍之皆合之於度量陽  
 析九陰析六陰陽之析各百九十二以四時乘之八  
 而周三十二而大周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  
 十析也故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大衍之數必五十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  
 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闢物  
 而出之者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戒各有所繫  
 焉故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天道左旋地道右遷  
 二卦十二爻而替一歲乾陽也坤陰也並治而交錯  
 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  
 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從於屯蒙屯蒙主  
 孔子集語卷四  
 歲屯為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閒時而治六  
 辰蒙為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閒時而治六辰  
 歲終則從其次卦陽卦以其辰為貞丑與左行閒辰  
 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為貞其爻  
 右行閒辰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其北辰  
 左行相隨也中孚為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為陰貞  
 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二歲替而周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復從於貞歷以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為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  
 當替之日此律歷數也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卦以  
 應律歷之數故乾坤氣合戊亥音受二子之節陽生



秀白之州載鍾名太一之精也其帝一世紀錄事明  
期推移不奪而消焉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錄圖受

命易姓三十二紀一本作四 德有七其三法天其四

法地五王有三十五半聖人君子消息卦純者為帝

不純者為王六子上不及帝下有過王故六子雖純

不為乾坤

**易坤靈圖** 丘序曰天經曰乾元亨利貞爻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故德配天地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

故堯天之精陽萬物莫不從者故乾居西北乾用事

萬物蟄伏致乎萬物蟄伏故能致乎萬人之化經曰

**孔子集語** 卷四

用九經曰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帝必有洪水之災

天生聖人使殺之故言乃統天也丘括義因象助類

辭曰天無雲而雷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經曰乾下

艮上大畜天災將至預畜而待之人免於饑故曰元

亨上下皆通各載其性故曰利貞至德之萌五星若

連珠日月如合璧天精起斗口有位雞鳴斗運行復

始莫敢當之黃星第于北斗必以戊己日其先無芒

行文元武動事莫之敢拒

**史記仲尼弟子傳正義** 中備按即辨 魯人商瞿使

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復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

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

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六五  
景子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  
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  
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  
知短命他以故也

**京氏易傳** 孔子易云困學記聞引 下有四易一世二

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勝竟

歸竟為鬼易八卦鬼為繫爻財為制爻天地為義爻

福德為寶爻同氣為專爻龍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

左行虎刑五月午在離卦右行甲乙庚辛天官申酉

地官丙丁壬癸天官亥子地官戌己甲乙天官寅卯

**孔子集語** 卷四

地官壬癸戌己天官辰戌地官靜為悔發為貞貞為

本悔為末初爻上二爻中三爻下三月之數以成一

月初爻三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名九日餘有一日

名曰閏餘初爻十日為上旬二爻十日為中旬三爻

十日為下旬三旬三十積旬成月積月成年八八六

十四卦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成萬一千五

百二十策定氣候二十四考五行於運命人事天道

日月星辰局於指掌吉凶見乎其位繫乎吉凶悔吝

生乎動寅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中有生金申中

有生水丑中有死金戌中有死火未中有死木辰中

有死水土兼於中建子陽生建午陰生二氣相衝吉



凶明矣積筭隨卦起宮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相  
 盪二氣陽入陰陰入陽二氣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  
 謂易天地之內無不通也乾起巳坤起亥震起午巽  
 起辰坎起子離起丑艮起寅兌起卯於六十四卦  
 遇王則吉廢則凶衝則破刑則敗死則危生則榮攷  
 其義理其可通乎分三十為中六十為上三十為下  
 總一百二十通陰陽之數也新新不停生生相續故  
 淡泊不失其所確然示人陰陽運行一寒一暑五行  
 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  
 所以斷天下之理定之以人倫而明王道八卦建五  
 氣立五常法象乾坤順於陰陽以正君臣父子之義  
 孔子集語卷四

故易曰元亨利貞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  
 於有無且易者包備有無有吉則有凶有凶則有吉  
 生吉凶之義始於五行終於八卦從無入有見災於  
 星辰也從有入無見象於陰陽也陰陽之義歲月分  
 也歲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六爻上下天地陰陽運轉有無之象配乎人事八卦  
 仰觀俯察在乎人隱顯灾祥在乎天考天時察人事  
 在乎卦八卦之要始於乾坤通乎萬物故曰易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久於其道其理得矣卜筮非襲於  
 吉唯變所適窮理盡性於茲矣

困學記聞引京氏易積筭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

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  
 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  
 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  
 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灾祥進退莫不固茲而  
 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  
 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

韓詩外傳八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  
 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  
 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  
 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  
 孔子集語卷四

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  
 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  
 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  
 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  
 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  
 為天下賞則以同族為眾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寬  
 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  
 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  
 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  
 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  
 能以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



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眾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

**大戴禮易本命**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

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

者能原本之矣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

一一主日日數十淮南于此下有故人十月而生八

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

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

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

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

孔子集語卷四

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

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

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鳥魚皆生於

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于水鳥飛于雲故冬

燕雀入于海化而為蚡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

不飲蟬飲而不食蟬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齧而

吞者入竅而卵生咀嚙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

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

無後齒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西為緯南

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上

陵為牡谿谷為牝蟀蛤龜珠與月盛虛是故望土之

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

人醜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思食

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

食肉者勇敢而捍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

壽不食者不生而神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

凰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

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

而蛟龍為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此

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

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出大典

好剝胎殺天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

孔子集語卷四

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

理則自天而不壽詆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

風水旱竝興人民天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

盧辯大戴禮易本命注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應

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

後漢書郎顛傳孔子曰肅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

從解起

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

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

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說苑反質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于



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淮南子人間訓**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御覽九引作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益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益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說苑敬慎**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論衡小義**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菴菴

藁華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為言者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

**抱朴子內篇祛惑** 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上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搥三折今乃大悟

**尚書序疏引尚書** 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記作三千三百三十三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

**尚書大傳鄭注** 心明日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孔子集語卷四 九

**尚書大傳** 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尚書大傳** 子張曰堯舜之主二人刑而天下治引作一人不刑而四海至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為書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教此五刑命犯數罪也

**尚書大傳略說** 子夏讀書畢見于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為于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

1 第 0 2 1 冊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子 部 儒 家 類



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于夫子志之于心弗敢忘也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溪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尙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愴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爲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上嘗悉心盡志以入其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墳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孔子集語卷四

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韓詩外傳**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

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上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

前有高岸後有溪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謂精微者也

**說苑敬慎**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孔子集語卷四

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史記三代世表**補續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

**意林四王逸正部**仲尼敘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

**隸釋四周懷銘**孔子曰禹不決江疏河吾其魚矣孔子集語卷四終



孔子集語卷五

山東督糧道 臣孫星衍撰

六藝四下

**御覽八**自四州詩合禮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君德下十三字從六百九引補刻之玉版藏之金府

**毛詩木瓜**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詩外傳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

孔子集語卷五

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呂氏春秋季春紀先**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

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鹽鐵論相刺**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

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脩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

**論衡對作**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

**鹽鐵論執轡**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說苑尊賢**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說苑敬德**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

**說苑修德**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灌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曰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長

**毛詩秦風**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

行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

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



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淮南子繆稱訓**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

**說苑脩文**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

**孔子集語卷五**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後漢張奮傳**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修內已矣夫注云禮稽命徵之辭也

**大戴禮記哀公問**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

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葬一作備其鼎

組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忤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

**孔子集語卷五**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也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



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

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子一本無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為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穀梁桓二年** 魯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孔子集語卷五

六

**大戴禮禮察**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罷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未然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一本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



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  
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漢書作教於微眇使  
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大戴禮曾子天圓**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  
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  
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

**白虎通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  
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  
也

**白虎通封公侯**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按孔子  
語引下有也以言為賢不肖不可知也

**白虎通嫁娶**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  
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  
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

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  
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不  
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之禮  
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白虎通喪服**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  
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  
否曰君既斂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  
殯哭而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

事士則子孫行事夫內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朝  
夕否

**白虎通喪服**子夏問曰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  
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則有  
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不知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  
桃與黍哀公請用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  
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  
上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蔬  
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

孔子集語卷五

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蔬之下  
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  
盛也

**禮記卷五**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  
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瑣瑤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  
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禮記卷五**子曰鈞之哭也曰子子奈何兮乘我  
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淡  
矣

**說苑修文**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

孔子集語卷五



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

**說苑脩文**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論衡儒論** 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

**論衡實知** 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抱朴子嘉選云尼父問偶葬而承歎

**水經注六引喪服要記** 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

之入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饋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

孔子集語卷五

九

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震于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于宮殿死于枕席何用桂樹為案喪服要記始附載之

**勸文類聚八十五引喪服要記** 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不也五穀囊者

起伯夷叔齊御覽七百四引此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

用此為

**御覽五百四十八引喪服要記** 魯哀公葬父孔子問

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彰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

何用此為

**御覽五百五十二引喪服要記** 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于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為

**御覽八百六十七引喪服要記** 魯哀公葬其父孔子

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宛荊於山之下有

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魂衣為

**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喪服要記** 昔者魯哀公祖載其

父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荅曰不也桃湯者起於

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

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為

**路史後紀十三引喪服要記** 魯哀公葬其父孔子

問曰寧設表門乎公曰夫表門起於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

**抱朴子外篇談惑** 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

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

**五行大義四** 孔子曰夏正得天



**韓詩外傳五**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

初學記十六而引作師堂子而

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

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

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初學記

丘得其意未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

邈然遠望字在遠望下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

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

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

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

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

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

也

**淮南子主術訓**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

志見微以知明矣

**韓詩外傳七**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耳而聽曲

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心邪僻之行

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

見子貢有諒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

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

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

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毛本浮

以上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御覽八十一**

引樂動聲儀

孔子曰蕭韶者舜之遺音

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

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

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白虎通三教**

引樂稽顙顏回問三教變虞夏何如

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敝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

堯無為易也

**五行大義一**

引樂緯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

曰宮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

九言得木曰角

**御覽十六**

引春秋演孔圖孔子曰丘援律吹命陰得

羽之宮

**魯語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

夔人也何其一足也夔通於聲堯曰夔一而已使為

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

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

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喜說也雖然其

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

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

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



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呂氏春秋德行論察傳**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  
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  
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  
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  
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  
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  
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淮南子主術訓**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  
和

**說苑脩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  
孔子集語卷五

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  
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  
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  
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  
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  
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  
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  
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  
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  
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  
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

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  
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  
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  
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  
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  
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揆命篇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  
作春秋

**御覽**十六引洪範五行傳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  
以重歷也

**御覽**九百二十三引禮稽命徵孔子謂子夏曰鸛鶴  
孔子集語卷五

至非中國之禽也

**文選**答賓戲注引春秋元命包孔子曰巳作春秋始  
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儀禮**士冠禮疏引春秋演孔圖孔子脩春秋九月而  
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演孔圖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  
成

**初學記**二十一引春秋握誠圖孔子作春秋陳天人  
之際記異考符

**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孔子言曰五變入曰米出甲  
謂磴之為糲米也春之則糲米也帥之則鑿米也雷



之則穀米也又漢擇之嗚嗟之則為晶米

**引春秋命歷序** 孔子始春秋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歷正之

**公羊僖四年解詁**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疏云春秋說文

**公羊成八年解詁** 孔子曰皇象元道遙術無文字德明諡疏云春秋說文

**公羊昭十二年疏引春秋說** 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史記太史公自序**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

**孔子集語卷五** 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云見春秋緯

**公羊隱公第一疏引閔因敘**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春秋繁露命子**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撥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官本無民之所欲始一作下明得失起賢才

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官本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感孔子曰吾因

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淡切有官本下明字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

賢一作也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

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

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子官本重任也

故或魯窮失國官本擗官本沒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

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於世故子先言春秋詳已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

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

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

**孔子集語卷五** 不可通官本敵國不可狎官本擾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

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戾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

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官本下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

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

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日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一無世之不仁

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孔子曰吾因行事七字官本故緣人情赦



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辭本作亂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救小國是以始於躡羈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穀梁桓二年傳**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穀梁桓十四年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穀梁僖十六年傳**子曰石無知之物鵙微有知之物

**孔子集語**卷五 石無知故日之鵙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

**穀梁哀十三年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藝文類聚**八十引莊子 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而聽

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御覽一百八十六引莊子也按當在逸篇

**韓非子**內儲說左下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

記曰冬十二月霽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申韓深刻之學

**鹽鐵論**散不足 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

**論衡**効力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

**論衡**超奇 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

**論衡**超奇 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

**說苑**君道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

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姁為妃以

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

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

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得生君致其

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說苑**君道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

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

道亡也

**說苑**至公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

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豪毛之善

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

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

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

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



得行其道故災異竝作也

**周禮九嬪注**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

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疏云孝經

**春秋左傳序疏引孝經鉤命決**春秋二尺四寸書之

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疏云鄭注論語

**公羊序疏引鉤命決**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禮記中庸注引孔子曰

**御覽六百十引鉤命決**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

指括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日著一字苞十八章為

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又曰曾子

撰斯問曰孝乎文駁不同乎乎一子曰吾作孝經以

孔子集語卷五

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日至德要

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

示撰輔書詩以合謀

**公羊序十四年疏引孝經說**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

屬參又引見哀

**公羊序十四年疏引孝經說**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

法

**論衡雷虛**論語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有疾風迅雷甚

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子曰天之與人猶

父子有父為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

時示已不違也

**說文逸論語**日玉祭之璆兮其璆猛也

**說文逸論語**日如玉之璆

**初學記二十七**逸論語日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

亦謂之雕雙玉為毀五毀為區璆玉色鮮白也瑩玉

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璠三采玉

也玲瓏瑋瑋瑋玉聲也璫玉佩也璠充耳也璅玉飾

以水藻也御覽八百四

**初學記二十七**逸論語日璠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

美哉璠璠遠而望之負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

理勝一則手勝

**文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注引論語**讖自衛反魯刪

孔子集語卷五

詩書修春秋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論語**讖仲尼居鄉黨卷懷

道美

**說文**孔子日一貫二為王

**說文**孔子日推十合一為士

**說文**孔子日烏昉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

**說文**孔子日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說文**孔子日黍可為酒禾入水也

**說文**孔子日粟之為言續也

**說文**孔子日在人下玉篇及徐鍇通論故詰屈

**說文**孔子日貉之為言惡也



**說文** 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說文** 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

**史記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

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經正引義

**白虎通五經** 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

強陵弱眾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

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

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

**論衡佚文** 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

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二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

十一篇漢書本傳

孔子集語卷五終

孔子集語卷五終

孔子集語卷六

山東督糧道 臣孫

主德五

**尚書大傳** 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雅武丁問

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

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

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

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尚書大傳略說**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史記補三皇本紀** 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

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

孔子集語卷六

**白虎通封禪** 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

數者七十有餘

**韓詩外傳**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

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津逮本祭不過望淮漳

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津逮本河非所獲罪也

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

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

**楚昭王**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

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

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

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



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論語小傳**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日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大戴禮** 孔子問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開一作也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

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

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振衣下席曰

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問也難是以敢問也孔

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汝可語明主

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問也難是

**孔子集語** 卷六

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

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

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

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主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

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

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

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

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

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麋一作

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

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

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闕

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

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一作入山以時而

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

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

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

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一作上好諫上惡

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

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

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

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

**孔子集語** 卷六

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窺內諸尋常之室

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

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

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

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

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

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

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

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

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適者說遠者來懷然後

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







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女欲  
一日辯聞古昔之說躁哉子也宰我曰昔者子也聞  
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  
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史記  
索隱引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  
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  
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  
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史記索隱勵宰我曰請問帝嚳  
孔子曰元嚳之孫蟠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  
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  
孔子集語卷六  
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  
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  
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疑疑史記索  
作神疑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  
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  
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  
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  
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  
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其工于幽州以變  
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  
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

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  
曰蟠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  
海陶家屠本事親寬裕溫良教敦一作而知時畏天  
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于倪皇獻明通知  
為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  
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義和掌厯敬授民時使益行  
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  
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  
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隱舉賢而天  
下平南撫交趾大放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  
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頌勞苦二十以孝聞乎  
孔子集語卷六  
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宰  
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  
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  
度稱以上士疊疊穆穆為綱為紀巡九州通九道陂  
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  
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臯陶與  
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四海  
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子大者如說民說  
至矣子也非其人也宰我曰子不足誠也敬承命  
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為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  
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



子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大戴禮虞戴德**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

舉安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黃帝慕脩一作循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

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

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

行邪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勿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

**孔子集語**卷六 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

則憯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筵諸侯御茶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

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諸侯內貢於

天子率名斂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士舉行使仁守會朝於天子天子以歲二

月為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

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

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容色正時以教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

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

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

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

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憯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

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孔子集語**卷六 九

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

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之衽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

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為美乎子曰斯為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

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與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大戴禮諸志**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

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



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  
下援援則樂大訓作則上下樂斯無憂以此怨省而  
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  
必時其節也且未知其可以遠災也公曰然則爲此  
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  
時則民財敬一作欲民財敬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  
以動衆動衆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  
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大訓重世唯聖人是故政  
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  
以徵民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爲災長之祿也且聞周  
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  
孔子集語卷六

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代大訓于四山卒葬曰  
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  
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  
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  
力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  
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誘大訓善而行罰百姓盡於  
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  
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  
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一本無勃大訓海不運河  
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一本無川浴  
作洛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鷲獸  
孔子集語卷六



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悖欲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何周禮疏引作何兵之能造蜂蟻挾整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大訓作人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大訓作暴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疎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孔子集語卷六

穀法言法行處辟歿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歷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漢書作孟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殤黃五穀不升民多天疾六畜僻皆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歿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權其輕重居之準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脩禮於內以事天子大夫脩官守職以事其君士脩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惟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入政曰辯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乎矣此官民之道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大訓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謂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

**大戴禮少問** 公曰今日少問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乎曰



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爲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已焉是以同狀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上則不能五王取人上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上則不能亦又不能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爲其蒙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舜有大訓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孔子集語卷六

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大訓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年大訓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祀夏桀行荒耽於酒淫佚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孔校用行三明明親尙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君其志焉或侯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孔子集語卷六



草木根較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為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糞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細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繼湛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一作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公曰善哉

**公羊襄二十九年何休解詁**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

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

偽多疏云孝經說文

**孔子集語**卷六

**初學記九引七經義**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

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

稱王

**藝文類聚十一引**孔子稱天子之德感

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

帝仁義合者稱王以見御覽

**史記商君傳**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

王者退

**後漢書翟翽傳**翽上疏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注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

**後漢書李雲傳**雲上書孔子曰帝者諦也注春秋運

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元注云審諦於物也

**後漢書五行志**引魏志高堂隆對孔子曰災者修

類應行精稜相感以戒人君

**荀子王制**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

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

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

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曰古

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

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

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孔子集語**卷六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

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

聖君之問也且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

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棟

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

至矣君味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

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

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

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

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



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新序雜事四**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棖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

**孔子集語卷六**

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慎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日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荀子哀公**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

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資衰莛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

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稱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羣書治要尸子治天下**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

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洽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羣書治要尸子處道**

孔子曰君者孟也民者水也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民

**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圍水圍**

方則水方孟圍則水圍上何好而民不從

**御覽七十九引尸子**

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

**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耕不約**

而成御覽三百六十五引作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

**御覽四百九十七引尸子**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

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

**說苑敬慎**

魯哀公問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徙而

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

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



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御覽六百二十引尸子**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之為君子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按諸子或謂以爲尸子若論語文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孔子集語卷六 手 猶不免於亂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一**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

鯀於羽山之郊其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其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日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韓非子難一**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昔年剛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昔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昔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韓非子難一**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晉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



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孔子集語卷六

**韓非子難一**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已**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臣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已身者乎

**說苑政理**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呂氏春秋貴直論過理**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枯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爲璇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數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

孔子集語卷六

**陸賈新語無爲**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淮南子齊俗訓**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新序禮事四**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



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五**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擇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按家語與此同淮南子人間訓論衡四時節也覽百八十八引風俗通亦有此說東者作西

**文選孫子荆為石苞與孫皓書**引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今新序無此

**說苑君道**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為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說苑政理**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

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說苑政理**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無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蓋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孔子集語卷六**

**說苑尊賢**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說苑尊賢**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



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鱗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鱗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說苑正諫**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嚶嚶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說苑權謀**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潛夫論慎微** 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桀紂非一惡一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人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謂誤

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

**風俗通五** 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脩無極

孔子集語卷六終

孔子集語卷六



孔子集語卷七

山東督糧道 臣 孫星衍撰

臣術六

尚書大傳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臣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七日至是非奔轅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邪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作不入於門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於耳盡微論作不入於門臣亦有四友以禦侮

韓詩外傳五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手皇侃論語疏七孔子曰吾聞君取

孔子集語卷七

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按又見新

韓詩外傳七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

韓詩外傳七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

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似當云管仲鮑叔薦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日知也子產子皮薦也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說苑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問進賢為賢邪用力為賢邪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

劉子薦賢

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為賢非賢為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

晏子春秋諫下

晏子使于魯比其反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嘆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辟燥濕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



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晏子春秋問下**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強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問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晏子春秋雜上** 晏子使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

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

**韓詩外傳四**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

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

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晏子春秋外篇上** 仲尼曰靈公汗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迫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于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

孔子集語卷七 四  
長短輕重識列子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人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 魏將軍等奏孔子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 魏將軍等奏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



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韓非子難一**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不敢失禮矣

**呂氏春秋孝行覽賞**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

**說苑復恩**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平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呂氏春秋孟春紀去私**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呂氏春秋不肖論**武王至殷郊係墮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崇至鳳黃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

**呂氏春秋士容論務大**孔子曰鸞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鸞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鸞爵之智者寡矣

**鹽鐵論通有**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  
**鹽鐵論褒賢**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日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  
**說苑臣術**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



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而嘗不譽也

**說苑復恩**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蛭蛭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蛭蛭巨虛蛭蛭巨虛見人將來必負麀以走麀非性之愛蛭蛭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麀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與名利於天下者乎

**說苑三賢**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說苑尊賢**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

乎哉

**說苑正諫**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白虎通諫諍**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

**說苑正諫**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

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



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陔為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裝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視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抱朴子外篇逸民**音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

**孔子集語**卷七 九 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

**長短經臣術**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故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為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此見家語姑附載之

孔子集語卷七終

孔子集語卷八

山東督糧道 臣孫星衍撰

交道七

**韓詩外傳九**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 此二字舊脫陳文選陸士衡連珠注引補御覽五十五引亦同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舊本無對字據文選

注 齊有劉著薪 文選注下 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 文選御覽俱有而字 子曰 文選御覽俱有而字 劉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蓋字文選御覽俱作吾所以悲者六字御覽六

百八十八 引亦同 **韓詩外傳九**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

**孔子集語**卷八 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

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

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

言一本 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

言親屬之言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

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

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

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

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

聖人亦如此而已



**荀子王霸**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

也

**荀子堯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

**韓詩外傳七**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

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

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

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

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

孔子集語卷八

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

**說苑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

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

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

焉生人立焉死人人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

其猶土乎

**羣書治要尸子明堂** 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

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

**羣書治要子處道** 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

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

方知反之於己者也按薛據集語作孔子曰惡人者

大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說苑敬慎**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

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

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

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說苑雜言**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

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

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

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

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

能行

孔子集語卷八

**說苑雜言**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

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

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說苑雜言**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

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

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

禮乎

**說苑雜言**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

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

之可謂知時矣

**說苑雜言**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



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說苑雜言**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斲而鼓之

**說苑雜言**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薛據集語作閉

**說苑雜言**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駟作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集語**卷八 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中論貴賤**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孔子集語卷八終

孔子集語卷九

論人八

山東督糧道 臣孫星衍撰

**釋史九十五引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問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說苑雜言**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孔子集語卷九

**毛詩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者也後漢崔駰傳注



引韓詩外傳亦有此文今外傳無

**韓詩外傳一**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眾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眾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

**說苑立節**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眾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上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于此故不為軾也

**孔子集語** 卷九 十一  
**韓詩外傳二**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

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借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

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韓詩外傳二**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此下本皆衍一有字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反以

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  
**韓詩外傳三**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

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韓詩外傳四** 孔子見客薛下客去顏淵曰有問字客仁也薛下孔子曰恨兮其心類兮其口仁則薛下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薛下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薛下夫形體也色



心也薛作夫形體 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薛  
荷有溫蓋 則肩隳著薛作 之矣瑕疪在中薛中上 則  
肩隳不能匿之薛作亦不 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薛下有言有諸中

**神覽五百引高士傳** 客有候孔子者顏淵問曰

客何人也孔子曰昔兮法兮吾不測也夫良玉徑  
尺雖十仞之士不能掩其光明珠徑寸雖有函丈  
之石不能戢其曜苟緼矣自厚容止可知矣

**韓詩外傳七**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

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  
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孔虎在後仇敵在前  
孔子集語卷九

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

國構難壯士列陳塵埃張天張 賜不持一尺之兵  
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  
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

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  
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

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  
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  
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蝗飛蟪動各樂  
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  
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

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  
人山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事則由賜焉施  
其能哉

**韓詩外傳九** 孔子與子貢子路子顏淵游於戎山之

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

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朱 擊鐘鼓

者上聞於天下樂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

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編冠使於兩

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

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

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

孔子集語卷九

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

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洽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

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

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疑 為子宰

焉

**說苑指武**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

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

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

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

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

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



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芥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鄰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

孔子集語卷九

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大戴禮哀公問五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

國之士與之為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縉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簡屨杖而歛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

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已憂動行不知所務止力不知所定且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買當為惠形近而誤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買與

孔子集語卷九

七

元本又謂作置仁義在已而不害不志一本作知不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一本無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一本財上有宛字注荀子作富有天下而無宛財布施天下而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



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維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

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履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元裳統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董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

孔子集語卷九

八

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弊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偏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

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攸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孔子集語卷九 九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

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間之孰為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



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  
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  
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  
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  
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  
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  
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  
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士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  
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  
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

孔子集語卷九

受小共大共作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  
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  
省物而不勦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  
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  
也宜爲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  
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  
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  
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間之以成孔子之  
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  
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  
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致其言於人也無所

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  
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  
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  
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伐可伐不敖無告是顓  
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  
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  
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  
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  
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  
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  
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

孔子集語卷九

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  
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誼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  
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間之詩也一日三復  
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  
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螿不  
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  
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螿不殺則天道也  
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  
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  
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  
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



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視也孔子曰是汝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日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侯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侯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以女其闕知之祁侯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孔子集語卷九

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侯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敦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相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於人以

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諒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安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已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子然裴駰引亦作子然之行也

**羣書治要** 尸子勸學 孔子曰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

孔子集語卷九

梁成五年傳 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柰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編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為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編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問之曰伯尊其無績乎輦善也

**韓詩外傳**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



以其輦服晉語五云遇大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  
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  
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  
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  
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  
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  
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  
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  
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  
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

**魯語下**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

孔子集語卷九

四

歎之家而主猶積懼忤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  
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  
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  
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  
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  
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  
公九卿相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  
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  
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  
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

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  
習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  
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  
夫人加之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  
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  
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德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  
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  
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  
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孔子集語卷九

五

**魯語下**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  
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閭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  
受徹俎不寔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餼則退仲尼聞之  
曰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魯語下**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  
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  
二三婦之辱其先者祀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拍膺無  
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  
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也夫  
欲明其子之令德

**魯語下**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



聞之日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晏子春秋**上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衣狐  
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  
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  
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  
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  
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  
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  
兼歲孔子聞之日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  
善也

**晏子春秋**下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

食膚著於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

日有術客與醫俱言曰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  
遽起日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  
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  
有鬼神之事焉公日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  
已斂而復日醫不能治病已殮矣不敢不以聞公作  
色不悅日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  
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日君獨不知死者之不  
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  
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譏諛萌  
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

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變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  
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斂  
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  
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槨  
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  
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  
賓客慙人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  
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  
謂之修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腐反明王之性行百姓  
之誹而內嬖妾於僂齒此之爲不可公日寡人不識  
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日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

孔子集語卷九 七

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日星之昭昭

不若月之矜矜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  
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晏子春秋**雜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  
觴之飲酒酣范昭日請君之棄樽公日酌寡人之樽  
進之于客范昭已飲晏子日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  
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日能爲我調成周之樂  
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日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  
謂晏子日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  
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日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  
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日子



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于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韓詩外傳八**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

之復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范昭飲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

**孔子集語**

卷九

太

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問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

**新序雜事一**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

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

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孔子集語**

卷九

九

晏子春秋雜上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廳斬衰苴經帶杖菅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荀子大略 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荀子子道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



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荀子哀公**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

無取健無取計家語無取口啍健貪也計亂也口啍

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

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

也不可以身尔也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

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

孔子集語卷九 勝計者亡

**韓詩外傳四**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

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

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

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

虎傅翼也不亦殆乎

**說苑尊賢**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

子對曰無取拙者無取捷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

何謂也孔子曰拙者大給利不言盡用捷者必欲

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

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

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智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列子**

孔子游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

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

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

孔子集語卷九 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

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

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

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御覽三百八** 孔子見宋榮啟期老白

首衣弊服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

也啟期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以人為貴吾得為

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為貴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

命有天傷吾年九十歲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

者人之終居常以守終何不樂乎按今本

**說苑雜言** 孔子見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

子見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



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時終當何憂乎

**列子說**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遠人本此下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孔子集語卷九

幸

**國氏春秋**大覽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淮南子**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

孔子問之曰趙氏其昌乎

**莊子列禦寇**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夏秋冬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針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御覽九百十五引莊子**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

孔子集語卷九

幸

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鳳凰其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朱一人三頭遞起以侖琅玕鳳鳥之文載聖嬰仁右智左賢按今本無此文當是佚篇

**韓非子說林下**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鈞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于利繫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孔子曰提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



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僞上一曰仲父出朱葢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僞上

**韓非子** 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夫之君子

**論衡** 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君子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與之久處而言不充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與之久處而智不充其辯按今本無此文韓非子澹臺子羽六語也

孔子集語卷九

**御覽四百六十九引玉孫子** 趙簡子獵於晉陽之山

之山二字從御覽引補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今游獵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故也故字從八百補簡子曰汝不知也吾效廢養食穀之馬以千數合宮養多力之士奉多力之書從八百三十日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憂二引改四百二亦引作十日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憂鄰國百二小補養賢以獵吾也孔子問之曰簡子知可歎也

**呂氏春秋** 書覽知分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

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

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淮南子道應訓** 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遂還反度

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次非謂樯舩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次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舩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王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腐肉朽骨棄劍者次非之謂乎

孔子集語卷九

**三氏春秋** 恃君覽召頽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

罕觴之南家之牆犖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一作注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輓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輓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官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



罕之謂乎

**新序刺奢**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官而

**呂氏春秋恃君覽觀表**

郟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反過而弗辭其僕曰赫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潔過而弗辭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間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郟成子之謂乎

**呂氏春秋慎行論求人**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論大論**

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一本無才女二字

**新序雜事四**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為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為國忠信以損孔子集語卷九

**呂氏春秋恃君覽觀表**

郟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反過而弗辭其僕曰赫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潔過而弗辭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間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郟成子之謂乎

**新序雜事四**

魯孟獻子聘于晉韓宣子觴之三徒鍾石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今本作以養從朱本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



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立節**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

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說苑復恩**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

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七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孔子集語卷九

未

**說苑善說**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

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

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說苑權謀**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說苑權謀**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

孔子集語卷九

五

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說苑雜言**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

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說苑雜言**仲尼曰史鱗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

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說苑雜言**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



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潛夫論志**

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

達溫恭敦敏穀維水鬪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晉諫

以為不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

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遂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

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

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

師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

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

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

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

孔子集語

卷九

三

**釋史九十五引留青曰** 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

食其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

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

言往取食之及亡羊者跡之得其角乃以為偷訟之

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為之白

于魯君亦不解也於是歎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

也亦幾于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

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

勿彷彿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勿信也姑如

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

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辭不受蓋恥

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

衛還魯行至二塚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肉須

史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問之嫗曰向聞鳥相

呼往清溪食肉恐是死嫗不知所在嫗曰向聞鳥相

死即往告村司司問嫗從何得嫗曰向聞鳥相

道如此村官曰司問嫗從何得嫗曰向聞鳥相

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鳥語

當長在獄舍矣嫗曰今日有雀子緣獄欄上相呼

嗚嗚治長雀何所道而笑之治長曰雀鳴噴噴

白連水邊有車翻覆乘果折角收斂不盡相呼

後又解雀未信道人往看果如其言

孔子集語卷九終

孔子集語

卷九

三



孔子集語卷十

山東督糧道 臣 孫

論政九

**尚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繫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勉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積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本無以字據御覽六百五十二則寧失過以有赦

**尚書大傳**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非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矧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

**尚書大傳**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分男女不同梳柳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死罰二千鎡未句據史記平準書索隱引補

**尚書大傳**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法志作聽獄

**尚書大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

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法之難也

**後漢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鄭注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

**韓詩外傳**二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莖淺未必擗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擗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

孔子集語卷十 嗟乎雖悔無及矣

**說苑建本**豐牆墜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木淺根核不深未必擗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韓詩外傳**二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



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使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焉馬知後有與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三**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衆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

孔子集語卷十  
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間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人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二

此字本脫據文選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籍田賦注引補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墟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

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據說苑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

**說苑政理**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上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孔子集語卷十  
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子張問人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擅已過勿發失言勿躡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



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  
 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  
 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  
 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  
 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而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  
 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  
 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  
 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  
 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一作此則身安譽至而  
 民自得也故君子南而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  
 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  
 孔子集註卷十 五

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獎則百姓亂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  
 倫矣故君子脩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  
 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  
 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  
 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  
 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  
 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  
 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  
 也故君子南而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未能圖脩業  
 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  
 孔子集註卷十 六

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  
 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  
 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  
 也故君子南而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  
 又反於亂是故寡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  
 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  
 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辦法仁在身則民  
 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徵一作矣貪以不得善政必  
 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  
 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  
 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

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木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  
 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  
 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  
 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  
 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  
 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元本  
 玉篇引作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元本  
 塞耳者則絕納諫之機統元本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  
 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  
 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



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大戴禮千乘**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

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爲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遠，則事上靜靜，斯潔。

孔子集語

卷十

七

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

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如一本無如

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

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

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

嘉善，故讒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

家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

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

稽焉，君發禁宰大訓此下而行之，以時通于地，蔽布

于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其饗其祿，其任其

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

體母易事母，假名母，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

不世能大訓此下之不意，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

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

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

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

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昔

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之一本無所以

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

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有闔而

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

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圖一作功謀齋戒

孔子集語

卷十

八

必敬會時，必節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

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

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

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修

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所作大訓可以

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

士國中賢餘秀，興闕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

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

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

民之不刑，崩木以要間，作起不敬，以欺惑，僮愚作於

財，賄六畜五穀，日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



曰媿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開大曰講  
 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  
 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奉上教者國大訓夫是故一  
 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  
 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  
 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術沃  
 畜水行衰御覽濯御覽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  
 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  
 功事不少而餼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  
 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齒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  
 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官室二字服事信上  
 孔子集語卷十

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  
 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大訓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  
 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  
 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  
 服君事不及暘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  
 之飢饉道無殍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  
 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大訓天之飢饉於時委  
 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國之休地因  
 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  
 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  
 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

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  
 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  
 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大訓安民大訓  
 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  
 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  
 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與可人能節四時之事霜  
 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畜于倉於  
 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  
 知孤寡之必不失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  
 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  
 矣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孔子集語卷十

大戴禮四代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為法  
 乎子曰何故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  
 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  
 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  
 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為國家也公曰巧  
 匠輔繩而斲胡為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  
 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  
 王之所以為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  
 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  
 府廢一不可進二不可民竝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  
 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



帝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恒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  
 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  
 之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  
 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鷄  
 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張征作齊民執功百草咸淳  
 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  
 威于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  
 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  
 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  
 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為國  
 孔子集語卷十

十一

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然齊然節然穆穆然  
 皇皇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  
 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  
 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  
 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惜而  
 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向子曰聖知之  
 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  
 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  
 聖人何向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  
 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  
 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  
 孔子集語卷十

十一



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眾妨於政為父不慈妨於政為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眾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微勿與事臣聞之弗慶大訓非事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慶大訓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眾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眾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一作國脩政公曰善哉

**大戴禮小辯**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

孔子集語卷十 三

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辯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辯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辯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於行以事君士學順辯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辯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辯乎公曰不辯則何以為政子曰辯而不小夫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辯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亦固十稜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曰微子之言吾豈樂辯言子曰辯言之樂

不若治政之樂辯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辯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此下大訓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厚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上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上聞大道不隱

孔子集語卷十 古

上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上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知知知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忠知忠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必戴心日知中中以應實日知怨內怨外度日知外外內參意日知德德以柔政日知政正義辯方日知官官治物則日知事事戒不虞日知備母患日樂樂義日終

**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

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一本達字不重一河以透木作大禮必簡



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知道以優柔故能化

**魯語下**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春秋錄露王道**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孰乃請糴失君之職也

**孔子集語**卷十 五 **春秋錄露身之養重於義**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

**白虎通三教引樂稽耀嘉**顏回向問當作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涵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易也

**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已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案今之聽獄四句即前尚書大傳文

**晏子春秋問上**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

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說苑政理**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荀子正論**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荀子宥坐**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也欺子語子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孔子集語卷十 六

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媢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厚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



迷惑而陷焉作墮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登車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漉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

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孔子集語卷十

七

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僂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本賦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

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瞻言顧之漉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警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懼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遘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

孔子集語卷十

六

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說苑政理**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

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薛據集語引作不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



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長短經政體**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狴不知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

**論語六十三引慎子** 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罰且賞罰禁也賞使也

**書要尺子發蒙** 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  
**內儲說上七術**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引文類聚八哀公曰善於是仲尼

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刑人足所刑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問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冒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說形于顏色臣見又知孔子集語卷十

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說而德公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說苑至公** 子羔為衛政刑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刑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寶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迫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



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說君也孔子問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仲尼曰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

**韓非子外儲說右** 上 季孫州魯子路為郕令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

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澆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孔子集語卷十 主

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澆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澆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澆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竟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澆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水經濟水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為溝率以私粟饋眾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

**說苑臣術**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為人煩苦故子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問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置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汝以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連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韓非子難三**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說孔子集語卷十 主

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說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尚書大傳略說** 子貢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于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于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



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夫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節用

**說苑政理**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

**孔子集語**卷十  
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故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其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呂氏春秋**察微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

人矣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子路撻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撻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淮南子**道應訓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於諸侯矣

**孔子集語**卷十

**淮南子**齊俗訓子路撻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贖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贖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說苑政理**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呂氏春秋**審行覽具備宓子賤治魯父恐魯君之聽



說人而今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善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今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便於亶父者子孔子集語卷十

**新序雜事**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

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淮南子道應訓**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纓衣

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

焉字 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

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

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

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

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

孔子集語卷十

子必行此術也薛據集語引此而節其文云見韓非子今韓非子無此文

**水經泗水注** 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

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

吾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刑此子賤

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

**鹽鐵論憂邊** 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新序雜事五**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

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

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

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



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失政之不平而  
更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  
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論衡遭虎**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  
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  
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  
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于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  
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

**說苑建本**

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  
此治國之本也

**說苑政理**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  
孔子集語卷十

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  
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  
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  
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  
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  
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  
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管絳為理  
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嬰者又必不與  
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  
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  
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說苑政理**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  
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  
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  
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說苑政理**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  
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  
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  
不承命乎

**說苑政理**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  
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  
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饗學焉  
孔子集語卷十

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  
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  
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  
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  
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  
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  
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  
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  
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說苑政理**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  
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眾恭以潔可以親上按史記薛尼弟子執勇寬以正可以比眾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說苑政理**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

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內相教而外相謗者孔子集語卷十

**說苑政理**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

子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其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

**續博物志十**孔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

耳政事惡譁而善肅古微書引詩含神禱孔子致在耳政尚靜而惡譁也

**說苑尊賢**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

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說苑尊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

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說苑指武**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

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眾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眾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按薛據集語引此以為見韓非子今韓非子無此文  
**說苑雜言**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中論慎所從**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奎樓子立言下** 子曰滌盃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  
客未可以饗三軍兕虎在後隋珠在前弗及掇珠生  
避後患聞雷掩耳見電瞑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  
見所惡不如無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  
毀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身曲  
影直者未之聞也用百人之所能則百人之力舉譬  
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莫能弗從也

**亢倉子農道** 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

孔子集語卷十終

幸

孔子集語卷十一

博物十

山東督糧道 孫星衍撰

**魯語下**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  
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  
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  
怪曰羶羊

**說苑辨物**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  
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  
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也非狗也桓子  
曰善哉

孔子集語卷十一

**搜神記十一**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  
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邪對曰以丘所  
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蜺蝮水之怪龍罔象  
土中之怪曰羶羊

**初學記七引韓詩外傳** 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  
得泉得一玉羊哀公甚懼孔子聞之曰水之精為  
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乃土爾哀公使人殺羊其  
肝即土也傳無

**文選卷四注引韓詩外傳** 孔子曰水之  
精為玉老蒲為葦願無怪之傳無

**御覽九百五引韓詩外傳** 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



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為祥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即土

矣今外傳無

**魯語下**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孔子集語卷十一

**說苑辨物**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

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蠶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

於周為長狄氏今謂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儵儵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魯語下**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孔子集語卷十一

**說苑辨物**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

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初學記十卷引晏子春秋齊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

尼伯常鸞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

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御覽五百七十五

是以日將毀御覽作故日將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

不得上薄御覽無是以日將毀伯常鸞曰今日庚申

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日將毀按今本

**說苑辨物**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

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

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

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

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

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

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薛據集語小兒謠曰楚王渡

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

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

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

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

應矣

**論衡明雩**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

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

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

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

雨

**論衡卜筮**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

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

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

克之

**論衡實知**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然而孔子

名狴狴聞昭人之歌

**釋史孔子類記四引衝波傳**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

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鶴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

河上之歌云鶴兮鶴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廣韻十三末**鶴字注引韓詩孔子渡江見之異眾

孔子集語卷十一

莫能名孔子嘗問河上人歌曰鶴兮鶴兮逆毛衰

兮一身九尾長兮鶴也

**北戶錄**上引白澤圖鬼車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

之其圖九首

**廣世南撰夫子廟堂碑**辨飛龜於石函事詳雜事篇

孔子集語卷十一終



孔子集語卷十二

山東督糧道 臣孫星衍撰

事譜十一上

**議商頌序疏引世本** 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

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

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

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逼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左傳桓

元年疏引作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

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省

文

**潛夫論志氏姓** 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

孔子集語卷十二

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

木金父木金父降為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

祁父生防叔防叔為華氏所逼出奔魯為防大夫

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鄆大夫

故曰鄆叔紇生孔子

**續博物志**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按公羊穀

於襄二十一年此本史記孔子世家

**韓詩外傳**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初學記十

子過齊遇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

入引作孔子之齊遇程本子於譚郊之間初學記

語終日有問初學記顧子路曰由來取二字本脫

補 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謂曰取

謂字取字本 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

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

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

漙兮有美一人青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

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

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說苑尊賢**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

有問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

問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肩然對曰由

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御覽四百二引作士不中聞

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

孔子集語卷十二

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

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我華子** 子華子反自郊遭孔子於塗傾蓋相顧相

語終日甚相懽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

生子路肩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

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

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

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

之

**高士傳** 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水經渭水注

同故莊子天運



孔子行年五十有南之浦見老聃史記孔子世家載道周事在年三十之前素隱引莊子下復亦十

七諸說不同宜從史記

**莊子外篇天道**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

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說苑敬慎**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

孔子集語卷十二

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日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日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說苑雜言**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

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

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荀子宥坐**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

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

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

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

孔子集語卷十二

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

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

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

**韓詩外傳三**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

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

子曰聞宥坐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

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

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

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

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



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

**論語** 子路曰善哉子未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

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一本作損

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

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一本作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一本作德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

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

**孔子集語** 卷十二 五

**說苑敬慎**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

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

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

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

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

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

故益

**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術

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衛賢九百

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

**論衡龍虛** 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

止其龜與

**說苑脩文**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

**孔子集語** 卷十二 六 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晏子春秋外篇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

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

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晏子春秋外篇下**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

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



見愛無幸見惡誹譽一作本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儒一作本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眾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上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上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

孔子集語卷十一  
仲尼見之

**說苑權謀**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晏子春秋外篇下**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

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綏一作于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使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行一作不可以道眾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絃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眾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

孔子集語卷十一

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道眾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乃行

**墨子非儒下**

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

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史記孔叢作崇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眾孔丘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眾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



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眾公曰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鵝

夷子皮於因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孔叢子墨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其若孔子交相惡而

**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而行

**淮南子汜論訓下**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

**說苑立節**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韓詩外傳八**傳曰子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御覽二百八引荀子**魯侯欲以孔丘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日寡人欲以孔子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日孔

丘其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日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為司徒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於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

**荀子儒效**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術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

**新序雜事一**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邱費



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山積丘之所致也

**晉氏春秋先識覽樂放**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

曰靡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靡裘投之無郵用三年

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

舉

**淮南子泰俗訓**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賈不豫

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

**公羊定十年解詁**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

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

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疏云晏子春秋文

**穀梁定十年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

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

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

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邊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

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

二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

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

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

蓋為此也

**陸賈新語辨惑**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

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揖君臣之禮

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

上

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

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

狄之民何求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邊

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也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

使優旃舞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際以

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

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瞿然而恐君臣易操不

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

**公羊定十年解詁**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

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

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

孔子集語卷十二

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疏云春秋

**禮記檀弓**相勝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

辭以譖怨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

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

以急惡譖怨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

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

讒邪榮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

**春秋繁露**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何

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

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

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



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鹽鐵論備胡**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

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謀鄰境之患疆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柏古字伯通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說苑至公**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

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

**孔子集語**卷十二 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論語**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誅也是以湯誅尹誅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

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尹文子聖人**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誅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

**淮南子**汜論訓下 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

**說苑指武**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

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

足畏也

**孔子集語**卷十二 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

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蠹沐太公誅潘阻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論衡譚瑞**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

孔子集語卷十一

十五

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竝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

**劉子心隱**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

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也程本無非爾所及也夫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程本無非爾所及也夫

少正卯心逆而檢行辟而堅言公而辯同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偽程本無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

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後漢馮衍傳注引作魯公以女樂以驕榮其

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極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

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

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曰

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

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謀而不聽必驕魯

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

居暮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

間

**陸賈新語辨惑**孔子遭君暗臣亂邪邪在位政道隔

於三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

世

**琴操龜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

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

下畔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



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辟季氏於龜山托勢位於斧柯  
季氏專政猶龜山蔽魯也傷政道之陵遲閔百姓不  
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云子欲  
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河

孔子集語卷十二終

孔子集語卷十二

七

孔子集語卷十三

山東督糧道 孫星衍撰

事譜十一下

**韓詩外傳五**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  
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  
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  
政強劫弱眾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  
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韓詩外傳六**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

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  
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上之

孔子集語卷十三

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上之罪也命  
也我歌子和若當作由歌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

圍罷

**莊子齊物論**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

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  
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  
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  
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  
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  
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



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說苑雜言**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闕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上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上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吾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

**孔子集語** 卷十三 二 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怆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

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闢名為戮我於天下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

聖人瓦解而去

**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

**淮南子泰族訓** 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

**鹽鐵論論儒** 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

人子路不說

**藝文類聚** 卷七 **引典** 孔子近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

細覽七百 再拜環佩之聲穆然 御覽作穆然

**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

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鮪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

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而不動

**孔子集語** 卷十三 三 **鹽鐵論論儒** 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丘

**藝文類聚** 卷三十 **引典** 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樹下 御覽五百二十三引 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 御覽作去適野

**韓詩外傳** 九 孔子出衛 疑當作鄭 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

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步

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

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類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



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棹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以固以丘為欲營之者也丘何敢乎

**白虎通**命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

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備備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論衡**骨相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儼儼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

**國朝**劉原傳注引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

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御覽八百六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上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於涸澤鳳凰不離其爵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孔子集語卷十三

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按今本無

**說苑**權謀趙簡子曰晉有鐸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意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



不翔且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琴操**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寶鳴犢喟然而嘆之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且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鳥獸尙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云翱翔於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水經河水注**昔趙鞅殺鳴犢仲尼臨河而歎自是而返曰且之不濟命也夫琴操以為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

孔子集語卷十三  
又見續博物志八 釋史孔子類記一引水經注  
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 歸來歸來胡為斯

**莊子雜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違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莊子內篇人間世**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

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臣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饗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

孔子集語卷十三

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上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安安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



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默死不擇音氣息赫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荀子宿坐**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日由聞之為

**孔子集語**卷十三

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

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韓詩外傳**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糲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本件意者當遺行乎據文選對楚王問辯命論兩注引改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

**孔子集語**卷十三

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固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



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  
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  
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於上有以  
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  
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  
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  
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  
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  
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忘不衰先知禍  
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  
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

孔子集語卷十三

十

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  
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  
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  
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  
焉

說苑雜言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

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  
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  
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  
者尙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  
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

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邪伍子胥何爲抉目  
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  
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  
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  
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  
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有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  
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  
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  
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  
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  
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

孔子集語卷十三

十一

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  
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  
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夷  
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  
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  
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  
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凡罷鹽車非無  
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干  
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  
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  
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



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說苑雜言**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

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子曰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說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

孔子集語卷十三

十一

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與明日免於危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上之幸也二三子從上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美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

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莊子雜篇讓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

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釋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心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孔子集語卷十三

十一

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上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嫂於潁陽而其伯得乎共首

**呂氏春秋季行覽慎人**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

不嘗食藜藿不糝宰子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琴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



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上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上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穎

孔子集語卷十三

十四

陽而其伯得乎其首

**風俗通七**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藿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儻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上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

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上其幸乎

**莊子外篇山木**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借遊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

孔子集語卷十三

十五

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鵲鷦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墨子非儒** 孔丘窮於陳蔡之間藜藿不糝十日子



路為享豚孔上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禮記孔之  
作人衣以酤酒孔上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  
迎孔上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  
其與陳蔡反也孔上曰來吾語汝爨與女為苟生  
今與女為苟義

**魯氏春秋審分覽任數**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  
對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  
望見顏回攪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  
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  
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御覽八百三十一入  
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  
孔子集語卷十三  
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  
之知人固不易矣

**論衡知實**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  
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

**說苑貴德**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  
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  
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埽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  
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  
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說苑雜言**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  
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加子路者乎使諸

侯有如宰子者乎長官五官有加子貢者乎昔文王  
處鄆武王處錫鄆錫之閭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  
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  
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莊子內篇人問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  
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  
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  
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  
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孔子集語卷十三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琴操**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  
能任自衛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薺蘭獨茂喟然嘆曰  
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譬猶賢者  
不逢時與鄙夫為倫也乃止車援琴鼓之云習習谷  
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  
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世人間蔽不知賢者年紀逝  
邁一身將老自傷不逢時托辭於薺蘭云

**越絕書七**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齊邦鮑  
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  
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尙恥之今魯父母之



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

簡公陰憚齊國鮑晏故前與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上嘗恥

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邪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越絕書外傳本亭**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

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

後人來言不死

**淮南子人間訓**

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

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

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執衛君之仁義

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

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說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子

作

高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

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東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

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者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

移心於晉矣子欲成伯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

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其死矣

**御覽八百六十五引風俗通**

子路感雷精而生尙

孔子集語卷十三

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聲惻怛耳

拾遺記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為悲矣

**初學記二十九引孝經石渠**

御覽八百八十一孔子夜

夢豐沛邦有赤烟氣起顏回子夏偕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東薪而

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曰吾姓為赤松子時橋

吾所見一禽如鷹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而往

往孔子而麟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獲麟記**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為赤劉陳項為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曜與玄丘制命帝卯金

孔子集語卷十三

三

**拾遺記**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股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十四年魯人鋤商田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尙

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勸文類聚** 十引琴操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仰視其人龍顏日月當作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取三卷圖一為赤伏劉季興為王二為周滅夫子將終三為漢制造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起其如得麟者

**御覽** 二十一又七百二十四引公孫尼子孔子有疾

孔子集語卷十三

三

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丘春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造飲酒不勤醫曰是良藥也

**釋史** 孔子類記四引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

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論衡** 別通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

至日中何事乎

**劉子崇學** 宣尼臨沒手不釋卷

**水經注** 二十五引春秋說題辭孔子卒以所受黃玉

葬魯城北御覽八百四引同又白虎通崩葬引檀弓

今檀弓無此文



論復祀妖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

御覽五百六十一 魯大夫叔梁紇家在

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五步名曰防家民傳曰

防墳于防地微高孔子家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

里冢管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釋史引作

高丈二尺冢為祠壇釋史作冢前以方六尺與地方

平無祠堂釋史作與地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

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民傳云孔子弟子異國人

各持其國樹來種之釋史此下有其樹作粉維孔子

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魚冢孔子冢東邊與孔

子竝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亦大小相望

孔子集語卷十三

注二十五泗水引皇覽云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不生棘木刺草

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

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既皆異

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至今不生

荆棘草木

漢書禮志 恭王初封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

文經傳

水經注 廟屋二間夫人在西開東向顏

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開東向夫人當作牀前

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

初學記 魯國孔子廟中夫子床

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案敘

對兩引又見

御覽六百五

堂寬博其石相拒若楹柱有石人像執卷之狀

孔子集語卷十三終

孔子集語卷十三



孔子集語卷十四

山東督糧道

孫

雜事十二

禮記禮弓疏引論語撰考識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  
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藝文類聚八十八引春秋演孔圖孔子母徵在游大

豕事類賦注二十五御覽九百五十一之陂睡夢黑帝  
五與此同三百六十一作大洋

使請與已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  
上於空桑之中

後漢班固傳下注引演孔圖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

而生故曰元聖

孔子集語卷十四  
論衡實知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

宋大夫子氏之世也御覽十六引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之苗裔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演孔圖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  
運

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演孔圖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

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昂望之如斗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授神契孔子海口言若舍  
澤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劫命決仲尼舌理七重陳

重授度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劫命決仲尼斗唇吐教陳机授

度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劫命決夫子解注象鉤星也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劫命決天子輔喉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劫命決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劫命決仲尼虎掌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論語摘輔孔子背應矩是謂  
儀古



為之作師

**論衡實知**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

**御覽四百四引春秋後語**甘羅曰夫項橐十歲為

孔子師

**呂氏春秋仲春**禮記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百虎通**禮記孔子師老聃又見借夫

**說苑尊賢**鮑龍跪石而登嵯孔子為之下車

**劉子知人**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

**晏子春秋問上**故臣聞仲尼居處情儉廉隅不正則

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

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孔子集語**卷十四

**聖賢羣輔錄廣博物志二十引尸子**仲尼志意不

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

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

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

**韓詩外傳九**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

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快子夏辭氣甚溢顏色甚變

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問問威儀翼翼

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

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

拂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

以君子賤之也

**賈子容經**子路見孔子之背著折舉哀曰唯由也見

孔子問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

**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可力聞

**呂氏春秋慎大覽慎大**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

不可力聞薛集諸引作孔子之勁能拓國門

**淮南子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可力

聞

**淮南子主術訓下**孔子之通智過於其宏勇服於

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

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一作道以成素王事亦鮮

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二十六

**孔子集語**卷十四

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

不變弦歌不徹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

理而志不懼一作分亦明矣然而為魯司寇聽獄

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

**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孔子貴仁

**淮南子修務訓**孔子無黔突

**劉子惜時**仲尼栖栖突不暇黔

**論衡須頌**孔子顯三累之行

**論衡言通**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

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人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

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



人有幸而無不幸

**論衡言毒** 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

**御覽六十三引論語**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注

曰夫子教于洙泗之間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

**文選陸機猛虎行注引尸子**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

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說苑說叢** 水名盜泉孔子不飲

**後漢鍾離意傳** 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 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孔子集語** 卷十四

**論衡語增傳** 語曰文王飲酒干鍾孔子百觚

**列子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二世不懈家無故黑

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

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

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

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

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

日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

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北堂書鈔** 卷三十一 **列子說符** 孔子使子貢為其

不來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無足

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

賜必來孔子曰何如也回對曰乘舟而來矣賜果至

矣陳禹謨本作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

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

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

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

按今

無此文

**藝文類聚** 七十一 **引衝波傳** 孔子使子貢久而不

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

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

來至矣清且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御覽七

孔子集語 卷十四

入引衝波傳略同按詳集語引

氏春秋亦載此事今本無之薛蓋誤

**說苑辨物**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

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

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

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

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

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

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

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莊子雜篇外物**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

子自宰路之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



子元君寬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余且會朝明日余且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割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筮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史記褚少孫補龜筮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陽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

**孔子集語**卷十四  
於節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白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居之以應之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春秋繁露山川頌**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唯器用資曲直含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漚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人持斧則斫折疑當作折鍊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

**說苑脩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

**說苑反質**仲尼問於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中論審大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

**韓詩外傳**一孔子南游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御覽七十四引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然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然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上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鄙野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



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分其客之人語未久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

**列女傳通**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

南游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

**孔子集語**

卷十四

九

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濂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

曰行客之人嗟然永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

**楚辭七諫**

路室之女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

注言孔子出游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

**北堂書鈔**

一百六引琴操

孔子游於鵬山見取薪而

哭長梓上有孤鶴乃承而歌之陳禹謨本作孔子遊於山隅見梓樹上有孤鶴乃承而歌之

**孔子集語**

卷十四

十

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

**釋史**

孔子類記四引吳越春秋

夫差聞孔子至吳微

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而誅之子胥諫乃止今本無

**吳越春秋**

句踐伐吳外傳十

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

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為陳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嘆



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說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荅因辭而去

**越絕書**

八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九

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

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

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

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

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臣能述

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嘆

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

**孔子集語**

卷十四

十一

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

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釋史孔子類記**

孔子去衛適陳塗中見

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荅曰夫子游陳必

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采桑娘夫子至陳

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兒夫子不能使

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

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蜜塗珠絲將繫蟻蟻

將繫絲如不肖過用烟燻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

是絕糧七日

**禮記**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

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邪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

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

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鯢

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法苑珠林變化篇太平廣記四百六十八引作孔子數日

此物也胡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

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

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者神皆馮依能為妖怪故

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

老則為怪珠林及廣記引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物老上有故字

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為至於斯

**孔子集語**

卷十四

十二

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金樓子**孔子出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

水與戰攬尾得之納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

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

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

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

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

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

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盤而

去御覽八百九十二引作乃棄石盤而行

**禮記**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



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因授禹而誠之日事畢可祕於靈山禹成功後藏于洞庭苞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羣臣皆莫能識乃令齋符以問孔子曰吳王闔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丘所未聞馬氏誤引

**抱朴子內篇辨問**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

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孔子集語卷十四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閉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遺諸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罅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釋史孔子類記四引靈寶要略**昔太上以靈寶五

篇真文以授帝嚳帝嚳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巡狩度弱水登鍾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游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

文不可識令人齋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曰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山包山人雲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闔閭乃尊事之

**御覽四百一引吳地記**包山在縣西一百三十里

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玉葉上刻靈寶二卷使示孔子云禹之書也

**御覽一百五十七引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為魯郡

太守時彭豐等不肖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開從講室埽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厄孔子集語卷十四急而闕里無故自滌意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譽誅無狀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

**御覽九百二十二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昔魯

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直州見仲尼及七十子游于海中與魯人一體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迄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孔子集語卷十四終



孔子集語卷十五

山東督糧道 臣 孫星衍撰

遺議十三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洛書摘亡辟曰建紀者歲也成  
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推卽位之術乾坤三上中下坤

變初六復曰正陽在下爲聖人故一聖二庸三君子

四庸五聖六庸七小人八君子九小人十君子十一

小人十二君子十三聖人十四庸人十五君子十六

庸人十七聖人十八庸人十九小人二十君子二十

一小人二十二君子二十三小人二十四君子二十

五聖人二十六庸人二十七君子二十八庸人二十

九聖人三十庸人三十一小人三十二君子三十三

小人三十四君子三十五小人三十六君子三十七

聖人三十八庸人三十九君子四十小人四十一聖

人四十二庸人孔子曰極至德之世不過此乾三十

二世消坤三十六世消代聖人者仁繼之者庸人仁

世淫庸世狼二陰之精射三陽當卦自埽知命守錄

其可防鈞鈐解命圖興孔子曰上文以候授明之出

莫能雍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復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

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二

十四世消以二九一六也夬二十二世消以三九一

四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姤一世消无所據也遁一世消

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二五

四六也當有剝十二世消以三四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爲世軌者堯以甲

子受天元爲推術七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爲世軌者

文王推爻四乃術數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以爻正月爲享國數存六期者

天子欲求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竿盡則厄

所遭也甲乙爲饑丙丁爲旱戊己爲中興庚辛爲兵

**孔子集語** 卷十五

壬癸爲水卧筭爲年立筭爲日必除先入軌年數水

旱兵饑得矣如是乃救災度厄矣陽之法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文選李康運

聖人受命瑞命論注引作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御覽八

三引作河水清變御覽八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

爲白白變爲赤

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見三

日以三日見六日以六日見九日以九日見十二日

以十二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皆言其餘日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後五

日變爲五色元黃天地之靜書見矣負圖出午聖人



見二十日以二十日見二十五日以二十五日見三十日以三十日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君子亦於靜若龍而无角河二日清二日白二日赤二日黑二日黃地見水中用日也一日辰為法以一辰二辰以三辰以四五辰以六七辰以八九辰以十辰以十一辰以十二辰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地皆然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復表日角臨表龍顏泰表載于大壯表握訴龍角大展夫表升骨履文姤表耳參漏足履王知多權遊表日角連理否表二好文觀表出準虎剝表重童明歷元此皆律歷運期相一匡之神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也欲所按合誠洛書靈準聽曰氣五機七八合提九爻結八九七十二錄圖起初世者戲也姬通紀河圖龍出洛書龜子演亦入者七九也始倉甄節五七受命數通不俗守錄以次第相改七九度變命失寶合七八八名畢升漸喜六十四精聖性象有錄第以所變舉動動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作者霸橫者距命歷滿執并投者上契輔摘推失排絀者咸名紀所錄中其用材毀世五行旋代出輔運相拒與更用事終始相討期有終至有餘運有託除要有知術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

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為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之凡為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為法除之餘三十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為甲旁算亦為甲以日次次之母算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益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主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紀五德者所以立尊號論天弗志長久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丘按錄議論國定符以春秋西狩題劍表命子亦握嬉帝之十二當與平嗣出妃妾妾得亂不勤竭承維表循符當至者塞政在樞害時失命歎壽以符瑞伏代災七錄握藉成年剝衰期凶勅候脩身練歎郵專兌兌德始剋免延期自然之議推引相拘沮思愈知命不或世帝思圖也夫天道二微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

**易緯通卦驗**孔子曰太皇之先與燿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五期輔三名以建德通萬靈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曰蒼牙



書引作 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燧人之皇及處  
戲生本尚芒芒開矩聽八蒼靈唯精不慎明之害類  
遠振擲度出表挺後名知命陳效睹三萬一千一終  
一名處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盡序

**易緯通卦驗** 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  
以推秦白精也其先星感河出圖挺白以胡誰亡胡  
之名行之名行之萌秦為赤軀非命王故帝表有七  
五命七以永慶王以火代黑黑畏黃精之起因威萌  
慮義作易仲命德維紀衡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  
序二百八十四爻以繫王命之瑞謀三十五君常其  
一也興亡殊方各有其祥封于泰山禪于梁陰易姓  
**孔子集語** 卷十五 五

之起刻石明號丘表大命謀天皇巽奎坤艮出亡興  
之街仲者帝命所保行文出加政撥臣陽侯七陰侯  
八皆行子午視卯酉相達遠期衝六千三百變非摘  
亡據興盡在文昌所會增卦爻可以先知珍瑞之類  
妖孽之將審其繫象通神明明者類視七若九八卦  
以推七九之微錄圖準命畧為世題萌表試故十二  
月十二日政八風二十四炁其相應之驗猶響之應  
人動作言語也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  
千里

**易緯辨終備** 孔子表河圖皇參持曰天以斗視日發  
明皇以戲招始掛八卦談

**易緯是類謀** 孔子演曰天子亡徵九聖人起有八符  
運之以斗稅之以昂五七布舒河出錄圖雜授變書  
文選漢高祖功高領注引尚書堯鑿鈐孔子曰五帝  
中 八錄圖 又齊安陸王碑  
文注引作錄圖

**隸釋史晨祠孔廟碑引尚書考靈龜** 丘生倉際觸期  
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  
義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春秋元命包 孔子曰扶桑  
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  
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  
長大精翼日衣青光

**孔子集語** 卷十五 木  
公羊哀十四年解詁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

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 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  
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

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疏云演  
御覽八百四又九百十四引春秋演孔圖 孔子論經

有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 木經注二十五  
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 聚九

引此下有  
彗東出秦政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此魯端門血  
書十二年冬有星孛東方說題曰麟德之月天當

**藝文類聚** 九十八引演孔圖 趣作法聖沒周姬亡



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往視逢一即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菴鳥化為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

**御覽六百六引演孔圖**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璇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

**御覽六百十四引春秋感精符**孔子按錄書含觀五常英人知姬昌為蒼帝精

**非堂書鈔八十五拜揖**孔子經石梁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面孔子衣絳單衣向北辰星而拜者也

**聖類賦十五注**孔子經授神契孔子制作孝經使孔子集語卷十五

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搢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搜神記八**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

舊作白虹從初學記二御覽十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

**采芻符**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

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

地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御覽六百六引孝經中契**丘學孝經文成道立齊以

白天則立雲踊紫官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雲神星裳孔丘知元今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文其餘飛為赤鳥翔靡青雲

孔子集語卷十五

**御覽六百七引論語**仲尼曰吾聞堯舜等遊首山觀

河渚有五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

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

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筮符

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昂



星上  
入鼻

**論衡**

堯舜昇登首山觀河

堯有五老遊于河渚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五  
老流星上昂有須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  
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虞堯喟然嘆曰咨爾舜  
天之歷數在爾躬

**論衡**

知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

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  
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又書曰亡秦者胡也

**後漢**

鄭觀傳觀對尚書曰孔子曰漢二百載計歷改

憲劉歆曰計

**孔子集語**

卷十五

三國志魏文紀注引孔子玉版定天下者魏公子相

許芝奏引春秋玉版識

後漢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

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劍  
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  
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  
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  
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  
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  
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  
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御覽八百七引及搜神  
記三作意即召問伯

有七何藏一邪伯叩  
頭出之上文皆同

**續漢郡國志**

注補鍾離意別傳意首堂有孔子

小車乘皆朽敗意自糶俸雇漆膠之直請魯民治  
之及護几席劍履後得甕中素書曰護吾履鍾離  
意

**續漢郡國志**

注補漢書春秋鍾離意相魯見仲

尼廟頽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嘆曰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况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  
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  
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壁有七張伯  
懷其一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

**孔子集語**

卷十五

六壁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壁懷中  
魯成以為神

**水經注**

二十五泗水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

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  
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  
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  
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  
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  
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  
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  
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



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共一意卽召問伯果服焉

孔子集語卷十五終

孔子集語卷十五

十一



孔子集語卷十六

寓言十四上

山東督糧道 孫星衍撰

御覽八百十八引韓詩外傳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

吳閭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藍芻也

今外傳本無

御覽八百九十七引論衡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

登魯東山望吳閭門謂曰爾何見一匹練前生藍

孔子曰噫此白馬藍芻使人視之果然

論衡書虛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

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

孔子集語卷十六

十一

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

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

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

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天死

續博物志七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

門外孔子見白馬引顏淵指之若見吳昌門乎顏

淵曰見之有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顏淵

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精力不及聖人而強役之

也

列子天瑞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只野願謂弟子曰彼叟可



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端端而之而歎曰  
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  
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  
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  
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  
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  
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  
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  
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  
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列子黃帝**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  
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  
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  
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  
日夜以此爲戲樂國無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  
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  
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  
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  
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  
軒緩步闚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日黎黑衣冠

不檢莫不朋之既而狎侮欺詒攬摭揆撓亡所不爲  
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  
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  
金眾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  
揚於地飢骨無馮范氏之寘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  
復指河曲之遙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  
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眾昉同疑子華昉令豫  
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  
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  
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  
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

孔子集語卷十六

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  
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  
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  
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  
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  
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  
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迂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  
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  
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  
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  
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



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哉誠哉小子識之

**列子黃帝**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

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誤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誤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

孔子集語卷十六

往而不暇以瓦樞者巧以鉤樞者憚以黃金樞者惜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莊子外篇達生**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

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怯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矜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列子黃帝**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

龍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一本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龍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孔子集語卷十六

**莊子外篇達生**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

四十里龍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列子黃帝**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繫垠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撮之也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稿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莊子外篇達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孔子集語**卷十六

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稿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

**列子黃帝**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仍燔林扇

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

日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入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問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太同於物物無得傷闔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列子周穆王**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鬪室毒之謁史而下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

**孔子集語**卷十六

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亡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



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列子仲尼**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

**孔子集語**卷十六

入

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上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列子仲尼**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

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

**孔子集語**卷十六

九

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太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上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韓非子說林上**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蚤



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固恐孔子貴於君也  
因請太宰曰君本作己從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  
子猶蚤蚤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列子湯問**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  
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  
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  
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  
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  
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  
乎

**金樓子立言上**孔子東游見兩小兒相鬪一兒曰  
我以日初出去人近一兒曰日中近一兒曰日初

出如車蓋至中裁如盤盂豈不近者大遠者小一  
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至日中有如探湯此非遠  
者涼近者熱邪孔子亦不知日中天而小落扶桑  
而大

**列子說符**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  
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龍鼉弗能居有  
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懸水三  
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龍鼉弗能居也意者  
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  
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

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  
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有  
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  
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說苑雜言**孔子觀於吕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  
里魚鼈不能過龍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  
孔子使人竝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環流九  
十里魚鼈不敢過龍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  
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  
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  
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

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  
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  
乎

**列子說符**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  
取之曰若以木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  
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  
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  
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論**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



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身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

**淮南子道應訓**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

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蒲澠之水合易身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趁非樂

**孔子集語** 卷十六

十一

之者也一本無者字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

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莊子內篇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所行明本無所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謫若往而殆刑耳明本作若殆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

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在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明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管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

**孔子集語** 卷十六

十一

是奸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漸乎而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



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踞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改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暉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孔子集語卷十六

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明本作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筵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莊子內篇德充符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上也直後而未往耳上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上者乎奚假魯國上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明本無在萬物之首五字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有以物爲事乎

莊子內篇德充符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



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以是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上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斬以詭說幻怪之名問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孔子集語卷十六

六

**莊子內篇德充符**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明本作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明本無字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

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上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種明本  
作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晦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饗資別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

孔子集語卷十六

七

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明本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莊子內篇大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兮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荷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

孔子集語卷十六

九

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莊子內篇大宗師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蹙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

本

無志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作惡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孔子集語卷十六

九

莊子內篇大宗師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上也請從而後也

淮南子道應訓

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造然



曰何謂坐忘顏回曰曠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三請從之後

**莊子外篇天運**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作留一成思獲祖之便自山林來上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莊子外篇天運**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澠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桴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矍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茲

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

**莊子外篇天運**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棄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



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  
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  
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七日不火  
倉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其如用舟而陸  
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  
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  
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  
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  
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  
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  
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管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  
孔子集語卷十六

孔子集語卷十六

至

其猶粗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  
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憐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  
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  
堅閉門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  
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  
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集語卷十六終

孔子集語卷十七

寓言十四下

山東督糧道 臣 孫星衍撰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  
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  
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  
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  
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

孔子集語卷十七

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  
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  
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  
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貴古之至人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會於苟簡之田立於不  
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  
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  
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  
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  
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



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虻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惛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嚙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擊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集語卷十七

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二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

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慳於屢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孔子集語卷十七

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上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上得之矣

**史記老聃申韓列傳**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  
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  
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  
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  
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論衡龍虛** 孔子曰游者可為綸飛者可為矰至於  
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  
乎

**論衡知實** 孔子曰游者可為綸走者可為矰至於  
龍吾不知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孔子集語卷十七

四

**莊子外篇至樂**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  
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  
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  
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  
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  
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  
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  
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  
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

食之鮪鮓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  
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  
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人卒聞之相  
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  
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  
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莊子外篇養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  
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  
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  
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  
過也

孔子集語卷十七

五

**莊子外篇山木** 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太  
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  
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  
粉粉翬翬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  
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  
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  
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  
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  
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  
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



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莊子外篇山木**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益於前其愛益加進

**莊子外篇田子方**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斯見我今也又斯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

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莊子外篇山木**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

**莊子外篇田子方**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踵若乎孔子集議曰卷十七 夫夫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踵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是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



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淮南子齊俗訓**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

**論衡自然**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

我亦忘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吃惘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

孔子集語卷十七

八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

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明本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未水之於汜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

孔子集語卷十七

九

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臧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尙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臧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味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



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與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愛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我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監盜人

**莊子外篇知北遊**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摶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入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遊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

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莊子外篇知北遊**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不為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再求



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  
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  
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  
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莊子外篇知北遊**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  
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  
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  
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  
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君子之  
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  
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

孔子集語卷十七

七

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  
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  
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  
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  
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  
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莊子雜篇徐無鬼**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  
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  
上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  
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  
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

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  
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  
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  
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  
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  
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大天地然奚求焉而大  
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  
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莊子雜篇則陽**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  
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  
孔子集語卷十七

七

七

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  
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  
子曰已矣彼知上之著於己也知上之適楚也以己  
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己爲佞人也夫若然  
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  
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莊子雜篇則陽**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  
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盥而浴史鱣奉御而



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作

**莊子雜篇外物**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未僕而後耳視若鶻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上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出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

**孔子集語**卷十七

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

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莊子雜篇盜跖**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

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

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上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孔子集語**卷十七

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脯之

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

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

怒兩展其足案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

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

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

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

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



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  
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  
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  
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  
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  
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  
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  
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  
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  
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  
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  
孔子集語卷十七

六

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  
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  
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  
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  
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  
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  
蹟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  
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  
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  
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  
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  
孔子集語卷十七

七



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  
 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  
 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  
 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  
 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且  
 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  
 狂狂佞佞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  
 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  
 孔子集語卷十七

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  
 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  
 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且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  
 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莊子雜篇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  
 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  
 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  
 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  
 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

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  
 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  
 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  
 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  
 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  
 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  
 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且不肖未知所謂竊  
 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且也客曰嘻甚矣  
 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且少而脩學以至於  
 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  
 孔子集語卷十七

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  
 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  
 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  
 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  
 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  
 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皆亂工技不巧貢職不  
 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  
 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  
 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  
 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



官而擅飾禮樂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愚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

孔子集語卷十七

十七

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

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偽明本無人字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一作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

孔子集語卷十七

十七

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淵淵還車子路受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擘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



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莊子雜篇列御寇**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

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汲乎明本作仲尼方且飾

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

信愛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

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

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

**孔子集語** 卷十七

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

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訖之注同

訊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

能之

**釋史孔子類記** 四引莊子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

辨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

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合而

牛舍今本

**韓非子內儲說上**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

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

史記李斯傳正 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

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故人以為易故行之

**公孫龍子跡府**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

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

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

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呂氏春秋** 盡善盡美 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

**孔子集語** 卷十七

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

其荆而可矣

**說苑至公**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

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

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也

**呂氏春秋** 孝行覽必已 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

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解野人不聽有鄙

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

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

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



馬而與之

**淮南子人間訓**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論衡自然**

宋人或刻木為楮葉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案列子說

孔子集語卷十七

**御覽六百十六引神仙傳**

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云聖人可也汝曷為復讀之

孔子集語卷十七終



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二年昌平書院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八一毫米寬二三八毫米

# 聖門十六子書

〔清〕馮雲鵠輯



道光壬辰敬刊

聖門十六子書

昌平書院藏板

聖門十六子書序

崇川馮集軒明府宰吾邑者六年政成民  
知風俗淳樸下車之日首以興學校為務士  
之生斯土者莫不雅歌絃誦濯磨令德雍  
容揄揚相與有成壬辰秋四氏學學博以  
兩廡從祀先儒年代先後有失次者具文申

序

請更正余謹擇吉日齋沐敬易詢知皆出於  
明府攷證是明府有以匡余之不逮則明府  
學優而仕其本道以為教者裨益於  
聖門良不少也越日明府來手出其哀集十  
六子書相質余受而讀之書傳贊則備乎  
史也詳譜系則本乎志也記言行則通乎教



也蓋自諸子百家以及志乘諸書合之以集其成詳之以補其闕存之以紀其實刪之以刊其誤良由學之博故能擇之精是書也成俾聖賢之片言軼事昭然與語孟並著噫是足傳矣夫學士大夫網羅散失凡稗官野史衡談巷議即下及婦孺之歌謠其足資勸戒

序

者皆悉心採之以為考鏡又有於殘編蠹簡之中或姓氏之不傳者或世代之無考者或昔傳之而今逸者或昔未傳而今始傳者莫不蒐訪無遺彙為卷帙猶能使後之觀者觸發性靈警惕身世而况聖門也哉而况余之讀是書也哉余不佞固

於見聞曷足以序是書第思世受國恩恪遵祖訓兢兢罔敢失墜惟願凡為聖賢之後者不徒以氏族相為炫耀咸當數典不忘永昭法守庶足無愧更期士之讀是書者或奉一言一行皆有以自淑是即明府興學校之初心即明府之有功於

序

聖門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此志也夫

道光十四年歲在甲午春正月下泮關里孔慶鎔序並書





聖門十六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凡例

一是刻哀集

聖門四配十二哲言行古蹟世系分之各為一書合之為

十六子書良以

聖德高堅無由鑽仰而及門問答隨時指示尋繹義蘊或

可由淺而深因粗及精故語孟而外諸子百家雖記

載不同而有關事實備錄於冊以俟識者論定

聖門十六子書

凡例

一

一是刻仿史家體例首列傳次論次贊俱采輯舊文其

有異說加謹按於後以示存疑

一四配中惟顏氏所刻陋巷志孟氏所刻三遷志曾氏

所刻武城家乘蒐羅繁富而述聖之後雖有世職並

無成書謹錄孔叢子並釋史所載以補其闕

一顏子書近有諸城張氏所刻十二篇計一百三十二

章每章寥寥數語且擇之不精如縮屋稱貞本顏叔

子事而以之頌復聖何其舛也茲刻概從刪削

一曾子書十篇見大戴記至其後裔校刻全書始以王

一卷

一孟子書以三遷志為主而年譜則依世系譜為得其

實惟未見外書是其遺憾茲刻抄入以補前人所不

及

一十二哲中閔子家乘年譜頗詳惟事蹟闕如茲刻採

其所長而益其所短為將來續刻家乘之一助

聖門十六子書

凡例

二

一冉子三書東原志世系譜宗譜各自為說不能強同

茲刻紀載各從其舊

一端木氏性道誌年譜事蹟最詳然已錄原文於後故

年譜中稍從節本

一仲里志刻有定本而後人又有刪改不如原本之精

詳茲刻一從原本

一言子文學錄注釋太煩茲刻一槩從刪

一卜子宗譜並無事實茲刻補入



一顯孫氏城坊志分章詳註頗稱賅洽而是刻集隘不能備載然提綱挈領已無罅漏

一有子宗譜事蹟甚略而年譜頗詳茲刻節短取長以

昭畫一

一朱子書惟載本傳及言行錄於生平事實已無不包若語錄詩文無庸贅入

一各書中祠墓古蹟一本關里誌文獻考山東通志及

河南江南各省通志凡微波榭中藏書搜羅殆遍如

聖門十六子書

凡例

三

有遺漏隨時補刻

一各書中宗子世表悉依家譜採入或家譜刊刻在前而世職在後者俱查核卷宗採訪後裔一一登載

以上十八條並據現存書籍載入而見聞未廣遺

漏尚多伏乞

大雅君子錫以瓊瑤俾免淺陋之譏幸甚幸甚道光壬

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聖門十六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目錄

東配

顏子 子思子

西配

曾子 孟子

東哲

閔子 冉子 端木子

聖門十六子書

目錄

東哲

仲子 卜子 有子

西哲

冉子 宰子 冉子

西哲

言子 顯孫子 朱子



復聖顏子傳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帝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一曰昆吾其國衛也二曰參胡其國韓也三曰彭祖其國徐也四曰會人其國鄭也五曰晏安其國邾也六曰季連其國楚也晏安為曹姓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俠為邾子俠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謚武公子友

顏子書

卷首

別封鄆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事魯為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為蕃衍友生爽為下大夫爽生連連生噉噉生鳴自連至鳴皆魯上大夫鳴生音為司寇音生羽羽生訓訓生簡簡生箱自羽至箱皆下大夫箱生彪彪生景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自彪至求皆司寇求生友為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為魯卿士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天資明睿潛心聖

學修博約之訓聞克復之旨嘗問為邦孔子以四代禮樂

告之稱其能守中庸許以用舍行藏惟回可與共故曰顏

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嘗謂之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

畝足以給饋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線麻鼓琴足以自

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

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

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

顏子書

卷首

二

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

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于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

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回對曰

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

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

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

曠之憂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

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貢抗手而對曰夫子何



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有愠言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楚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淵者乎王曰無有子西曰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楚王乃止孔子嘗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林於持祿慎於治身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

顏子書

卷首

三

過稱言不苟顏淵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矣魯哀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顏子生於昭公二十一年卒於哀公五年墓在魯城東防山之陽娶宋戴氏生子歆 陋巷志  
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昏於盛明不

獨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場也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履空鄰幾親與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岱丁辰益茲榮號 宋王旦贊

陋巷志云按孔子年譜周景王十四年即魯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顏子生少孔子三十歲少伯魚十一歲周敬王二十七年即魯哀公二年戊申是年顏子年二十九髮白又三年辛亥年三

顏子書

卷首

四

十二歲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顏子卒葬魯城東防山南  
謹按山東通志載年譜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孔子年三十一歲是年  
復聖顏子與高子巫馬子生古本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卒索隱集解並云顏子卒時孔子六十一歲考年譜孔子六十一歲當魯哀公四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又三歲而有陳蔡



之阨然則顏子之卒已三年矣何爲有不容何病之語何爲有皆不及門之歎或者求其說而不得以爲論語在陳絕糧當在哀公二年去衛適陳顏子二十九歲時也卽如所言亦與哀十二年伯魚之卒不合惟毛氏論語稽求篇云弟子列傳少孔子三十歲當是四十之誤伯魚之卒在七十歲顏子之卒在七十一歲先後相去一年孔子七十一歲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孔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子子路

顏子書

卷首

五

同時俱沒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歎揆之時勢若合符節然則毛氏之說爲創論實確論也附識於此以俟考焉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顏淵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顏淵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顏淵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

顏子書

卷一

一

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淵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孔子謂顏淵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日思也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



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  
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  
天旂旗纒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  
舉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  
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澠澆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  
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閒推論利害釋國之  
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  
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淵對曰文武之事則二

顏子書

卷一

一

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  
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  
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  
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  
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  
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  
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  
之子有矣

孔子在衛味旦晨興顏淵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  
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  
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  
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  
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  
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  
音矣

顏子書

卷一

三

魯定公問於顏淵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  
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說謂左右曰君子固有  
誣人也顏淵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駮  
曳兩服入於廢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淵顏淵至公  
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  
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淵對曰以政知之昔者  
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  
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  
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



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淵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顏子書

卷一

四

顏淵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淵顏淵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淵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淵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

慎於治身

顏淵曰夫智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也

子夏問曰顏淵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吾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吾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吾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吾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出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顏子書

卷十

五

子貢曰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以上十六條見家語

孔子謂顏淵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淵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餼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



而不作吾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吾之得也莊子  
顏淵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  
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  
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  
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淵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  
以爲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  
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

顏子書

卷一

六

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  
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  
登高望遠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吾將聽之于路  
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翻  
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  
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  
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荊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

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  
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  
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  
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  
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  
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  
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  
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

顏子書

卷一

七

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  
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  
子也以上三條見說苑

顏淵問於孔子曰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  
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  
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  
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  
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類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於宮聲聞於外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淵曰

顏子書

卷一

八

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以上三條見韓詩外傳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

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荀子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合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聞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

顏子書

卷一

九

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路史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中篇

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孔子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

顏子書

卷二

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而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

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

顏子書

卷二

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淵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



百里之君率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記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淵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

顏子書

卷二

三

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吾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吾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淵端拱還目而窺之孔子恐其廣已而造大也變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顏淵曰敢問無受天損易孔子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

顏子書

卷二

四

人益難孔子曰始用四達爵祿竝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鵠鷓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聞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孔子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孔子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以上二條見莊子



顏淵問乎孔子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孔子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

顏子書

卷二

五

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顏淵曰回益矣孔子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孔子蹙然曰何謂坐忘顏淵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此謂坐忘孔子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吾也請從而後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顏子書

卷二

六

孔子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吾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



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顏淵見孔子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孔子曰善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

顏子書

卷二

七

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在末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說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關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己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淵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

顏子書

卷二

八

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趾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詘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



古為徒若是則可乎孔子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淵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孔子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淵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顏淵曰敢問心齋孔子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淵曰回

顏子書

卷十一

九

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筵之所行終而況散

焉者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吾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

顏子書

卷十二

十

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鸞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鱉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諂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人奉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以上七



修見莊子

顏淵問乎孔子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  
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  
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譚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  
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  
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  
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

顏子書

卷二

十一

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死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  
者惜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孔子問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淵顏  
淵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顏淵入問曰若奚獨樂顏淵  
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  
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  
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

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

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  
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  
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  
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  
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  
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  
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

顏子書

卷二

十二

之何為顏淵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  
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淵重往喻  
之乃反邱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以上二條見列子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  
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  
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  
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  
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



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為子宰焉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吾將啟汝子路子曰由願奮長戟

顏子書

卷二

三

盪三軍孔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蟴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淵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吾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轆乎四

門天下咸獲永寧螽蟴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濛濛見晁聿消 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

顏子書

卷二

四

為而吒顏淵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顏淵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顏淵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說苑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徒鐘石之懸不移而具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淵茲無窮者使吾邦家平安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



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新序

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焉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邪

尚書大傳

孔子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

顏子書

卷二

五

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尸子

顏淵問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顏淵曰可得聞乎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枉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

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

家語

子夏讀詩子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對曰詩之於事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子曰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奧藏之所在乎

詩外傳

子夏讀書畢夫子問焉對曰書之論事上有堯舜之道下

顏子書

卷二

六

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子曰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尚書大傳

人或問孔子曰顏淵何如人也曰仁人也吾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吾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吾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賢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吾



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吾一道吾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淮南子

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孔叢子

顏子書

卷二

七

顏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下篇

顏淵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史記  
顏淵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筴也 家語

顏子書

卷三

一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藿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淵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淵攪其甑中而食之邈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淵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擾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呂氏春秋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淵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



有埃墨墮飯中顏淵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見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淵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啟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淵出孔子顧謂二

顏子書

卷三

二

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語

孔子見老聃曰先生形體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老聃曰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聖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淵曰吾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其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孔子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孔子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顏子書

卷三

三

孔子謂柳下季曰弟爲盜跖而弗能教也請爲往說之柳下季曰跖之爲人易辱人以言必無往孔子不聽顏淵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



曰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擘音而後敢乘

顏淵問孔子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孔子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顏子書

卷三

四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水行莫如

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以上五條見莊子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一曰子路勇而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淵爲仁子張爲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爲寶天又爲生離珠二人三頭通起以伺琅玕鳳鳥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 莊子逸篇

顏子書

卷三

五

宋陽里華子病忘治之而疾除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顏謂顏淵記之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淵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 以上二條見列子

陳成恒相齊簡公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



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尙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邱墓存焉  
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  
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越絕書

孔子至匡郭外顏淵舉策指穿垣曰往與陽貨從此入匡  
人乃圍之孔子援琴而歌有暴風擊軍士僵乃免 琴操

孔子嘗使子貢往來而久未返謂弟子兆之遇鼎皆言無  
一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  
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清

顏子書

卷三

六

朝也明旦子貢果乘舟朝至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  
偉子路失魄口禁顏淵納屐拔劍而前捲至其腰於是化  
爲蛇遂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  
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此爲何鳥子  
路曰榮榮之鳥後曰顏淵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有前鳥  
復問子路識此鳥否子路曰識顏淵曰何鳥子路曰同

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如絹煮之則  
爲帛染之則爲皂不亦宜乎 以上三條見衝波論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  
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  
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  
而厩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輒駕召顏  
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  
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

顏子書

卷三

七

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  
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  
之御也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  
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  
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  
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  
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韓詩外傳  
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闔門外有繫白



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天死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 以上二條見論衡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

顏子書

卷三

八

彈瑟以散情而後反食之 家語

顏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雜記

孔子返宇顏子重瞳 顏淵感中台星 顏淵不以夜浴改容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 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 新論

顏淵山庭日角 顏淵有角額似月形子貢山庭斗繞故子貢至孝顏淵至仁 顏淵月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 論語識

顏子書

卷四

孔子為素王顏淵為司徒 論語摘輔象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厯墮車 論語語考識

孔子夢豐沛市有赤鸞起呼顏淵子夏往觀之 金樓子

伊呂乃聖人之偶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 漢書

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顏子明仁於度穀 後漢書



顏子隣幾三月不違 北史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執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問世言鑄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取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顏子書

卷四

二

騶驥之馬亦驥之乘也騶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騶之則是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

爲樂也歟

有教立道無心孔子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孔子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顏子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梓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顏子書

卷四

三

敢問潛心於聖曰昔孔子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孔子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

或問淵濶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濶曷不寢曰禁龍鱗附鳳翼與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曰孳孳而不知劫者也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者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焉或問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



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以上十條見法言

周子曰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憂也顏子不憂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

顏子書

卷四

四

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張橫渠曰顏子龍德而隱故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子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孔子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也孔子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孔子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孔子無迹顏氏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程伊川曰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顏子書

卷四

五

矣君子之學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顏子所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也所異於聖人者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 以上八條見性理



顏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從祀

先賢顏子名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封蕭伯

宋封陽穀侯

先賢顏子名高字子驕一名刻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封

瑯琊伯宋封雷澤侯

先賢顏子名之僕字叔一字子叔魯人唐封東武伯宋封

宛句侯

顏子書

卷五

先賢顏子名噲字子聲魯人唐封朱虛伯宋封濟陰侯

先賢顏子名何字冉一字稱魯人唐封開陽伯宋封堂邑

侯

先賢顏子名祖字襄一作相字子襄魯人唐封臨邑伯宋

封富陽侯以上六條見陋巷志

謹按通志所載兩廡分祀八人而正殿並無配享且

八人俱後世子孫而

先賢子柳以下六人皆已從祀

至聖廟中今僅列於

復聖之兩廡於義有所不安且同為一族世系未得其

詳竊以為應援承聖之例配食於

杞國殿中所謂禮緣義起者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

後學馮雲鶴謹識

從祀

二代顏歆字子林魯大夫元泰定三年從祀

三代顏儉魯大夫元泰定三年從祀

顏子書

卷五

三十二代顏見遠南齊御史

三十五代顏之推字子介北齊黃門侍郎

三十七代顏籀字師古唐宏文閣學士

四十代顏杲卿字昕與唐常山太守

四十四代顏真卿字清臣唐太子太師

六十五代顏印紹明河間太守以上八條見山東通志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復聖顏子廟在孔廟東北六百步有園有井卽陋巷故宅也歷代顏族世守之宋熙寧間膠西太守孔宗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蘇軾爲記歲久亭廢元元貞間衍聖公孔治命顏族復構於故基緣以崇垣環植桃李教授張頌龔先師充國公像於亭中亭之四匝有地廣袤各五十九尋有五尺環亭古檜十有四株延祐四年七月南臺監察御史

顏子書

卷六

一

段傑請修充國公廟宇建正殿五間兩廡神門泰定三年復買地二券於園之北奉勅勅建新廟致和元年八月落成元天歷二年冬十一月壬辰衍聖公孔思晦暨曲阜縣尹孔思凱等顏氏五十五代孫族長秘會集諸孫預行告禮遷聖像於新廟是日充國公誕辰也明洪武十五年五十七代孫顏池請於官重修廟廡正統年間五十九代孫顏希仁奏請重建成化二十二年六十一代孫顏公鉉奏請重修宏治十五年仍復傾頽公宏復聞於朝命有司會

計銀一萬一千二百兩有奇正德二年鼎新修建

廟制南爲復聖廟坊左坊曰卓冠賢科右坊曰優入聖域北爲復聖門三間又北稍西爲顏井亭左側爲博文門三間通官道右側爲約禮門三間又北爲歸仁門三間左掖爲克己門三間門內有齋宿房稍北有祭器庫俱西向右掖爲復禮門三間由歸仁門入東西御碑亭二座又北爲仰聖門三間左右有角門中爲顏樂亭又北爲正殿七間殿內祀

顏子書

卷六

二

復聖顏子左右兩廡各七間分祀顏歆以下八人後爲寢殿五間祀復聖夫人仰聖門之東爲見進門左列南向北爲退省堂三間又北爲顏氏家廟三間西爲杞國公祠門左列南向北爲杞國公殿三間後爲杞國夫人殿殿後爲焚帛所廟南有坊榜曰陋巷廟左爲博士宅宗子居焉祭日用春秋仲月上丁博士主祭



復聖廟祭田五十頃並墓田三頃二十三畝有奇永不起科佃戶十戶概免差役額設禮生六十名廟戶七戶灑掃戶二十五戶並門子四名

復聖顏子墓在魯城東刻曰

先師充國公之墓墓前有石鐮兩甲士背負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墓高丈餘其地廣袤各一百五尋有五尺少東有村曰上宋有祀田六十畝歲收其租以奉時祭按任昉述異記顏林墓上石楠二株可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

顏子書

卷六

三

木也祀期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魯國舊城環今曲阜城外周回延袤可十餘里城門十二自神農少昊黃帝皆都其地厥後周公封焉今曲阜縣城乃其中一區也城中為孔廟其東北為顏廟城北為孔林其東南為顏林洙泗交其後沂水帶其前尼山峙其左郡城在其右

復聖林在魯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

杞國公墓在兗國西北

侍郎林在魯城東北隅西至陋巷祖庭三里餘顏氏自晉唐以來為黃門中書門下侍郎及部侍郎者前後凡一十三人故世號顏侍郎林也有高塚數區前列翁仲其一太常卿文鐸其一戶部尚書衍南隣官道今族屬皆附葬焉其地周圍二里

復聖廟一在兗州府治東南唐開元中封顏子為充國公即其地建廟春秋致祭歷代因之明洪武十八年重修永

顏子書

卷六

四

樂七年遣祭其制正殿三間殿後為明倫堂前為儀門又前為櫺星門左為儒學以上五條見陋巷志

復聖顏子廟在寧陽縣西四十里顏氏子孫有居此者元時立廟詔使奉祀仍復其家山東通志

元至元十二年泰安州奉符縣尹契奉旨勘到寧陽西阜村建修

復聖廟一座勅員奉祀並予祭田一百七十餘畝以供祭祀旁修常川書院一所以廣教澤碑記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欽字子林魯大夫葬顏子墓東十餘步生子儉元

泰定三年從祀

三代儉魯大夫生子威泰定三年從祀

四代威魯下大夫生子芑

五代芑魯下大夫生子億

六代億魯下大夫生子帖

顏子書

卷七

七代帖魯下大夫生子卸

八代卸字伯伯秦大夫生子譽

九代譽舍人生子產

十代產項羽聞其名聘之不受生子異

十一代異字世仁漢大夫生子愚

十二代愚漢卿士生子達

十三代達漢大夫生子肆

十四代肆一作肆字季達漢武帝時尚書郎會稽都尉

書傳作駟生子衷

十五代表一作忠郡工曹從事鞏令生子凱

十六代凱字季卿張禹薦於朝為安成太守生子遠

十七代遠字景深郡上計吏生子侖

十八代侖字茂宗州舉茂才生子綽

十九代綽字參道為太守生子準

二十代準始仕為從事復高尚不仕生子阮

二十一代阮字懷珍舉有道為著作郎生子亮

顏子書

卷七

二

二十二代亮字世明為郡督郵見冀州刺史王純碑生

子敷

二十三代敷字士榮州舉茂才至御史大夫生子斐盛

二十四代斐尹京兆有善政二子魯歡無後以盛為宗

二十四代盛字叔臺一字叔震漢尚書郎魏歷青徐二

州刺史關內侯有傳生子欽

二十五代欽字公若歷東中郎將司馬太中大夫東莞

廣陵太守有傳子默



二十六代默字靜伯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給事中襲葛

繹縣子三子幾輦舍長次無後

二十七代舍字宏都晉光祿大夫有傳子髦

二十八代髦字君道晉侍中光祿勳有傳子緄

二十九代緄字文和州西散騎都尉西平縣侯子靖之

三十代靖之字茂宗西中郎行參軍宣城太守司徒諮

議御史中丞子騰之

三十一代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歷州功曹主

顏子書

卷七

三

簿度支校尉治書御史巴郡太守五子興之炳之

三十二代興之安寧太守子登

三十二代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為韓國江夏王參軍

奉朝請員外散騎常侍子見遠

三十三代登字康之梁郡陽王府郎中令無後而炳之

子見遠為宗

三十三代見遠字見遠歷安城王侍郎征西參軍治書

御史兼中丞有傳子協

三十四代協字子和湘東王右常侍領西記室有傳四

子之儀之推

三十五代之儀字子升周麟趾學士御史大夫平陽縣

公有傳二子冠和無後之推為宗

三十六代思魯字孔歸唐儀同秦府記室有傳子師古

三十七代師古唐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宏文崇文兩

館大學士有傳子趨庭

顏子書

卷七

四

三十八代趨庭字茂實文皇帝挽郎朝散大夫職方郎

吉州刺史子尚賓

三十九代尚賓右率府親衛鄜州司功監州錄事下邳

令子鼎

四十代鼎子迢

四十一代迢子傳贊

四十二代傳贊子昞

四十三代昞五子長君則無後次君佐君雅



四十四代君佐金鄉丞子文威

四十四代君雅二子文蘊文鐸

四十五代文威五代隱魯之嶧山號虛中先生文集傳

於世子承祐

四十五代文蘊鄉貢進士子涉

四十五代文鐸贈太常卿平原郡節度副使李闡撰神

道碑子衍

四十六代承祐二子長崇德無後次仲昌

顏子書

卷七

五

四十六代涉鄉貢進士四子匡朗匡密匡美匡贊俱無

後

四十六代衍字祖德戶部尚書有傳子樞

四十七代仲昌淳化二年講五經賜第仕終南京判官

以曾孫岐任執政贈太子少保子太初

四十七代樞父任為巡官子端

四十八代太初字醇之南京國子監說書有傳子復

四十八代端祥符元年帝行幸曲阜以充國公後特授

郊社齋郎終桂陽司理子繼

四十九代復字長道國子祭酒有傳六子嶢岐喻蝶昭

嶢岐為執政自嶢以下子孫南徙不知其傳而端之

子繼為宗

四十九代繼進士世居陋巷故宅子昌

五十代昌子擎

五十一代擎子价

五十二代价子順

顏子書

卷七

六

五十三代順子寶

五十四代寶子椿

五十五代椿中書工部劄付監修祖廟提領子之美

五十六代之美字宗德天成縣教諭益都學正廬州路

教授歷山陽縣王簿文林郎東明縣生子池

五十七代池字德裕宣德府教授三氏學教授王奉祀

事子拳

五十八代拳字克膺王奉祀事子希仁



五十九代希仁字士元號景哲正統十一年主奉祀事子議

五十九代希惠景太二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後以不係嫡派仍以希仁長子議為宗

六十代議字定伯天順六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奉祀事成化元年賜第於東安門外子公鉉

六十一代公鉉字宗器成化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重德重禮

顏子書

卷七

七

六十二代重德字尚本號西莊正德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從祖

六十三代從祖字守嗣嘉靖九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後以重禮長子肇先為宗

六十三代肇先字啓源號克復嘉靖四十一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嗣慎

六十四代嗣慎字用修號敬亭萬曆三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允宗允祚

六十五代允宗字永昌號養蒙未襲而卒子伯貞伯廉

六十五代允祚字永錫號新吾萬曆十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兄子伯貞長讓職致仕

六十六代伯貞字叔節號建中萬曆二十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光魯

六十六代伯廉字叔清號執中萬曆二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兄子光魯長讓職致仕

顏子書

卷七

八

六十七代光魯字宗旦號師周天啓二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紹統紹緒

六十八代紹統字景宗號世喬崇禎十四年三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後

六十八代紹緒字振宗號程世崇禎十四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至我

朝順治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子懋衡六十九代懋衡字以玉號向九康熙五年襲內宏文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崇敷



七十代崇數字化南號松堂康熙四十一年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王奉祀事子懷禮懷禪

七十一代懷禮字子真號約亭康熙五十五年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王奉祀事無嗣以懷禪長子士埰為宗

七十一代懷禪字彤賓號景亭雍正六年四月代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王奉祀事後以姪長讓職致仕

七十二代士埰字慶田乾隆三十六年三月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王奉祀事無嗣以士莊長子錫嘏為宗

顏子書

卷七

九

七十三代錫嘏字公純號眉峰庠生乾隆四十七年六

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王奉祀事子振佑振吉

七十四代振佑道光元年贈翰林院五經博士無嗣

七十四代振吉字幼謙號惠叔庠生嘉慶十九年二月

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王奉祀事

述聖子思子傳

述聖子思子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為人剛毅好學夫  
子閉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者子孫不修將忝祖  
父乎抑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焉知吾志子  
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聞  
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初夫子  
傳道曾子子思從曾子受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父  
師之意窮性命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一書以詔來世

子思子書

卷首

魯繆公亟見于子思欲以為國相子思嘆曰若為相而不  
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  
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  
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  
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  
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鶴鳴為  
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  
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繆公曰吾國可與于子思曰可苟君



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教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  
 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典也勃矣公曰善然不能用  
 于是去魯之齊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  
 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  
 賤在衛貧甚而自若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  
 白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  
 子思辭焉曰伋聞之妾與不如遺于溝壑伋雖貧不欲以  
 身為溝壑也衛人釣于河得鯀魚子思問何以得之對曰  
 子思子書

卷首

吾釣垂一紡之餌鯀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  
 喟然曰鯀雖難得食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衛君  
 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  
 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  
 則君疏之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  
 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子思反  
 于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  
 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衣錦紛華所服不過温

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  
 知足則不累其志矣胡毋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  
 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非大也凡所以求  
 容于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吾弗改矣卒年  
 六十有二自漢唐以來中庸一篇列于禮記故子思之學  
 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為四書乃以徽宗  
 崇寧元年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  
 以子思升祀堂上列于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

子思子書

卷首

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明嘉靖  
 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闕里誌  
 閑居請膺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回  
 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宋高宗贊  
 文獻考云史記稱子思年六十二歲今考先聖卒於魯  
 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子思生於先聖  
 未卒之先而受敬禮於穆公即位之後核之年歲殊不  
 相合或以六十二為八十二之誤意者其或然乎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記問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  
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  
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  
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

子思子書

卷一

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  
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  
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  
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  
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  
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

由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  
人難諸

雜訓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  
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  
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  
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

子思子書

卷一

二

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  
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  
乎吾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  
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  
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  
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箏瑟不作夫子之死也  
吾未問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

一第... 冊... 頁...



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顧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郟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

子思子書

卷一

三

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于子上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晏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

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踈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

子思子書

卷一

四

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



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

子思子書

卷一

五

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

子思子書

卷一

六

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彼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分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拆臂望視或禿髀背僕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



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  
彼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  
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  
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  
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  
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

子思子書

卷一

七

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  
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  
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  
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及於此時不自高人  
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  
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  
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

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

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  
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  
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  
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  
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

子思子書

卷一

八

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  
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  
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  
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  
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  
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  
思曰狄人攻大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巡狩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  
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  
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祿連鄰國以輔文武子孫  
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  
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  
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

子思子書

卷二

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生之  
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  
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  
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  
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  
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  
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  
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

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

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  
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培克在位  
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  
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  
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  
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  
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

子思子書

卷二

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  
巡狩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王則亦告宗  
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  
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  
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  
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

公儀



魯人有公儀僂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仍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子思子書

卷二

三

問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仍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仍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

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旣不然又何疑焉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

子思子書

卷二

四

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日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修子思弗爲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仍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

子思子書

卷二

五

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鱉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

鱉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鱉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鱉雖難得食以死餌士雖懷道食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旣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

子思子書

卷二

六

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



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  
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  
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  
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  
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  
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

子思子書

卷二

七

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  
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  
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慚者臨  
其事必死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  
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  
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  
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

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  
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  
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  
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  
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  
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  
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

子思子書

卷二

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  
之同色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  
之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  
野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  
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臣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  
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  
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



曰必用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  
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  
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  
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  
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  
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  
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  
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

子思子書

卷二

九

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  
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  
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  
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  
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  
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  
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

易其脛毛無所樂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  
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  
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  
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  
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  
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子思子書

卷二

十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  
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  
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  
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  
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  
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  
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



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幸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彼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

子思子書

卷二

十一

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彼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彼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旣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

子思子書

卷二

十二



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  
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  
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  
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  
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  
順終以不斃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子思子書

卷二

三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補遺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  
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  
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  
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  
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子思子書

卷三

一

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  
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邱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  
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以上二條見說苑

孟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  
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  
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  
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  
利之大者也文獻通考



子思子曰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說人不能使人必說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

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苟息是也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小人溺於

水君子溺於口也

子思子書

卷三

二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以上八條見馬總意林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親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

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以上二條見徐幹中論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文選注

謹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名似孔子孫為魯繆公師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常困於宋子思作中庸而孔叢子以為中庸四十九篇今所存於小戴記者中庸一篇然則書之散失者多矣茲從關里新志列本傳於卷端取孔叢子記問以下至抗志六篇分為二卷又採馬氏釋史所載為補遺一卷非敢以質高明聊為肄業者先河後海之一助云爾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子思子書

卷三

三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附錄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韓非子

漢王充論衡云龐糲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

子思子書

卷四

十一

子非之以為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在作為操止象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為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糲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

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達

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呂氏春秋

毛氏中庸說云中庸一篇漢劉向輯入禮記中而馬融鄭康成編之為四十九篇之第三十一舊傳為子思作唐陸德明釋文謂孔子之孫子思作此以昭明祖德是也但其書舊已專行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中庸講疏一卷為梁武帝所撰今不可考矣特

子思子書

卷四

二

當時輯經者曾抽大學中庸二篇并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合稱小經而有宋因之遂改名四書然自鄭氏註大中何晏作論語集解趙岐註孟子外無有作四書傳者惟朱子元晦撰大中二傳名為章句又作論語孟子二傳別名為集註原分兩書自元仁宗朝創八比法用朱子章句取士直刪去禮記中二篇而僅存其目且合朱子章句集註為一書而於是舊文舊傳皆茫然焉毛氏大學證文云此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也舊



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中庸  
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  
漢文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樂記河間獻王諸  
生所輯若大學舊亦稱為子思作則見鄭端簡古言與  
唐氏秦疏有曰虞松校刻石經于魏表引漢賈逵之言  
曰孔伋窮居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  
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亦指為子思之書第鄭  
註不言而孔氏正義亦未明指則尚未敢信耳若止菴

子思子書

卷四

三

楊氏作大學四體文有云賈逵數語在他書所載有之  
亦傳聞偶為之言夫不信其書則已矣既曰有之又曰  
偶為之言則明代去漢甚遠何以知逵為傳聞為偶言  
此仍是憑虛逞臆之語豈好學君子所宜有焉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祠墓古蹟

述聖子思子墓在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墓前有碑鐫沂  
國述聖公墓

述聖子思子中庸書院在鄒縣南門外即孟子受業處也  
明宏治十六年詔以衍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奉子思子祀事從衍聖公聞韶之請也每歲春秋博士赴  
鄒縣書院主祭

子思子書

卷五

十一

述聖子思子祠在鄒縣南門曝書臺側元元貞中縣尹司  
居敬建榜曰中庸精舍堂曰淵源肖子思孟子像祀之嗣  
縣尹宋璋建講堂於淵源堂之後題曰率性齋舍廚庫具  
備請於朝名為中庸書院至正四年縣令鄧彥禮重葺即  
書院為子思祠明嘉靖三年縣令張時鸞續修增建慎獨  
齋又建修道堂明萬歷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又修易修  
道堂為景賢堂  
祠制南為櫺星門次祠門中為正殿三間殿內祀



述聖子思子以孟子配左右齋舍各三間後為率性堂五  
間左右齋舍各三間祠右為中庸書院內為景賢堂三間  
左右齋舍各三間後為慎獨齋三間春秋仲月上丁孔氏  
博士自曲阜來設祭 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沂國述聖公墓在先聖墓南稍東相去數十步子思子之  
藏也墓前有石碑石案石罍碑書沂國述聖公墓又有小  
碣書三世祖墓皆子孫私識也先聖墓居右伯魚墓居左  
孔子商人蓋尚右也子思墓乃在先聖墓之南世謂挾子

子思子書

卷五

二

抱孫若以三塚並觀則先聖居乾位伯魚左而子思右蓋  
亦昭穆之定次也 闕里誌

子思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世職

孔聞詩字知言號興齋六十二代衍聖公宏泰之次子

明宏治十六年授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聞禮字知節號立齋六十二代衍聖公宏緒之次子

正德元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貞寧字用致號一亭六十三代衍聖公聞韶之次子

嘉靖二十五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子思子書

卷六

孔衍桂字□□號□□六十五代衍聖公尚賢之次子

萬歷二十二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毓埏字鍾輿號宏輿六十六代衍聖公興變之次子

康熙十八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傳鑑字振文號西銘六十八代衍聖公毓圻之次子

康熙四十四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繼溥字體恒號匏菴六十九代衍聖公傳鐸之次子

雍正十一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孔憲增字如川號怡齋七十一代衍聖公昭煥之次子  
乾隆五十年襲職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嘉慶  
元年賜封衍聖公

宗聖曾子傳

宗聖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郈國之後也禹孫少  
康封其次子曲列于郈當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郈郈世  
子巫奔魯去邑而為曾氏巫凡幾傳生點點生參參年十  
六孔子在楚點命參之楚受學焉曾子之學隨事精察故  
于聖人之道獨得其宗天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其家  
母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  
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

曾子書

卷首

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  
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  
乎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  
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  
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人曰昔舜事瞽  
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為孝乎曾  
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晚年道益尊子思公明儀



之徒皆從受業每讀喪禮輒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金尚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猶北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曾子寢疾易簀而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亡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傳十章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

曾子書

卷首

二

貌恭其德惇其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此曾參之行也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從祀廟庭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元宗開元八年配享孔子二十七年追封廊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廊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武城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廊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闕里誌

西山真氏曰進道之勇繼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

不可以不宏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放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卽不安於大夫之簪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已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

曾子書

卷首

三

聖人洙泗之道歟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惟賢服膺受旨終身拳拳封巒飾贈永耀青編 宋張齊賢贊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年譜

宗聖曾子諱參字子與本姓姒夏后氏之裔也大禹生啟啟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次子曲烈始封國於鄆為子爵歷夏商周世守其爵周襄王六年即魯僖公十四年鄆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鄆鄆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為曾氏此曾姓之始三桓家臣曾天曾昊其後也凡數傳生先賢曾氏諱點娶上官氏生曾子於周

曾子書

卷十

一

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即魯定公五年也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三入孔子之門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事親每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敬王三十一年孔子自蔡如葉至楚年十六奉父命往楚從學焉自楚至衛反魯事孔子十餘年為學以三事曰省其身時冠進賢問冠進禮蓋其所自製也家貧布衣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力耕以養其親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

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敬王三十九年孔子謂以其志存孝道作孝經授之時年二十有四謂能通乎道授以一貫之傳年已二十有五矣故從孔子遊最晚聞道最蚤子思年甫六歲聖祖命之從學及孔子沒年二十有六學乃大成所造之深不事有若非諸弟子所可及者未嘗苟仕大夫之門齊聘以相楚迎以

曾子書

卷一

二

令尹晉迎以上卿皆不應其命逮至晚年所見益高所守益篤其道日益高大而公明儀之徒皆受學焉及親沒乃適齊齊侯以大夫禮贈之遊楚楚子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年七十乃著書述述孔子所授大學之道著大學一篇及曾子十八篇寢疾孟敬子問之召門弟子啟手足命元易簀反席未安而沒壽七十三塋魯邑南武山之陽娶公羊氏子三長元次申華元生西皆賢世其家學從祀先賢曾氏廟庭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王言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

曾子書

卷十一

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

聖門十六子書 曾子書卷一 卷二

愀然揚塵曰參女以明王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為其勞也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征市鄆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王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王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

曾子書

卷十二

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慈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窅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曰

四六三



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  
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  
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  
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  
適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  
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甸烈三  
甸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  
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

曾子書

卷十一

三

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  
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  
府庫也優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  
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  
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  
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  
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  
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

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  
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  
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  
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  
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  
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  
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  
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

曾子書

卷十二

四

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  
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  
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  
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  
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  
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  
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  
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立事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

曾子書

卷三

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誥欲思恥忿怒思

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

曾子書

卷三

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愼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詔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



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云衆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倥儻而好倖者君子不與

曾子書

卷三

三

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遠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愠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

曾子書

卷三

四



人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也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

曾子書

卷三

五

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有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曰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又諸侯曰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曰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曰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君

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喜喜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本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庫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

曾子書

卷三

六

於已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尊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子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懼欣忠信咎故

曾子書

卷三

七

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溫愉者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大孝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

曾子書

卷三

八

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之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吾聞之曾子曾子

曾子書

卷三

九

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

也

### 事父母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作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

曾子書

卷三

十

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誦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



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曾子書

卷三

十一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制言上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與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與道者與富貴吾恐其或失也夫有曾子書 卷四 一 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子廡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為夫人



則否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  
篤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  
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父母之讐不與  
同生兄弟之讐不與聚國朋友之讐不與聚鄉族人之讐  
不與聚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弟子問於曾  
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  
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  
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聞惑聞

曾子書

卷四

二

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  
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  
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  
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制言中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  
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  
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

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  
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  
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做貴而取罷  
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  
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  
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  
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  
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仁之見遂智之見殺固不難

曾子書

卷四

三

誦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君子雖言  
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  
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債手足不拚四支不被此則  
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  
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  
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  
而使之舜唯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  
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



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且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制言下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避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調矣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為已說不乘貧賤以居已尊凡

會子書

卷四

四

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避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汚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

疾病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膺鶴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為淺而蹙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

會子書

卷四

五

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



好教如食疾子者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 天圓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

曾子書

卷四

六

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電陰之專氣爲霰霰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

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保何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鱗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保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載十二管以索八音以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

曾子書

卷四

七

禮以爲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禴座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補遺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

曾子書

卷五

一

頃蘇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合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替嬰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

乎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子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

曾子書

卷五

二

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遠而能不愚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情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冠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

曾子書 卷五 三

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以上七條見說苑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椽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

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

曾子書 卷五 四

焉故也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吾鼓瑟必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厥目曲脊求而不得吾以瑟淫其音參以吾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人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

曾子書

卷五

五

也吾嘗齒焉吾田菽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晷日君子可不留意哉以上四條見韓詩外傳

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會點使會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會點曰無乃畏邪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

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子之於孔子猶會參之事父也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

曾子書

卷五

六

謂善養矣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齊伐魯索饗鼎魯以其厲往齊人曰厲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于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



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以上二條見韓非子

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曾子書

卷五

七

孔子曰罔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猶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季康子朝服以綈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

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三年湛之以漉醕既成噉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有者固不窮馬蛇斬足而復行何

曾子書

卷五

八

也以其輔之者衆也以上五條見家語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孔叢子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



附遠孝子之道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

曾子書

卷五

九

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迂哉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不諸櫜括三月五月為櫜菜傲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櫜括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茝稟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下寶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龜鼈猶

曾子書

卷五

十

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鷲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以上入條見荀子

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志道者忘心矣莊子

曾子曰或言子之善惟恐其聞或言子之不善惟恐過而



見子之鄙色焉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以上二條見中論

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擊席橐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

曾子書

卷五

十一

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列女傳

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曾子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

樂正者曾子門人也來候曾子曾子採薪在野母啣右指旋頃走歸見樂正不語入跪母問何患母曰無曾子曰負薪右臂痛新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啣指呼汝耳曾子乃悲然以上二條見孝子傳

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曾子書

卷五

十二

曾子養母至孝有元鶴爲戎人所射窮而歸之曾子收養治療瘡愈飛去後鶴夜到門雌雄各銜雙明珠報焉以上二條見搜神記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者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



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嬰子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

曾子書

卷五

圭

暴亂之辭遠若夫盪鐻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以上

二條見說苑

曾子曰繫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深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使

曾子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曾子攀柩車引楯者為之止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

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也 淮南子

里名勝母曾子斂襟 論語撰考議

曾子見益母而感 詩疏

曾子書

卷五

一函

曾子鋤瓜三足鳥萃其冠 抱朴子

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 新語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尸子

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論之以小杖則受論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子之道也 兼明書

曾子居曲阜鳴泉不入城郭 水經注

曾子居曲阜鳴泉不入城郭 水經注



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鹽鐵論

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

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

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論衡

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善教也說苑

曾子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韓詩

外傳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

曾子書 卷五 五

秋屬商孝經屬參孝經鉤命訣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博物志

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

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

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歔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

乎欽釜一本云竭來歸耕歷山盤兮以晏父母我心博兮

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作梁山吟以

上二條見琴操

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

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夢見一狸但見

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為之絃歌也周正樂記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殘形操云有獸維狸兮我夢

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

天上兮識者其誰昌黎集

曾子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

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

曾子書 卷五 五

親而為人役家語

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子向北辰

磬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

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孝經援神

契

子游揚裘而諺曾子指揮而晒新論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顏氏家訓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孔子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蚤蚩相過乎前也 莊子

孝經一篇十八章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漢書

曾子至孝為父所憎嘗見絕糧而後蘇 莊子注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踈而外親二

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會

曾子書

卷五

七

子曰內踈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撥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

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

者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

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

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

色載笑匪怒伊教 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廬衰斬且經帶杖菅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避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

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間避惡去污不以

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 論衡

交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智也 淮南子

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

曾子書

卷五

六

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者進忠便巧者近亡 新語

吳起者衛人也嘗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

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

子薄之而與起絕 史記

今按鄙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皙之家周公非不

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為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

不在車馬 潛夫論



按經典序錄謂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即曾申為曾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為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 四書騰言

陳蔡之厄從者十人列為四科而曾子不與非曾子之德行不及諸子也當時適不從遊耳論者謂曾子獨以孝稱孝者人之常性故不得與十子同列此說固已妄謬而仁山金氏以為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而不及曾

曾子書

卷五

九

子者曾子年最少逮孔子沒後暮年之功或過於顏子此亦非通論也史記載游夏之年與曾子齒而吾道一貫特呼曾子而告之曾子之學非游夏可及其不俟暮年也甚明若夫行列四科則聖門固多有其人矣若原憲之貧居樂道季次之未嘗屈節公西之閒於擯相顯孫之美譽寬博宓子之治單父子臯之化成人有若之強識商瞿之傳經方諸十子寧云有愧然則陳蔡之難不及從遊者奚為獨疑於曾子一人乎 釋史

曾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附錄

昔者曾子之處鄭人有與曾子同名姓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子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子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新

曾子書

卷六

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修命也 韓非

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黎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黎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家語



謹按武城家乘載

宗聖遺事甚詳然其不載者有三事一為投杼之事考其說出於甘茂本戰國說士之寓言非其實也一為將軍文子之事乃名法家造言毀聖馬氏以為誣枉之言亦非實也至烝黎一事他書多引之不知此說出於家語考今本家語乃王肅之書編檢史記說苑新序諸書並無此說觀韓詩外傳云曾子喪妻不更娶乃知其喪也非去也一字之訛傳會其說以誣古

曾子書

卷六

二

人誕妄已極乃知家乘之不載非諱之也實無其事也茲恐後之人惑於異說故附辨於此以昭傳信云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曾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祠墓古蹟

宗聖曾子廟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創建無考明正統九年教諭溫良以廟宇傾圮奏請詔守臣修建翰林學士許彬為記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疏請恢廓如顏孟制閱七年而工竣  
廟制南為宗聖廟坊左坊曰三省自治右坊曰一貫傳心北為宗聖門三間內有

曾子書

卷七

一

御碑亭又北為戟門三間左右齋房各三間神庫各三間由戟門入中為正殿七間殿內祀

宗聖曾子以子思孟子配左右兩廡各五間分祀陽膚以下十人又北為寢殿祀

宗聖夫人戟門之東為三省門並列南向北為三省堂三間又北為寢堂三間神厨三間西為萊蕪侯祠門並列南向北為

萊蕪侯殿五間左右兩廡各五間分祀曾元以下四人東



庶祀會元會申西庶祀會華會西後爲

萊蕪夫人殿三間春秋宗子博士主祭

宗聖廟祀田五十一頃六十畝永不起科佃戶槩免差役

額設禮生六十名除免民徭廟戶三十七戶槩免丁差

宗聖曾子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距舊城約五里有碑曰

邱國宗聖公之墓明成化初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

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

有石碣鐫曾參之墓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奏請建

曾子書

卷七

二

享堂三間東西齋房各三間中門一座左右角門二座大

門一座石坊一座匾曰宗聖墓祀期春用清明冬用孟朔

宗子博士主祭 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曾子書院在嘉祥縣南武山之陽相傳以爲曾子讀書處

亦名絃歌書院今廢

琴堂在嘉祥縣治東相傳曾子鼓琴於此金太和七年建

今廢

耘瓜臺在南武山之東崩山之西卽曾子耘瓜處也其臺

有二高仞許南北相峙南者約五畝北者約三畝

咏歸亭在嘉邑城南今廢

曾子故里石坊一座在嘉祥金鄉南北道之西

南武城在南武山之東南春秋時言子爲宰處至今基址

尚在鄉音呼阿城

曾子山在滕縣東一百二十里山上有晒書臺相傳曾子

嘗讀書於此

舞雩臺在曲阜縣城南曾皙風乎舞雩卽此地

曾子書

卷七

三

曾子井在江蘇徐州府城北九里山

宗聖祠在濟寧州城內

一貫書院在郟城縣西六十里唐山元至正三年建後改

名宗聖祠復移北門之外

宗聖祠在蘭山縣南五里創建無考中祀宗聖曾子以及

門賢儒從祀別爲毓賢祠奉先賢曾氏今廢一在費縣開

陽鎮一在城武縣文亭山相傳曾子以文會友處又在滕

嶧鄆城聊城臨朐者俱創建無考



宗聖曾子祠在江西永豐縣木塘源一在河間府交河縣  
姜官屯 以上十三條見武城家乘

曾子子皙墓在費縣西南八十里南城山按史記曾子南  
武城人杜預曰泰山郡南武城縣即今費縣西南之關陽  
鎮也

費縣西南八十里有南城山即曾子墓父處亦名曾子山  
其麓為印子游祠其旁為石門山武城遺址在焉 以上  
二條見山東通志

曾子書

卷七

四

曾子廟在威縣南關五十五世孫守珍建 廣平府志

宗聖曾子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西 濟寧州志

潛稼堂太史未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

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

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

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

年城武城左氏註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

南武城而有南城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

郡至晉始為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  
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

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 史記平原君傳 以其與

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

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

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初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

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

臺子羽家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即為南武城也孟子

曾子書

卷七

五

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新序則云魯人攻鄆 即費 曾子辭於

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 仁山金

子書有此事 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

之武城費邑也哀公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

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後漢志云南城

有東陽城引此為證 今費縣西南七 文可以見南城之

即為武城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



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  
來朝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為南成侯  
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鄙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  
註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  
卽南城而在費之證也晉書南武城縣屬秦成化中或  
山都費縣屬琅邪郡  
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  
而封志之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  
古文亦非今人所識嘉靖十二年吏部侍  
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孫質粹於吉安之永豐遷

曾子書

卷七

六

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夫曹縣之冉  
堦秦相穰侯魏冉之冢史記穰侯卒於陶因名焉水經  
注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  
而近人之撰志者以為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濟寧州志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元稱孝養公行子之燕遇元於途曰燕君何如元曰  
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  
羗之夷也不憂其繫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  
靡國家幾為知計哉娶高陽氏一子西

曾子書

卷八

氏一子欽

三代西賦質剛毅高邁等夷有暮春沂雩之風力崇季路  
於先賢之所畏薄管子功名於變色誠侃侃如矣娶左  
四代欽娶穀梁氏一子昇  
五代昇娶卜氏一子羨  
六代羨娶繆氏一子返  
七代返娶言氏二子長燁次盈  
八代燁漢尚書令娶郊氏一子樂  
九代樂漢山陽縣都鄉侯娶周氏一子浼  
十代浼娶伏氏二子旃尤後為長沙房



十一代旃娶鄒氏一子嘉

十二代嘉娶鄭氏二子長寶次頊遷扶風生二子長玉遷

興州次昌遷青州

十三代寶漢武威太守車騎侍郎娶王氏繼娶歐陽氏一

子炎

十四代炎娶鄒氏二子長據次援

十五代據西漢末避新莽之亂率族南遷散居江西吉陽

廬陵諸郡娶陳氏二子長闡次瑒徙虔州

會子書

卷八

二

十六代闡娶文氏一子植

十七代植娶李氏一子燿

十八代燿諫議大夫娶胡氏一子培

十九代培娶陳氏一子德

二十代德娶董氏一子珣

二十一代珣娶朱氏二子長洪次震忽遷韶州

二十二代洪景陽侯娶劉氏二子長梓次暉遷蜀郡

二十三代梓娶丁氏一子紀

二十四代紀鎮南軍司馬娶文氏一子端

二十五代端娶胡氏二子長鉉次鉉遷交州後為交州房

二十六代鉉娶蕭氏一子海

二十七代海娶楊氏二子長璜次琦

二十八代璜娶謝氏長興次田

二十九代興娶張氏一子隆

三十代隆娶宋氏一子鈞

三十一代鈞娶王氏一子謀

會子書

卷八

三

三十二代謀娶高氏二子長丞次巷

三十三代丞娶何氏三子長珪次舊徙雲蓋次畧徙撫州

樂安後為南豐曾氏

三十四代珪娶蕭氏五子長寬次綽豐遷袁州暉遷廣

州隱遷泉州

三十五代寬娶何氏一子莊

三十六代莊唐侍御史江州都押衙娶蕭氏一子慶

三十七代慶御史大夫娶鄒氏二子長偉次駢







舊王奉祀事萬歷三十年封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  
配薛氏子承業

六十二代承業字洪福號振吾萬歷五年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奉祀配楊氏子宏毅

六十三代宏毅字泰東崇禎元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時有會稽生員曾益冒充嫡裔宏毅具奏禮部尚書

黃士俊議駁配朱氏子聞達

六十四代聞達字象與崇禎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會子書

卷八

六

國朝定鼎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配顏氏子貞謙

六十五代貞謙字和菴號馨堃康熙七年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配宋氏子尚溶

六十六代尚溶字滙伯號松濤康熙二十九年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配孔氏子衍櫛

六十七代衍櫛字雍若號喬麓雍正八年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配劉氏子興烈

六十八代興烈字光緒號起祚乾隆四年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配路氏繼配張氏趙氏子毓埶

六十九代毓埶字注瀛號庭獻乾隆二十六年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配仲氏子傳鎮傳錫傳銓傳鏜傳錄傳錡

七十代傳鎮字巨山嘉慶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田

氏子紀連

七十一代紀連字仲魯號小山嘉慶十二年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配李氏道光四年緣事被議以傳錫長子紀瑚

為宗

會子書

卷八

七

七十一代紀瑚字六華號石舟又號萌麓嘉慶癸酉科拔

貢道光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楊氏繼配張氏子

廣芳廣甫廣芝

七十二代廣芳一名維鞠字岷瞻號鶴岑未襲早卒聘史

氏未娶殉節 旌表烈女合塋先塋以廣甫子昭嗣承

繼



亞聖孟子傳

亞聖孟子名軻字子與鄒人三歲喪父其母有賢德家貧以女工自給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十五歲就學于魯歸家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

孟子書

卷首

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厮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及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務于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

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孔子之意作孟子

七篇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遊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路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唐韓愈推其功以為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四宋仁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鄒國公立廟縣南郭七年五月壬戌詔配享孔子廟庭位次顏子元文宗至順二年

孟子書

卷首

九月加贈鄒國亞聖公明洪武二年太祖高皇帝覽孟子土芥寇讐謂非人臣之所宜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象山縣錢唐為刑部尚書抗疏入諫輿輓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為之感動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錢唐箭瘡焉至嘉靖九年十月改稱亞聖孟子

關里誌



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子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歿獨孟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宋高宗贊

謹按金孫弼謁祠記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周定王三十七年也元張頌記又以為孟子之生去

孟子書

卷首

三

孔子未百年婁一均鄒志云孟子後孔子百有四年而生時周烈王四年己酉也其說不一近有崇明施氏考之謂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烈王四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孟子生計百有七年又以歷法推之是年丁卯月戌午朔二日己未說與孟子世家譜合蓋定論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孟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年譜

周威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日己未即今二月二日孟子生

孟子諱軻字子車一字子與系出魯桓公桓公子四長莊公次公子慶父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獲獲生懿子何忌何忌生武伯彘彘生敬子捷捷生子敏

孟子書

卷一

一

廬墓不仕子敏生激字公宜娶仇氏魏公子仇胥女居魯鄒與鄉今名堯村故宅池泉仍在  
三遷志云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其卒于赧王之二十六年年八十有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王三十七年近黃梅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孔子乃生年次甚左若以定王為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為百四十八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



年安得云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爲烈王四年今從之

庚戌二歲

辛亥三歲父卒母仇氏卜葬魯鄒與鄉馬鞍山麓今在

鄒縣城北二十五里鳧村東偏

壬子四歲

周顯王元年癸丑五歲

甲寅六歲

乙卯七歲

孟子書

卷一

二

丙辰八歲見東家殺豚問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

啖汝旣而悔曰吾姓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

今始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

食之

丁巳九歲居近墓側因嬉戲爲墓間事母曰此非所以

居子也移居鄒東郭近市爲賈街事母曰亦非所以

居子也又去之乃徙舍學宮傍嬉戲設俎豆揖讓進

退之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戊午十歲

己未十一歲請見於子思子子思子見之甚悅

庚申十二歲

辛酉十三歲

壬戌十四歲謁子思子請爲弟子

癸亥十五歲歸家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對曰自若

也母以刀斷織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

織矣由是懼而勤學旦夕不輟

孟子書

卷一

甲子十六歲

乙丑十七歲母爲求婚於田氏

丙寅十八歲

丁卯十九歲母爲娶田氏

是歲爲魯康公元年

戊辰二十歲

己巳二十一歲學益進子思禮敬甚崇命子上侍坐焉

子上不願也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



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  
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  
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  
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  
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庚午二十二歲將入私室婦袒而在內不悅遂去不入  
母知召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  
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

孟子書

卷一

四

不亦遠乎

辛未二十三歲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  
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  
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  
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  
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壬申二十四歲問子思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  
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

孳孳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  
乎

癸酉二十五歲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  
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  
行則人莫能階矣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  
不敢慢辭交於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甲戌二十六歲仲子生

乙亥二十七歲子思子卒乃訪於孔門諸賢為私淑之

孟子書

卷一

五

學

丙子二十八歲

是歲為魯景公元年

丁丑二十九歲

戊寅三十歲

己卯三十一歲

庚辰三十二歲

辛巳三十三歲



壬午三十四歲講學於鄒魯之間樂克等請為弟子

癸未三十五歲萬章徐辟之徒俱來學弟子益進

甲申三十六歲齊人公孫丑曹君弟交滕君弟更等請

為弟子鄰國來學者日益眾至數百人

乙酉三十七歲梁惠王數敗于軍卑禮厚幣以招賢者

以幣交于孟子因報禮至梁

丙戌三十八歲在梁

丁亥三十九歲在梁惠王卒子襄王立

孟子書

卷一

木

戊子四十歲見襄王不合即去遂歸鄒

己丑四十一歲遊齊時宣王在下邑崇地就見遂延至

國館于雪宮

是歲齊宣王二年

庚寅四十二歲在齊為客卿

辛卯四十三歲在齊

壬辰四十四歲迎母仇氏就養於齊

癸巳四十五歲在齊

甲午四十六歲在齊

乙未四十七歲在齊

丙申四十八歲在齊

丁酉四十九歲在齊

戊戌五十歲在齊

己亥五十一歲在齊

庚子五十二歲齊饑勸王發棠賑之不果行

周慎觀王元年辛丑五十三歲

孟子書

卷一

七

壬寅五十四歲齊復饑國人望復勸王發棠以馮婦等

語告之

癸卯五十五歲在齊

甲辰五十六歲在齊

乙巳五十七歲在齊有憂色擁楹而歎母見曰子擁楹

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

不為苟得而受責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

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寤酒漿養姑



身經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  
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  
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從乎父母  
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  
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遂決去  
齊之志未及行而母疾病不果行  
是歲魯平公元年

丙午五十八歲母卒於齊扶喪歸魯合葬於鄒與鄉馬

孟子書

卷一

鞍山麓

周赧王元年丁未五十九歲在鄒居喪

戊申六十歲在鄒居喪

己酉六十一歲返齊

庚戌六十二歲適魯以不遇魯侯歸

辛亥六十三歲居鄒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

樂克備道於平公曰孟子私淑孔子其德輔世長民

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及欲見而嬖人臧倉

沮之

壬子六十四歲之宋

癸丑六十五歲在宋

甲寅六十六歲去宋將之薛宋餽七十鎰受之

乙卯六十七歲在薛遇警餽五十鎰受之反於鄒

丙辰六十八歲在鄒講學延外傳教仲子

丁巳六十九歲在鄒滕定公薨世子遺其傅然友問喪

禮

孟子書

卷一

戊午七十歲滕文公以幣聘之滕館於上宮

己未七十一歲在滕

庚申七十二歲在鄒

辛酉七十三歲魯欲使樂克為相聞之甚喜

壬戌七十四歲在鄒是歲鄒與魯戰敗績

癸亥七十五歲

甲子七十六歲

乙丑七十七歲高子問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



女何以得編於詩也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忘若伊尹放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為經變之為權懷其常道挾其變權乃得謂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是歲魯潛公元年

丙寅七十八歲講學鄒魯問諸弟子曰人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

孟子書

卷一

十一

等而飾貌者好賢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礪心弟子問為學之道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于欲傾然後會使良知不誘于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丁卯七十九歲謂諸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者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戊辰八十歲道終不行乃述二帝三王見聞之統有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之語己巳八十一歲教學不輟門人述其言論為孟子七篇以垂教後世

庚午八十二歲夫人田氏卒卜葬於四基山麓命仲子治喪歸葬在今鄒城東北三十里

辛未八十三歲有疾諸弟子侍亦如孔門諸賢尊師至意

孟子書

卷一

十二

周赧王二十六年魯潛公八年壬申八十四歲正月十五日卒今相承以十一月十五日為忌辰是日冬至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仲子治喪合葬於四基山麓

孟子世家譜姓源篇云孟激字公宜娶仇氏夢神人乘雲攀龍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疑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聞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孟子居貧軻軻故以軻名軻車接軸也故字子輿



亦字子車卒師子思以傳其道

謹按孟子世家譜首載

亞聖年表詳哉其言之也近代考孟子書者如江氏之羣經補義侯氏之四書彙辨梁氏之志疑俱各有所發明而集其成者莫如施氏之讀孟質疑一書反覆辨論可謂精益求精矣第其書博徵繁引獨不及孟譜一語豈未之見耶抑見而以爲不足據耶考書中多引婁一均鄒志不知鄒志乃孟譜之濫觴而三遷

孟子書

卷一

主

志又孟譜之尾間也舍其本而求其末烏乎可惟宗譜載大宗以下二十戶爲家藏秘笈非外人所能窺茲特錄出以公同好庶幾後之學者得以飲水而思源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孟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祖德

孟子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四傳至后稷始教稼穡以粒蒸民堯封之邵十六世爲周文王再傳爲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其子伯禽就封之國八傳至桓公桓公生莊公莊公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慶父之後爲仲孫氏蓋以莊公爲孟也禮庶子自爲長少不敢祖諸侯故仲孫亦稱孟孫氏今春秋經文皆書

孟子書

卷二

一

仲孫而左氏傳皆書孟孫故知並稱也孟氏之嫡孫王宗祀者則稱孟孫左傳孟莊子疾豐點謂孝伯曰從余言必爲孟孫是也其他支子則止稱孟左氏傳有孟椒孟之側論語有孟公綽是也至宗卿之死若國人以族稱亦止稱孟傳記所載孟獻莊諸子及孟氏季氏之類是也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與孟孫並稱三家以皆桓公出也亦曰三桓三桓之後世顯於魯季孫僭逆見惡聖門叔孫間有賢者要未大著獨孟孫世有合德獻子忠



孝恭儉左傳載記及說苑諸書爛焉可述不一而足莊子之孝孔曾亟稱焉其尤難者孟僖子將沒之時孔子年甫踰壯名位未彰乃能屬其二子使從學夫子以定其位其後懿子敬叔並師事孔子而敬叔遂爲孔門高弟且歸以兄子下逮武伯亦屢有問答曾子有疾敬子躬問以至之反公綽皆爲夫子所推由是攷之孟氏之於孔子其推尊歷數世如一日矣天眷明德至孟激字公宜者娶仇氏而孟子生焉卒師子思以昌其道嗚呼宋有弗父何正考父

孟子書

卷二

十一

孔父嘉之賢而開尼父魯有獻子莊子僖子敬叔之賢而肇子車一爲元王成湯微子之裔一爲后稷文王周公之裔豈偶然哉傳曰善遠而後興宜矣

母教

孟子生三歲而父孟激卒母仇氏有賢德挾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術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

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之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孟子少誦其母方績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書

卷二

三

孟子既長就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天下之名儒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



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

孟子書

卷二

四

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閑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

以憂也孟母曰蓋婦人之禮精伍飯慕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

師授

孟子長初受業孔子之孫子思

孟子書

卷二

五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于郊遇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



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子問子思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孳孳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哉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于人人不

孟子書

卷二

六

敢侮其惟高遠乎

按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自班固漢書趙氏註應劭風俗通以及孔叢子史記索隱諸書皆然而吳程曰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

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

稱門人當以此說爲是其言若辯乃考闕里世系云子

思在衛緼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

已而復返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子年

及百餘歲卒又據史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時在安王之

一十五年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子烈王嗣烈王之四年

孟子生則孟子長而知學之時去子思十餘年耳其親

受業於子思蓋確然無可疑矣

孟子書

卷二

七

佚文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曰何爲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急若伊尹放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



爾不滅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 說苑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說苑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法言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鹽鐵論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

孟子書 卷二

死之日天去之也 漢書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 風俗通

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拾遺記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梁史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 北堂書鈔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後漢書注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後漢書注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文選注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 文選注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 文選注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

孟子書 卷二

九

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莒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葉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韓詩外傳



惠王三十五年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無以修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言利若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欲利則國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史記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

孟子書

卷二

十一

曰孟子私淑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廣文選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于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濁山之尾樂水鬻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後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藝文類聚

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

梁先生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新論

謹按孟子書祖德以下四篇並三遷志所載當其修志時外書尚未出故依孔叢子以爲受業於子思而不知性善辨篇答曼邱不擇之問明言學於子思之子曰子上是以得聖人之傳則舊說相沿亦不攻而自破矣又佚文二十二條多散見於外書四篇中今

孟子書

卷二

十一

外書已顯而猶錄此篇者乃不沒前人之功且以見外書爲漢唐來引用之書確乎三代法物淺見者更無庸置喙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孟子書 外篇

崇川馮雲鵠校刊

性善辨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  
有善有惡人也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

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蟻蟻知君臣而况於人乎故人之性  
善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

孟子書

卷三

十一

性無不善而欲害之水無不清而物污之是豈水性也哉

曼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

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

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生於

台疆千年一聖猶旦暮也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之濤

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學也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

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

舍市又嬉戲為賈街事孟母曰此亦非所以居我子也徙

學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我子矣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誼也呼而問

之曰何為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戒

之自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

孟子書

卷三

二

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

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

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

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孟子處齊為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日子擁

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

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

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羶酒漿縫衣裳而已故



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今子成人也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孟子游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

孟子書

卷三

三

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禮也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子石曰信孟子曰何為其然也子石曰卵無毛雞無鬣孟子曰雞而烹人可食然則子

腹亦有雞與

孟子曰管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管敬仲義故齊威公亦

義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徐辟對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孟子曰夫蘇子

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徐辟對曰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邾邾今五世矣於蘇為睦且辟蘇之自出也孟子曰然則姑贈子以言不約縱不連橫不為威屈不為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斯可矣

文說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質勝者可久

孟子曰君子為己小人為人為己者逸而素為人者勞而危

孟子書

卷三

四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子上曰言仁不言暴言

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此聖人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孟子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

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之言肆則人害之大



雅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

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為吾謝梁王勿

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嘆曰此齊景公流涕之

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

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

孟子書

卷三

五

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

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而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

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

靈龜隱於萊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不臣天子

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孟

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易君子吉小人凶憂

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是以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

孟子去齊宿於畫王蠋請見孟子見之王蠋曰夫子何以

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我固知非夫子

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

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國果亂

滕文公卒楚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

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楚渦山之尾樂水鬻其墓見棺

孟子書

卷三

六

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後

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

文王之志也孟子曰禮也



孟子書外篇

崇川馮雲鶴校刊

孝經

孟子曰孝經者曾子傳於孔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身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釐公也卿大夫之

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與也庶人之孝大連少連也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孟子書

卷四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家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置死孝也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

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嚮以智各以所

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邱

蒙治器萬章治纒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

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

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

也孺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

歸儒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覈實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孟子曰非古

也古莫善於蒞蒞者殷法雖周亦蒞也地有餘利則民有

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

孟子書

卷四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正矣書

曰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舉門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

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屋廬子曰無爲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爲非無爲也

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伯之罪也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

孟子書

卷四

三

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

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藟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九州之外也

為正

孟子曰為正以心為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堯舜之

孟子書

卷四

四

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舛夫道



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為賢術

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邾婁繆公問政於孟子曰為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

薄稅歛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為政也君其無信倖臣

之言

孟子過郊見邾莊公孟子道性善言必稱文王莊公曰聞

夫子之言昭若發蒙矣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間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

孟子書

卷四

五

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

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而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

非死之日天去之矣

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

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焉王奚不去

梁乎王不悅

魯平公與齊王會於鳧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

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

孟子曰道吾善者吾賊也道吾惡者吾師也

附錄

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慮使良心不汨于欲領然

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

之道也

說苑

孟子書

卷四

六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

也寧窮饑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

鹽鐵論

孟子曰強其君所不能為忠也量其君所不能為賊也

袁宏漢記

孟子曰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

梁書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邱陵者高大

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邱陵則跛

羊步其顛

備英璣珠



謹按孟子外書崇明施氏刻本有逸文十六條乃內  
外十一篇所不載者竊嘗考之如孟子曰六十四黍  
為一圭十圭為一合一條乃孟康注漢志不失圭撮  
之語廣韻注誤引之並非孟子逸文又白羽性輕白  
雪性消白玉性貞一條乃趙岐孟子注與李善文選  
雪賦注引劉熙注畧同而馬總意林直引作孟子語  
亦非又後漢書注引孟子曰阿意苟容歛肩所尊俗  
之情也與內篇引曾子語小異又孟子曰正枉必過

孟子書

卷四

七

其直與外書畧同荀子引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  
也蕭子良書引孟子曰君王無好知君王無好勇勇  
知之道生平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為本拾遺記引孟  
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此皆櫟括孟子本文袁宏  
漢記云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子謂  
梁惠王極陳其事風俗通云孟子絕糧於鄒薛困殆  
甚退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此又傳聞之誤  
考孟子生平並無絕糧之事也又呂氏春秋引孟子

曰王者師臣也史記索隱引孟子謂之寄君文義不  
全且以他書誤入故不敢濫載而附錄于此道光壬  
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孟子書

卷四

八



孟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祠墓古蹟

亞聖孟子廟在鄒縣城南道左宋孔道輔知兗州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三十里四基山因於墓旁建廟政和四年奉詔重修賜祭田百畝以給守者後以距城遼遠徙建東門之外宣和四年縣令朱年又徙今地金太和甲戌燬於兵元元貞間縣尹司居敬重修元末復燬於兵明初知縣桂孟與宗子思諒復鼎建焉宏治十年詔巡撫熊紳大加

孟子書

卷五

修建萬歷九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廟制南為櫺星門為亞聖廟坊左坊曰繼往聖右坊曰開來學北為儀門三間次為承聖門三間左側為鍾靈門三間有碑亭右側為毓秀門三間通官道自承聖門入中為正殿七間殿內祀

亞聖孟子以樂正克配左右兩廡各七間分祀公孫丑以下十二人後為寢殿祀

亞聖夫人廟左為啟賢門北為

邾國公殿後為

孟母宣獻夫人殿廟右為致敬門北為致嚴堂三間後為孟氏家廟三間倉庫齋厨俱備廟西路右為博士宅宗子居焉春秋仲月上丁博士主祭亞聖廟祀田五十一頃一十五畝皆不起科又佃戶三十戶優免雜差禮生額設五十六名又設八名贊相禮儀廟戶二十五戶門子五名俱優免雜差

孟母祠在鄒縣城南子思書院之右傳為孟子故居有臺

孟子書

卷五

二

高文許世稱為孟子曝書臺元縣尹司居敬又於臺西建斷機堂元僉憲楊國憲重葺學士李河記

東通志

以上四條見山

亞聖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下宋兗州守孔道輔始為立廟于墓之西南後廟移于縣廟改為墓祠四基山亦稱孟子山云

鄒本古邾國至繆公時改為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有溝曰因利水自邳方來此山川之秀孟子後孔子三十五



年而生卒墓于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東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子塚在焉今四基山者是

孟母墓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延祐三年追封孟子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

萬章墓在鄒縣城西南八里地曰萬村公孫升墓在縣城西北十五里地名南公孫蓋其地即以二賢得名也

鄒縣治東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於此縣東南隅

孟子書

卷五

三

書臺世傳為孟子故宅因建子思祠于臺東曰中庸精舍曰淵源堂實為書院之始又建講堂于後曰率性堂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後徙書院于暴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以上四條見三遷志

馬鞍山在鄒縣東北距城二十五里其北麓即孟母墓下有孟母泉

斷機堂在南門外子思書院右相傳即孟子故居也今因利橋旁尚有石碑載孟母斷機處以上二條見鄒志

孟子故宅在鄒縣南門外東約數十步世傳三徙學宮傍也即今暴書臺下

暴書臺高二丈方三丈在斷機堂東

故鄒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周迴三十餘里邾文公始遷于此至穆公改邾為鄒故嶧山亦名鄒山秦

漢縣治在焉孟子居鄒蓋此鄒也後人訛呼為紀王城又以今治為古地誤

古檜三二在寢殿前一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

孟子書

卷五

四

如龍蛇狀宣和中植甚有古意

孟母故宅在馬鞍山之西即孟子所生地也今名付村

孟母池在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

望嶧亭在孟母墓傍元碑有之今廢

亞聖祠在四基山南元紫陽楊奐嘗遊之今廢

三家塚在四基山南世傳即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塚也又

傍古塚鼎鼎居人不記所自或三家之為正卿者并會葬于此



孟子廟一在莒平縣東北孟家庄相傳孟子遊齊梁時嘗經此後人因立祠

孟館在莒平縣治東世傳孟子遊齊梁館此

孟止亭在萊蕪縣孟子反齊止于嬴萊蕪也

孟母廟在陽穀縣東北四十里世傳孟母祈蠶之所

孟母故宅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本志云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休城在滕縣西二十五里孟子去齊居休即此地也

孟子書 卷五 五

雪宮在青州府齊宣王館孟子即此

平陸即今之汶上縣

任城即今之濟寧州

故范城在壽張縣西二十里

孟子祠在吳地乃十九代孟忠厚扈從南遷賜第姑蘇因

建家祠

范縣今屬濮州邑西南二十里有碑刻孟子避鄒魯之難

居此故至今其地有孟子廟孟子臺孟子河云

古滕國即今之滕縣也縣西有滕城內有滕文公古臺

故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孟社在沂水縣社有孟母祠

上官在滕縣城外東南隅文公館孟子於此

性善祠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

性善書院在滕縣儒學之左元時創建列於學宮內有存

心堂

遊梁祠在河南蕭縣

孟子書 卷五 六

遊梁書院在河南開封府創于宋修于明至順治乙未始

附于學宮 以上二十九條見三遷志

靈邱城在滕縣東四十里明水河之南城周八里內有子

城舊志云齊下邑即蜚蜚所辭者

東平陸城在汶上縣北桃城之西南戰國時為齊邑孟子

之平陸即此

杞梁故里在益都縣西北一十五里

莊嶽里在臨淄縣治南街孟子所謂莊嶽之間也



畫邑城在臨淄縣西北三十里即濼中一名棘邑又名戟里世傳王蠋所居史記燕昭王合樂毅伐齊臨畫邑禁不入境孟子作畫風俗通齊大夫畫氏邑孟子宿處也瑯琊臺在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瑯琊山下三面環海惟西通陸齊景公所謂遵海而南放于瑯琊是也轉鮒在掖縣北境齊景公所謂觀於轉鮒即此也伯夷待清處在濰縣西十五里孤山下孟子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即此

孟子書

卷五

七

太公室在濰縣東南釣磯上周太公望避紂所居處棠鄉在昌邑縣南八十里甘棠社左傳襄公六年圍棠杜預注棠國也在都昌孟子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亦此地也蓋城在沂水縣西北七十里齊陳仲子兄戴食邑于此周明堂遺址在泰安縣東北四十里都君庄在肥城縣西南四十里相傳即帝舜成都之處姚墟在荷澤縣東北六十里有諸馮村

麻邑在萊蕪縣西北境齊邑也左傳桓公三年會于贏又吳季札葬子于贏博之間孟子止于贏皆此地也孟望臺在范縣東南二十里孟子自范之齊即此雪宮在青州府治濁水北舊城隍廟西昔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即此地也寰宇記云在臨淄縣東北六里曹村以上十七條見山東通志

姚墟在曹州府北百二十里濮州一云在河東縣

石紐在四川茂州汶川縣西北有石紐村華陽國志云禹

孟子書

卷五

八

生於石紐夷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迫云畏禹神桓寬鹽鐵論禹出西羌是矣蒲南蒲與薄通蒙為北毫湯蓋生於北薄之南故云蒲南台即后稷邑在今陝西乾州西南六十五里武功縣文王所生之岐州在今鳳翔府東五十里之岐山縣東北去台不百里故云台疆鄰鄉在洛陽縣西即邠山也亦曰邠山東桑未詳按杞縣西有空桑城在大梁東不及百里疑即



此

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在今臨淄縣南十里

於陵齊城東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在鄒平縣南

二十里

萊國名後屬齊今萊州

畫邑以澧水得名邑城在臨淄縣西北三十里或疑非去

齊所經不知故臨淄在今縣北八里孟子宿於畫亦不必

在邑城故耕野之王蠋見之王蠋墓在臨淄西三十里愚

孟子書

卷五

九

公山是在故臨淄西南境矣以上十條見施氏質疑

孟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陪祀

亞聖廟配享

樂正子克從祀孔廟宋政和五年封利國侯

亞聖廟從祀

公孫丑從祀孔廟宋政和五年封壽光伯

萬章從祀孔廟宋政和五年封博興伯

浩生不害齊人宋政和五年封東阿伯

孟子書

卷六

十

孟仲子孟子之子見三遷志宋政和五年封新泰伯

陳臻齊人宋政和五年封蓬萊伯

充虞宋政和二年封昌樂伯

屋廬連晉人嘗著書言彭聃之法宋政和五年封奉符伯

徐辟宋政和五年封仙源伯

陳代宋政和五年封沂水伯

彭更宋政和五年封雷澤伯

公都子從祀孔廟宋政和五年封平陰伯



高子齊人宋政和五年封泗水伯又鄉人以韓愈孔道輔

附祀孟廟 山東通志

桃應宋政和五年封膠水伯

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封萊陽伯

季孫宋政和五年封豐伯 一作豐城一作豐陽

子叔宋政和五年封永伯 一作承陽一作永陽

正殿

樂正子 金制凡配享者皆南面樂正子舊亦南面元元貞中縣合司居敬始改西向云

孟子書

卷六

二

東廡九人

公孫丑 浩生不害 陳臻 屋廡連 陳代

公都子 高子 盆成括 子叔

西廡八人

萬章 孟仲子 充虞 徐辟 彭更 咸邱蒙

桃應 季孫

東廡

昌黎伯韓愈

西廡

宋司空孔道輔

三遷志云宋宣和四年邑令朱奎修孟廟以楊雄韓愈有推尊之功立祠於正殿之西元元貞初邑令司居敬始附二子於東西廡而雄之罷祀則無可考按洪武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雄從祀孔廟意此後因而罷孟廟祀也孔道輔從祀不詳所始考孟廟兩廡元季燬于兵明永樂三年鄒令朱珪始修復之意此時罷

孟子書

卷六

三

楊成都以孔公有功孟氏因附之以補十九人之舊耳

謹按三遷志陪祀之議有四一日訂稱號之失一日

正冒祀之謬一日進當祀之賢一日增配食之位蓋

以明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並罷封爵止稱先賢

宜以近例改之一也季孫子叔趙注以二人皆門人

今既遵朱子以為引言則非弟子祀之何為二也趙

太常劄為傳注尊以亞聖孫宣公忝考羣說彙成正

義有明錢唐捐軀以諫崇而祀之以報其功三也韓



退之功德在孟門爲具體章丑所不敢望升之堂上  
與樂正配四也考四事中三條俱極允當惟疑季孫  
子叔爲非門人則未見外書之故今攷性善篇有曼  
邱不擇文說篇有公明高孝經篇有齋子皆宜增入  
從祀之列非獨季孫子叔二人宜從其舊也道光壬  
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鵬謹識

孟子書

卷六

四

孟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孟仲子嘗從學於公孫丑昔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  
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  
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今詩傳猶時引其說焉趙  
岐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未深考也宋政和五年追封  
新泰伯子暉

三代孟暉隱居不仕子寓

孟子書

卷七

四代孟寓韓召不受子舒

五代孟舒字子懷漢高祖時爲雲中太守子之後

六代孟之後隱居不仕子昭

七代孟昭漢博士子但

八代孟但善易道漢武帝時爲太子門大夫子卿

九代孟卿善禮春秋子喜

十代孟喜字長卿舉孝廉爲郎遷曲臺署長子鉉

十一代孟鉉抱道不仕子興



十二代孟興仕為漢尚書子嘗

十三代孟嘗字伯周漢合浦太守子展

十四代孟展字君誠子穢

十五代孟穢漢靈帝時為太尉子敏

十六代孟敏字叔達為新郡太守子光

十七代孟光字孝裕蜀議郎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

府遷大司農子康

十八代孟康字公休魏散騎侍郎宏農太守封廣陵亭侯

孟子書

卷七

二

子宗

十九代孟宗字恭武為豫章守子揖

二十代孟揖晉廬陵太守子觀

二十一代孟觀字淑時晉殿中中郎拜右將軍子嘉

二十二代孟嘉字萬年為江州別駕子懷玉

二十三代孟懷玉宋平南將軍子表

二十四代孟表字武達齊馬頭太守子斌

二十五代孟斌魏右丞子威

二十六代孟威魏城門校尉子恂

二十七代孟恂字修仁周太子太傅子儒

二十八代孟儒字敬業齊東郡太守子景

二十九代孟景隋鷹揚郎將子善誼

三十代孟善誼隋河內通守子詵

三十一代孟詵唐高宗擢進士第遷鳳閣舍人子大融

三十二代孟大融唐元宗時屢召不就隱于王屋山子浩

然

孟子書

卷七

三

三十三代孟浩然處士好節義隱鹿門山子雲卿庭玠

三十四代孟雲卿唐肅宗時為校書郎子華

三十五代孟華字幾道唐德宗時為侍御史失傳

三十六代孟常謙為孟郊之子庭玠之孫也唐朝議大夫

柳子厚誌其墓子遵慶

三十七代孟遵慶子瑄

三十八代孟瑄屢薦不仕子方立

三十九代孟方立唐昭義節度使子承誨



四十代孟承誨晉太府卿子漢卿

四十一代孟漢卿周羽林大將軍子貫

四十二代孟貫工詩子昶

四十三代孟昶隱居不仕子公齊

四十四代孟公齊勵行不仕避亂東山子寧

四十五代孟寧宋仁宗四年以孔道輔薦特授鄒縣主簿

奉祀為中興祖子堅

四十六代孟堅徐州知州子寬

孟子書

卷七

四

四十七代孟寬子欽

四十八代孟欽子津

四十九代孟津子德義

五十代孟德義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辭不仕子允祖

五十一代孟允祖子惟恭

五十二代孟惟恭字彥通子之訓

五十三代孟之訓字曾甫元至正間為單父教諭陞莒州

學正值兵興避地蔚州而卒子思諒

五十四代孟思諒字友道明洪武元年詔授鄒縣主簿子

克仁

五十五代克仁字信夫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希文

五十六代孟希文字士煥景泰二年詔授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主奉祀事二子元亨

五十七代孟元字長伯宏治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主奉祀事子公榮

五十八代孟公榮字先文亨之子嘉靖二年代襲翰林院

孟子書

卷七

五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從弟公榮長謝職致仕

五十八代孟公榮字彙文嘉靖十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子彥璞

五十九代孟彥璞字朝璽隆慶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主奉祀事子承光

六十代孟承光字永觀萬歷二十九年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天啟二年遭妖賊亂同子宏畧死節

贈太僕寺少卿



六十一代孟宏譽字振揚天啟三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主奉祀事崇禎二年姪開玉長讓職改授世襲錦

衣衛千戶

六十二代孟聞玉字龍甫崇禎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主奉祀事無嗣

六十二代孟聞璽字龍華宏譽子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主奉祀事子貞仁

六十三代孟貞仁字靜若順治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

孟子書

卷七

木

士主奉祀事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

士子尚桂

六十四代孟尚桂字播馨康熙五十五年承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主奉祀事子衍泰

六十五代孟衍泰字懋東康熙五十九年承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主奉祀事子興銑

六十六代孟興銑字起輝未襲卒子毓瀚

六十七代孟毓瀚字鍾北乾隆十六年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無子以堂弟毓灃長子傅樾為嗣

六十八代孟傅樾字國模乾隆四十五年承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主奉祀事子繼煊

六十九代孟繼煊字體耀又字照亭嘉慶二十年承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廣均

七十代孟廣均字京華又字胥露戊子科舉人道光十三

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昭銓

孟子書

卷八

木







閔子

崇川湯雲鶴校刊

年表

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甲子春正月閔子生於魯

閔子之先魯公族也魯自周公封魯十七世傳至閔

公啟在位二年慶父欲自立使卜鮪戕之武闞僖公

元年季友為相請立閔公後以其子魯奉祀始以謚

為姓曰閔氏子魯生澤澤生伯衍為魯大夫伯衍生

子建子建生子馬父為魯監史大夫行業著於春秋

閔子書

卷一

馬父初娶齊姜氏生損生而表相奇穎二氣盈成夫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因名損字子騫生而至孝

庚午七歲母齊姜氏喪繼母樂氏輒苦之冬月以蘆花

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曰需曰如則衣之以綿

已邠十六歲父令御車五父之衢體寒失朝父責之不

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跪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

子單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卒待三子如一

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四年癸未二十歲從學於孔子

因讀書汝陽之山知崇仁勵義今汝陽有閔公山焉

乙酉二十二歲從學於孔子在齊聞韶孔子至齊郭門

之外遇嬰兒擊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閔子

御孔子謂曰趣驅之韶樂方作至而聞韶學之三月

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孔子適周與子

路往從之閔子始見於孔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

曰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吾益矣奉先思孝接下

思恭歸而事親鄉黨宗族亦稱其孝弟曰孝哉閔子

閔子書

卷一

嘗故孔子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壬辰二十九歲陽虎亂閔子

曰學有四失務學不如求師與孔子退修詩書禮樂

魯論記其侍側聞聞如也先是昭公二十五年公居

長府至是魯人改作之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孔子

善其言魯人遂止故春秋不書皆閔子諷諫之力

庚子三十七歲先是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

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素所善者遂執季

一第931 册續修四庫全書 4 頁E四



桓子桓子詐之得脫是以鄆自武子城之屢畔使子路治之三月無成又使子羔治之九月無功至是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孔子欲往然亦卒不行因使閔子爲之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避名去之汶上越明年墮費今有避名處

己亥三十八歲生子法於汶上

閔子詩

卷一

三

後人名爲掩容式又從夫子適衛居十月將適陳過匡子畏於匡去過蒲月餘返平衛主遠伯王家

丙午四十三歲從孔子去衛適宋習禮大樹下桓魋拔其樹閔子與顏子作而言曰可以速矣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過蒲遂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閔子執轡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故御四馬者正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將

西見趙簡子臨河而返復在衛又如陳

丁未四十四歲子馬父致仕閔子從孔子自蔡如葉遷於蔡

庚戌四十七歲從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莫能興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閔子馬父致仕日子之事親命也無所解於心遂返魯養親

乙卯五十二歲子馬父卒年八十五閔子要經服事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即人心蓋子馬父於少昊墓西鄙

閔子書

卷十

四

泗水上

丁巳五十四歲適孔子歸魯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與夫子刪述六經追述三王之禮於禮記最有纂訂之功孔子晝息於室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入問於夫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戊午五十五歲復去魯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



門也記者是以列之德行之科

壬戌五十九歲孔子卒為之服心喪三年

甲子六十一歲適周欲行孔子之道會敬王崩輒返

周元王二年魯哀公十九年丙寅自范之齊繼母樂氏卒

嘆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事親之難也見三家勝

魯如小侯作傷魯操歌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後設

教於魯衛曹滕齊宋諸國及門若曾元東郭蘭氏申

氏之徒後訂論語諸書

閔子書

卷十

五

周定王二十年魯悼公十九年壬辰八十九歲在滕孟嘗

君請學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

師而學則不能化君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

日祛衣請受業是年冬十月卒終於齊塋於華不注

山下閔子興業於魯傳道孔門得聖人之篤厚處變

而不失其常夫子稱孝焉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

氣和而正言謹而確世稱大賢後人稱之曰篤聖公

孫丑謂閔子於聖人具體而微孔鮒述夫子之言曰

德不修行不勤則閔子侍豈其誣歟

謹按史記列傳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素王世紀周

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是年閔子生而山東通志載於周景王之九年為魯

昭公六年時孔子十六歲矣二說雖小有異同要以

史記為斷也惟王肅家語以為少孔子五十歲蓋以

韓詩外傳所載有孟嘗君受業事孟嘗君田文在戰

國時故遷就其詞不知韓嬰所說每多牴牾安知孟

閔子書

卷十一

六

嘗不別有一人而必以為戰國之田文且漢時亦有

孟嘗相距不更遠乎茲以閔氏宗譜為主乃晉唐以

來相傳之舊本後之人議論紛紛亦可以知所折衷

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閔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上篇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史記

閔損魯人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家語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

閔子書

卷二

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淺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

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温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吾去無留乎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遂再言三子温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

閔子書

卷二

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以上二條見說苑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



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是言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問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孔叢子

閔子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壽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孝子傳

閔子書

卷二

三

閔子嘗肥子貢曰何肥也子壽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生之言勝故肥 尸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衛有惡人曰哀貽他是何人者也孔子曰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是必全才而德不形者也哀公異曰以告閔子曰吾與孔子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莊子 崔子渡河操閔子壽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壽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河為辭繫石於腰自

沈而死 琴操

淮南子繆稱訓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高誘注閔子壽三年之喪畢授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公羊傳

閔子書

卷二

四

何休注閔子壽以孝聞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訕其君也時賢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 春秋繁露



閔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中篇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

閔子書

卷三

十一

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

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

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忠上下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下不蠲降之既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

閔子書

卷三

十二

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司會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與三公合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父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



而改之是為不道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正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

閔子書

卷三

三

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為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家語

閔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下篇

閔子春問孔子曰道之與孝相去奚若孔子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不希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捫求祝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

閔子書

卷四

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於是天休震動神明駭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元德茂盛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至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



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  
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  
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  
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  
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翼是故  
孝成於身道治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  
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夏啓之壽卜世三十十年  
七百年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

閔子書

卷四

二

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孔子曰凡三王教子必視  
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於  
貌故能溫容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  
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子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  
師傅欲知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  
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  
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  
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

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亢倉子

陳羣曰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  
人不得有非問之言也

顏延之曰言之無間謂盡美也

論語稽求篇按不問句有二說後漢陳羣係陳仲弓之  
孫其釋有此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昆弟  
間所言無可非問此言閔子言善人自服之此一說也  
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記王邑有曰升聞子以人

閔子書

卷四

三

不問於其父母兄弟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劉  
昭註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此  
又一說也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曾虐視閔子父欲  
出母而閔子留之其于父母昆弟間不無可議故舊解  
如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同  
然俱有義理不然只一言字亦知其所言何事而曰無  
異詞是必加以稱其孝友四字則又添出矣



閔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祠堂古蹟

先賢閔子廟在濟南府城鐘樓寺街一在城東五里墓前  
宋熙寧七年建蘇轍作記蘇軾書碑

先賢閔子墓在歷城東五里宋熙寧七年建祠墓前一在  
范縣東南三十里孟村一在曹州古乘氏縣城內一在江  
南宿州北七十里壽山之陽

閔子祠一在費縣東北王溝村一在沂水縣西北九十里  
閔子書

卷五

相傳為閔子騫避季氏處祠旁有子路讀書臺因並祀之  
為二賢祠 以上三條見山東通志

先賢閔子祠在宿州北七十里閔子鄉之壽山南一在蕭  
縣城南閔子村一在丹徒太乙都

三賢祠在蕭縣白茅山祀閔子子張顏率

先賢閔子墓在宿州北七十里閔子鄉壽山前墓前有祠  
按家語閔子魯人卒葬歷城東五里明一統志載在蕭縣  
今姑從舊志存之 以上三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閔子墓在濟南府城東北十五里華不注山下明開  
小清河於山下得石棺啓之有詩云孝哉閔子騫死後葬  
黃泉幸遇黃太守起我在高原是時董濬河之役者黃鐘  
也黃因起而葬之高原去縣三里許是為今墓其石棺尚  
在華不注之麓劉勅為之記 齊州閔子廟記事

明陳經邦閔氏家乘序按一統志閔子墓在歷城東五  
里濮陽李肅之守濟南立廟蘇轍撰碑則閔子斷為魯  
人而汶上書院有自來已今宿州北七十里有閔子鄉

閔子書

卷五

二

有壽山則漢金城寨包是也蕭縣東南八十里有閔子  
墓則漢閔仲叔是也范縣南十四里有閔子墓則五代  
閔子塞是也

閔孝里在歷城東五里 齊州記事

閔公山在汶上縣

閔子避名處在汶上縣

閔子書院在濟南府城內有講堂三楹有司以期望日講  
季經廂二一日閔閔齋一日蘆花館青衿有志者卒業其



中

祭田明崇禎五年撥給閔氏祭田四十八頃坐落濟寧州南鄉新店地方運河南岸立有碑記每畝收市斗一斗永不起科以供祭祀以上四條見閔子家乘

明張翼明記聖門之閔氏先後與大舜相輝映而三齊首郡墳壟在焉百世之祀宜也夫閔子能以大義辭季氏之費而不能避蘆花之寒能以片言寢長府之工而不能止絮溝之洗良以絮即單寒決不至死而母氏有

閔子書

卷五

三

悔悟之日則父子兄弟如初耳此與舜盡事親之道有二哉齊人知祀舜又烏得不祀閔也

寒山鞭蘆在蕭縣南三十里堀坊村西北八里閔子迫於後母衣以蘆花爲父御車因寒失韉掣牛而覆父鞭之衣破敗絮見風捲如雪父撫之憐甚因名摸兒寒山至今有腰疼堆凡登山力倦遠行腰疼者負石擲此疼即止一名掣牛阪堀坊志

閔子書

崇川馮雲鷄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法生三子曰履日向曰高田和王齊向以諸生仕齊

三代履生子劬

四代劬生子稚

五代稚生二子曰敬曰南魯傾公十九年楚取徐州敬

去琅邪南去范

閔子書

卷六

十

六代敬生子維

七代維生二子曰郇曰郇

八代郇居孔里生子平

九代平生子論

十代論生子儀

十一代儀生子遵

十二代遵漢武帝時從河間獻王遊後爲昭帝博士生

子襄



十三代襄生子子虞

十四代子虞生子超

十五代超生三子曰成曰文曰憲

十六代成生二子曰道立曰道宏道宏為明帝孝經師

十七代道立生子崇

十八代崇生二子曰然曰浩曹操為兗州太守徵魯閔

浩不至徙廣陵

十九代然生子表占

關子書 卷六

二十代表占生子蘊

二十一代蘊生二子曰鳧曰鴻鴻為晉惠帝時五雋之

一仕至尚書

二十二代鳧生子叔夏

二十三代叔夏生子瞻

二十四代瞻生子研

二十五代研生二子曰淇曰潢

二十六代淇生二子曰勛曰亮

二十七代勛如魏都生子衡

二十八代衡如齊生二子曰恂曰忱

二十九代恂生子望之

三十代望之生子莘

三十一代莘隨大業初如隨都生子銑

三十二代銑生二子曰德監曰德餘

三十三代德監生二子曰相曰玉相在魯玉為欽州刺

史

關子書 卷六

三十四代相生子思

三十五代思生子恂

三十六代恂生子連

三十七代連生子如京

三十八代如京生三子曰宗周曰宗孔曰宗義

三十九代宗周生子振

四十代振生子正

四十一代正宋大中祥符二年奉祀補太廟齋郎生二



子曰希惠曰希聲

四十二代希惠生子師望

四十三代師望生子載言

四十四代載言生子采輝

四十五代采輝生子襄隨康王南渡

四十六代襄生子憲洪

四十七代憲洪生子景行

四十八代景行生子文焜

閔子書

卷六

四

四十九代文焜生子謙

五十代謙生子含美

五十一代含美生二子曰定曰賓

五十二代定生子子京

五十三代子京元學博隱居教授生三子曰伯友曰伯倫曰伯卿

伯友曰伯

五十四代伯友生子子援

五十五代子援明洪武時為教授生子公尚

五十六代公尚生子彥從

五十七代彥從生子顯通

五十八代顯通景泰二年詔聖賢子孫免役復業顯通

在蕭縣奉祀既而返欽生子祥主

五十九代祥主生子三茅

六十代三茅生子壽保擢至曲阜復業寄籍濟寧州

六十一代壽保嘉靖元年充濟南府奉祀求博士未果

生子時茂

閔子書

卷六

五

六十二代時茂生子邦魯

六十三代邦魯生二子曰煒曰煌

六十四代煒濟寧州庠生生子衍籀

六十四代煌補充四氏學奉祀生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閔煌援例陳情經

廷臣議准為先賢閔子設立博士查閔煌之先世自魯遷

欽復自欽遷濟寧世為主祀其兄閔煒有子衍籀

係嫡裔於康熙三十九年奉



旨授開衍籍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祀

六十五代衍籍康熙三十九年五月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生子興汶

六十六代興汶康熙四十年三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主奉祀事生子克峻

六十七代克峻乾隆三十八年八月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傳基

六十八代傳基字光業乾隆五十年考職未襲卒生子

即子書

卷六

六

繼登

六十九代繼登字敬亭未襲卒生子廣源

七十代廣源字獻泉嘉慶六年三月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昭榆

七十一代昭榆字昌齡道光十一年正月承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

先賢冉子傳二

先賢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高辛氏之後伯牛之宗族也

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周景王之二十二年以德行著名

嘗問於夫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

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

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

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更故君子盡心焉他日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

冉子書二

卷首

一

過舉賢才孔子謂其可使南面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

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

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

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

身今仲弓墓有二一在曹縣東南五十里俗呼為冉垆一

在冠縣北二十五里未知孰是唐元宗時從祀封薛侯宋

封下邳公加封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皇侃云仲弓父劣當時不用故孔子明言之也辟如仲弓



之賢若遭明王之主不用爲諸侯乎故蘇則死禹乃嗣興也

不佞之人具體之賢登彼堂與用之山川代逢偃革禮畢升煙錫以三壤音茲九泉 宋王欽若贊

謹按山東通志載冉子仲弓生於周景王二十二年而冉子世系譜則以爲敬王四年蓋通志依家語以

爲少孔子二十九歲而冉譜謂敬王四年時孔子已

三十六歲矣二者必有一誤然家譜世守當必有所

冉子書

卷首

二

本也又素王世紀景王二十二年弟子冉有生是二

冉同歲與譜不合姑闕疑焉可也道光壬辰嘉平月

崇川後學馮雲鷓謹識

冉子書

崇川馮雲鷓校刊

上篇

冉氏之先爲少昊金天氏之裔數十傳至周曹叔振鐸始

封於曹爲曹伯又封曹侯都於曹及其薨也葬於陶邱振

鐸生子太伯脾襲曹侯爵太伯脾生五子曰明日渥曰澤

曰澗曰波明早天渥襲曹侯澤封陶子澗封原伯波封濟

伯又封濟源公澤以周宣王之四年生二子曰肅曰端端

仕於宣王爲宗伯居豐鄙又攝司馬爲大戎所殺生畢夷

冉子書

卷十

十一

畢夷三世至洗心乃定王時生也至簡王時晉悼公伐戎

徵兵於曹靈王時又欲伐戎徵兵於曹民不堪命陶子患

之與濟侯原伯東會於嶧陽計未定陶子之臣曰非子引

宋師乘虛襲破之時洗心奔魯魯公妻之生魯子魯子業

儒南宮氏以女妻之生子曰離魯有齊禍離奉南宮氏逃

居於蒗澤之陽家貧以牧爲業有勸之仕者離曰山川不

靈吾豈其穢故人稱犁牛氏其歌曰春日陽陽河水蕩蕩

春蒐冉苒所牧茁長離初娶顏氏景王二十二年生耕字



伯牛敬王四年生雍字仲弓顏氏卒又娶公西氏生求當  
離之娶公西氏時年已四十有四禱於天曰願天早賜子  
以奉公西氏遂齋宿於壇是夜夢有金冠紅袍之神執簡  
向公西氏曰有子冉冉求而得之有子冉冉學而仕之至  
期年生子因名之曰求字子有乃敬王十六年事也旋以  
冉為姓公西氏聞孔子設教於闕里命三子往從學焉  
冉雍字仲弓周敬王四年二月初二日生娶曾氏乃曾皙  
之女曾參之妹生二子曰孟曰季仲弓在孔門以德行者

冉子書二 卷一

居敬存帝王欽翼之旨行簡傷輓返煩擾之類嘗從孔子  
適衛孔子曰雍可仕矣山川其舍諸及往見祝鮀鮀與之  
言雍但唯唯鮀病其短才或人以告孔子曰焉用佞乎後  
歸魯嘆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世矣卒葬曹州東南  
六十里冉塙建祠合祀故里在曹州東十五里冉村鎮建  
祠專祀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又命分祀孔門諸弟  
子封雍為陶子至元帝遣劉更生加封陶侯 以上二條見  
冉子世系譜

元姚樞序云冉氏系出於周曹叔振鐸數傳至冉離生  
三子長冉耕次冉雍次冉求蓋同父兄弟也而兗州州  
縣誌又稱一族三賢與冉譜所載微屬不合大約事隔  
千餘年魯魚亥豕訛不一或者譜詳而誌畧亦未可  
知按舊譜冉耕冉雍冉求三賢同居冉山後名冉塙廟  
墓俱在三冉合為一譜志本源也至五世後子孫蕃衍  
散居四方難以徧紀遂合族公議各本其祖別為一譜  
有事則各執譜以相符焉

冉子書二 卷一 三

謹按漢書少昊帝考德曰清黃帝之子清陽也其子  
孫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曰金天氏帝王世紀曰少  
昊姬姓即白帝朱宣山海經少昊生倍伐處緡淵生  
般始為弓矢而春秋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其詳不  
可得聞史記世家載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  
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宋衷以為濟陰定陶是也叔  
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子仲君平平子宮伯侯侯  
子孝伯雲雲子夷伯喜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於



巍然則太伯腓之子爲仲君平並無渥澤潤波之說  
其後亦無畢夷洗心之事意者支庶分封史冊所未  
詳乎第世系譜所載與東原志冉氏族譜不同當各  
有所本未可軒此而輕彼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  
後學馮雲鵷謹識

冉雍字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  
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

冉子書

卷一

四

用山川其舍諸

史記

冉雍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三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

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

家語

仲弓鈞文在手是謂知始

論語摘輔象

淮南子說山訓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  
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虬屯犁牛旣耕以糝決鼻而  
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河伯豈蓋其所從出  
辭而不享哉

說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  
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  
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  
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  
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  
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  
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

冉子書

卷一

五

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  
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  
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  
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  
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冉子書二

柴川馮雲鶴校刊

下篇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

冉子書二

卷二

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

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道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

冉子書二

卷二

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家語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

冉子書 卷二

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以上二條見孔叢子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籍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大戴禮記

盧辨注冉雍魯人也字仲弓冉求字子有冉雍之子為

季氏之宰

驛軒孔氏云冉有仲弓之族按古家語及弟子傳冉有仲弓並少孔子二十九歲明非父子也注誤

孫星衍記孔子四科列仲弓為德行問仁問政則告以邦家無怨赦過舉賢僅僅為季氏宰欲使南面臨民孔叢載仲弓兩問惟刑教折獄為兢兢是仲弓固以德行兼通政事者鄭康成序論語以為仲弓與子游子夏等撰定是又兼言語文學之長四科幾一人兼之

冉子書 卷二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孔子居處情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淵魯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於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 晏子春秋

孔子出遊憇於道旁合子路取水遇一虎咆水子路撩衣向前擊虎扯其尾半截虎奔去時伍員逃難在塗見之駐



馬問子路答之邂逅相識接見孔子孔子告之曰吾門弟子冉仲弓仕魯可以主之時仲弓遇盜跖展雄縛之伍員至得釋後投魯仲弓力薦於魯君少正卯沮之少正卯既誅定公以伍員為司馬夾谷之會伍員斬侏儒退姜鐸兵齊人歸女樂伍員請往他國許之歸至仲弓之舍仲弓贈之遂入宋 陳器五寶故事

昔孔子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 傳子

冉子書二

卷二

五

冉子書二

崇川馮雲鵠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冉子仲弓祠在曹州府城東十五里冉村鎮一在曹縣東北冉堦集廟後有墓宗子博士主祀一在冠縣北二十里有冉薛公祠明彭時有記

先賢冉子仲弓墓在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名冉堦一在冠縣西北二十里王段村 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冉子仲弓故里在曹州東十五里冉村鎮建祠專祀

冉子書二

卷三

十

冉子仲弓墓在曹州東南六十里冉堦村 以上二條見冉子世系譜

冉子仲弓墓在冠氏縣北二十五里 元和志

冉子墓在冠縣西北二十里墓前有祠創自宋元正德八年副使王金重修曹縣東北五十里亦有仲弓墓俗呼為冉堦一統志兩存之 東昌府志

孫星衍記古有族葬之法今伯牛葬在東平冉子有墓在鄆城仲弓以魯人葬在晉冠氏未詳其故



文山舊傳曾子與冉子會文處冉子兄弟三人居冉山下  
 與顏子閔子端木子言子曾子有子仲子公西子原子宓  
 子宰子卜子林子琴子顓孫子南宮子十六人相友善曾  
 子家居南武城嘗與諸子西會於文邱執文講業既而嘆  
 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君子哉遭秦燔書坑儒者四百六  
 十餘人始皇東行郡縣至闕里毀孔子故宮及諸弟子祠  
 埋其像焚其書業儒者不辨真偽悉坑之時冉氏子孫仲  
 弓子有之後冉恂冉慄冉厚與承乾遵先仲孫東景際運  
 冉子書二  
 卷三  
 二  
 等八人皆坑死漢高祖起兵滅秦駐蹕吉旺里練士卒於  
 冉山之南天下既定乃陞吉旺里爲武成縣改文山爲文  
 亭山爲邑之鎮山曾子冉子會文處皆隸曹境世系譜

冉子書二

崇川馮雲鶴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孟周元王時生業儒爲泗水司教生二子昭明

三代昭威烈王時生爲東陽守生三子再爵再貴再錫

四代再爵慎觀王時生爲齊東子生子其實

五代其實生子盈

六代盈東周時生生子慄

七代慄秦始皇時坑死生子夢樓

冉子書二

卷四

八代夢樓始皇時諸儒皆變姓名逃竄他方夢樓改姓

樓逃淄川生子思魯

九代思魯一名樓思魯生子教

十代教漢高祖時回清陽故里生子賢

十一代賢生子大才

十二代大才生子宗

十三代宗生子先誠

十四代先誠生子聯芳



十五代聯芳生子炎

十六代炎生子萬祚

十七代萬祚生子習孔

十八代習孔元帝時為儒官奉祀生子信

十九代信生子承命

二十代承命生子重新

二十一代重新生子結

二十二代結生子夫儒

冉子書

卷四

二

二十三代夫儒生子傳

二十四代傳生子學

二十五代學生子邇

二十六代邇生子錫民

二十七代錫民生子庭

二十八代庭生子久在

二十九代久在生子櫝

三十代櫝家貧依同里姻曹人卜壺晉威和二年蘇峻

攻青溪柵櫝與壺俱赴敵死生子子書

三十一代子書生子可懷

三十二代可懷無子以冉平子壬為嗣

三十三代壬生子友卜

三十四代友卜唐太宗徵天下名儒以友卜為國學生

員王師旦知貢舉友卜成進士孔穎達觀冉譜嘆曰

讀我孔譜則知我孔澤之遠暨觀冉譜則知冉澤亦

遠生子宗周

冉子書

卷四

三

三十五代宗周貞觀十五年詔賜生員衣巾奉祀生子

從詔

三十六代從詔生子岐產

三十七代岐產無子以從詔孫憲為嗣

三十八代憲生子應謹

三十九代應謹生子志道

四十代志道生子章

四十一代章生子建節



四十二代建節生子午

四十三代午生子合時黃巢在曹州開元寺造反諸冉子孫見幾而去棄故里者多

四十四代合生子輝

四十五代輝貢生宋太祖時為宜春縣合生子宅仁

四十六代宅仁生子澄時

四十七代澄時真宗乾興四年澄時敦請曹人張齊賢定冉譜宗系曰喜有慶患則感家人也喜不慶患不

冉子書二

卷四

四

感塗人也聞喜不慶聞患不感塗人異乎家人也喜則慶焉患則感焉家人異乎塗人也觀譜則識不遺家人矣又仁宗景祐元年孔道輔修孔譜澄時携譜至曲阜互相恭準判冉譜曰忠孝一道也使人識立譜之意則知事君之忠矣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生子聚

四十八代聚生子良棟

四十九代良棟生子雲鴻

五十代雲鴻生子樂

五十一代樂生子諫

五十二代諫生子蔚

五十三代蔚生子劔化

五十四代劔化生子軒時有郎中姚樞隱於薊門劔化子軒請修冉譜

五十五代軒生二子邦仁圮

五十六代邦仁元文宗時金履祥乞冉譜觀之遂筆曰

冉子書二

卷四

五

聖賢之功德垂萬世而不朽聖賢之子孫歷萬代而象賢生子克岐

五十七代克岐生子廷召

五十八代廷召生子允結

五十九代允結生子元福

六十代元福生子大經大綸

六十一代大經生子一周一阜

六十二代一周生子永吉



六十三代永吉生子利國

六十四代和國生子春芳

六十五代春芳生二子秋桂秋楷

六十六代秋桂字清馨生子天琳

六十七代天琳雍正二年三月恭逢

臨雍盛典

詔為先賢冉子仲弓設立五經博士經山東巡撫塞榜額

查明天琳委係嫡裔雍正六年七月具題奉

冉子書

卷四

六

旨授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祀生子上成

六十八代上成字允升乾隆十二年十月承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繼先

六十九代繼先字紹基乾隆四十四年考職未襲卒生

子廣淇

七十代廣淇字竹溪乾隆六十年九月承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昭同

七十一代昭同字心齋嘉慶二十四年二月承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憲賓

冉子書

卷四

七



先賢端木子傳

先賢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端木系出鸞熊有少子曰端木子孫因氏焉子貢生於周景王二十五年即衛靈公十五年也少孔子三十一歲天資穎悟有口才著名善為說辭夫子嘗誦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孔子曰孔子賢乎曰聖人也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孔

端木子書

卷首

子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子貢為信陽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于齊唐封黎侯從祀宋封黎陽公加封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闕里誌  
子慎行曰史以子貢列于貨殖蓋臆說也夫其結駟連騎

東幣帛以聘享諸侯其時卿大夫有力者類能為之而子貢以言語顯于時遊道之廣固亦無足怪者乃直信其為貨殖以致之也至如亂齊存魯破吳霸越強晉一出而五國各有變焉戰國策士之流假託依附以自為名耳豈其然乎

賜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貴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尊崇時追肆類  
宋馮拯贊

山東通志端木系出鸞熊鸞熊有少子曰端木子孫因

端木子書

卷首

二

氏焉

性道誌端木氏之先出自黃帝長於姬水以姬為姓國於有熊號有熊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初國高陽號高陽氏娶勝瀆氏之女生稱稱生卷章卷章娶女嬌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葵曰緝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周初有鸞熊者季連之苗裔也封於楚常留於周其長子曰熊麗為楚君少子曰端木子孫因氏焉此端木所由始也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年表

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三十二年衛靈公十五年辛巳

二月二十七日端木子生

端木系出黃帝派衍季連季連生附叙封於熊附叙

生穴熊其後中微弗能紀其傳二十餘世苗裔有鸞

熊者仕於周為文武師鸞熊生端木端木生典與即

以父名為姓焉是為端木得姓之始祖平王時端木

端木子書

卷一

舒智勇絕倫隨王東遷舒子徹徹子緘緘子適適子

遲五世為周大夫遲子容容子宿宿子廣單衛獻公

聘為客卿廣單子丕丕子巨仕衛靈公履中蹈和匡

君澤民稱衛之賢大夫娶遷氏天性賢良仁慈端莊

即昆蟲草木亦不忍殘傷懷孕十月動靜益慎目不

邪視口無惡言一飲一啄必敬必潔夢神賜以寶玉

遂誕先賢因名曰賜字子贛一字子貢根深者枝茂

源遠者流長天之報施善人信不誣也

子貢生有奇相其山庭斗繞口天性至孝資稟穎異

三歲即知人善惡妍媸

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定公七年戊戌十八歲遊於魯聞孔

子在闕里執贄受業問品行孔子有瑚璉之稱

己亥十九歲從孔子觀於魯廟之北堂

庚子二十歲從孔子聞一知二

辛丑二十一歲從孔子問師與商孰賢

壬寅二十二歲從孔子觀於蜡又從孔子北遊於農山

端木子書

卷一

言志

癸卯二十三歲從孔子孔子為大司寇問處焚事

甲辰二十四歲歸衛娶句氏衛將軍文子問孔子之施

教子貢以顏淵冉雍仲由冉有公西赤曾參顛孫師

卜商澹臺滅明言偃南宮縉高柴之行告之又問孔

子誅少正卯事孔子適齊從之

乙巳二十五歲仕於衛為大夫有對公孫朝識大識小

語孔子去衛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既解過蒲月餘反



衛是年生子灵

丙午二十六歲仕於魯為大夫邾隱公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不免焉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定公薨

丁未二十七歲魯哀公元年從孔子適鄭孔子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有對或人語即姑布子卿也又從孔子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戊申二十八歲從孔子在陳復適衛趙簡子來聘孔子

端木子書

卷一

主

將西見之臨河而反子貢問何謂孔子告之又反乎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己酉二十九歲從孔子在陳聞桓僖廟災陳侯謂子貢曰吾今乃知聖人之可貴也

庚戌三十歲從孔子在陳魯名冉有將行子貢知孔子思歸因誡之曰即用以孔子為招遂從如蔡問一言

終身語

辛亥三十一歲從孔子由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答以

悅近來遠子貢問政有異端語又答子禽問政之問又隨孔子去葉反蔡

壬子三十二歲從孔子復如葉路出陳吳伐陳楚救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謀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講誦絃歌不輟告子貢以一貫之語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以迎然後得免至楚將封以書社七百令尹子西止之又從自楚反乎陳

端木子書

卷一

四

癸丑三十三歲魯會吳於鄆吳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辭焉太宰嚭問子貢有天縱之論甲寅三十四歲奉孔子命之蒲止子路為水備勞民之私饋

乙卯三十五歲仕於楚為信陽宰孔子告以廉平之守不可改也

丙辰三十六歲從孔子由陳適蒲觀子路政又從回陳自陳反乎衛冉有問夫子為衛君有伯夷叔齊之論



丁巳三十七歲從孔子自衛返魯公會吳子伐齊吳子呼叔孫賜之甲劔叔孫未能對子貢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又哀公問子從父命孔子不對以語子貢

戊午三十八歲公會吳於橐臯吳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之乃止衛會吳於鄆吳人藩衛舍子貢束帛以行見太宰嚭乃釋之魯以子貢為上卿

端木子書

卷一

五

已未三十九歲從孔子在魯有性道文章可聞不可聞之言齊田常將作亂欲移兵伐魯孔子告門弟子欲屈節以救魯子貢請行許之遂如齊說田常以伐吳遂南說吳王救魯伐齊吳王使之越越王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從因去之晉請休兵以待之吳與齊戰大敗齊師以兵臨晉相遇黃池之上越因涉江破吳東向而霸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慎言哉

庚申四十歲魯西狩獲麟子貢問夫子何泣爾孔子曰

出非其時是以傷焉

辛酉四十一歲魯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時成叛於齊子貢說陳成子乃歸成叔孫武叔有子貢賢於孔子之論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十二歲是年四月孔子負手曳杖而歌於門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四月己丑日也子貢經營喪事塋魯城北泗上廬於塚上凡六年

端木子書

卷一

六

癸亥四十三歲在聖墓手植楷樹

甲子四十四歲在聖墓

乙丑四十五歲在聖墓諸弟子心喪三年畢治任歸子貢築室於場又獨居三年

周元王元年魯哀公二十年丙寅四十六歲在聖墓

丁卯四十七歲在聖墓

戊辰四十八歲去聖墓回衛

己巳四十九歲在衛

庚午五十歲在衛



辛未五十一歲往魯拜聖墓哀公留之季康子等與哀公有惡不能用于貢去魯歸衛

壬申五十二歲衛太子輒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輒乃復奔宋周貞定王元年癸酉五十三歲在衛越使后庸聘魯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曰若子貢在不及此武伯曰然何不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召之乎甲戌五十四歲相衛

端木子書

卷一

七

是年魯悼公元年

乙亥五十五歲齊以幣來聘子貢往

丙子五十六歲仕齊

丁丑五十七歲仕齊

戊寅五十八歲去齊返衛

巳卯五十九歲在衛

庚辰六十歲在衛

辛巳六十一歲在衛

壬午六十二歲在衛

癸未六十三歲齊復以幣來聘

甲申六十四歲仕齊

周貞定王十三年魯悼公十二年乙酉六十五歲仕齊是年十一月丙戌日辰時卒於齊其子炅扶柩歸衛葬於大伾山之陽

端木子書

卷一

八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上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扣之深則出泉涇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宏其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以此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為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

端木子書

卷二

惠至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

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

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

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

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邪匠過之也

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

端木子書

卷二

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以上五條見家語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洗洗乎不瀦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



至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解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

端木子書

卷二十

三

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壤臯如也嶼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

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以上四條見荀子

端木子書

卷二十

四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是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子贛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

端木子書

卷一

五

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邪用力為賢邪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

子贛之承或在途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北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贖人者仁乎觀而不

端木子書

卷一

六

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子贛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孔子公曰孔子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



皆曰不知也是以知孔子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

端木子書

卷二

七

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以上十一條見說苑

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

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姪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

端木子書

卷二

八

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爲大司寇國廡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冉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



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  
子達於禮者也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  
以蓋女往埋之吾聞做幃不棄為埋馬也做蓋不棄為埋  
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以上六條見家語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  
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

端木子書

卷二

九

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  
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  
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  
百人哉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  
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  
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  
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

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  
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以上  
二條見孔叢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  
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吾曰子從父  
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吾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  
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  
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

端木子書

卷二

十

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  
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  
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  
之謂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  
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  
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  
續粟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劇行也折而不



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以上二條見荀子

子韜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仰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新書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

端木子書

卷工

十一

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淮南子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與

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

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新序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

端木子書

卷十

十二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莊子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中篇

季孫子之治魯也。厥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

端木子書

卷三

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

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

端木子書

卷三

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孔子曰：孔子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孔子，譬猶渴操壺，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



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嘗孔子，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孔子，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

端木子書

卷三

三

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上四條見韓詩外傳。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孔子。孔子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

離所惡，此治之道。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韓非子。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呂氏春秋。

子贛曰：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

端木子書

卷三

四

也。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槩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以上二條見尚書大傳。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



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新序

端木子書

卷三

五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指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槩。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

不對。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子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茲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陋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

端木子書

卷三

六

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幾巧必忘，夫入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



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莊子

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孔子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孔子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

端木子書

卷三

七

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甲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以上二條見淮南子

端木子書

卷三

八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可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于  
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楊幹麻  
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  
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  
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  
遂朝於吳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  
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

端木子書

卷三

九

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  
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  
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  
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  
苟行一偽則其知足以移眾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  
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  
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蠲沐太公誅潘陞管仲誅史附里  
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畫

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恩  
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  
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  
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  
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  
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  
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以上四條見說苑

端木子書

卷三

十

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  
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  
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  
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辨也獨如嚮  
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為  
哉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  
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



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

端木子書

卷三

十一

哉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以上三條見韓詩外傳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

端木子書

卷三

十一

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以上三條見論衡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



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入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

端木子書

卷三

三

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說苑

葉公子高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孔子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於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

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韓非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淵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

端木子書

卷三

古

曰若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吾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昔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吾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



由虞乎穎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  
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  
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  
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  
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以上  
二條見呂氏春秋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

端木子書

卷三

五

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  
人彘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荀子

子貢倦于學告孔子曰願有所息孔子曰生無所息子貢  
曰然則賜息無所乎孔子曰有焉耳望其墮舉如也宰如  
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  
焉小人伏焉孔子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  
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列  
子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下篇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  
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  
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  
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  
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  
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

端木子書

卷四

一

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  
難伐之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  
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爲而無用  
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夫  
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段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  
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  
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  
貢曰吾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



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子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子也。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

端木子書

卷四

二

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

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日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

端木子書

卷四

三

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羣臣不堪。國家做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射其志。而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



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比見晉君合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端木子書。

卷四

四

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弊。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

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休兵修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端木子書。

卷四

五

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晉之初願。若強晉以傲吳。使吳亡而越霸。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家語。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



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  
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  
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  
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  
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  
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列子

端木子書

卷四

六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  
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  
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  
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  
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  
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

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  
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 莊子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  
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  
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  
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  
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

端木子書

卷四

七

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說苑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隄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  
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  
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  
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隄隱曲之汜  
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  
觴迎流而挹之矣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矣然而溢之坐  
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吾知之矣抽



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鳴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吾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

端木子書

卷四

八

南有橋木不可息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韓詩外傳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韓非子

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論衡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樹有烏神牽子路子貢說之

乃止博物志

子貢問曰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尸子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

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

端木子書

卷四

九

行故冤子胥慘死由重譜于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以上二條見越絕書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附錄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  
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  
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  
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  
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  
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

端木子書

卷五

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  
之上不絕樂聲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  
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  
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  
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  
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  
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  
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誠

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  
也列子

河南通志子貢衛人受學孔子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故太史公立貨殖傳遂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  
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  
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陸晉而霸越其文震耀  
其辭辯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而知其妄嘗考  
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

端木子書

卷五

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自信如太史公  
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  
通志氏族略貢氏孔子弟子端木賜字子貢其後以字  
為氏漢有御史大夫貢禹望出廣陵瑯琊木氏端木子  
貢之後因避仇改為木氏晉文章志有木華作海賦為  
太傅楊駿主簿又有木槩著戰國策春秋二十卷見七  
錄沐氏漢有沐寵為東平太守狀云端木賜之後避難  
改為沐氏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端木子貢墓在濬縣城東南二里大伾山東南張家庄墓前建祠有祭田春秋致祭

黎公祠在濬縣一在黎公書院一在大伾山墓上

瑚璉書院在信陽州城外西北隅

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山高四十丈周圍五里禹貢導

河至于大伾即此一名黎陽山又名青壇山 以上四條見

端木子書

卷六

河南通志

子貢廬墓處在聖墓西側後人因子貢廬墓建堂表之水

經注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銜書

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說題辭曰孔子

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墓處也

孔林古楷在聖林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

相傳為子貢手植 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子貢櫬在安慶府西五十里子貢遊楚停驂於此

曬書臺在贛榆縣西三十里子貢山俗傳端木子讀書處  
以上二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端木子貢祠在濬縣南門裏街東南向大殿五楹後

列齋居之廬旁翼以兩廡二門扁曰證聖之門大門扁曰

性道書院暨坊於衢題曰黎公祠蓋宋徽宗時都水使孟

昌齡因端木高之請而建也春秋時祭一在濬縣西北五

十里宜溝鎮城外堂為四楹重門列于前松栢列其側名

黎公別祠立坊於通衢題曰子貢故里明嘉靖三十九年

端木子書

卷六

重建

瑚璉書院祠在信陽州城外西北隅前曰性道堂內為美

富齋號舍夾室庖福畢具門屏左方臨流築臺臺上為君

子亭而總樹綽楔曰瑚璉書院明正德十年建

使越祠在杭州府城大門額曰使越祠

黎公祠在江蘇海州贛榆縣城西四十里順化鎮子貢山

上一在徐州府蕭縣子貢山上皆有奉祀生員

先賢端木子墓在衛大伾山東南三里許地名張家庄北



即其塋也晉武帝時二十六代孫中修墓立碑題曰周端木子貢之墓唐開元二十七年封黎侯二十八代孫訥立碑題曰黎侯子貢之墓修享堂奉祀宋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加封黎陽公詔修林墓命尚書左丞馮拯作贊祭墓題曰黎陽公子貢之墓咸淳三年進封黎公墓前亦有碑記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萬歷六年重修享堂列東西序修翁仲石羊石虎重門石坊額曰先賢子貢之墓以上五條見性道志

端木子書

卷六

三

端木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昃仕於齊為卿相生子叔

三代叔藉其先貲不治世故放意所好賓客在庭不絕

聲樂奉養之餘散之宗族邑里不為子孫留財及其

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

之反其子孫之財焉段干生稱之曰端木叔達人也

德過其祖矣祀鄉賢祠生二子圻準

端木子書

卷七

一

四代圻生二子靜軌

五代靜仕於魯為下大夫生子紉

六代紉生子堅

七代堅生子煥

八代煥生子肇

九代肇避秦始皇焚坑之禍去端字而姓木隱於魯生

二子平庚

十代平無子



十代庚字子西仍復姓端木回原籍生子叢

十一代叢生二子敬立

十二代敬生子穎

十三代穎貧而樂道不慕榮利教子有義方生三子質

羣景俱成名

十四代質字含文漢博士通五經尤善書生子需

十五代需生子偉

十六代偉生三子詡融軒軒遷大梁

端木子書

卷七

十一

十七代詡無子

十七代融漢光武拜議郎生二子岱嵩

十八代岱生子和

十九代和生子長

二十代長生二子克勉克齡

二十一代克勉生子庠

二十二代庠字文序才高博洽為世大儒與孔融並顯

於時魏文帝屢召不就生子發

二十三代發生二子侃仁仁遷延津

二十四代侃生子從知

二十五代從知晉舉孝廉生子中

二十六代中習儒業見祖墓荒蕪率族人修理除其荆

榛封其墓塚四周築墻垣栽樹木立碑墓前題曰周

端木子貢之墓又重修宗譜生二子智敏

二十七代智無子

二十七代敏生二子炳炯

端木子書

卷七

三

二十八代炳生子棟

二十九代棟生二子韶筠

三十代韶生二子元震元龍

三十一代元震生子昂

三十二代昂生二子如松如竹遷青州

三十三代如松生子良

三十四代良生子修

三十五代修生二子欣宏鄴



三十六代欣生子來麟

三十七代來麟生三子識讓訥

三十八代識讓俱無子

三十八代訥唐元宗時官中書舍人紫微郎開元二十

七年追封端木子貢為黎侯因修祠墓前主奉祀事

生子祥

三十九代祥生子亮

四十代亮生三子碩確研

端木子書

卷七

四

四十一代碩生子輅

四十二代輅生子裕

四十三代裕生四子範懿欽純懿遷歸德府

四十四代範多學善書家貲鉅萬重修祖墓祠宇凡族

中有貧乏不能婚葬者皆資助之又設學以教族中

子弟使無愧於先賢後裔生二子肅超

四十五代肅生子赫

四十六代赫生子嘉

四十七代嘉生二子度建

四十八代度生子整

四十九代整生子高

五十代高宋徽宗政和五年都水使孟昌齡至濬州鑿

大徑三山兩河建天成聖功二橋高請修專祠從之

建祠浮山又捐給祭田二百畝使高掌管以供祀事

生二子彬曾曾遷江南

五十一代彬生子法祖

端木子書

卷七

五

五十二代法祖生子雲程

五十三代雲程生三子璧瑤琰

五十四代璧無子

五十四代珏字雙玉好學多才瑰璋倜儻不拘細行濟

困扶危時人稱為博濟翁生子本

五十五代本生子貞

五十六代貞生子存德

五十七代存德元文宗時為尉氏縣儒學教諭生子耶

1 2 3 4 5 6 7 8 9 10



五十八代郎隨父任因留於尉氏縣生子歆

五十九代歆生二子坦培培生子成遷於鄆

六十代坦生二子賁賁

六十一代賁生子甘棠

六十二代甘棠生子杰

六十三代杰生子大猷

六十四代大猷生子鑄

六十五代鑄字宜範善岐黃壽百有五歲生子正

端木子書

卷七

六

六十六代正好學博古兼精醫學萬歷間避寇亂寄居

濟寧衍聖公使主廬墓堂奉祀生三子尚儒尚賢尚

義

六十七代尚儒生子文獻

六十八代文獻字叔尼順治三年山東提學准給衣頂

奉祀生員入濟寧州儒學生三子秀芳彰

六十九代秀字子實濟寧州儒學奉祀生員生四子鑑

晉觀謙

七十代鑑濟寧州儒學奉祀生員

七十代謙奉祀生員入曲阜四氏學主廬墓堂祀每逢

丁祭赴濬祭掃見祠墓荒涼呈明大名府回濬修理

廟宇栽培樹株康熙甲子恭逢

聖駕南巡

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三子派澧澧

七十一代派康熙五十九年五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主奉祀事生子本盛

端木子書

卷七

七

七十二代本盛乾隆十五年十一月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生三子元慶元榮元錦

七十三代元慶承襲卒

七十三代元榮生子毓振

七十四代毓振嘉慶七年四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主奉祀事生子傳詩



先賢仲子傳

仲子名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  
爲人果烈而剛直勇于行義初見夫子冠雄雞冠佩狼豚  
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夫子曰君子忠以爲質  
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  
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  
請攝齊以受教遂備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夫子曰以  
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

仲子書

卷首

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  
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仕爲蒲大夫夫子過  
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  
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  
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夫子曰  
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  
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  
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

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路見于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  
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  
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  
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  
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遇孔悝之難結纓而死夫子哭  
于中庭嘗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于耳子貢曰不畏強禦  
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

仲子書

卷首

二

唐贈衛侯宋封河內公進封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仲子

闕里誌

繆協曰子羔學藝可仕孔子猶曰不可欲令愈精愈究也  
于時有以佞才惑世仕不由學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  
路舉茲以對夫子善其來旨此乃斥時豈譏仲子乎  
倚歎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勒封  
介邱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宋陳堯叟贊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仲子年表

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己未九月初七日仲子生

丁卯九歲與鄉兒戲即英強異常鄉人奇之

丙子十八歲知詩書達禮見義勇為

丁丑十九歲委質因門人請為孔子弟子

庚辰二十二歲娶顏氏乃顏濁鄒之妹也

辛巳二十三歲從孔子在齊

仲子書

卷一

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壬午二十四歲從孔子在齊

癸未二十五歲從孔子適周問禮樂於老聃萇宏

甲申二十六歲孔子適齊從焉

是年魯昭公出奔

乙酉二十七歲從孔子在齊

丙戌二十八歲從孔子在齊聞韶樂

戊子三十歲家貧親老常負米百里養親鄉人稱孝

己丑三十一歲父鳧卒哀痛絕食不寢者數日鄉人哀之

庚寅三十二歲迎母養於魯

辛卯三十三歲母宋氏卒哀毀幾不起顏色憔悴歸窆

魯卞城南與父合葬

是歲魯昭公薨于乾侯定公立

壬辰三十四歲因陽虎亂政從孔子退修詩書

丙申三十八歲從孔子觀魯桓公廟歌器有問持盈等

仲子書

卷一

二

語是年孔子初為中都宰

丁酉三十九歲孔子為中都宰從之

戊戌四十歲孔子為魯司空從之

己亥四十一歲生子崔是年公山弗狃以費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諫之孔子有為東周語

庚子四十二歲孔子為魯司寇誅少正卯從焉

辛丑四十三歲是年孔子攝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癸卯四十五歲是年為季氏宰墮三都齊人歸女樂從



孔子去魯適衛

甲辰四十六歲從孔子在衛已而去衛適曹適宋又適

陳過匡匡人圍之仲子怒起奮戟將戰孔子止之使

鼓琴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月餘反衛孔子見南子

仲子不悅

丙午四十八歲

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戊申五十歲從孔子自陳反衛

仲子書

卷一

三

己酉五十一歲生子啟

庚戌五十二歲從孔子自陳如蔡

辛亥五十三歲從孔子自蔡如葉遇長沮桀溺問津又

過荷蓀丈人有拱立止宿事至葉有葉公問孔子不

對事

壬子五十四歲從孔子在陳有絕糧愠見事

癸丑五十五歲從孔子在衛時蒯聩入居於戚有衛君

待于而為政之問

丁巳五十九歲是年孔子反魯

戊午六十歲為蒲宰將行見孔子有願受教等語

己未六十一歲為蒲宰有水備等政孔子過蒲稱三善

焉

庚申六十二歲蒲大治是年不與小邾盟是春西狩獲

麟孔子修春秋止

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辛酉六十三歲是年衛亂

三月初三日仲子結縵而卒葬於澶淵即今大名府開

仲子書

卷一

四

州也

謹按杜氏春秋長歷魯襄公三十一年己未九月壬

午朔則七日為戊子哀公十五年辛酉三月己卯朔

則三日為辛巳以此考之仲子生以壬午日卒以辛

巳日可補仲里志所未備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

後學馮雲鶴謹識



仲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上篇

仲氏其先姬姓帝嚳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才子八人其仲曰堪子孫遂以王父字為氏傳至夏禹有奚仲居薛為車正商有仲虺為湯左相至太戊以前有仲衍者仲虺之後凡數世皆有佐商之功逮至周有仲山甫宣王時為樊侯補袞西京詩人美之其後有浴為卜邑大夫遂家於卜浴生奐奐生式式生度度生肇肇生拱拱北生鳧娶宋

仲子書

卷一

氏三十無子被於天娠居側室夢異物入懷匪兕匪虎黃質黑文寤以告鳧鳧曰熊與羆與汝產必子我終賴焉遂誕子路名曰由及身長九尺有兼人之資貌偉聲雄赴赴行行年十九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有忠以為質仁以為衛等語遂受教為弟子娶顏氏生子崔及啟從孔子遊才名日著當世欽其勇然則天將興素王故篤生此異人為之輔也年六十三歲卒於衛難仲里志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

之間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

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

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

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

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

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

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

仲子書

卷一

二

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志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



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

仲子書

卷二

三

所以為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誠夫舜為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

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仲子書

卷二

四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慈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臻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



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政不難矣

仲子書

卷二

五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與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以上十二條見家語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吾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吾故不

仲子書

卷二

六

爲軾也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



而能聞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

仲子書

卷二

七

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糲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窶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以上五條見說苑

仲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中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仲子書

卷三

十一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

仲子書

卷三

十一

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

之而民多置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仲子書

卷三

三

子路行辭於孔子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趙襄子謂孔子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



通不識世無明君子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孔子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槌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槌撞乎 以上八條見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

仲子書

卷三

四

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以上二條見荀子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

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曰有人於斯風與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

仲子書

卷三

五

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呂氏春秋

顏淵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饋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舍不事陷辟凡人猶且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



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  
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叢子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  
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  
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  
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纏且畏且懷君道正矣 新書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  
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

仲子書

卷三

六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  
爲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肘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  
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  
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  
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  
女之餐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  
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  
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曰使

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邪  
孔子駕而去魯 韓非子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  
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  
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  
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論衡

子路掩雉而復釋之 呂氏春秋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子獨顧由感墮車

仲子書

卷三

七

論語撰考議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曰熒熒之鳥  
後曰顏淵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子路識此  
鳥否子路曰同同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  
如絲絹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一鳥二名不亦宜乎  
孔子嘗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同戰攬尾得  
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  
虎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



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於是心服以上二條見衝波傳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藎葦藁筆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為言者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常問者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

子路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誘進猛氣消損樽節屈折卒能政事列在四科以上二

仲子書

卷三

八

條見論衡

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合而牛舍莊子

仲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下篇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

仲子書

卷四

十一

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於旗纛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奉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甒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



我思焉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局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

仲子書

卷四

二

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

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賢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

仲子書

卷四

三

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蔡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



也昔者聞諸夫子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行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奚獨吾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

仲子書

卷四

四

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人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之子不知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

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吾之幸也二三子從吾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吾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吾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仲子書

卷四

五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柳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况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柳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貽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韋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

仲子書

卷四

六

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以上十四條並見家語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孔子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莊子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

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美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仲子書

卷四

七

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



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以上三條並見孔叢子

孔子厄於陳蔡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叱聲動左右子路與之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車甲孔子曰何不探其車甲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什于地乃大緹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是其來也豈以吾遇厄乎此之謂

仲子書

卷四

八

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與明日遂行 搜神記

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 呂氏

春秋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

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

仲子書

卷四

九

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廩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 史記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中心惻怛 論語識

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路入邪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為師邪為君邪曰在



君為君在師為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捉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

論語隱義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賸之亂衛人孤屨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讎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屨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屨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孝子傳

仲子書

卷四

十

仲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祠墓古蹟

仲子墓在開州北七里西南為戚城東北為蒯賸臺各距二三里墓前有享殿三楹東西廂各一及石羊虎林門明嘉靖中置守墳戶有司春秋時祭仲氏裔孫歲一赴開祭墓則在開州者為真墓也一在長垣縣東北三里古蒲邑世傳為衣冠墓一在清豐縣東南三十里趙讓村古頓邱地亦蒲境世傳為招魂墓

仲子書

卷五

一

仲子父母墓在下橋東仲村

仲子廟在泗水東郭明萬歷十九年泗水令譚好善出俸重修

仲子廟在濟寧州城南四十里仲家淺開創始於唐任城令賀知章金元以後代有修葺康熙二年增修坊曰志隘乾坤氣凌今古中為正大門左忠信門右明決門衛公殿旁左有聞喜堂右有中興祠以上四條見仲里志仲里在泗水縣東六十里相傳為子路故居今名仲村



石門一在費縣西南九十里關陽鎮西一在平陰縣北十里齊地以石為之故濟水之門也

二賢庄在沂水縣西北八十里關公山上相傳為閔子避地之所又有子路依栢岩上有碑書蓋試劍石以上三條見山東通志

問津處在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卽葉人長沮桀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後人因建問津橋

蒲城在大名府長垣縣今為縣治子路為蒲宰孔子入其

仲子書

卷五

二

境稱有三善卽此地也

學堂岡在長垣北十里昔夫子往返魯衛講道之地後人因建廟焉題曰四子言志處

傾蓋亭在兗州府鄆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命子路以東帛贈之今建亭焉

石門橋在河間府任邱縣南二十里道旁有石碣題稱先

賢子路止宿處

拔虎尾處在東平州西四十里力梁山相傳先賢拔虎尾

於此山

二賢祠在浙江杭州府湧金門外合子貢同祀名柳洲二賢祠相傳吳越春秋載從孔子奉先王雅琴禮樂適越之處

禦水堤在東昌府范縣東北郭外俗名子路堤自西徂東相接數百里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仲子三十四歲從孔子自齊歸魯因陽虎亂政退修詩書講學於此時值衛水大泛率眾築堤防禦故堤以仲子名上有祠堂與城

仲子書

卷五

三

相近

仲氏書堂在濟寧州南六十里魯橋洲上初名仲氏學以上九條見仲里志

仲子子路墓在觀城縣東南負環村

石門在費縣西南卽子路宿於石門處山巔二石柱猶存子路堤在壽張縣西南世傳子路所築

先賢仲子祠在萊陽縣西南嵯峨鄉矯家莊

先賢仲子廟在范縣城北一里子路堤上以上五條見山



東通志

睢州有匡城古屬宋世謂孔子畏於匡即此按括地志匡城本漢長垣縣在滑州城西南十里而匡城北十五里有蒲鄉河南通志

子路祠堂在子路山相傳子路讀書處宋嘉祐四年劉秩劉可隱等建子路祠堂三楹今廢東阿志

濰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有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水東流注濰水故聖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

仲子書

卷五

四

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於此也水經注

杏壇之北世傳子路捨丁石蓋石之齧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耶元楊奐東遊記

泗水古下邑仲氏之先有為邑大夫者因占籍稱下里人數傳而生季路應秋水夜月之瑞云後仕衛死孔悝難藁葬

澶淵子啟始歸下下里誌序

石門莊在嶧縣東三十里相傳為子路宿處按子路所宿

之石門齊地春秋隱公三年盟於石門是也當從通志屬今平陰縣嶧縣志

故下城在泗水東五十里古下明國也湯伐有下春秋地入於魯為下莊子之邑襄公二十九年公還自楚季武子取下告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師以討之是也城為市里

城東有下橋泗水逕之

龍門山在泗水縣西北三十里即所稱石門也以上二條見泗水志

仲子書

卷五

五

石門山在曲阜東北五十里子路宿於石門閻氏地里考以為魯之郭門孔尚任謂即石門山王士禎信之孔貞瑄又謂為尼防之後障秦岱之門屏夫子作琴操於此曲阜志

謹按仲里志載石門在河間府任邱縣南二十里相傳即先賢與晨門問答之地然去魯甚遠仲子未嘗

遊歷其地考之山東通志一在關陽一在平陰俱屬

齊地泗水志以為即龍門山雖云魯地古無此名惟



孔尚任季重氏石門集云古石門實魯國都鄙之分  
南北往來此稱孔道西可達魯東可達下漢人高士  
傳稱長門魯人爲魯守石門司其啟閉者夫魯無二  
石門子路負米養親負笈從師僕僕於下與魯者不  
宿此安宿乎闕里新誌亦云石門山在縣北五十里  
卽子路宿處然則石門之在曲阜得此說而論始定  
作志者錄其遠而棄其近奚可哉道光壬辰嘉平月  
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仲子書

卷五

六

仲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子崔欲報父仇殺狐黯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遂  
與狐黯戰而死無嗣

二代啟子崔弟年十三歲奉母奔喪號泣莊公憫焉賜  
骸給資葬于澶淵之北既畢還下後八年母顏氏卒  
奉棺詣澶淵開壘合葬復歸下生子序

三代序生子稱乾

仲子書

卷六

十一

四代稱乾生子發志

五代發志魯下大夫生子丞祖

六代丞祖生子繼立

七代繼立生子羨墻

八代羨墻生子隆

九代隆秦處士隱嶧山下後還下生子綱

十代綱生子光

十一代光字公亮仕漢爲右扶風生子洪禮



十二代洪禮生子經

十三代經漢卿士生子仲醴

十四代仲醴生子元

十五代元娶金氏後守節旌表其門生子謀

十六代謀漢大夫生子世德

十七代世德漢更始元年赤眉作亂與妻黃氏逃于延

就亭遂家焉更名爲橫坊村後又改仲家淺在任城

南四十里生子馳

仲子書

卷六

二

十八代馳生子須

十九代須隱居修藥圃有瑟亭號雙鶴居士生子靈臺

二十代靈臺生子時鳴

二十一代時鳴生子強

二十二代強生子臬

二十三代臬仕東晉爲尚書生子慨

二十四代慨生子慶

二十五代慶北魏中尉生子鎧

二十六代鎧生子濬

二十七代濬生子晉昭

二十八代晉昭齊太守生子浩

二十九代浩梁刺史生子誨

三十代誨生子遠

三十一代遠生子恩

三十二代恩生子孝俊

三十三代孝俊生子在

仲子書

卷六

三

三十四代在生子陵

三十五代陵仕唐爲常侍生子文

三十六代文習儒開元七年賀知章合任城見文而異

之因詢其家世之詳文告以避兵遷任始末賀公嘆

曰以賢人之後而流落吾邑下同編氓亦足慨也遂

建廟於橫坊村以文主奉祀事生子關

三十七代關主奉祀事生子駕

三十八代駕主奉祀事生子俟



三十九代侯主奉祀事生子牘

四十代牘主奉祀事生子扶久

四十一代扶久主奉祀事宋真宗進封仲子為河內公

因重修祖廟生子運

四十二代運主奉祀事生子國聘

四十三代國聘主奉祀事生子永宗

四十四代永宗主奉祀事生子簡

四十五代簡主奉祀事生子勵

仲子書

卷六

四

四十六代勵主奉祀事生子憑

四十七代憑主奉祀事生子潔

四十八代潔主奉祀事生子虔

四十九代虔主奉祀事時高宗南渡不忍遠離祖廟遂

避難于古棠之南陽湖及金主有詔求聖賢子孫乃

歸守廟庭改名仲家淺生子衍

五十代衍主奉祀事生子惕

五十一代惕元處士主奉祀事生子集

五十二代集主奉祀事生子福

五十三代福主奉祀事明洪武初更名仲家淺開生子

義

五十四代義主奉祀事生子伯安

五十五代伯安主奉祀事生子也

五十六代也主奉祀事生子俊

五十七代俊主奉祀事生子貫

五十八代貫字微之主奉祀事生子蒿

仲子書

卷六

五

五十九代蒿號旭谷主奉祀事萬歷十九年泗合譚好

善重建祖廟于泗歸復儒籍生子九卿

六十代九卿字一相號西園主奉祀事生子于陞

六十一代于陞字玉鉉號青蓮崇禎十六年欽授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秉貞

六十二代秉貞字含可號靜一康熙十一年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承述

六十三代承述字顯武號鱗舟康熙四十六年承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王奉祀事生子蘊錦

六十四代蘊錦字綱文號閣江雍正三年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王奉祀事生子耀清耀涵

六十五代耀清字范澄未襲卒贈翰林院五經博士生

子振棕

六十五代耀涵字養愚乾隆二十四年代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王奉祀事

六十六代振棕字蔭堂考授翰林院五經博士未襲卒

仲子書

卷六

六

無嗣以振梓長子貽熙為宗

六十七代貽熙字伯咸號恬菴乾隆五十五年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王奉祀事子緒莖

先賢卜子傳

先賢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篤信夫子

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

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

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

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

者未知勝負故舉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夫

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

卜子書

卷首

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

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

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

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

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

身奉行焉孔子沒教授于西河西河之民疑以為孔子魏

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

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相傳今



毛詩叙子夏之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于孔子公羊

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墓在曹

州西三十里卜垆都唐貞觀二年從祀元宗時封魏侯宋

封河東公進封魏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闕里誌

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溫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

攸彰慶成加贈其道彌芳宋趙安仁贊

通志氏族略卜氏周禮卜人氏也魯有卜楚邱晉有卜

偃楚有卜徒父皆以卜命之其後遂以為氏如孔子弟

卜子書

卷首

二

子卜商之徒是也

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

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

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

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

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

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史記考證

卜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上篇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其義以

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宏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

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曰亥耳

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巳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

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而諮國政焉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

卜子書

卷一

一

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

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

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耦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

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

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

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為律

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

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蟲故蟲八月而化其



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螭螭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盡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

卜子書

卷一

二

生下者為死邱陵為牡谿谷為牝蟬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坭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思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

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曰益賜也曰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說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

卜子書

卷一

三

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上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



也甚慙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人也  
以上四條見家語

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為君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  
猶為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子夏曰君子漸於饑寒而志不避鈔於五兵而辭不攝臨  
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以上二條見尸子

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巫問天下之大言  
則志益廣 中論

卜子書

卷一

四

卜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中篇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  
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  
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  
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  
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  
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

卜子書

卷二

一

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  
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  
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  
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  
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軼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  
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說苑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  
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



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日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

卜子書

卷二

二

憤慷慨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視其裏也夫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觀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以上二條見孔叢子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

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吾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洽洽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

卜子書

卷二

三

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葢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以上三條見韓詩外傳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惡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卜子書

卷二

四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以上二條見韓非子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荀子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顛頊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孔子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新序

卜子書

卷二

五

子夏問孔子曰顏淵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吾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吾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吾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吾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列子

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吾已矣夫



孔子謂子夏曰羣鶴至非中國之禽也 以上二條見禮記命徵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名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

卜子書

卷二

六

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

與用其警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感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夏子貢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以上三條見呂氏春秋

卜子書

卷二

七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鷦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鷦兮鷦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衝波傳



卜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下篇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

卜子書

卷三

一

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而衆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為父子焉

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逆得商

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也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殮子夏問曰禮乎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

卜子書

卷三

二

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過於朝市不返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為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



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衽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

卜子書 卷三 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瘠而死者君子謂之不孝則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

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尅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為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為公臣曰所與游辟也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以上八條見家語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卜子書 卷三 四

魯語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棼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棼子夏曰微棼而勇若棼者可乎御者曰可子

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名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



人口微情而勇若惰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口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惰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于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合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鞬而坐吾君單鞬

卜子書

卷三

五

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鞬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冠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

眾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拱手曰寡人雖無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韓詩外傳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芳燔林扇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若無所之經涉者襄子以為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為火其人若不知也魏文侯問之問於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於夫子和者同於物物無得而傷閱者遊

卜子書

卷三

六

金石之間及蹈於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刻心知智商未能也雖試語之而即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而不為文侯不悅 博物志  
子夏握正是謂受相 論語摘輔象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孔子微言 論語識  
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孝經說  
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春秋說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

閔因叙

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

元命包

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魯窮失國拚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

卜子書

卷三

七

聖王之德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下

春秋繁露

麟者太平之符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何休注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史記

荀子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毛氏聖門釋非錄漢王充云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即宋

王伯厚明方正學亦云其未確者

卜子書

卷三

八



卜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卜子子夏墓在荷澤縣西三十里名卜垆村

莒國即今莒州境古莒子國詳圻封春秋時莒有二一為

齊東境之莒邑春秋昭公三年齊侯田于莒是也一為魯

之莒父邑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又子夏為莒父

宰是也惟此為古莒國之莒一云即魯之莒父邑今州治

西南有子夏祠

卜子書

卷四

一

賢賢堂在莒州城內子夏祠東

先賢卜子祠在曹州府城北十里墓前祀卜子商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係見山東通志

子夏書院在莒州南一百三十里書院村有古寺相傳為

卜子夏書院有祠堂舊基有曬書臺莒州志

西河在安陽縣境內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遊地以魏

趙多儒在齊魯鄒之西故呼為西河非龍門西河也河南通志

通志

先賢卜子衛人今河南懷慶府溫縣是也生於周敬王十三年從孔子學於洙泗孔子卒設教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卒葬曹州城北十里有先賢墓生二子長芹早喪無嗣哭之失明以次子判為宗子卜子宗譜

卜子書

卷四

二



卜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判字子決博學不仕受詩於先賢能得其傳生子

哲

三代哲生二子能智能明

四代能智生子丕

五代丕生子晃

六代晃生二子式法

卜子書

卷五

一

七代式字子怡初拜漢中郎賜爵左庶長旋拜齊王太

傅轉為相元鼎中代石慶為御史大夫以直言放歸

田里將遊於齊道卒於鉅鉅人思慕同助其葬子孫

因家焉名其地曰卜怡垆有墓碑生二子彪彪

八代彪字伯雲為河內太守有政績生三子可大可

可立

九代可久生二子思孝思忠

十代思孝生二子安維國中

十一代安維字匡公從龔勝學以王莽篡漢不仕生二

子世隆世祿

十二代世隆字子盛為大中大夫生二子忠剛

十三代忠生子階

十四代階字象升為東平王蒼郎中合時明帝遣使入

西域求佛教作崇正論以寓意生二子守約守正

十五代守約字學會從鄭均學以廉潔稱於鄉生二子

契錫

卜子書

卷五

二

十六代契生三子咸良康

十七代咸字先恒為太尉李固掾生二子興邦安邦

十八代興邦字大業舉孝廉以官官用事黨綱善類隱

於縣之金山生二子仁旃

十九代仁字善長有智勇從李將軍典為校尉生二子

良弼良玉

二十代良弼生二子修已修德

二十一代修已字敬直為晉瑯琊王從事生子紹



二十二代紹字述之避明帝諱改名闡衣生二子殷貴

二十三代殷生子暨

二十四代暨弱冠早逝生子文蔚

二十五代文蔚生二子叔卿叔封

二十六代叔卿生二子世祚祜

二十七代世祚生二子玘玦

二十八代玘生子之才

二十九代之才字...州司戶參軍生子大中

卜子書

卷五

三

三十代大中生二子秉義秉彛

三十一代秉義字崇正官建州太守生二子長言善言

三十二代長言生子繼

三十三代繼字承先博學力行兼精詩賦學者稱為靜

軒先生生二子光廷光贊

三十四代光廷生子鯨

三十五代鯨字潛齋著有樂善集生子記

三十六代記生子章

三十七代章生子洪諫

三十八代洪諫生三子合演合嚴合威

三十九代合演字人龍官中憲大夫因唐末世亂致仕

生子紹光

四十代紹光生子在

四十一代在生三子師孟師顏師尹

四十二代師孟生三子中統中繼中緒

四十三代中統生子大通

卜子書

卷五

四

四十四代大通生三子并吉允吉安吉

四十五代并吉字元善為單州司判生子重立

四十六代重立生二子時宥時寬

四十七代時宥生子士英

四十八代士英生二子都枚

四十九代都無子以胞姪述承嗣

五十代述生二子則聖則孔

五十一代則聖字希之時河決滄沒廬舍人民死者無



筭則聖家以大木爲榱獲免人以爲不絕先賢之祀  
云生子問疑

五十二代問疑生子易

五十三代易生二子先覺先知

五十四代先覺字天民增廣生員生子克明

五十五代克明生子瑞

五十六代瑞生子崇高

五十七代崇高恩例壽官生子溥

卜子書

卷五

五

五十八代溥生二子文士文進

五十九代文士生二子斐盛

六十代斐生子加民

六十一代加民崇禎八年山東提學准給衣頂主奉祀

事生子景星

六十二代景星康熙三年入鉅野縣庠生子年昌

六十三代年昌康熙七年山東提學准給衣頂主奉祀

事至康熙十八年入鉅野縣學庠生子尊賢

六十四代尊賢康熙五十一年衍聖公准給衣頂主奉  
祀事至康熙五十九年巡撫部院李揆例具題嗣准  
禮部咨開奉

旨授五經博士之職世襲主祀生二子科美

六十五代科乾隆八年衍聖公咨准禮部考授世職主

奉祀事無嗣以胞弟美長子玉柱爲宗子

六十六代玉柱乾隆十七年衍聖公咨准禮部考授世

職主奉祀事生二子國華邦華

卜子書

卷五

六

六十七代國華乾隆五十三年二月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心端

六十八代心端自幼失音未襲生子先立

六十九代先立字廣運號德譜嘉慶十七年二月承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昭灼



先賢有子傳

先賢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為人強識好古道夫子既沒曾子曰吾聞之夫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為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為愈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有子書

卷首 一

之言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乃止唐封汴伯宋封平陰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有子 闕里誌

國朝乾隆三年升有子於東哲位十子之次 文獻考

江熙曰為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謂足豈可足已而謂之足也夫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則有餘十二而行日計可有餘歲計則不足行十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是揚湯止沸疾行遁影有子之所以發德音者

也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温温其容兩端發問未答幾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宋高宗贊

通志氏族略有氏風俗通有巢氏之後孔子弟子有若魯人漢有有祿

有子宗譜有氏之先系出自有巢氏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武王克商後其裔孫有昌為邾邑宰遂遷於魯傳至四世有貽娶樊氏生有若於洙泗之陽

有子書

卷首

二

謹按闕里誌載素王世紀周敬王十一年壬辰魯定公元年是年有若生蓋其時孔子在陳年四十三歲矣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以為少孔子三十六歲則生於昭公二十六年史記少孔子十三歲正義引家語云少孔子三十三歲並與世紀不同而有子宗譜云生於昭公四年為景王之七年癸亥孔子年十四歲然則史記所載為得其實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有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年表

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癸亥十一月初四日有子生即

今之九月初四日也

九歲辛未是年父卒母樊氏治喪葬於魯城南沂河之

陽

十二歲甲戌母教之習禮容

十三歲乙亥母教之入小學

有子書

卷一

十五歲丁丑母爲之求婚於南宮氏

十七歲巳卯委質因門人請爲孔子弟子

十九歲辛巳娶南宮氏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二十二歲甲申是年昭公出奔從孔子適齊

二十三歲乙酉從孔子在齊聞韶

二十四歲丙戌從孔子在齊

二十五歲丁亥從孔子自齊反魯

二十七歲巳丑是年子理生

二十九歲辛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

三十四歲丙申是年孔子初爲中都宰從之

三十六歲戊戌是年孔子爲魯司空從之

三十九歲辛丑母樊氏卒與父合葬鄉人服其盡禮

四十四歲丙午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五十二歲甲寅吳伐魯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

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

子與焉

有子書

卷一

五十五歲丁巳從孔子刪定六經講習經學

五十八歲庚申是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修春秋

六十歲壬戌是年孔子卒有子與諸弟子服心喪葬孔

子於泗上偕諸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諸書

六十三歲乙丑是年敬王崩元王立

六十七歲巳巳夫人南宮氏卒

六十九歲辛未是年元王崩貞定王立

七十一歲癸酉是年哀公薨悼公立



七十二歲甲戌寢疾於五月初九日卒即今之三月初九日悼公親為弔奠子理治喪與母南宮氏合葬於魯城南三里許沂河之南

有子書

卷一

三

有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上篇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家語

有子惡卧而焯掌可謂能自忍矣荀子

有若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聞諸夫子

有子書

卷二

一

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會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會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



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  
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  
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檀弓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子曰昔者舜鼓  
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  
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  
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韓

有子書

卷二

二

非子

昔者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  
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  
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  
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  
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 新語

附錄

荀子解蔽篇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斂其為人也善  
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  
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  
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  
子惡臥而瘁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思也闢耳目之  
欲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  
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

有子書

卷二

三



有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中篇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愜愜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奠饗為使人

有子書

卷三

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幃諸侯輅而設幃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

何學壽 以上三條見檀弓

王伯厚曰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有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蘓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

有子書

卷三

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於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盡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而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辟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



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會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與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

有子書

卷三

三

大而無得也學會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獲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

閻百詩云嘗讀此條因悟有若不可屈兩廡當於廟庭上廣而爲十二哲德行有三人焉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

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曰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

有子書

卷三

四



有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下篇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子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

有子書

卷四

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史記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返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有子蓋既祥而絲縷組纓

有子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以上三條見檀弓

有子惡臥自碎其掌

新論

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

論衡

宋洪邁辯曰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為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

有子書

卷四

二

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于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若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問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



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于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有子書

卷四

三

聖門十六子書 有子書卷四 卷五

有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有子墓在魯城南三里許北枕沂河東臨沂水源頭西近舞雩臺址其南各二三里餘左有魯諸王墓右爲南宮埠村宋太宗祥符三年改封平陰侯詔修林墓勅建享祠三楹墓門一座內列石翁仲石虎石馬石羊墓高一丈五尺至明季值東山寇亂悉毀於兵火曲阜縣世尹孔貞叢親爲致祭及崇禎末年復值流寇猖獗誤爲魯諸王墓掘取金寶等物內遇巨石掩覆開掘未獲而去墓址猶存有子墓在曲阜城南三里許已成荒塚乾隆五十三年議築圍牆一道週圍六十六丈中建大門饗堂甬路月臺以昭尊崇衍聖公捐田九十畝以備祭祀先賢有子祠故在肥城西北有庄歲久傾圮僅存墓址乾隆四十八年改建北門大街路東房基一所二畝三分創修大門垂門並正殿兩廡東爲博士宅肥邑有廢義學曰三頃有奇給爲世產以奉祀事

有子書

卷五

六一七



有子祠一在魯城東北十里泗河之陽有房里為有子故居處久廢宋元間遺址猶存一在魯城內古釣臺右側相傳為有子講學著書處久廢一在平陰縣西北有莊係十四代孫綱創建世祀 以上四條見有子宗譜

有子書

卷五

二

有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宗子世系

二代理克紹前業生子廷鐸

三代廷鐸生子經文

四代經文有孝行生子周木

五代周木生子鵬次鶴

六代鵬生子臨渭次臨濱

七代臨渭修明前業供祀事生子敦次化

有子書

卷六

八代敦生子禎吉次禎喜禎利

九代禎吉至性孝友鄉黨稱服生子綽

十代綽生子培梅

十一代培梅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先賢子孫俱入廟觀禮生子雲

十二代雲生子元忠

十三代元忠舉議仕郎生子綱次紀

十四代綱携族徙居平陰縣西北因名有莊生子科



十五代科博通經學教授生徒爲魯從事生子隆

十六代隆生子士標

十七代士標生子繩祖次繩武

十八代繩祖無嗣以繩武子志繩爲嗣

十九代志繩通經學爲蘭台令生子敬

二十代敬生子大成

二十一代大成清操自勵不樂仕進生子獻瑞

二十二代獻瑞生子好讓

有子書

卷六

二

二十三代好讓生子珩次璈

二十四代珩生子宏

二十五代宏授穀城尉生子國宗

二十六代國宗生子文新

二十七代文新訂叙譜誌生子思義

二十八代思義生子廣

二十九代廣生子桂芳

三十代桂芳生子澤遠

三十一代澤遠生子淳

三十二代淳生子化龍

三十三代化龍生子恕已

三十四代恕已因避兵荒携同族衆徙居益都生子塾

五載仍回原籍重修譜誌

三十五代塾生子惠

三十六代惠生子泰

三十七代泰生子知章

有子書

卷六

三

三十八代知章生子恪次恭

三十九代恪生子連登

四十代連登生子永修

四十一代永修生子望

四十二代望生子丕顯丕承丕緒

四十三代丕顯生子純古

四十四代純古生子道

四十五代道生子敏行次敏學



四十六代敏行生子松

四十七代松生子業

四十八代業生子仁甫

四十九代仁甫生子賢

五十代賢生子善長

五十一代善長因山東寇亂修葺祖祠訂叙譜誌以垂

久遠生子論

五十二代論生子玉秀

有子書

卷六

四

五十三代玉秀生子克寬

五十四代克寬生子權

五十五代權生子勤功

五十六代勤功生子維世

五十七代維世生子益友

五十八代益友生子光兆

五十九代光兆於明永樂二年蒙巡按各憲訪求先賢

有子後裔准給衣衾承襲奉祀生重修祖祠彙續譜

誌以垂久遠生子覺

六十代覺承襲奉祀生子三仁次三讓

六十一代三仁承襲奉祀生子全

六十二代全承襲奉祀生子興孝

六十三代興孝承襲奉祀生子擇善

六十四代擇善生子天奇次天諳天佑

六十五代天奇生子加召

六十六代加召生子忠名次忠譽

有子書

卷六

五

六十七代忠名生子志學次志純

六十八代志學於康熙五十八年准充奉祀生子錫侯

次錫祿

六十九代錫侯生子書

七十代書續補宗譜生子克俊次克昌

七十一代克俊生子守業

七十二代守業於乾隆五十三年始奉考准世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增修譜誌



先賢冉子傳一

先賢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高辛氏之後生於周景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尸子曰孔子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定公召孔子為司空以伯牛攝中都宰嘗從阨於陳蔡之間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之公孫丑

冉子書

卷首

謂冉牛曰子顏淵善言德行又謂三子具體而微云冉子墓今東平州西北十五里東原初在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元時劉尹修橋得石刻云伯牛卒塋汶上後遇劉太尹移塋東原劉以為識遂移塋焉一在滕縣南三十里伯塚社一在直隸臨洛之西五里唐元宗時從祀封鄆侯宋封東平公改封鄆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關里志歸安茅坤曰冉伯牛鄆人去臨洛五百里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洛人何得廟而祀之豈夫子門人各以其學授

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是耶然考之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蓋死於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洛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塋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門諸從遊者孔子亟稱之不置至伯牛則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釋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詞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恂恂儒者也彼其所壑游谷處夷然託行隱君子之列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

冉子書

卷首

二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衮褒賢生則命寡歿而道宣宋王欽若贊

通志氏族略聃氏風俗通云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載之後按世系譜聃季載文王第十七子周有聃啟冉氏一云高辛之後望出武陵

謹按山東通志以冉氏爲高辛氏之後而冉子世系譜以爲少昊之裔曹叔振鐸之後考東原志云冉氏之先係出有熊氏黃帝之先姓公孫生於姬水故姓



姬氏高辛氏立以長子后稷繼黃帝之後賜姓姬氏  
至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封弟季載於邶文王之十子  
也後世去邑為冉氏子孫因以冉為姓說與冉氏族  
譜同此山東通志所援以為據者當得其實矣道光  
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冉子書

卷首

三

冉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年表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己卯冬十一月初八日

冉子生

謹按東原志云冉子父在母田氏而冉子世系譜云

冉離初娶顏氏以周景王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生

子伯牛伯牛娶商民生二子曰與曰志冉離又以周

敬王四年二月初二日生子仲弓仲弓娶曾氏乃曾

冉子書

卷一

一

皙之女曾參之妹生二子曰孟曰季冉離又娶公西

氏以周敬王十六年二月初三日生子子有子有娶

仲氏乃仲由之妹生三子曰孺曰魁曰已與東原志

不合當各有所本姑附於此以俟考云道光壬辰嘉

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周敬王元年壬午四歲

丁亥九歲父教之習禮樂

己丑十一歲父教之入小學



庚寅十二歲父爲之求婚於姜氏

辛卯十三歲孔子自齊反魯因門人請爲弟子

是年魯定公元年

丙申十八歲娶妻姜氏是年孔子爲中都宰初從講習

常侍左右

丁酉十九歲孔子遷司空司寇

庚子二十二歲孔子召冉子攝中都宰卽今汶上縣孔

子舊治

冉子書

卷一

二

辛丑二十三歲生子志

壬寅二十四歲父卒葬魯陶山陽野村

甲辰二十六歲母姜氏卒哀痛絕食葬祭盡禮與父合

葬陶山陽野村

丙午二十六歲從孔子於衛醜爲次乘遂從孔子去衛

適宋遭宋桓司馬謀害遂從孔子微服過宋

丁未二十九歲從孔子在陳

是年魯哀公元年

戊申三十歲從孔子去陳適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遂

從孔子如陳自陳如蔡遭陳蔡大夫圍孔子而師弟

七日不火食後楚王迎孔子至楚不久而冉子去楚

歸回中都仍攝宰職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壬子三十四歲是年伯牛

有疾孔子往問之有亡之命矣夫數語後卒於秋八

月巳酉朔十四日丁卯葬中都西門外橋畔

冉子書

卷一

三



冉子書一

崇川馮雲鷗校刊

上篇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

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史記

冉耕魯人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家語

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再

言之者痛惜之深也

皇侃疏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

冉子書一

卷二

故遷出南窗下亦東首合師從戶入於牀北得面南也

孔子恐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戶但於窗上而執其

手也

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白虎通

顏淵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天死季路

蘧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天性拂情而不得其

和也淮南子

論衡命義篇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

遭命正命謂稟之自然不假操行而吉自至隨命者戮

力操行而福至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若顏淵伯

牛之徒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佑隨至顏淵困於學以

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何哉儒者三命之說竟何

所定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

氣時遭凶惡也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正者稟五常之性

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人之

在世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冉子書一

卷二

中說爵祿篇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

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

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傳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

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

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

冉子父在母田氏其先聖王之裔也姬姓侯爵周文王少

子封於郟由鄭姬之亂國亡後世去邑為冉氏孔子布席

杏壇之上冉氏有五人焉耕居四科之首字伯牛少孔子



三十九歲少伯魚十歲孔子宰中都伯牛嘗侍左右後孔子為司空司寇去召伯牛攝宰事不幸有惡疾孔子往問之白牖執其手孔子重言痛悼之卒塋中都西門外橋畔

東原志

論語稽求篇按北墉見於儀禮喪大記士居適寢東首於北墉下墉牆也說文徐註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壁間並無北牖故儀禮堂中北牆謂之墉而郊特牲以社壇北向君祭之必南向於北墉下若北牆開牖

冉子書

卷二

三

是社屋之制郊特牲云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氣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為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若君來視遷南牖下則通考諸禮並無其文惟漢藝勝傳勝稱病篤為牖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拈紳使者南面立致詔此漢世故事後漢包咸引之作鄉黨篇注而朱子又移以註伯牛是移之又移矣

冉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下篇

伯牛在聖門以德行著惟恐有疾為父母憂嘗宰中都侍坐孔子曰吾節小物以子自勵也衍教於東原有疾將革孔子問之發斯人有斯疾之嘆卒塋於汶上漢高祖封耕為東平子

世系譜

魯定公九年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四方則焉

冉子書

卷三

一

定公曰學此治魯何如對曰雖天下可矣孔子宰中都時冉伯牛常侍左右及定公召孔子為司空即以伯牛攝宰事卒於官因塋焉

汶上志

伯牛鄆人游於洙泗首四科而亞顏閔

王構記

論衡刺孟篇夫子不王顏淵早天子夏失明伯牛為癘

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

劉孝標辨命論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至德未能渝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助之世浩浩襄陵



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藪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李善文選註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我猶守而不去也

毛氏四書勝言論語子謂伯牛章以犁牛之子騂且角為喻接仲弓冉雍之字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其父

冉子書

卷三

二

行賤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母犁犢騂無害犧牲祖濁齋清不妨奇人餘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竟以犁牛指伯牛仲弓者伯牛之子殊為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而為是言者先仲氏曰伯牛名耕耕與犁通如司馬牛本名耕而孔安國謂名犁字子牛以耕即犁也則伯牛本名犁其曰犁牛之子者但言耕牛以暗刺其名與氏所云色雜旁見也若然則

仲王此言似亦真可信者通人多怪語以世之聞者或寡耳

謹按冉氏三譜說各不同一為東平之裔一為下邳之裔一為彭城之裔述東平者有東原志述下邳者有世系譜述彭城者有族譜要以

先賢三子分列兩科同為一族惟世系譜以三子為同父兄弟又有季儒二子即仲弓子有之子從未有以三子為祖孫父子者惟王仲任作論衡以仲弓為伯

冉子書

卷三

三

牛之子盧景宣注大戴記以子有為仲弓之子種種乖謬本不足辨第景宣之說鄭軒孔氏已駁之仲任之說西河毛氏猶信之牽強附會貽誤後人不亦惑乎茲輯三子書以三家譜牒為主各宗其說而以互異者附各家之後姚樞所云一族三賢庶不沒其實云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145.031 中 44.10



冉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冉子伯牛祠在東平州西北十五里舊有祠宇歲久傾圮明正統間知州潘洪復新之祠旁有祭田三十畝有司春秋致祭大學士許彬知州劉元凱有碑記一在鄆城縣東三十里冉村集一在汶上縣西關一在肥城縣西南二十里冉家莊

先賢冉子伯牛墓在東平州西北十五里東原又滕縣亦

冉子書

卷四

載有墓名其地為伯塚社

思聖祠在汶上縣署堂西祀孔子以冉伯牛配孔子為中都宰伯牛嘗侍側中都城在縣西境

冉伯牛故里在肥城縣西五十里陶山陽野村有冉子伯

牛父母墓相傳即其故里也

伯牛埠在昌邑縣西北五十里又東有閔子騫埠南有子

游池三賢聯跡於此 以上五條見山東通志

冉伯牛墓在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至宋始遷於東原

在東平州西北十五里

汶上志

冉子伯牛墓初在汶上宋時遷於州城西二十餘里舊有祠宇歲久傾圮明正統間知州潘洪復新之祠旁有祭田三十畝有司春秋致祭大學士許彬有記

東平志

明許彬記云東平城北二十里許舊有冉子廟始於唐

宋元大德中翰林學士王構記稱伯牛鄆人闕里祖庭

廣記有刻石云伯牛卒葬汶上後值劉太尹移葬東原

故老相傳伯牛卒葬汶上西門外感化橋畔誌其墓者

冉子書

卷四

十一

復以前祖庭四句刻石後果有劉尹名洪來官是邑因

修感化橋得石刻喜以為識遂徙葬今所

先賢冉子墓在中都西門外感化橋畔至元甲申中都宰

劉太尹因脩橋見石刻云孔有伯牛賢卒葬汶水邊後遇

劉太尹遷葬在東原東原今東平中都今汶上也劉太尹

始遷墓於東平州城北十五里墓高一丈八尺東西長一

丈八尺南北長一丈八尺計地四畝五分始立廟焉廟為

塑像傍列弟子二人廟前有兩翼大門儀門宰牲房齊宿



處周圍牆垣設守廟丁二戶常川灑掃東廂房三間戶人居止廟外祭田五十畝歲收其入以供祀事春秋有司致祭宗子第宅在廟後

冉子父母墓在東平州城東六十里在肥城西五十餘里陶山陽野村為伯牛公先塚其地周圍四十畝春秋祭祀塚前有冉子故里今為冉家庄勅建享祠三間子孫世守焉以上二條見東原志

冉子伯牛墓在杞縣城東十二里一在孟津縣城西舊清河城

冉子耕廟在孟津縣白坡保一在杞縣東北祀冉伯牛以上二條見河南通志

冉子書

卷四

冉子書

卷五

冉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志字子博魯大夫春秋從祀生子辛

世系譜冉子伯牛娶商氏生二子曰興曰志興周敬

王時生業儒趙襄子聘為晉陽少宰志周元王時生

業儒衍教濟陽

三代辛生子智

四代智生子御

冉子書

卷五

五代御魯大夫生子議

六代議中大夫生子阮

七代阮中大夫生子噲

八代噲字名成生子脉

九代脉下大夫生子謨

十代謨漢大夫生子斐

十一代斐生子亨

十二代亨生子謹



十三代謹生子鑑

十四代鑑字漢玉博務識古漢聞其名聘之不受生子

遂

十五代遂生子康

十六代康字楚寧生子健

十七代健生子乘

十八代乘字子由生子舒

十九代舒生子戒

冉子書

卷五

十一

二十代戒生子本

二十一代本字淵泉清雅有學生子展

二十二代展字好枝通曉詩文引進後學以孝弟聞舉

有道不起生子列

二十三代列字武功生子魯

二十四代魯字惟一學本淵源敦尚氣節生子勤

二十五代勤字公敏訂叙譜牒生子商

二十六代商字量裁生子盛

二十七代盛字雲龍生子价

二十八代价生子芾

二十九代芾字盛分生子秉乾

三十代秉乾字純如制行端謹學文淵源生子西楚

三十一代西楚字洛白生子恭寬

三十二代恭寬字得衆生子洪緒

三十三代洪緒字元復生子建業

三十四代建業字斯皇德性謹厚不與人爭鄉人化之

冉子書

卷五

十三

生子之儀

三十五代之儀字振恒德行學問足為世範甘貧樂道

生子允若

三十六代允若字盧虛生子奇之

三十七代奇之字足法生子云之

三十八代云之字仲未生子命與

三十九代命與字天篤生子成月

四十代成月生子道可



四十一代道可生子心友

四十二代心友生子世英

四十三代世英字右俊重脩譜牒生子師周

四十四代師周字克生四世同居咸敦孝弟生子行果

四十五代行果字舒常生子叔謙

四十六代叔謙字心服歲貢文雅有學勤於訓誨生子

永安

四十七代永安字奕安歲貢生子連惠

再子書

卷五

四

四十八代連惠字五美生子尚德

四十九代尚德字澤久母季氏于歸三年夫故教子守

節五十七年始終如一及故廬墓三年祭祀必誠生

子興宗

五十代興宗字要年員外郎生子國璘

五十一代國璘生子育智

五十二代育智生子效祖

五十三代效祖生子箕

五十四代箕生子宜

五十五代宜字貴來宋末元初移居顏村冉馬庄生子

就

五十六代就字魯贈生子忠

五十七代忠字良弼永樂三年歲貢仕至山西太原府

通判為政寬平民安其化七載臨行士民百餘人送

至三十里歸守祖廟主奉祀事修明家誌春秋釋奠

盡心竭誠生子通

再子書

卷五

五

五十八代通字紹文繼述父志主奉祀事精潔有加生

子靜

五十九代靜字定國主奉祀事生子浩

六十代浩字說初主奉祀事生子慶

六十一代慶字昌府主奉祀事生子思真時有異姓樓

破頭土居曹縣冒認宗祖言始皇滅孔三次隱姓為

樓蒙州主斷合呈獻家譜俛首無詞仍歸舊居守業

六十二代思真字古風主奉祀事以齒德重於鄉有司



給扁榮以壽官冠帶享年八十四歲生子希孟希賜  
希孟無傳

六十三代希賜字秀川因長支無人以次嫡主奉祀事  
生子魁名

六十四代魁名字望圖主奉祀事修葺祖廟心性耿直  
以理律身宗族鄉黨以孝弟稱崇禎十七年甲申流  
寇入境時祖母王氏年七十二歲扶奔鳳凰山而免  
享年八十二歲生子士樸

冉子書

卷五

六

六十五代士樸字和軒號懷素主奉祀事

國朝雍正二年三月恭逢

恩詔為先賢冉子伯牛設立博士經山東巡撫岳濬查明

冉士樸委係嫡裔於雍正十三年奉

旨授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祀生子養尼

六十六代養尼字衍公因患癱症未襲生子廷硯

六十七代廷硯字佑臣乾隆十六年五月承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傳科

六十八代傳科字振甲乾隆六十年九月承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生子繼楷

六十九代繼楷字貢培道光十一年六月赴部考試注  
冊候襲

冉子書

卷五

七



先賢宰子傳

先賢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言孔子告之詳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我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貺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子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

宰子書

卷首

一

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為臨淄大夫今曲阜縣東南三里有宰我墓唐元宗時從祀封齊侯宋封臨淄公加封齊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 關里誌

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辨跡

以為發起也

緯彼宰予服膺宣父學洞堂奧名揚鄒魯再葺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宋馮拯贊

通志氏族略宰氏姬姓周卿士宰周公之後又有宰孔者皆周太宰以官為氏孔子弟子宰予漢有司空掾宰直今望出西河又范蠡傳云范蠡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邱濮上人

宰子書

卷首

二



宰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年譜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己卯十一月初九日宰

子生卽今之九月初九日也

坊西志姓源篇宰我其先系出周大夫宰孔五世至

宰耕仕魯爲郈邑宰娶顏氏生宰我於魯防山之西

顏氏有娠夢異物入懷以告耕耕曰此異物蓋熊羆

也熊羆與汝汝產必子我終賴之遂誕宰我少孔子

宰子書

卷一

二十九歲幼與鄉兒戲卽英敏異常鄉人奇之

乙酉七歲是年父卒於郈邑顏氏治喪歸葬撫宰子居

坊西

丙戌八歲與兒童嬉戲英敏迥異咸以遠大期之

乙亥九歲母顏氏教之習禮容

己丑十一歲母教之入小學

庚寅十二歲母顏氏爲之求婚於冉氏

辛卯十三歲孔子自齊反魯從學益衆遂因門人請爲

弟子

是年昭公薨定公立

丙申十八歲娶妻冉氏是年孔子爲中都宰初從講習

有問喪問仁等語

丁酉十九歲是年孔子遷司空宰子從之

庚子二十二歲是年宰子暑中都宰卽今汶上縣孔子

舊治

辛丑二十三歲定公以孔子爲大司寇宰子從之是年

宰子書

卷一

生子擴

壬寅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哀痛絕食羸祭盡禮鄉人哀

之

癸卯二十五歲從孔子在魯攝相事是年齊歸女樂孔

子去魯適衛過儀宰子從之爲封人請見

甲辰二十六歲從孔子去衛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曲三

終解甲而去

乙巳二十七歲從孔子去匡過蒲月餘反平衛



丙午二十八歲從孔子去衛適陳遭宋桓司馬謀害遂

從孔子微服過宋

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丁未二十九歲從孔子在陳

戊申三十歲從孔子去陳適衛同主蘧伯玉家靈公問

陳孔子不對而行遂從孔子如陳

巳酉三十一歲從孔子在陳

庚戌三十二歲從孔子自陳如蔡

宰子書

卷一

三

辛亥三十三歲從孔子自蔡如葉未幾復反於蔡

壬子三十四歲從孔子在蔡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

應聘厄於陳蔡之間為孔子使楚對昭王之間與師

迎孔子遂從孔子適楚昭王欲以書社封孔子子西

沮之曰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遂止

癸丑三十五歲孔子因宰我才堪從政使之仕遂仕齊

為臨淄大夫

甲寅三十六歲在臨淄多惠政百姓德之

乙卯三十七歲在臨淄

丙辰三十八歲在臨淄孔子因宰我仕齊日久繫患之

有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之歎

丁巳三十九歲自臨淄棄官復遊聖門時孔子自衛反

魯刪定六經從講習經學

戊午四十歲從孔子在魯

庚申四十二歲從孔子在魯西狩獲麟

壬戌四十四歲是年孔子卒宰子與諸弟子服心喪葬

宰子書

卷一

四

孔子于泗上偕諸弟子各記所聞以為論語家語諸

書

癸酉五十五歲宰子居坊西教子傳經

是年哀公薨悼公立

戊寅六十歲夫人冉氏卒

周貞定王十一年魯悼公九年寢疾逾月於五月十五日

卒即今之三月十五日也子擴治喪與母冉氏合葬

於魯防山之西



宰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上篇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

宰子書

卷二

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收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

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囂之孫蟠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

宰子書

卷二

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疑疑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



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蟠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四海陶漁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於倪皇獻明通知為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歷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臯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

宰子書

卷一

三

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愚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鮮交渠慶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烏夷羽民舜之少也惡賴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於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上士壹壺穆穆為綱為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臯陶與益

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為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蟠極蟠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

宰子書

卷二

四

產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蟠牛蟠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為帝舜及產象象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黃帝居軒轅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顓頊娶于滕隍氏滕隍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緇氏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



妹謂之女隕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脇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錢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郇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莘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婁絲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郇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帝嚳卜其四妃之子

宰子書

卷二

五

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郇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次妃曰厥訾氏產帝摯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媿氏媿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橋氏產啟

以上二條俱見大戴禮記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

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宰子書

卷二

六

索隱曰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古文卽帝德帝系二書也太史公言己以春秋國語古書博加考驗益以發明五帝德等說甚章著也五帝德帝系所有表見者皆不爲虛妄也

謹按經學史學後世分爲兩塗而其源皆出自

聖門卜子傳經爲訓詁之始世皆知之宰子傳史開紀傳之先人罕知之觀司馬遷發明表見之說則臨淄公之烈愛乎莫尚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鵬謹識



宰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中篇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行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

宰子書

卷三

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

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窺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以上二條見孔叢子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

宰子書

卷三

二

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矣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遠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



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以上二條見家語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椒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者魯俗塗里之間羅門

宰子書

卷三

三

之羅妝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者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妝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少 說苑

宰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下篇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

宰子書

卷四

一

顯之宮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兩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大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榮所以祭星也雩榮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邱據遇魃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眾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眾



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  
今梁邱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邱  
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眾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  
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股為良醫梁邱子遇虺毒而獲  
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眾人為此故  
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  
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以上四條見孔叢子  
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

宰子書

卷四

二

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人知  
其一莫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  
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  
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哉父母  
者天地也天崩地壞為之三年不亦宜乎 衝波傳

宰我握戶是謂守道

論語摘輔象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  
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

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處鎬鄴鎬之間  
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  
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  
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  
賢聖罕合諛諛常與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  
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說苑  
孔子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  
者可乎孔子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

宰子書

卷四

三

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  
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為類聲響相應見  
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  
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  
君子獨立不慙於影獨寢不慙於鬼孔子拔樹削迹不自  
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  
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  
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孔子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



邇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揜於眾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吾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吾失言於天子譏之是無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後孔子見之

晏子春秋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喜而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

宰子書

卷四

四

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

淮南子

宰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附錄

宰予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

家語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乎子曰予之不仁也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史記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宰將以攻田成子合於宰

宰子書

卷五

一

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說苑

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

子檀臺

鹽鐵論

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子

我而田闞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

誤云然

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爲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



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辯之以為子  
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  
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  
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  
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  
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  
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畧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  
聖人賢子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

宰子書

卷五

二

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  
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  
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  
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  
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  
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  
以蠡為助田氏為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史記考證  
謹按宰子在十哲之列冠言語之科稱夫子賢於堯

舜為千秋之定論其卓識出羣賢上矣藉非造詣精  
純烏能首發此言哉顧史記諸書所載誤引田常之  
事唐宋諸儒已辨其謬惟問喪之說為世詬病考梁  
皇侃論語疏引繆播之說以為假時人之謂咎憤於  
夫子義在屈已以明道李充曰孔子目四科宰我冠  
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  
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  
者宏多也由此觀之屈已明道為世俗人心起見先

宰子書

卷五

三

賢問難之苦心亦可以昭灼於千古矣道光壬辰嘉  
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宰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宰子墓在曲阜縣東仙源故城西南二里 山東通志

宰子墓在今縣東南五里魏書地形志魯郡有宰我塚

宇記云宰我墓在縣西南二十里古魯城之下碑題先賢

宰子墓康熙二十年衍聖公恭愨公訪得之而立碑焉 曲阜志

碑云嘗考仙源舊志齊公宰子我有墓在東關外歲久

宰子書

卷六

荒蕪莫可得而指也其後人遷居齊河祭掃闕焉余嘗

閱其家曰防西志者所述生卒葬地頗詳核之與邑志

無異云今出東關二里許舊城之西有冢穹然無碑碣

姓氏人莫敢定為公墓相傳明季賊蹂魯境盜發此冢

未及壙陰火大出賊皆驚怖卻走不十步首謀者殲焉

嗣後莫之敢動然猶未敢定為公墓又數十年耕人得

斷碣於土中題曰齊公宰子墓而後乃知真公墓矣謹

倡議擴其傍地若干畝為之坐域外又置若干畝以供

春秋牲醴之資永除租賦立石以表識焉又為置墓戶

二丁田繼英田繼先除其役以專守焉嗟乎公位登十

哲爵列土茅墓田所在與聖林密邇然數千載若信若

疑荆棘不翦而必有待於今日者亦足徵歷久彌光抑

吾道顯晦之有時也已

宰子墓在仙源縣西三里墓高一丈八尺東西長二丈一

尺南北長二丈一尺坐地二畝六分宋追贈齊公勅建享

祠三楹有石羊石虎石門石表題曰先賢齊公墓值東山

宰子書

卷六

寇亂之際俱毀於兵火明神宗年間流寇猖獗各處掘墳

取金寶諸物寇誤認宰子墓為王墳駭寇掘之方欲動土

而迅雷烈風暴雨驟至寇立脚不牢順風疾走摧至萬柳

村寇抱樹而死者七人曲阜世尹孔貞叢遂躬親檢驗責

保正而設守墳丁戶免其差徭至今仍之每逢春秋二仲

有司致祭享祀或委學師代行禮祀不絕 防西志



宰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宗子世系

二代擴克紹前業生子宗次立

三代宗生子樹

四代樹生子均

五代均生子昆次昱次昂

六代昆與弟昱昂兄弟自為師友修明前業建祠以妥

先靈歲供祀事生子承祀次承先

宰子書

卷七

一

七代承祀述家學尤善詩禮生子毅

八代毅生子治

九代治生子永次齊

十代永居魯世守廬墓值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先賢子孫俱獲入廟觀禮生子忠次恕

十一代忠博通經學為漢高帝校書郎生子壽

十二代壽通經學年四十舉議郎仕至御史大夫生子

楨

十三代楨生子建次述

十四代建無嗣次述承先祀生子仁

十五代仁生子政次合

十六代政無嗣以合子僖為嗣

十七代僖有懿行里黨欽服生子豐次隆

十八代豐為魯從事生子三旭次和次景

十九代旭元帝時拜蘭台令生子彥

二十代彥博通經史教授生徒生子謙次讓

宰子書

卷七

二

二十一代謙生子延澤訂叙先世譜牒以垂久遠

二十二代延澤為部曹史生子綱次紀

二十三代綱生子祉

二十四代祉章帝六年授穀城尉卒於官生子放次佑

奉父棺歸葬於魯

二十五代放少方直有重望志未就而卒生子如瑜

二十六代如瑜生子恭

二十七代恭以儒行顯為著作佐郎生子琳次琨



二十八代琳清操自勵不樂仕進生子潛

二十九代潛好屬文有著述遭東山之亂未刻行世生

子緒源次承源

三十代緒源舉茂才生子臻

三十一代臻葺祖廟修明祀事恐世遠湮沒重修世系

譜番久遠生子碩次遜

三十二代碩聰敏有識度未得志早卒無子以弟遜子

奐為嗣

宰子書

卷七

三

三十三代奐仕梁為儀曹郎生子志約次志儉

三十四代志約生子惠元

三十五代惠元生子若思次仲思

三十六代若思為海州司戶生子昌明次昌序

三十七代昌明生子詡

三十八代詡擢明經判高等為校書郎生子質

三十九代質生子裕

四十代裕生子綸

四十一代綸仕宋為贊禮郎生子莊

四十二代莊生子輔

四十三代輔為宋太宗廟將作監致仕生子憲

四十四代憲大中祥符元年賜同學究出身為殿中丞

真宗幸魯命廷臣分撰宰子像贊上表謝恩生子良

次英次傑

四十五代良篤志潛脩不樂仕進生子亮

四十六代亮性英敏落筆成章年二十任仙源主簿以

宰子書

卷七

四

郊祀恩授將作監父疾懇求侍養在膝下十餘年衣

不解帶藥必親嘗服滿然後從官人稱其孝生子禮

次寅

四十七代禮生子旺次盛

四十八代旺恐世遠代湮重修誌以番後生子宿

四十九代宿生子珣

五十代珣舉明經生子紆

五十一代紆生子真



五十二代直德行學問里黨推重生子德元德賢

五十三代德元值元明改革之際避山東寇亂徙居濟

陽東北因名宰家店生子榮

五十四代榮以明經教授生徒整脩墓祠生子斌如次

文如

五十五代斌如生子顯

五十六代顯生子興次起次奮

五十七代興徙居齊河東南二十里張村立塋地於青

宰子書

卷七

五

龍寺北計四畝餘生子仲寬

五十八代仲寬明永樂十一年撫按兩院提學道皆訪

求先賢宰子後給以衣衾奉其先祀生子彌

五十九代彌襲奉祀生員生子通

六十代通邑庠生管祀事生子社

六十一代社襲奉祀生徙居齊河縣西南十二里賈家

市前因名宰家村生子國綬

六十二代國綬邑庠生襲奉祀生生子慰期

六十三代慰期邑庠生管奉祀事生子宏化

六十四代宏化庠廩生管祀事生子澄清

六十五代澄清邑庠生生子五長興廉次興潔興孝興

節興仁

六十六代興廉襲奉祀生復歸原籍守墓生子毓泰天

嗣子毓松無傳

六十七代遷邑庠生徙居崔家庄守祠生子一鳳

六十八代一鳳生子仲魁

宰子書

卷七

六

六十九代仲魁乾隆五十年山東學政趙會同衍聖公

選充守祠咨部給照奉祀生子廣猷

七十代廣猷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咨補奉祀生子昭選

七十一代昭選生子憲棠



先賢冉子傳三

先賢冉子名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有才藝以政事著名為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清冉有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為右冉有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有用矛以帥眾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之乎

冉子書三

卷首

一

對曰學之孔子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欲以求治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稅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

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

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有之行也唐贈徐侯從祀宋封彭

城公改封徐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闕里志

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

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

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

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

引喻虎兕為以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既不安

冉子書三

卷首

二

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安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為表裏者也然守文者眾達微者寡也觀其見軌而昧其元致但釋其辭不釋其所以辭懼二子之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荏來旨也

謙謙合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洽以斯文垂鴻報本道遇

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宋陳堯叟贊

謹按三冉之譜各自為說以為系出少昊至曹叔振

鐸之後有冉離者實生三賢此一說也世系譜載之



聃季之後去耳為氏五賢同為一族此一說也東原志冉氏族譜主之揆以三占從二之義則聃季載之說為信乎然曹與聃俱文王之子姬姓二說蓋並行不悖也惟通志氏族略以為楚大夫叔山冉之後則謬以千里更無宗其說者矣若姚樞序文本多殘缺二家所載互異疑以傳疑莫可考云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冉子書三

卷首

三

冉子書三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上篇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史記

冉子書三

卷一

一

冉求仲弓之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家語

先賢冉子名求字子有周敬王十六年二月初三日生娶仲氏乃仲由之妹生三子曰儒曰魁曰已冉求在孔門以政事著好學博藝技擅從政獲齊甲首續樹北門冉求志在與周仕於魯魯衰不振三家用事冉求為季氏宰居官盡職若齊人伐我北鄙冉求環甲帥師是也雖為季氏聚



歛乃不得已行權耳孔子責之謂權非聖人不能用也孔子嘗告康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及卒葬於鄆城東三十五里後有唐貞觀題名碑載在鄆城縣誌建廟冉垺與冉雍合祠至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又命分祀孔門諸弟子封求為費子至元帝加封費侯冉子世系譜冉氏系出於聘季載後去耳為冉遂稱冉氏數傳至冉離以周景王二十一年生求字子有學孔子以政事著娶仲氏生三子儒魁已冉氏族譜

冉子書

卷一

二

謹按史記列傳云冉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不載而冉子世系譜以為生於周敬王十六年冉氏族譜以為生於周景王二十一年考素王紀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戊寅孔子年二十九歲是年弟子冉有生三說不同當從闕里誌以素王世紀為斷若敬王十六年為定公六年孔子年已四十八歲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

之姊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遽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圍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有之戰冉有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寡人之於冉有信之矣將大用之

冉子書

卷一

三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冉有訪孔子子曰吾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



議其老幼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若是其以吾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

冉子書三 卷一 四

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 以上四條見家語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and 1 row.

冉子書三 崇川馮雲鵠校刊

中篇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夫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

冉子書三 卷二 一

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



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罪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有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

冉子書

卷二

二

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

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

冉子書

卷二

三

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劔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摔引而刑殺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遠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以上二條見家語



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 史記

冉子書

卷二

四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子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戮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媿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

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蒸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蒸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天世之陵遲亦

冉子書

卷二

五

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荀子



冉子書三

崇川馮雲鵠校刊

下篇

冉有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恭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備猶不備也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

冉子書

卷三

十一

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伯高死於衛訃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女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女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有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

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哉以上四條見家語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

冉子書

卷三

十二

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墮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以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



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噫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韓詩外傳

冉有問於孔子曰未有天地可知邪孔子曰可古猶今也冉有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冉子書 三 卷三 三

也孔子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有未對孔子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莊子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

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冉子書 三 卷三 四

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說苑

謹按皇侃疏云孔子門徒三千惟有十人名為四科王弼曰此四科者舉其才長也此章記者所書並從



孔子即可而錄在論中也故史記以為孔子之言然則十人者固未可軒輊於其間也後人之論輒以問喪一事為宰子病附益一事為冉子病不知問喪之故前人已言之而附益之故實以魯哀公用田賦季康子使冉有訪於孔子孔子不對而冉子力爭之不能止故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致讓於冉子所以深疾季氏也旨哉言乎或者不察乃以魯國橫征之弊歸咎於聖門政事之名賢遂使昔賢有不自之冤而於聖人救時之意無所發明斯亦說經者之過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鵬謹識

冉子書

卷三

五

冉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冉子子有墓在鄆城縣東三十五里冉村集墓前有唐咸通中題碑一在滕縣東南三十里奚仲墓旁山東通志

先賢冉子子有廟在曹縣東北界五十里冉垆里與伯牛仲弓合祠

先賢冉子子有墓在今鄆城縣東三十五里金線嶺有唐

冉子書

卷四

一

太宗貞觀題名碑併有石刻像立於墓前以上二條見冉氏族譜

謹按滕縣志冉子墓有二一在奚仲墓傍一在伯塚社魯有三冉在伯塚社者乃伯牛墓社取伯牛塚以為名也而在奚仲墓傍者當為冉有墓冉有為季氏宰與齊戰於郎其踪跡多在滕境其說似矣然考山左金石志載冉子徐侯墓碑唐咸通六年立八分書在鄆城縣黃家海黃氏祠碑文有冉子故里之語蓋



其裔孫所立也徐侯為冉有封號碑在鄆城則通志之說不為無據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冉子書

卷四

七

冉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儒字子魯魯定公七年生業儒為萊蕪司訓擢授

禮伯生子曰熙曰然

二代魁生二子曰黜曰烈

三代黜生子爵

四代爵生子希東

五代希東生子遵

冉子書

卷五

一

六代遵生子忭

七代忭生子守世

八代守世當秦始皇時殺汰諸儒變易姓氏逃於臨淮

生子同居

九代同居生子可

十代可漢高祖時同居荷陽故里即鄆之金線嶺去祖

墓不遠今猶傳有冉氏故居後又遷於冉堦生子念

祖



十一代念俎生子晉文

十二代晉文生子象

十三代象生子先格

十四代先格生子聯芬

十五代聯芬生子瓚

十六代瓚生子萬福

十七代萬福生子則孔

十八代則孔生子禮

冉子書

卷五

二

十九代禮生子承德

二十代承德生子重光

二十一代重光生二子曰緒曰緒

二十二代緒生子夫觀王莽竊位仲弓二十二代孫綸

見綸緒為南昌尹冉綰過江邀緒棄職偕隱豐城竹

山

二十三代夫觀生子永

二十四代永生子善

二十五代善生子通

二十六代通任臨洮守生子濟民

二十七代濟民生子慶時有蒸民係儒後裔征西死於

陣近有永城冉氏譜述為蒸民後

二十八代慶生子常在

二十九代常在生子檜

三十代檜生子高

三十一代高生子貴金

冉子書

卷五

三

三十二代貴金生子庚

三十三代庚生子友會

三十四代友會唐太宗幸國子監徵天下名儒為學官

諸生能明一二經者皆得補官時友會友閔皆得官

生子宗禹

三十五代宗禹舉進士生子從講

三十六代從講生子倬

三十七代倬生二子繼儒九疇







六十五代昌祚奉祀康熙三十年舉德壽生子繩祖

六十六代繩祖增貢生奉祀生子大元大亨大利

六十七代大元嗣子文炳

六十八代文炳例監生生子惟棠賡棠

六十九代惟棠監生加州同銜嘉慶元年監修廟工刻

碑立於廟前甬道西生子爾基

七十代爾基嘉慶十四年奉祀生子興周

七十代學詩字肆三廩膳生為布政司經歷賡棠之嗣

再子書

卷五

六

子道光二年監修族譜三年與弟學禮恭逢

臨雍盛典陪祀禮成俱准作恩貢生學詩就職補授臨邑

教諭

先賢言子傳

先賢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

受業於夫子以文學著名夫子問居子游問禮夫子告以

郊社禘嘗饋奠社享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輒以禮

問聖門號為習於禮者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曰

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季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拾

玕珮婦人拾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孔子之死吾

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產之於夫子其猶

言子書

卷首

十一

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

不得而知之也嘗宰武城以禮樂教民夫子喜而稱之子

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

唐贈吳侯宋封丹陽公進封吳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言子 闕里誌

朱子曰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故德行道藝之教

行於近者著而入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在虞夏五服要荒

之外爰自太伯端委以臨而虞仲之後累世乃通於上國



其俗葢朴而不文矣言子生其間乃能悅孔子之道北學中國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非豪傑之士哉考其話言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武城之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非淺也近世論者意其為人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乎

魯堂登科觀輿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 宋趙安仁贊

通志氏族略言氏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望出汝南

言子書

卷首

二

謹按言子文學錄載言氏舊譜言子生於周敬王十四年乙未歿於周貞定王二十六年戊戌卒年六十四歲此據史記少孔子四十五歲言之周敬王十四年為魯定公四年而家語以為少孔子三十五歲則言子生於周敬王四年為魯昭公二十六年兩說不同當以舊譜為得其實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言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上篇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史記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文子蘭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

言子書

卷一

一

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知則學欲能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子游問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以上三條見家語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



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  
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孔子之死吾不聞魯國之  
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  
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  
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  
雨乎

說苑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於野獲獸焉衆莫識以爲不祥棄  
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子曰麇身而肉角豈妖乎子曰今何

言子書

卷一

一

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言其麟乎視之果  
信言偃問曰飛宗鳳走宗麟爲難致也敢問今兒誰應之  
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天下  
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  
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孔叢子

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

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子辱相焉孔子許  
之掘中霑而浴毀窳而綴足襲于牀及葬毀宗而躡行也

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  
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  
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  
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計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  
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  
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言子書

卷一

三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  
不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  
何疑焉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  
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  
子曰此所謂萍實者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  
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  
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



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  
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以上五條見家語  
子游握文是謂敏士 論語摘輔象

言子書

卷一

四

言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  
繹子游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  
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  
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會子

言子書

卷二

一

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  
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  
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乎不知不可為也凡為明器者知喪  
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器琴瑟  
張而不平笙篳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簠簋其曰明器神  
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于用殉也

子游問於孔子曰塋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或有偶  
是無益于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于



用人乎

邠人子蒲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於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言子書

卷二

十一

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而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以上七條見家語

謹按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言子三卷言假吳人相傳所居在常熟慶元間邑宰孫應時始為立祠朱子為記近新昌王煥復哀論語諸書所載問答為此書

其書不傳明邑宰耿公名楫與侯先春等輯注言子

文學錄一卷見虞山書院志

國朝乾隆四十九年知湖廣襄陽府七十五世孫如泗就侯氏之書重加校訂分為三卷第篇中所載論孟禮記諸篇家弦戶誦不復贅錄惟取家語孔叢子說苑諸條仍依其舊併為二篇附古蹟于後以志景仰云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言子書

卷二

十三



言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言子祠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鎮即古武城也一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崩山西祀言子偃明成化間改建於獨坐山麓

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聽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為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為絃歌鄉者皆

言子書

卷三

循名而失實也 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先賢言子偃墓在常熟縣虞山

言公祠在蘇州府學道坊祀子游

吳公祠在常熟縣學大殿後祀子游又文學書院在縣東

宋朱子有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記

言公宅在常熟縣治北子游巷吳地記云宅有聖井二旁

有浣紗石梁時為太子蕭正德持去巷東有言子橋

子游里金陵故事云在上元縣東二十二里元金陵新志

云按家語言偃吳人金陵亦吳也九域志謂言偃里在上元縣 以上五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言子林墓在常熟縣城內虞山後倚乾元宮前臨影娥川與仲雍墓並列坊曰南方夫子

言子故宅在城內言子東巷俗呼東子游巷宅有井舊名墨井又稱聖井水黑味甘朱子有記井旁有浣衣石

先賢言子專祠在邑城內俗呼小學謂文廟為大學以別之也

言子書

卷三

蘇郡言子廟原名學道書院在府城干將巷旁立義學曰道南義塾

文學書院在常熟縣治西北書院街後改虞山書院中為

學道堂西為言子祠又西為弦歌樓西北為射圃前為淵

源池有知津橋門臨文學里祠前為莞爾門

言子闕里坊在常熟縣南門內創始於宋代

文學橋在常熟縣治東北子游巷口

言港橋在昭文縣小東門外其港外通大江達城內通江



橋舊遠虞山北麓賢墓下影娥川故名言港

先賢言子故里碑在常熟縣南門外十里舖有亭題曰邑

呈崇名蹟東南鍾大賢以上九條見言子文學錄

學道書院在武城縣治西

弦歌書院在城西四十里金大定間建

莞爾堂在文廟內大成殿西

丹陽公祠在城西十里祀先賢言子元至元五年翰林學

士王鶚記

言子書

卷三

三

弦歌臺高九尺上有子游祠在城西十里

行杖里在弦歌臺北相傳子游為宰時曾杖人於此後因

以名其里以上六條見武城志

先賢顓孫子傳

先賢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

信孔子每教之聞聖教之後則能鞭辟近裏着己矣夫子

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卦而嘆之乎

夫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

正黑夫質文何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

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因其文勝而黜敝之也子貢曰

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顓孫師之行

顓孫子書

卷首

一

也夫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子張病

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公孫丑謂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云今江南徐

州府蕭縣南三十五里堀坊村西有子張墓唐元宗時從

祀封陳伯宋封宛邱侯政和改封潁川侯咸淳間加封陳

國公尋稱陳公升十哲位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顓孫子

關里誌

薛應旂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魯之鄙家學於孔子為



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憑也及觀曾子齊衰往弔則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終不可並為仁哉  
堂堂張也商德有鄰尊賢容眾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 宋張齊賢贊

通志氏族略顓孫氏媯姓陳公子顓孫仕晉子孫氏焉  
顓孫師字子張孔子弟子顓孫子英見說苑

謹按左氏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顓孫自齊來奔杜注云不書非卿然則來奔者奔魯

顓孫子書

卷首

也奔魯則仕於魯矣通志氏族略云仕晉蓋字之誤也  
也山東通志云顓孫氏本媯姓陳公子顓孫仕晉子孫氏焉此沿夾漈之誤未及更正者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年表

周景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戊戌子張生

顓孫氏之先出自黃帝至舜之後封於陳數傳至公子顓孫仕晉因以名為姓生子顓孫強強生健健生齊齊生姜姜生三子曰子張曰子莫曰子英因楚子滅陳子莫子英散於四方苗裔失序子張之生也其母感虹降有孕生而彩雲覆屋異香繞室者三日

顓孫子書

卷一

丁未年十歲氣度俊偉天資明睿因孔子在陳遂受業習禮容少孔子四十八歲弟子中惟子張最幼

庚戌十三歲從孔子自陳如蔡

是年魯哀公四年

辛亥十四歲從孔子自蔡如葉

壬子十五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從孔子如楚阨於陳

蔡楚子與師迎之乃得至楚秋自楚反乎衛

丁巳二十歲魯使人以幣迎孔子自衛反魯與閔子子



貢諸賢從孔子如蕭止天門山遇雨曬書因以名臺  
迄今山上有夫子崖聖人場東南又有貢山張山焉  
及至魯娶曾氏見其絃歌不輟博雅從容咸以堂堂  
稱之

戊午二十一歲從孔子叙書傳禮記釐定樂章公明儀  
之徒受業於門傳經自此始

已未二十二歲有父喪公明儀相焉稽顙之禮一從其  
至

顓孫子書

卷一

二

庚申二十三歲當西狩獲麟孔子制春秋之義悲憤絕  
筆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子張學益進是年生

申詳

辛酉二十四歲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  
之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蓋賢者以禮  
制心故如此

壬戌二十五歲四月巳丑孔子卒塋魯城北泗上同諸  
子從冢而家者百餘皆服心喪三年

甲子二十七歲治任將歸因楚子滅陳遂家於蕭在今  
掣牛坂東有子張故廬閔子騫爲後母所苦冬月衣  
以蘆花父令御車體寒失韜掣牛而反卽其故處

周元王元年魯哀公十九年丙寅二十八歲自蕭反魯見  
哀公七日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以見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  
好龍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

戊辰三十歲因孔子沒失所歸依與子夏子游以有若

顓孫子書

卷一

三

言行氣象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強曾子  
曾子曰不可夫子道德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是年越  
敗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  
周道經蕭

周貞定王元年魯哀公二十六年癸酉三十四歲遣子申  
詳出就外傳是時申詳年十二歲

戊寅三十九歲爲申詳娶言氏子游女也

戊子四十九歲是時三家分晉田氏篡齊子張隱居不



仕惟與公明儀發明孔子之道著書立言藏之名山  
已丑五十歲召申詳語之曰子思聖人之後也吾不能  
窮聖人之道子當以師事之

周貞定王二十四年魯悼公元年丙申子張年五十七歲  
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  
幾乎寢疾七日而卒曾子齊衰而往哭之公明儀為  
志墓於堀坊村西褚墓丹質蟻結於四隅蓋以殷士  
禮尊其師也

顓孫子書

卷一

四

語曰表者表彰其事也紀世紀年詳簡必書子張子  
睿穎天授神契誕生雲物煥其光華星土叶其符應  
太史每誌之若夫早年學道聿登金玉之堂壯志傳  
經宏薦圭璋之席可謂前光後輝者矣至其晚年進  
德允矣高明正命考終庶幾君子其生平之行蓋可  
畧乎哉 堀坊志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上篇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  
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  
之而弗敬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  
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  
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

顓孫子書

卷二

一

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之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  
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  
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  
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  
其仁為大學之深 以上三條見家語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曰安  
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措已過勿發失



言勿跲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

顓孫子書

卷二

二

民之言量之無狹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衆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

行者政之始也調說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說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徵矣食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汗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

顓孫子書

卷二

三

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



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統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

顏孫子書

卷二

四

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大戴禮記

顏孫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中篇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

顏孫子書

卷三

一

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



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

顓孫子書 卷三 二

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績組紉織經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若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歸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以上七條見孔叢子

顓孫子書 卷三 三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說苑

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中論 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



邪徐言問威儀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盪盪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韓詩外傳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

顓孫子書

卷三

四

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新序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

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賊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孔子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孔子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

顓孫子書

卷三

五

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



於無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徇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徇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其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

顓孫子書

卷三

六

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莊子

第作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荀

子非十二子篇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網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藁門圭竇蓬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踈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

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羣輔錄

顓孫子書

卷三

七



續孫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下篇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具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忠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

續孫子書

卷四

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在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侵民之辭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德也君子以臨官所見於邇故明不可蔽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舉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長短得其量人志

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而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自得矣行者政之始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已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君

續孫子書

卷四

二

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羣臣汙矣是以人君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為上者辟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衝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



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涖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

顓孫子書

卷四

三

責民所不爲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統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狂而置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

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歿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顓於孔子孔子曰拜而

顓孫子書

卷四

四

後啟顓顓乎其順啟顓而後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

以上三條見家語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

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稽幕丹質蟻結於四隅股士也

以上三條見檀弓



子張欲行辭於夫子願責一言以為終身之用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為上子張曰何以為忍夫子曰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夫婦忍之終其世兄弟忍之家必富朋友忍之全其義自身忍之無患累子張曰何為不忍夫子曰天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罰誅夫妻不忍合身孤兄弟不忍必分居朋友不忍情意疎自身不忍禍難除子張曰善哉善哉難忍難忍子曰非人不忍不忍非人

事林廣記

顓孫子書

卷四

五

子張欲行辭於夫子願一言以為終身之用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為上子張曰何以謂忍夫子曰大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堪言以免人之利我危行以消人之鄙我靜聽以處人之擾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厲操以止人之惡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忠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勿始於我凡事無可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堀坊志

顓孫子莫子張之弟也公孟高嘗問君子之禮於顓孫子莫子莫曰去而外厲與爾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也子莫之後散處四方苗裔失序

堀坊志

謹按孟子稱子莫執中趙岐以為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第其學無所考惟說苑修文篇

顓孫子書

卷四

六

載公孟子高問禮一事而曾子稱之即此三言而性之中和專一可概見矣通志言顓孫子英見說苑今本無之或一人而異其名乎觀堀坊志以為子張子莫子英兄弟三人子莫為子張之弟家乘之言當必有所受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申詳魯人子張之子也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戌奔魯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曰請聞之答



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之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求人知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哀公十八年從子

顓孫子書

卷四

七

張家於蕭 堀坊志

薛應旂曰公叔戌愛龍穆之同已而不知橋子良之賢其親敬子思豈誠以其賢哉蓋子思之在當時其名顯而龍穆亦時之文人也故特附之以假重焉耳嗚呼公叔戌常有而子良不常有誰其知之若申詳則直斥爲小人之驕者可不謂賢哉

公明儀魯南武城人也爲子張門人甚尊其師牟子曰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開不

合其耳矣轉爲畜畜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蹠蹠而聽

公明高子張弟子 以上三條見堀坊志

謹按禮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正義曰公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爲章識焉此公明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爲孝乎是也惟公明高趙岐以爲曾子弟子而堀坊志以爲亦子張弟子或相傳有此說也道光壬辰

顓孫子書

卷四

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鶴謹識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祠墓古蹟

顓孫子子張祠在鄒縣南關明萬歷間建 山東通志

先賢顓孫子師墓在蕭縣南三十里春秋致祭

申詳墓在蕭縣堀坊村

三賢祠在蕭縣白茅山祀閔子子張顏率 以上三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子張子祠在蕭縣南三十里墓北六十二代孫岱改

顓孫子書 卷五

建墓東北二十餘步湖水泛漲棟宇傾圮六十三代孫承

惠遷於邑之西關外創獻堂三楹銘恩閣一座順治七年

六十四代孫佐聖重加營造塗聖聿新每年春秋二仲上

丁有司齋祀文廟祭之明日專祀於村秋門西賢人里祭

畢率師生祀三賢祠

先賢子張子墓在蕭縣南三十里堀坊村東距永堽湖十

里浮綏湖五里西距瓦橋關十里南臨西流淇河七十步

東北距昇高山五里西北距故宅八里墓高丈餘廣圓一

百二十弓古樹環列有漢唐宋以來石碣多沉陷明正德

八年邑侯馮裕立石尚存

祭田五頃四十畝額設奉祀生員四名墓夫一名

申詳墓在子張墓東南相距數武臨河濱議築堤護之

三賢祠祀閔子騫子張子顏子柳也在蕭子舊國之南三

里許隔一衣帶水古樹懸崖相傳為仙樵爛柯處邑中勝

槩也顏辛魯人字子柳封蕭伯

堀坊八景一曰冒陵登翠冒山在其北十里峻削孤峙松

顓孫子書 卷五

檜蒼鬱如青屏一幅一曰寒山鞭蘆在西北八里閔子御

車失鞞因名一曰石牛怪跡在東北三里山阿石狀如水

牛中腹嵌空吞吐雲氣一曰藏馬古寺在其北九里漢高

帝為楚兵逐急藏馬於此又匿古井中蛛網覆之一曰白

雲奇洞在西北八里薛村山上有先賢藏書洞內如石航

中通一孔入之幽深數里可容萬人時有白雲出沒四面

峭立一人守隘千人莫能踰後世避兵者因之立砦一曰

龍井仙春薛村山巔洞中有井如石春旱不竭澇不漲山







顓孫子書

崇川馮雲鵬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申詳生於魯國因名魯人師事子思繆公尊以賓禮娶言氏子游女也生二子曰鍾曰鼎

年表申詳生於魯國名魯人子張之子也母曾氏以哀公十四年庚申生因名申當西狩獲麟之異原名祥後書今名十二歲出就外傅十七歲娶子游女言氏二十歲生子鍾二十三歲生子鼎二十八歲師事

顓孫子書

卷六

一

子思尊父訓也三十七歲有父之喪公明儀為相葬於蕭城南堀坊村四十一歲長子鍾請學詔以子思教子白之法尊詩書禮樂以束治心性無陷曲學朝夕當乾惕也五十七歲次子鼎慕先王遺風携子如魯家於鄒至今鄒縣孟子林東有子張祠子孫蕃衍一北宗也七十三歲魯穆公尊禮子思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休之相魯拔葵去織節儉正直泄柳義不苟合三子並稱其賢可知矣沒葬堀坊子張

子墓東南十餘步載祀典

三代鍾請學於申詳申詳曰吾聞子思之告白也夫子之教也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而曲學不與焉生一

子文

四代文博學強記淹貫六經魏召為相不受著書萬言悉皆心性之學生二子曰江曰河

五代河生子羨

六代羨仕於趙生子球

顓孫子書

卷六

二

七代球言行篤實修書築墓生子冲

八代冲字太元因秦焚書滅儒遂隱於三台山藏書石室至今有井洞遺跡相傳為太元藏書處生二子曰延慶曰延齡

九代延慶生子澣心

十代澣心為長沙太守生子茂春

十一代茂春生子簡

十二代簡博學好古纂修遺書漢昭帝徵為博士生子



萃

十三代萃生子湛

十四代湛生子園

十五代園天姿明敏正直不阿因王莽篡位避而不仕

生子承久

十六代承久生三子嘉善嘉言嘉行

十七代嘉善生子標

十八代標生子寧

顓孫子書

卷六

三

十九代寧生子克柔

二十代克柔晉武帝泰和元年授太常寺生子東

二十一代東生子無欲

二十二代無欲生子鳳

二十三代鳳生三子應泰應禎應祥

二十四代應泰事母孝修築祖墓生子光

二十五代光好為古文詞著書二十二篇生子珙

二十六代珙厥廓大度魏舉孝廉生子奎

二十七代奎生子良

二十八代良晉秘書郎生子實

二十九代實生子存

三十代存北齊天保二年封子張為蕭伯存奉祀生子

源

三十一代源周武帝改封子張為陳伯授源博士奉祀

生子燕

三十二代燕隋文帝時為涇州司戶生子椿

顓孫子書

卷六

四

三十三代椿唐高祖武德元年召襲博士奉祀生子遠

三十四代遠生二子曰暹曰達

三十五代暹生子登

三十六代登唐元宗開元四年召為國子監博士生子

高

三十七代高生子淳

三十八代淳唐憲宗元和十年授少府監主簿生子恭

三十九代恭唐懿宗顯通元年明經及第授國子監博



士生子宣

四十代宣生子循

四十一代循當五季之亂隱居躬耕生子熙

四十二代熙聰明穎異八歲能文後為戶部員外郎生子允

子允

四十三代允生子宏毅

四十四代宏毅生子書紳

四十五代書紳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子張為宛

顏孫子書

卷六

五

邱侯賜墓週祭田五頃四十畝給奉祀官一員世奉

祀事生子晉

四十六代晉襲封奉祀重新祠宇生子坎

四十七代坎奉祀修墓生子訂

四十八代訂奉祀築堤護墓生子孔臣

四十九代孔臣生子皞

五十代皞金人陷徐州入淮泗毀祖墓宋高宗南渡遂

避河南隱姓西華縣生子問明

五十一代問明生子燧

五十二代燧生子應芝

五十三代應芝闢釋老之說著滌塵十二篇生子瑾

五十四代瑾癖耽琴鶴為范陽教諭生子棟

五十五代棟仕元後退隱河南西華縣嘗對子誌嘆曰

蕭吾故土也先人之墳墓在焉不可流離忘歸子其

旋返世守無失烝嘗之祀生子誌

五十六代誌不忘父訓明洪武二年回蕭守墓仍築室

顏孫子書

卷六

六

於闕子御車掣牛坂之東生二子曰禮曰裕

五十七代禮生員生四子崇儒崇治崇書崇學

五十八代崇儒字象賢生員生子銓無嗣

五十九代崇治奉祀生員生三子曰儀曰釗曰海

六十代崇治奉祀生員生二子曰祿曰杲

六十一代杲奉祀生員生子守經

六十二代守經奉祀生員生子岱

六十三代岱字華峯廩生入監善詞賦好山水重修祠



墓襲奉祀官生子承恩承惠

六十三代承惠字澤甫號繼華儒學生員襲奉祀官築

堤修墓建祠於邑治西門外詳請給贊禮生四名春

秋致祭

國朝康熙元年以子佐聖官贈江西臨江府峽江縣知縣

壽八十四生四子依聖輔聖翼聖佐聖

六十四代依聖字心孔奉祀生員言行敦篤生子尊賢

六十四代佐聖字悅孔奉祀生員入學食餼順治八年

顯孫子書

卷六

七

恩貢 廷試推官改授江西臨江府峽江縣知縣五

年復補吉安府泰和縣知縣生子景賢好賢

六十五代好賢字樂只儒學生員生子誠道

六十六代誠道字完初監生

國朝雍正三年三月恭逢

恩詔為先賢顯孫子設立博士查顯孫誠道委係嫡裔於

雍正三年九月奉

旨授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祀生子明德

六十七代明德乾隆二十一年九月承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生子宏傳

六十八代宏傳因病未襲生子開瑞

六十九代開瑞緣事不應承襲

七十代樹勳係尊賢之後尊賢生子達道達道生子成

德成德子宏績績子開來來子奕桂桂子世增增子

樹勳道光九年二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

事

顯孫子書

卷六

八



先賢朱子傳

先賢朱子名熹字元晦宋司勳吏部郎松之子也世爲椒之婺源人居紫陽山下幼穎悟莊重甫能言父指示之曰天也元晦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舉建州鄉貢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

朱子書

卷首

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于大學中庸則補其缺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燦然後明于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于易于詩則求其本義考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于數千載之上于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于禮則病

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于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記事之法綱紀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德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而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劃而後天地本源聖賢蘊奧不至泯滅所著書有易本義起蒙著卦考誤詩

朱子書

卷首

二

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先生沒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說立于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黃幹曰道之正統恒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



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嘉泰初學禁稍弛元晦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嘉定中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朱子 闕里誌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改稱先賢升附十哲 山東通志

朱子書

卷首

三

李方子曰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興自孟子沒于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

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藉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義理元微繭絲牛毛心胷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元吳澂贊

朱子書

卷首

四



朱子書

崇川馮雲鵠校刊

上篇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

朱子書

卷一

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名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

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

朱子書

卷一

二

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蒙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



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珪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名以未終喪辭

朱子書

卷一

三

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梓羣小乘間譏毀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

不兩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

朱子書

卷一

四

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替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



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

朱子書

卷一

五

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

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在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

朱子書

卷一

六

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二事手書以防宜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



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雜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

朱子書

卷一

七

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合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合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

速往阜陽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擴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

朱子書

卷一

八

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嬾漫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



不容非不望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

朱子書

卷一

九

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觀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

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

朱子書

卷一

十

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



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躡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夫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過過當往者淵覲說扑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

朱子書

卷十

十一

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

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聞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宦官者數輩而已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

朱子書

卷十

十一

前典置師傳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



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

朱子書

卷一

三

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嚼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

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不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

朱子書

卷一

七

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掎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



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扣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

朱子書

卷十

五

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

右浸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

朱子書

卷十

末

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戡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



可誘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割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惲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

朱子書

卷一

七

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磧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拂讖告驚動之意亦恐幾旬百姓饑餓流離沾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

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輒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

朱子書

卷一

六

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眾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合



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  
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  
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  
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  
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  
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  
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  
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

朱子書

卷一

九

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  
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  
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  
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  
奏禮經勅合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  
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  
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  
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于有餘年莫能釐正壽

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  
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  
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  
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  
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  
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啟殖  
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  
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

朱子書

卷一

三

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  
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  
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  
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  
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  
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  
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  
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



不以開即毀撤傳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  
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  
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  
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惘卿  
考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  
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  
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剏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  
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

朱子書

卷一

三

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  
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  
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  
愚常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  
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述  
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効不許以疾再  
乞休致請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  
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

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  
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  
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  
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讒四十  
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徙建陽之考  
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  
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

朱子書

卷一

三

浩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  
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  
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  
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  
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  
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  
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  
論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



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  
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  
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  
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美而不答有籍田合陳景思  
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己甚侂  
冑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  
之葬自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  
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

朱子書

卷一

書

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  
文節贈中大夫特贈資議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  
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  
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  
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  
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  
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  
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  
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  
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  
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  
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  
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  
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  
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

朱子書

卷一

書

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  
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  
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  
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  
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  
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  
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  
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



子在紹定中為吏部侍郎 宋史本傳

朱子書畫象自傲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  
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承前烈  
之餘矩惟聞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朱子書

卷一

一

朱子書

崇川馮雲鶴校刊

下篇

晦菴先生徽國文公朱子名熹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  
為徽人居紫陽山下父韋齋官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  
年十四韋齊歿託孤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  
從遊於劉子輩紹興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簿考滿當  
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  
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獄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

朱子書

卷二

一

力辭三十二年祠滿復請隆興初召辭促行入對力詆和  
議除武博待次歸乾道初促就職復請祠而歸三年劉公  
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母  
祝氏憂六年胡銓薦召以母制辭七年召辭九年省劄屢  
催起發進呈請祠劄子旨特改合入官主祠淳熙元年三  
辭改秩之命而後拜三年以龔茂良薦除祕書郎力辭主  
祠五年史浩議除中都官政府謂宜處以郡除南康軍六  
年辭至四始之任八年因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



舊制乞罷又以放人戶逃移自劾再請祠者五將滿除江西倉待次以荒政修舉除直祕閣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功進職二等直徽猷閣劾台守悟時相改除江西憲力辭有毀程氏之學陰詆先生者十年主祠十二年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主管鴻慶宮以楊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大促奏事之任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部疾甚未供職兵侍林栗挾恨誣奏欺慢遂請祠除寶文閣主管崇福宮上悟其去復召又辭十一月促入對

朱子書

卷二

二

再辭并具封事以進讀終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外祠十六年進除祕撰從所請仍宮觀四月三辭職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紹熙二年喪長子請祠除祕撰主鴻慶宮又除湖南運副辭三年乞補滿宮觀除廣西經略辭四年復辭鴻慶宮時趙汝愚在樞府除湖南帥辭不許五年至鎮寧宗在潛邸聞名即位翌日首召除煥章待制侍講行且辭入奏上二劄辭待

制乞以修撰充說書方拜命因忤韓侂胄御批與宮觀宰相臺諫給舍爭之除寶文閣待制與郡力辭遂行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鴻慶宮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以疾丐休致冬詔仍祕撰二年御史沈繼祖奏褫職罷祠四年從所請致仕六年卒享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華文待制郡不申沒以生存出命嘉定元年謚曰文三年贈寶文直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淳祐元年上半年學詔列從祀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

朱子書

卷二

三



朱子書

崇川馮雲鶚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朱文公祠在歙縣紫陽山祀宋朱子

朱文公闕里廟在婺源縣南每歲二八月仲丁致祭

朱子先世故居在婺源縣南元時知州于文傳建朱子家

廟中有韋齊井相傳文公生時井中紫氣現亦曰虹井明

宣德中建亭其上

朱塘在婺源縣東朱子還婺源與門人滕璘遊見其山水

朱子書

卷三

幽靜俱如疇昔夢中所見問其地對曰朱緋塘璘世業也

朱子曰故與子有神交者在因命作亭為書草堂二字貽

之

屏山書屋在婺源縣翠屏山朱子歸省祖墓時所建十世

孫穩復結屋讀書於此

朱家巷在徽州府西南黃墩朱子自叙茶院譜後云先世

居歙之黃墩以上六條見江南通志

朱文公墓在九峯山下大松谷先是文公夢曰龍居後塘

乃先生歸葬之所後得地果名後塘文公妻劉氏先卒次

年文公定其穴名曰宰木亭而自營壽藏於側總名其廬

曰順寧有石塘雲中詩慶元庚申三月初九日文公卒十

一月遂合葬焉

九峯山在延平府城南劍津里峯巒九疊旋繞縈迴為府

治諸峯之冠一在建寧府建陽縣西北嘉禾里九峯聯峙

下有大林谷朱文公葬所也

朱子祠在福州府南天皇領上一在道山麓曰先賢石室

朱子書

卷三

一在治山東曰文筆書院一在郡西關外曰西湖書院一

在石井巷一在共學書院俱有祀典春秋有司致祭一在

閩縣台北里一在福清縣治曰明德書院

考亭書院在建陽縣三桂里為宋朱文公建一在莆田縣

衛署東

朱文公宅在考亭書院之右一在崇安縣東北五夫里文

公父松卒以後事屬劉子羽子羽築室田里之旁以居扁

其廳事曰紫陽書堂以新安有紫陽山示不忘故土也寢



堂曰章齋皆以父命名之別室有晦堂敬齋義齋文公有  
名堂室記晚年始移居考亭有懷潭溪舊居詩

天光雲影亭在考亭書院之西宋紹興二年朱文公鑿方

塘半畝構亭其上扁曰天光雲影

雲谷書院在建陽縣崇泰里宋朱文公建

道源堂晦菴在建寧府建陽縣俱宋乾道中朱文公建在

崇泰里雲谷舊址猶存

雲谷山在建陽縣西崇泰里山最高翠嵐環繞內寬外窄

朱子書 卷三

上多飛雲下有谷水西南流循澗北而下路徑斗絕行里

餘俛入蒼蔚折而東石壁高廣皆百餘丈朱文公愛其幽

勝構草堂山中扁曰晦菴

西林寺在延平府城東南五代梁時建朱文公請李延平

受學嘗寓於此

溪山書院在古田縣北有朱文公扁曰溪山第一一在尤

溪縣曰南溪書院祀宋朱松內有橋為文公手書溪山第

一四字

小山叢竹在泉州府治資壽寺內宋紹興間朱文公為同

安簿講學於此因書小山叢竹四字刻石

經史閣在同安縣儒學後宋紹熙間朱文公建以蓄古今

載籍元大德中重修

石室清隱齋在道山麓朱文公講學處手書石室清隱四

大字鐫于石

道山舊名烏石山在侯官縣城西南隅與閩縣九仙山東

西對峙唐天寶間敕改閩山宋郡守程師孟改為道山建

朱子書 卷三

亭其上曾鞏為記有書院在烏石山麓

溪山第一石刻在龍溪雲洞石壁上宋朱文公書溪山第

一四字又有一洞刻石室清隱四字亦文公所書

以土土  
六條俱見福建通志